

希特勒
征服欧洲的計劃



HITLER OVER EUROPE

美國西門書店關於本書的介紹

希特勒征服歐洲的計劃一書不但是政治的分析，而且也是讀者在長時期內很難再見到的一個最可怕和最血腥的文件。著者在這裏是把一個有重大意義的世界運動，用鐵和血圖解出來了。

這是研究『希特勒的動力及其運動規律』的一部巨著。著者要我們了解希特勒的不只是『元首』本人，而是『褐色國際』——那在德帝國主義工業資本指揮之下的國社主義國際。

關於國社黨的崛起，國社國家的發展，其公開和秘密外交政策，以及現在在德國秘密活動着的革命反對派：著者都提供了新的，驚人的和詳盡的材料。

他的論點是歷史底和哲學底；却絕不是簡單敬視的，雖然他很顯然是國社運動的一個反對者。

關於希特勒，蒂森（德國鋼鐵大王，『褐色國際』的實際主動者），魯森堡（國社黨征服大陸的幻想的製造者），高林（德國航空化學戰爭的倡導者，航空對於他是『第二嗎啡』），戈倍爾（德國外交政策——在鄰國內建立國社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創造者）等人，著者都做了不能忘記的，極有意義的描述。此外關於下列各項問題也有新的揭發：

（一）蒂森鋼鐵集團在希特勒幕後的陰謀；（二）中間階級的傾覆；（三）高林與希特勒的暗鬥；（四）希特勒如何解決失業？（五）希特勒往何處去？（六）蒂森的大陸計劃；（七）中北歐『國社帝國』計劃；（八）魯森堡的『秘密國際』，（九）德國在大戰中能否勝利？（十）高林征服歐洲的空軍；（十一）反希特勒的祕密革命運動。

本書店出版亨利先生這本著作，認為它是關於希特勒主義空前最重要的分析，是對於文明世界的一個嚴重警告。

關於原著的書評

(摘譯)

『希特勒征服歐洲的計劃是英文出版界中能使讀者把握到目前德國和目前歐洲形勢的基本真像的唯一著作。歐美一切有思想的男女都應該再三熟讀之。』
(John Strachey)

『這或者是英文出版界中關於『第三帝國』最傑出的一部著作吧。一切敘述差不多都有文件，名字，日期和數目字做佐證。這是最先揭發國社運動的動力的
一本書。……一部深刻，貫徹的歷史著作。』(New Statesman)

『這顯然是研究歐洲前途的基本文件之一。』(New English Weekly)

『這書非常有趣味，有價值。讀這本書很難不激起某種強烈反感。』(Bertrand Russell, News Chronic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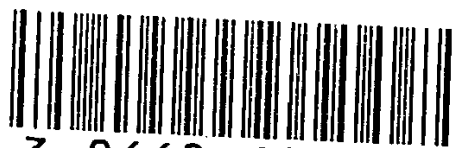
『這是一本駭人聽聞的書。』(Ian Parsons)

712.841

629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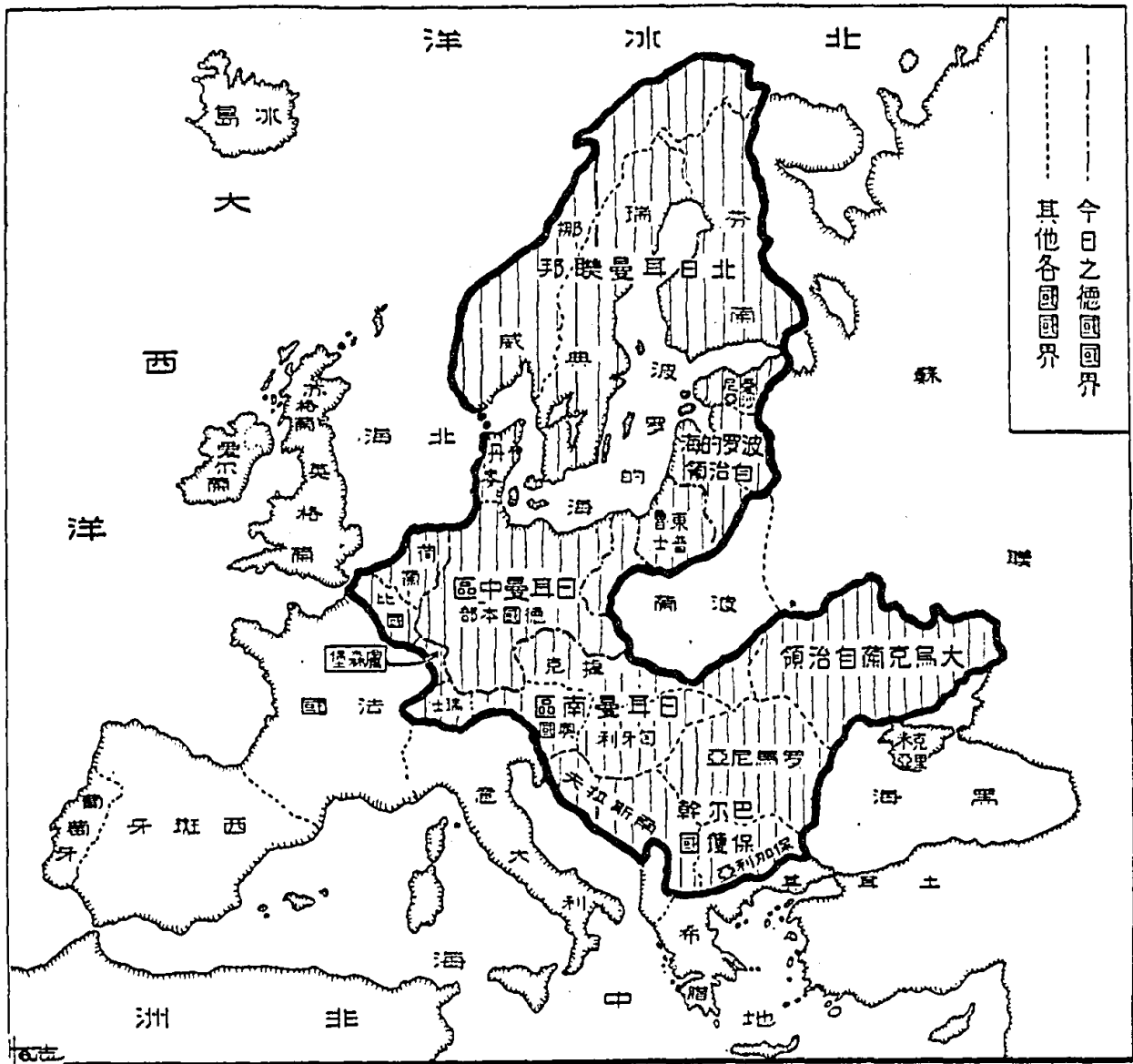
希特勒征服歐洲的計劃



3 0662 6973 3

A 231395





圖地的一“邦聯社國志意德”一劃計堡森魯

譯者序

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侵略戰爭，如若在一方面，是刺激着日本對中國得寸進尺的『提攜』，演成目前華北危急存亡的局面；那末，在另一方面，它也就愈益有力的促使着德國，利用這一緊張的國際形勢，趁火打劫，在東歐和中歐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冒險。

在這時候，我們把這本希特勒征服歐洲的計劃提供在讀者面前，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以為它對於德國的歐洲『大陸政策』的暴露，與田中奏章對於亞洲，實際是有同等的重要性。

雖然如此，本書的觀點却並不與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相同。著者在結論中曾經很明白地闡明了他的立場：『本書的目的不是與希特勒主義爭辯，不是申敘贊助它的理由，也不是發揮反對它的說教。目的是把它當做依據某種規律而運動的一

個機械力量，加以分析。」它的觀點是歷史的，哲學的，而且是暴露性的。

在取材方面，著者在美國版序言中曾經這樣說：他寫這本書，「不只根據對於『國社』運動那些神祕勢力進行過長期的和慎密的研究；不只根據一部份官方的材料和數目字（例如論失業的一章）；而且還根據希特勒及其同黨所絕不肯承認，絕不肯吐露的特殊材料。」

我們深以為，這是凡願意了解歐洲和世界大勢的人所不應該不看的一本書。它不但可以使我們認識德國法西主義的面貌，它的全部陰謀，它對於全歐洲以至全人類的威脅；而且可以進一步，根據德國的實際例證，使我們了解到法西主義的本質；了解法西主義不是超階級的政權，不是中間階級或流氓無產階級控制財政資本的專政，而是財政資本自身的專政。

這本書是一九三四年夏天寫的。此後事變的發展完全證明了，而且正在更嚴重地證明着；著者分析的正確。所以雖然已經經過大變化的一年半，本書却並沒

有『過時』之嫌；相反的，這行將到來的『一九三六的危機』實際是更提高了它的重要性。

用潛一九三五，十一，二十七日

原 序

(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專電)

一九三四年『六卅』事變是一九三三年『一卅』事變的直接延長。羅姆死了。他曾創立數百萬褐衫軍，使希特勒藉着褐衫的刺刀取得政權；他曾大聲疾呼『歐洲——全世界——都變成可憐焦土，那又與我們何干？』他最後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還宣言：『褐衫（A. S.）曾經而且要繼續掌握德國的命運。』——這樣一個人物現在竟腦漿迸裂僵臥在莫尼希的垃圾堆中。

歷史是鐵面無情的邏輯；這幅驚心動魄的圖畫就是這歷史法則最代表的作品。一年半以前擁護希特勒的廣大民衆，現在竟將他們的最後希望寄託在羅姆身上；這就是羅姆被希特勒槍殺的原因。

事變是怎樣發生的？本書，在國家社會主義五大動力的概念中，已經指出事

變發展的基本路線。兩種動力，急進的中間階級大眾和他們所推動的褐衫軍官團，要叛亂；其他兩種——希特勒、高林、戈培爾三巨頭和黑衫(S.S.)——恐怖主義的國家秘密警察——就把他們屠殺了，為的是要挽救第五動力的專政，國家社會主義的唯一實際和秘密勢力的專政：魯爾獨佔資本的總指揮，煤鐵大王，蒂森

的專政。

屠殺的前一天，希特勒適在愛森，這並不偶然。因為羅姆就是蒂森命令執行槍決的。羅姆有同性戀的怪癖，他是頭號惡棍，他是屠殺成千累萬的工人，社會主義者和猶太人的劊子手。但他至少還是千百萬小資產階級，小商人，農民，失業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的正式代言人；這些人們的子弟是在他統率之下。並且越來越公開地提出抗議，要求解除他們的痛苦並反對希特勒的叛變行為。他企圖利用他們的要求和他們的思想——『二次革命』的思想——以便實現其舊有的軍人迷夢：從褐衫總司令一躍而為全國的總司令，德國的拿破崙，比希特勒還高出

一頭。他要求國社黨與反動派離異，實踐對中間階級的約言，國防軍併入褐衫軍，罷免高林，屈服希特勒。這是沒落中間階級爲挽救他們的革命運動所實行的最後掙扎，在法西斯蒂路線上的最後掙扎。羅姆和他領導之下的將領，受着黑衫和高林的排擠，因此就想利用時機以圖一逞。在六月三十日一切都準備妥貼了。但突然遭遇到第五動力的報復。黑衫解決了褐衫。團結在希特勒，高林和戈倍爾週圍的，獨佔資本的黑衫槍決了急進中間階級的領袖。於是歷史的閃光就再一次輝煌地照出了法西斯主義的本質。蒂森，希特勒，國家祕密警察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獲得了第三次的勝利。

『六卅』事變以後如何？德國進到一個革命時期。一方面希特勒愈益趨向，而且愈益加速地趨向反動營壘——託辣斯，國防軍和祕密警察的營壘。另一方面千百萬被出賣的褐衫幾乎完全傾向於革命的勞苦大眾。這樣，反對派的中間階級的新領袖就不成其爲法西斯蒂了。當着這兩巨流之間，日益縮小的專政者營壘和

重新聯合的革命民衆營壘之間的裂罅愈擴大，愈危險的時候，希特勒爲避免這國內的爆發，便整個轉向國外的爆發，轉向毀滅世界的戰爭，以便挽救他和蒂森。

這兒我們再加重地把本書結論中所指出的前途重說一下吧。一九三三年「卅一」事變是國家社會主義動力發展所必經的第一階段。一九三四年「卅卅」事變是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不是希特勒的滅亡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便是歐洲大戰。

——Ernst Henri

70438
312

目錄

譯者序	一
原序	五
上編 希特勒背後的動力		
第一章 蒂森的陰謀	一
第二章 中間階級的傾覆	三
第三章 國社黨的五大動力	五
第四章 高林與希特勒的對立	七
第五章 希特勒如何解決失業	九
下編 希特勒往何處去 (德國的祕密外交政策)		
第六章 蒂森的大陸計劃	二九

第七章	盧森堡計劃(中北歐「國社帝國」的設計).....	一三三
第八章	盧森堡的祕密國際.....	一七〇
第九章	褐色國際的世界使命.....	二二六
第十章	希特勒的國際策略.....	二三九
第十一章	德國在大戰中能否勝利.....	二六二
第十二章	新史梨芬計劃.....	二八四
第十三章	高林征服歐洲的空軍.....	三一
結論	對抗希特勒的勢力.....	三四〇

上編 希特勒背後的動力

第一章 希森的陰謀

希特勒是受誰指使的？

許多人以為是德國中間階級：那被遺忘，沒人想到的社會力量，在急劇覺醒中，突然衝上政治舞台，搗毀了他們週圍的一切。從表面看好像如此，實際是一種錯覺。中間階級供給希特勒武裝力量，使他藉着他們的盾牌耀武揚威；但中間階級並非處於主動，而是處於被動的地位。當二月廿八日他們蜂擁衝出衝鋒隊的營房，打倒手無寸鐵的工人，猶太人，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員的時候，這一切屠戶和稅吏，郵局員司和保險公司經紀人，醫生和律師的子弟們，當然想像他們是在為他們家庭的利益和自己的理想奮鬥。然而小資產階級從來不能單獨革命或反革命。若非受某種其他勢力的動員，他們現在在德國也就不能有這一番作為。這些羣衆的偶像，希特勒，根本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假扮拿破崙的一個小資產

階級——他實際也服從一種更高的勢力的指揮。實際引導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初奪取政權，並且使他在後數月中排除各種反抗，鞏固了他的陣地的這些事變是揭露得太少了。在德國本國沒有人敢講。事變的內幕又非常複雜秘密。這種內幕在大戰以後，在德國政局一切重大關鍵上，曾一再發生過決定的——不過時常是致命的——作用。這是德國重工業寡頭政治營壘中內在關係的內幕，是煤與鐵上層國際政治的內幕。不是在德國小市鎮的小商店，而是在這種政治所描述的大波瀾，大運動中，才能發見德國國社主義的產生，崛起和勝利的根源。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真正主要主動人不是希特勒，而是蒂森(Thyssen)，魯爾(Ruhr)的巨頭。

德國前次政變的六月之前，已經可以看出全國最大的私有企業，強有力的德國鋼鐵託辣斯(Vereinigte Stahlwerke A. G.)是正處在危急的關頭。凡稍懂德國現狀的人都可以了解這一事實的意義。不久以前，一個比較小得多的企業，伯

理門城的腦德 (Nordwolle) 羊毛公司的破產，牽連債務達數萬萬馬克，就已經動搖了整個德國經濟，引導到領袖銀行——達納銀行 (Danat Bank) 的崩潰。但現在這次危機是威脅着德國全部經濟結構的基礎。這一企業在全盛時代僱傭將近廿萬工人和職員，能拋到市場上一千萬噸鋼（幾等於英國現在鋼出產總額的兩倍）。鋼鐵託辣斯的煤出產佔德國總出產的一半，其地產計一萬三千四百萬平方公尺，其鐵路之長等於從巴黎到德國·波蘭交界；它自己有十四個口岸，二百零九個電氣站，六萬所工人宿舍。現在這託辣斯的鋼出產每日從二萬五千噸跌到五千四百噸，煤從十萬噸跌到四萬噸。

德國鋼鐵託辣斯的破產等於德國全國的國難。它的破產不只等於德國全部煤和鐵的生產以及電氣工業（西門子電氣公司是鋼鐵託辣斯集團的一部份）的瓦解；不只等於德國強大的煤鐵辛狄加在外國市場上的解體和英法商品的侵入；不只等於德國銀行制度的最後崩潰——德國銀行未曾對其他企業像對鋼鐵託辣斯借過那

樣不利（對銀行自身）和那樣大的借款——即刻釀成新的擠兌和普遍支付延期，及其一切不可勝計的惡果；鋼鐵託辣斯的破產同時還等於對德國整個資本主義和社會制度的一個致命打擊。這可能是近年統治德國的整個獨佔制度終結的開始，或者是一般私有財產制度終結的開始。這種制度指導國家經濟的無能或許便如此在一切忿懣和絕望的人民面前暴露出來。如若蒂森，福力克（F. Flick），渥爾夫（O. W. Wolff）和魯爾其他巨頭要保存他們的財產，如若他們不肯將德國變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便必須打開這一局面。

鋼鐵託辣斯股票在交易所的行市本來最低是百分之一二五，但在一九三一年最末一天却只值百分之十五。政府，當時還是布魯寧政府，於是出面從持有德國鋼鐵託辣斯大多數股票的蓋爾山煤礦公司（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A.G.）「買進」該公司所有股票的半數，計票面一萬二千五百萬馬克。不久以前這種股票在交易所的行市是百分之廿二至廿五，而政府竟按百分之九十付價——實核一

萬萬馬克。這是大規模的變相津貼，鋼鐵託辣斯因此得到『解救』。很清楚的，政府很快便又將鋼鐵託辣斯股票出售給私人經營——而且是很賤價地出售了。

只到現在才展開了魯爾大資本內部的真正鬥爭。誰應該佔有這新鋼鐵託辣斯的股票和領導權，因而取得獨佔資本寡頭政治的統率權，德國最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呢？這是一個政治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必須走威廉街（德國國府街）的道路。魯爾的那一集團要對政府有最大的作用，就必須爭取在德國鋼鐵託辣斯中的優勢，抓住這把鑰匙。恰在此時，蒂森就率領着他的國社黨登了台。

在魯爾對立着兩個競爭的集團：一是與德國天主教方面有深切關係，並為布魯寧政府所垂青的渥爾夫，德意志銀行集團，二是最受威脅的蒂森，福力克，吳格洛集團。從鋼鐵託辣斯最初開辦就有這兩集團參加，多年以來彼此用盡各種可能的方法，互爭領導。這兩集團在德國代表着不同的財政勢力（與美國的莫爾根。

和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團集相類似)，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同盟，特別關於德國和歐洲的政治方針有不同的概念。渥爾夫集團更傾向『自由主義』，因為它的領袖大多出自天主教和猶太商界與銀行界的少壯派，也就是魯爾『本地的』普魯士煤鐵王侯中所謂『異邦人』(Strangers)。渥爾夫本人是一個天主教徒領袖，大戰前只是一個小鐵商，此後由於他與當時當權之中央黨的關係，很快便財運亨通，成了鋼鐵工業中的暴發戶；他幾乎與戰後德國所有的內閣總理都很接近，如瑪克思，費倫巴哈，和布魯寧。他的同僚，司塔斯是德國一個十分著名的自由主義的猶太政客，與社會民主黨很接近。渥爾夫和司塔斯在德國的私人財產共計一萬七千萬馬克。這集團的其他要人有銀堡，他是一個石炭王並且是德國最大私有銀行，叩倫城哈根銀行的股東；還有克勞克諾，一個鋼鐵工業家並且是中央黨中央委員之一。這魯爾集團與柏林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有密切聯絡；這銀行在另一方面經過它在萊茵，巴瓦利亞，和西利西亞與天主教的關係，並且經過它

對天主教報紙的津貼，對中央黨又有極大影響；因此，渥爾夫集團近年對布魯寧政府便也有極大的作用。德意志銀行的董事部，除渥爾夫，銀堡和克勞克諾而外，有阿德腦爾博士，著名的叩倫市長和萊茵中央黨領袖；海姆博士，「巴瓦利亞農民大王」和天主教巴瓦利亞人民黨的創辦人；波施博士，天主教西利西亞貴族代表；哈根銀行和德意志銀行的一個董事費德，甚至是布魯寧總理最親信的財政顧問。

顯然如果布魯寧施萊徹政府還維持下去（施萊徹將軍自己也與渥爾夫有密切關係，而且爲了軍事原因，很關心鋼鐵股票），鋼鐵託辣斯的股票和德國工業的領導權便會落在天主教——自由黨底集團手中；這一派在內政上擁護一種持平的中間路線，在外交上贊助與法國成立密切諒解。與此相關聯的是這集團（渥爾夫和銀堡）所久經準備的一個理想，即合併德法兩國的企業成立歐洲大陸鋼鐵託辣斯，甚至以承認法國的政治優勢爲代價。更重要的事實是渥爾夫與銀堡最近幾年

已經採取了一些實際步驟，去實現這一計劃。例如與法國大鋼鐵企業 (Acieries de Lamarine et d Homecourt) 所建立的密切關係——該勞蘭 (Lorraine) 集團於戰後在法國會熱烈主張德法重工業 (五金和煤) 聯盟，且有法國駐柏林公使龐薩，該公司前任董事，為政治上強有力的贊助人。他們的準備業已成熟：渥爾夫集團開始參加盧森堡大鋼鐵公司 (Arbed)，而法國股東施奈德 (Schneider-Creuzot) 與溫德耳 (De Wendel) 亦已加入。於是法國取得一部份股票並且直接參加德國鋼鐵託辣斯的消息，便開始在各國報紙上傳佈起來。

但這對於魯爾另一敵對的寡頭集團却是最不祥的挑戰；這集團在蒂森領導之下，曾經而且依然是德國最偏激，最侵略的國家主義堡壘和主動人。這集團的真正創辦人是斯汀士 (Stinnes)——這位舊魯爾之王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是德國最著名的軍火商，他在戰後有計劃地實行通貨膨脹，用一堆廢紙換取了德國國富的一大半；然後有一時期統治德國像他私人的封土一樣。斯汀士或者是德國第

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遠在一九二〇年，在司巴（Spa）國際大會上，他使用如下的宣言震驚了他在德國代表團中的同僚，他說『其他民族（指猶太）永遠不會了解德國的國魂』；他總在夢想着『大德意志的版圖』，這要包括奧國，比利時和勞蘭，在這中央屹立着勝利的魯爾鋼鐵託辣斯。蒂森和他的朋友，福力克和吳格洛不僅是斯汀士的政治繼承人——代表着同一極端反動和極端帝國主義煤鐵巨頭的集團，在其反動和軍國主義化的程度上甚至威廉帝國都不無遜色；就是這集團在鋼鐵託辣斯中的財產也是斯汀士死後所分配給他們的（福力克和吳格洛都是斯氏在世時的親信）。

這集團曾經奮鬥多年，要將那對立的集團（即渥爾夫集團）硬從鋼鐵託辣斯中排擠出去。蒂森，鋼鐵託辣斯的董事長，和吳格洛，他的總經理，三年以前曾企圖收買渥爾夫的股票，這種嘗試的結果是損失幾千萬馬克。他們進攻過德意志銀行，也一樣不成功；特別以後，在一九三二年德國銀行危機中間，德意志銀行簡直

「扼住」了與這集團有密切聯系的達納銀行。在這中間最主要的障礙就是布魯寧之天主教自由黨政府，它爲了政治的原因扶持渥爾夫集團。當發現政府所購賣的鋼鐵託辣斯股票有倒手的可能，而且是倒給法國資本的時候，蒂森集團就感覺他們本身的生存是受着威脅。蒂森也贊成成立具有「歐洲大陸」規模的一個德法鋼鐵聯盟，他並且也曾準備進行這一事業。不過他要求，在這未來的聯盟中德國股東須佔絕對的優勢；同時雖然有聯盟的意向，他却絕未放棄以後德國武裝進攻法國的思想。蒂森個人的財產最近估計爲一萬二千萬馬克。他在戰前在法國勞蘭有五金鑛產。在大戰中間德國要求兼併勞蘭，主要是由於斯汀士和蒂森向德皇提出這一種哀的美敦書的要求。此後在一九二三年，當法國侵佔魯爾的時候，蒂森是惟一被捕的魯爾巨頭；並且由於對法國要求所採取的侵略態度，他還坐了幾個月法國監獄。從此，他的國家主義傾向就更加強烈。一九三三年初，形勢對蒂森十分危急，他寧可犧牲一切都必須行動。他必須推翻布魯寧和施萊徹，建立他自己的政

府。這樣他便替希特勒打開一條道路。

這次事變是怎樣佈置和怎樣執行的，其詳細經過可自成一章，並且是德國歷史上最黑暗和最卑污的一章，所謂『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也者，與這倒沒有什麼關係。因為當革命到來的時候，希特勒已經佔有了國家一切權力機關，並且除指使武裝褐衫團用卑污的方式向手無寸鐵的市民進攻而外，已經無事可做了。在這以前，蒂森集團已經用完全『合法』的方式將國家機關交給了希特勒。

蒂森從一九二七年——在德國國社主義開始突飛猛進發展之不久以前——就是希特勒黨的黨員，主要的理財家和真實的主動者。他成了希特勒最親近的朋友。希特勒絕不採取任何重要步驟，除非首先經過與蒂森及其友人的磋商。蒂森有系統地為國社黨籌措一切選舉基金。他遠在一九二九年就介紹過希特勒到杜薩爾道夫，鋼鐵託辣斯本部，出席魯爾三百領袖工業家的大會。三年以後，一九三二年初，他第二次介紹希特勒到杜薩爾道夫；這次為發展他的未來計劃，就將希

特勒帶到兩千德國工業家的面前。這是走向德國未來政變的第一步。蒂森以大多數的決議並且對抗着渥爾夫和克勞克諾最尖銳的反對，鼓動德國魯爾資本的兩大政治中心——『大飽威蘭，愛森』(Bergbauverein Essen)和『愛森製鋼業西北集團』(Nordwestgruppe der Eisenund Stahlindustrie)——同意每一煤礦和製鋼公司以特別義務捐的方式，捐助國社黨選舉基金。爲籌措這筆經費便把德國煤價提高。單單爲了一九三二年的總統選舉，蒂森在幾天之內就支付國社黨三百萬馬克。沒有這種幫助，希特勒於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在宣傳上絕不能採取那樣鋪張揚厲的方法。沒有蒂森的金錢，希特勒絕不會達到這種成功。沒有蒂森做後援，國社黨或者在一九三二年底，當巴本選舉，該黨損失二百萬票的時候，便已宣告解體，爲斯特拉思集團(Strasser)所取而代之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施萊徹即將對希特勒運動實行迎頭痛擊，將國社黨奪取在他自己指揮之下。從前蒂森既用財政力量抬舉過希特勒，現在他就用政治力量來挽

救他。爲排除這一打擊，蒂森就利用他的兩個政治朋友和代理人：胡根堡（蒂森鋼鐵託辣斯集團的董事之一）和巴本。

一月中旬，希特勒和巴本在叩倫城施柔德男爵的住宅舉行一次秘密會商。施柔德是斯坦銀行的股東，與福力克和蒂森十分接近，同時還是巴本的朋友。在這次會商中，希特勒同意與他所極力公開反對的巴本，共同組織聯立內閣。同時希特勒與蒂森會見的結果，決定希特勒無論如何要接受興登堡再次敦請入閣的要求（希特勒以前曾謝絕過這種請求），並即刻開始行動。雖然，由於疏忽，致使叩倫會商的消息幾天以後便在報紙上披露了，但推翻施萊徹的密謀則已布置妥貼。蒂森、希特勒、巴本、胡根堡的聯盟，以德國全部反動勢力爲後援，並且順利地將一向站在他的老友施萊徹方面的阿斯卡·興登堡（興登堡總統之子）也拉到他們這方面來。這樣就演成施萊徹的突然倒台和轟動一時之希特勒的任命。蒂森勝利了。希特勒就馬上登台。

接着便是一次革命——但並非中間階級的革命，而是蒂森的革命。於是第二幕開始第一幕就完成了。國家社會主義吞沒了德國。但另一勢力却又吞沒了國家社會主義。

蒂森實行政治的進攻，基本上有六個目的：

- 一，爲他自己的集團挽救鋼鐵託辣斯；
- 二，挽救煤和鋼的大辛提加，德國全部獨佔資本制度的基礎；
- 三，排除與之對立的天主教——猶太集團，替德國重工業的極右派奪取全部工業機關；
- 四，擊潰社會主義工人，取消工會，藉減低工資，加重體力剝削等，以加強德國在世界市場上對英美勁敵的競爭；
- 五，設法實行通貨膨脹，以減輕大工業的債務（重演一九三三年斯汀士所發明的狡滑手段）；

六，在對外政策上實行一種公開侵略的帝國主義傾向，以調劑魯爾資本的強有力的擴張要求。

以上各點都是希特勒政府已經實現了的。這一切不過是更遠大的和改革德國國家基本結構的發展的起點吧。

改革是開始在全部進程的樞紐——魯爾。國社革命剛剛過去之後，蒂森最大的問題——德國經濟基礎，鋼鐵託辣斯和重工業，讓渡給蒂森集團的問題——就得到了解決。解決這問題所用的手段是將僱傭一百五十萬工人的龐大託辣斯實行「改組」。當時政府擁有值一萬二千五百萬馬克的股票，等於鋼鐵託辣斯之持票公司（蓋爾山煤礦公司）的資本的一半；這公司現在與隸屬蒂森集團的某幾個很不值錢的企業實行合併。這新聯合公司的資本總額是五萬六千萬馬克，政府有一萬二千五百萬馬克的官股，只佔股票總數的百分之廿二——因而在法律上連所謂「有資格的少數派」的權利都沒有（不及百分之廿五！）。但蒂森從前在商股中尚

在福力克和渥爾夫之後，只佔第三位，現在反成了最大的股東。聯同實際由他操縱的政府官股，他現在就佔有了這全國最強大的企業的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四十；這企業有形或無形中還左右着千百個其他企業。另一方面，渥爾夫現在却只有百分之九的股票。天主教的巨頭和他的一切遠大計劃，就這樣為蒂森所推翻。斯塔司，渥爾夫的同僚和這些計劃的真正主謀者，與索姆遜，德意志銀行的一位領袖人物，都被排除在鋼鐵託辣斯的新經理部之外（註一）。同時這魯爾託辣斯就從政府方面接到新的軍火訂貨單；它在交易所的行市也上漲起來。

經過整個戰後時期的鬥爭——斯汀士與渥爾夫及其國際集團所進行的這一鬥爭——現在得到了解決。蒂森成了惟一的煤鐵大王；德國的經濟鑰匙完全掌握在

（註一）蒂森和他的同盟者福力克的諒解是這樣：蒂森佔有魯爾；德國中部——另一產鋼區——則

用同樣方式劃為福力克的無條件的財產，一向屬於鋼鐵託辣斯之「中德鋼鐵工廠」均為福

力克一家的企業。勢力範圍如此劃定，不准任何人涉足其間。

他手中。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九日在改組託辣斯的慶祝大會上他公然宣稱：『本公司的工廠今天佔到了世界一切類似企業的領袖地位』。德國重工業的國際進攻，對世界市場的總攻擊，經過多年的計劃和準備，現在可以開始了。

其實這不過是開端而已。現在所發生的事變在各國政治歷史上還是得未曾有的：蒂森，一個實業家，在國社革命勝利的數月以後，竟被政府正式任命為德國西部重工業區的『行政長官』——這是高於一切地方政府的新政治機關。隨後埃森，杜薩爾道夫，北西非利亞和南西非利亞四省的國社黨領袖使向蒂森宣言，正式承認他是『該區域內關於經濟政策的國家最高權威』，並訓令一切黨部機關『除農業問題而外，一切經濟問題均須向蒂森請示，並以其決定為最後決定』。同時柏林發生了如下的事件：高林聘請了一個特別『經濟顧問』——唐格耳曼先生。此人是埃森的愛森煤礦公司經理，恩斯特·唐格耳曼之子。這位唐格耳曼（註二）的朋友，克卜勒工程師又被任命為希特勒自己的『經濟顧問』。另一方面還將萊茵

區與西非利亞國社黨領袖蒂森効忠的宣言實行公佈。這才是真正的革命。只要國社黨存在於德國，蒂森就絕不能被推翻。他是政府的組成部份；他對國內最重要的原料和力源的獨佔——不祇煤與鐵，還有電氣，瓦斯工廠，製造工業等（註三）——正是現行統治的一部份。褐衫，只是他的馬弁，聽他的號令，服從他

（註二）唐格耳曼一家在今天國社黨德國的幕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Ernst 唐格耳曼是蒂森煤業託辣斯的總經理，Walter 唐格耳曼和Ernst 唐格耳曼也是該公司的董事。事實上他們是蒂森王朝下面的一個支派。

（註三）「萊茵，西非利亞電氣公司」（R.W.E.）世界最大電氣企業之一，用魯爾煤並供給德國大部份的電氣，也屬於蒂森集團。R.W.E. 每年供給電流三十二萬萬啓羅瓦特。蒂森和英格洛同時還是普魯士電氣公司的董事，該公司實際統轄德國其餘一切的電氣供給。這一集團的另一公司 A.G. für Ferngasversorgung 現在正組織長距離的瓦斯供給，從魯爾出發，通過全國的瓦斯管綫，達到德國一切城市。

的一言一行。沒有他，不能做任何決定；他決定關於工資，社會設施和用人行政的一切政策；如若各省地方長官任命他所不歡喜的一個官吏，他能否決這種任命。他就是國社黨。一九三三年秋，舉行希特勒新國會的盛大選舉，這一區的候選名單如下：在南西腓利亞——蒂森本人；在東杜薩爾道夫——他的經理吳格洛；在北西腓利亞——另一鋼鐵董事斯萍叩羅姆。圍繞着他們是一批皎皎者的國社黨員。政府的工業技術檢查官，甚至連礦務總監（Oberberghauptmann）也要任命蒂森的朋友威尼克來充任；這位先生的第一個政績就是取消礦井檢查員，因為這些檢查員向來是保衛礦工，反對過度剝削和要求安全設備的。

這是很明確的一種制度——即所謂封建制度。蒂森在希特勒勝利之後所建立和完成的制度，或者只有一個人曾經預見和夢想過——那便是斯汀士，斯汀士（在一九二二至二三年的通貨膨脹時期）曾很公開地向德國建議，將德國變成他的，斯汀士的，私有財產，在他統治之下的領土，以便將德國從破產中挽救出

來。斯汀士在希特勒和褐衫黨權的九年之前就死了。但他的門徒和繼承人所建立的制度，代替舊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制度，却依然是同一資本主義底新封建制度，同樣的私有獨佔封土。這封土就是今天的魯爾，德國的經濟中心；蒂森就是這新的封建諸侯。他從此地在經濟和政治上統治着全國。柏林之新的最高經濟機關——經濟部長施米特，國家銀行總裁沙赫特和希特勒的『經濟全權』克卜勒——只不過是杜薩爾道夫這一無形政府的代表。這就是德國事變的背景——希特勒，高林，戈倍爾的背景。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中間階級』革命的最後意義：到原料和力源大王之新封建主義的過渡。除去做招牌和用刺刀爲這新興國家制度保鏢而外，中間階級與這次『革命』很少關係。恰當希特勒任命蒂森爲魯爾區『最高行政長官』的時候，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然解散『商業中間階級戰鬥同盟』（Fighting League of the Trading Middle Class），以便自己做國家的主人翁；這戰鬥同盟就是稱希特勒爲教主，並以褐衫和黑衫替希特勒爭得政權的，

那些熱烈的小資產階級的總參謀部。現在他們（小資產階級）成了蒂森的新奴隸。蒂森在他受任命——一個政治上的加冕——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補充國社黨地方領袖的宣言，頒布了他自己的一個布告：他「期待一切參加經濟生活的人員都有像這一文件（國社黨宣言）中所表示的紀律——自願的，但為正當責任心所指示的紀律」他不再寬容任何「自由主義」的行為，例如工人規定工資合同，「煽惑」工潮等；他要「制止任何搗亂的行為或搗亂的企圖，執行其行政長官應有的政治職權」這是中世紀封建諸侯和現代政治迪克推多的口氣。蒂森兼有這兩重資格——他有前者的性格和後者的權力。他是新的超等獨佔資本家。誰反對蒂森，希特勒就消滅誰（「應有的政治職權」）。因為希特勒正是這新政府和新諸侯的護衛。

這是在德國鋼鐵託辣斯的偉大門爭中決定勝負的第一個直接結果。這是蒂森勝利最初的輪廓。他不只在德國經濟機體中取得指揮的地位。他不只阻止了在法

國領導之下，以德國天主教，猶太巨頭爲附庸的，歐洲鋼鐵新聯合的危險——這一危險不僅威脅德國重工業中的舊反動集團，而且威脅着德國經濟，政治和軍事帝國主義的整個基礎。他另外還創造出一種新式的現代國家——在中間階級獨裁形式掩蓋之下的，獨佔資本的新封建制度。他從這一基礎向前邁進。蒂森是不停滯的；到此爲止的成就，對於他不過是一個開端。道路是明顯的，征取鋼鐵託辣斯只是全盤整理中的一部份，這種整理要概括經濟生活的一切部門，並且只能有一個結果：形成統治全國的一個資本勢力。資本主義的『極權』(Totality)正等於國社黨的政治『極權』。吞併『鋼鐵託辣斯』的同一勢力開始在更多的地方顯身手。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整理鋼鐵託辣斯的幾星期之後，便發生了怡瓦德大煤礦公司 (Ewald-König Ludwig) 的事件，又是牽連蒂森和他的朋友們瀕於破產和清理的一個企業。該公司負債九千五百萬馬克，正在讓渡給它的債權人，首先就是讓渡給德意志銀行。

該銀行適與萊茵褐煤礦主銀堡（蒂森的勁敵，德國最聰明的『自由黨』資本家之一）聯合創辦一個新的獨立煤業託辣斯；雙方都取得了一個尚在蒂森勢力之外的煤業公司，哈本公司（HarpennerBergbau A. G.）的管理權。這是爭奪德國重工業的偉大門爭的一部份。銀行現在提議挽救這破產的公司（怡瓦德）；在一千六百萬馬克的新股票中，他們自己以債主資格得一千萬，其餘六百萬歸破產的蒂森集團。這是在希特勒未登台之前的辦法。下面是希特勒登台幾月之後，改組怡瓦德公司的最後條件；曾借給該公司七千萬馬克借款的銀行得六百萬馬克的新股票；而使公司陷於破產的蒂森集團反得一千四百萬馬克的新股票。另外還獲有八百四十萬馬克的『可變債券』，並有分紅的優先權。銀行允許公司六年還本，一部份四厘行息，一部份不納利息，同時還得續行新借款；政府並且對於這全部改組不徵收任何捐稅。蒂森從這次整理中又賺了一大筆款。德意志銀行和銀堡成立獨立煤業託辣斯的計劃就此化為泡影。怡瓦德公司的新董事長是蒂森，同時哈

本公司和銀堡自己的公司 (Rheinische A. G. für Braunkohlenbergbau) 也過渡到蒂森集團的手中 (註四)。蒂森最親信的朋友福力克，施柔德，唐格耳曼等組成哈本公司的新董事部。銀堡被迫辭却萊茵褐煤辛狄加主席。這種整理在這裏也一樣完成了。

以此類推——在德國工業的全線上都是這樣進行的。蒂森成了工業銀行的新董事長，這是一切德國企業都參加的一個機關，蒂森成了德國西部工業聯盟的主席，和魯爾區新淡氣辛狄加的發起人。蒂森，福力克派取得了鐵路車輛託辣斯 (Linke-Hofmann-Busch-Werke A.-G.) 新董事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國社黨德國，在『種族政策』的口號之下，對猶太人和天主教徒實行有組織的大規模摧殘和淘汰。蒂森和反動的重工業集團，經過勝利的新寡頭政治，有計劃和普遍地排除他們的 (猶太，天主教) 競爭者，沒收其財產。全國各地的公司和企業的董事

(註四) 經過 R. W. E. 魯爾的電氣託辣斯。

部，從最大的到最小的，一律經過一番『清洗』。這也是自身的小小一個革命——資本主義的全部人員都調換了，成批成羣地往外趕，天主教·猶太派的德意志銀行總經理，瓦薩曼，在鋼鐵託辣斯鬥爭中蒂森集團最危險和最有力的敵人，因『病』辭職。對渥爾夫提起舞弊的控訴——渥爾夫『自動』表示屈服並且情願做一個（小股東）。克勞克諾，鋼鐵託辣斯的另一天主教要人，『放棄』了他在國會中的議席。叩倫城之哈根銀行曾經與法國進行過反對蒂森集團的國際協商，現在爲了牠的一個董事（伯魯寧博士），被捲入一樁舞弊的訟案；該董事本人被判兩年半徒刑。從北方的德國輪船託辣斯，排擠出去兩個最有勢力的董事，德意志銀行的名譽行長與克勒，和著名的漢堡銀行家吳耳堡。當舊有的競爭者失蹤，出洋，『抱病』，或簡直被解往集中營的時候，勝利的蒂森便開始在他周圍形成一個新的寡頭集團——清一色的老國社黨員和希特勒黨的領袖份子。格朗驟——戈倍爾的內弟——當選爲以蒂森爲董事長之工業銀行的董事。這位格朗驟先生同時還是德

國蘭頓銀行——德國最重要和資本最雄厚的銀行之一——的董事長。在兌斯德尼銀行，除德意志銀行而外德國最大的銀行，已經有從克虜伯派來的一個董事（布施費特）和蒂森的朋友福力克，現在却又出現一位新人物，徐伯林男爵——國社黨最高領袖，農業部長達雷的右臂。兩個國社黨領袖，巴瓦利亞的一位部長艾塞與赫斯省長斯潘格諾，當選為德國商業航空託辣斯『盧孚坦撒』（Lufthansa）的董事；希特勒的老友斯塔賽成了化學公司 Schering-Kahlbaum A. G. 的董事。漢堡亞美利加航業公司的董事長原屬德意志銀行派，現由海富利赫取而代之——他多年以來就是國社黨員和黨領導機關的經濟顧問（註五）。這些都是新寡頭政治家，獨佔資本的新幹部。沒有他們，就沒有生意，沒有政府的手續費。沒有贏

（註五）在他就職的講演中，德國航業託辣斯主席著重宣稱：「董事部的選舉本身只是一種形式；

但與政治革命是密切相聯的，……因此新董事部應該本著希特勒的精神，國家社會主義最

好的精神，執行其職務。」

餘。另一銀行，在萊布齊的 Allgemeine Deutsche Credit-Anstalt，在年會中很公開的宣布，牠『將來要根據國社主義的原則進行營業；如若不依賴國社黨的信任，銀行的發展便成爲不可能』。（註六）

國社黨黨部干與私人企業之間的協商和工業的改組（例如南西腓利亞的黨部參加羅潤根公司的整理以及水門汀辛狄加的創立）。如若獨佔資本是國社黨統治的一部份，國社黨也就成爲獨佔資本的一部份。永遠是一樣的結合——舊的託辣斯巨頭和新的希特勒政客，德國這新的統一寡頭政治的第一個真正大舉動也實在駭人聽聞。他們對消費者所施行的大規模而集中的加特爾進攻（Cartel attack）是德國還未曾經歷過的。這種加特爾並非是煤與鋼的大辛狄加；那是德國重工業，全部權力和財富的基礎，雖然從前幾將破產，但在國社黨統治之下已然十分龐大穩固，不會再有什麼新的改革。現在在德國正盛行着的是從前所沒有的，也

（註六）主席施昂的講演。

沒人想到的，一個「加特爾」和物價協定的大浪潮。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突然頒布一種法律，命令一切工業組織辛狄加並操縱物價；凡膽敢在市場上貶價出售或開辦新工廠者均以「經濟怠工」論，得由辛狄加委員會懲戒，政府當局逮捕並囚禁於集中營。

這是蒂森封建制度的新法律。德國在幾星期之內，雖然一方面有深刻的經濟危機，人民的極度貧窮化；另一方面却好像在繁榮中間，加特爾和物價協定如雨後春筍，在各種工業中一律成立起來（如鐵絲，玻璃，報紙，罐頭，牛乳，乳酪，麻，肥皂，酵母，罐頭食品，染料，五金用具，建築原料等等；在紙煙，製磁等業中也準備成立）。一九〇〇年德國有三百個工業加特爾；一九二五年共和政府時期有一千五百個；今天在希特勒統治之下則超過兩千一百個，已經包括一半以上的工業出品。褐衫保護各種新的獨佔企業，競爭是危害黨國的罪過。結果：物價飛漲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德國機器製造業聯合會——早在一九三三年秋

季——就造成了這種新紀錄：粗製品，半製成品和輔助原料的物價，在幾星期的過程中，就上漲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整個市場水平在上漲中，這是危機以來的第一次。德國批發物價的指數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爲九六·一，在三月中僅爲九一·二，物價首先上漲而且上漲最高的正是從蒂森領土運來的貨物；鋼條和無節管上漲百分之百，鐵條和鐵箍上漲百分之五十，特種鋼上漲百分之一百二十。人民得支付這種代價。這是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利息：蒂森，希特勒新寡頭政治的新額外利潤。

蒂森的運動，以國社黨政府的名義在德國建立獨佔資本的封建制度，並未就此完成。新封建諸侯的『極權』政治還不完備。更進一步的大目標就是大銀行的沒收。德國銀行資本的四分之三都集中於三大銀行（德意志銀行，兌斯德尼銀行，商業銀行）；他們的庫存資本有一百萬萬馬克（約核四十萬萬美金），掌握着全國財政命脈。其中單單德意志銀行，鋼鐵託辣斯集團的老對頭，天主教——猶太——自

由主義」的支柱，就擁有三十萬萬馬克，約核總額三分之一。德意志銀行，由於流動資本的雄厚，是一九三一年德國銀行危機之後，能保持私有企業獨立性的惟一的銀行。其他兩大銀行都不得不暫時交由政府管理。如果德國銀行資本——特別是德意志銀行，對抗蒂森的那些獨立資本勢力的最後殘餘——也能夠吞過來，那末蒂森在德國的權力在財政上也就成爲絕對的，他就成爲世界最強有力的金融大王之一，成爲新的超等的「斯汀士」（這種理想實際也出自斯汀士，他在通貨膨脹時期爲沒收銀行資本，曾與柏林銀行界進行過著名的決鬥）。這是具有國際意義的一個展望。一九三三年八月，希特勒政府爲決定銀行的命運曾在柏林召集一次會議，那時蒂森第一次公開要求清理三大銀行。曾經在蒂森指使之下，聯同希特勒，巴本陰謀推翻施萊徹的施柔德男爵，突然在政府贊助之下，提出一個革命的計劃：大銀行及其全部財產「應由政府接收」（首先是那尙未劃歸國庫管理的一家大銀行），然後在德國十二區域之內分設十二個新的「地方銀行」；這些銀行的

股票再逐漸倒給私人，同時由政府支付一切損失（正如鋼鐵託辣斯的整理一樣）。這是新封建制度最大的勝利：因為在財政上各管一個固定區域的新銀行實際就等於是蒂森的銀行。

這樣就完成了這偉大的國社主義革命。牠達到了牠的目的，這是勢所必至的。因為魯爾之王就是國社主義的皇帝。這是希特勒的秘密。

第二章 中間階級的傾覆

希特勒奪取政權是藉助兩種勢力：一種隱密的和一種公開的。第二種並不知道第一種。第一種却推動着第二種上前線。勝利之後，這隱密的勢力便開始鎮壓那公開的勢力。希特勒和蒂森就這樣推翻了中間階級。

這是一個歷史事變。從來還沒有一個整個社會階級，像德國下層中間階級，在那樣短促的時間，被人那樣解決。從來還沒有一個黨那樣迅速，那樣冷酷，而且那樣殘暴地出賣和蹂躪自己的同盟者。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卅日，希特勒取得政權那天，德國小資產階級是一員傲慢，趾高氣揚，躁進彪形大漢；他醉心於未來並且自以為是全國的總指揮。今天他竟成了一個莫知所從，受盡鞭笞，誠惶誠恐的小人——比他以前還渺小。法西斯主義『哲學』中很眩目奪人的一點，是將小資產階級羣衆提到一切階級之上，變成一個新的英雄和統治階級。這種思想現在被

法西主義自己打了個落花流水。

德國法西主義之進行鬥爭，從最初就分成兩個隊伍。一方面站立着下層中間階級的廣大灰色民衆——小商店老闆，手藝人，僱員，下級公務員，貧寒的智識份子，小農和中農——從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人的一個勢力。這一隊伍的軍事組織是衝鋒隊的褐衫(S.A.)，成份大都是這些人民的子弟以及失業工人。他們的經濟機關是『中間階級戰鬥聯盟』(Fighting League of the Trading Middle Class)——幾百萬人的一個團體。動員的口號是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戰鬥的目標是：消滅大商店，消滅消費合作社，消滅『一價』商店，消滅猶太人，廢除對中間階級的捐稅，重新建立中世紀的行會(Ständeordnung)，由行會管理政府機關，將國家變為當權的中間階級的共和國。這是褐衫進軍的目的。

另一方面，與第一隊並駕齊驅而絕不混同的是第二隊的進軍——包括富商，軍官，學生，自由職業者，高級官吏和富農子弟——約計一二百萬人的——一個勢

力。這個隊伍出身好，教育高，給養充足，服裝齊整，因而也更積極，更跋扈，並且從內心裏就藐視那一隊。其軍事組織爲保衛隊(S. S.)——希特勒黨所選擇和特別豢養的黑衫衛隊。就軍事組織的成份來說，例如在柏林東部，褐衫的平均成份是手藝人和小工匠佔百分之四十四，店員和小商人佔百分之十七，官吏，自由職業者 and 學生僅佔百分之三；黑衫的比例數就大不相同。他們動員的口號是國家主義；這對於他們，正如反猶太主義對於下層中間階級，有同等簡捷的召號力——戰爭是軍官和學生的職業，是給大商人開拓市場的手段。他們的戰鬥目的與第一隊很少相同。消滅合作商店和大資本營業（這種營業完全爲大財政資本所操縱，負債達十萬萬馬克，等於七千五百萬金鎊）：這類號召不惟不能引動他們，相反的，他們正要支持這種大營業——他們的大僱主，和在社會上的恩人。他們輕蔑下層中間階級的子弟，他們暗地裏懷恨那卑賤的，未受過高等教育，和帶平民氣味的褐衫。他們認爲他們的前途更需要依賴和巴結當權的大資產階級——大

工業家，大銀行家，大紳士。爲了這種原因，他們首先就要聯合起來替這上等階級盡忠服務。這是黑衫進軍的目的。

他們一塊兒進行他們的革命運動。他們一塊兒在街道上衝鋒，用他們那空前的，最殘暴的褐色恐怖震撼了全國，爲他們共同的英雄希特勒佔領了國家機關——褐衫幹那下流的工作，黑衫佔據着指揮和命令的地位。國家落在他們手中——在一千五百萬共同叛亂的小資產階級手中，隨後，便開始了希特勒的第二個大舉動：打擊下層中間階級。

希特勒突然宣布革命已經終結。在這一口號之下，事實上便實行了一個一定的，影響深遠的舉動：解散和拆毀下層小資產階級的偉大參謀部——『中間階級戰鬥聯盟』——其全部組織，其領袖，及其政治勢力的陣地。任何其他政府都不敢這樣幹。這一事變的意義比從表面所見到的更重要。這一組織比它自身更偉大。它是德國中間階級這一獨立社會力量的真實純粹代表；它的政策和目的就是

中間階級的實際政策和目的。爲了這種原因它事實上是比希特勒更『國社主義』些——因爲它與蒂森無關，與法西斯主義背後的秘密勢力無關；它是完全由『第三階級』產生的，而且也只爲『第二階級』奮鬥。這階級是幾乎被遺忘的勢力，一世紀以來就茫然不知所之地動搖於兩大極端之間，大資產階級和勞苦大眾之間——無目的，無出息，沒有它自己的理想，沒有力量，沒有鋒芒，受着兩方面的排擠。現在它相信了它的復興——這就是它追隨希特勒的原因。這一組織及其一切後盾事實上是準備在勝利的時候，便奪取一切國家機關——爲它自己並不爲旁人。事實上它是想實行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在一種幻想的實驗中將社會拋回到中世紀的水平，還原到中間階級行會的時代。它如此相信——因爲它相信希特勒。這或者是這沒落階級的能力和意志的最後爆發。在很短的時期內這計劃好像即將實現。在希特勒最勝利的幾星期內，中間階級戰鬥聯盟好像是國內最強大的組織，吸引全德國圍繞在它的周圍；它自己也覺得自己是如此。同盟的團體和

支部成百成千佈滿全國；新的「非正規」的組織紛紛自動成立。同盟的地方分盟，以褐衫爲後盾，取得了各大城市的主權。這是一個完全新的政權。

小資產階級企圖像革命家一樣行動。他們開始佔領商店，公事房，和財政機關——正如革命工人之佔領工廠。同盟的委員，無論有沒有命令，就率領着武裝褐衫隊，出現於百貨公司，「一價」商店，猶太商店，一切競爭的企業：爲的是奪取實際管理權，將這資本拿到中間階級手內。他們甚至闖進銀行，以便將銀行也置諸同一管理之下，將銀行的信用政策變成小商人，小老闆和手藝人反對社會其他各階層的一個武器。戰鬥聯盟的特別委員會開始編制新的價目表，明令規定「最低營業利潤」，強制物價狂漲，使全國都歸這商業階級剝削。這些團體的代表挨門挨戶爲他們各種組織募捐。戰鬥聯盟的中央領袖企圖將政府命令放在同盟的手內。每一個帶中間階級性質的團體，無論多小，都向全國發表宣言。一種狂熱把握住了這些民衆；他們一向只是隨波逐流，現在覺得自己在佔上風。這一進

程的頂點，其自然的政治和法律結論，是公佈新的國社主義政體——勝利的小資產階級行會的『公團國家』(Corporate State)，戰鬥聯盟及其同盟者的法西斯蒂領域。然而這一切，就好像一擺手一樣，完全坍了台。因為現在在舞台上出現了另一勢力：就是希特勒的真實，或許是隱秘的，支柱和動力。

『中間階級革命』在幾天之內便天逝了。戰鬥聯盟的組織，中間階級的『託辣斯』，被解散了；一大部份地方分盟被宣布為非法，一切委員被撤消。『干涉經濟生活』——就是說，由中間階級佔領商店和寫字間——亦被禁止。在這領域內最大的人物，政府經濟委員瓦格納，他曾在政府機關內執行聯盟的政策，被免職甚至有被捕的危險；國社黨領導機關經濟部的四個委員，他們曾贊助任命瓦格納為商業貿易部長，被逮捕解往集中營。曾經擁護這一派的一些國社黨地方領袖，像在海斯的領袖蘭茨是失蹤了。在莫尼希一百六十九個小商人突然因『操縱物價』

被捕，並解往達梢集中營——囚共產黨的那座地獄，巴瓦利亞的母親們用以恐嚇兒童的那個集中營。在上峯突然出現了一個新領導機關。商業貿易部長改爲施米特，一家大保險公司經理，因而十分關心百貨公司的利益；國家銀行和信用政策的首腦改爲沙赫特，達納銀行的前任經理，希特勒的經濟顧問改爲鋼鐵託辣斯的經紀人，克卜勒工程師。這三巨頭——代替那戰鬥聯盟——成爲全國經濟的新正式指導機關。隱而不見，在這一切之上統治着的是住在杜薩爾道夫的那位人物（蒂森）。同時中間階級隊伍的全部理論綱領也土崩瓦解了。搗毀百貨公司和合作社——這些民衆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的夢想，打算一下子復興起來，把他們還原到一世紀以前——被認爲是危險的糊說，對僱員危險，對經濟生活也危險。現在只禁止開設新商店——現有的百貨公司和合作社獲利達數萬萬馬克，使中間階級成千累萬的獨立份子陷於破產；然而這些公司却還得到政府大批借款。創立有統治權的『行會』計劃被擱置，因爲不適時。由小商人或手藝人的

行會規定必須遵守的最低價格被禁止，因為等於怠工。『手藝人卡片制』和『商人卡片制』的引用——企圖藉以排除在這些職業中的競爭——均受取締了。開放大學給下層中間階級的子弟，以便養成他們做國家的新領袖和新人材，這，藉口『學術界人滿之患』和『智識階級的危險』也被擱淺了。這是奪取政權以後的法西斯主義。這恰恰發生在蒂森佔領魯爾的時候。然而這只是政府措施的一方面。它知道它幹的是什麼。當毀滅戰鬥聯盟的政治組織的時候，它同時就向那龐大的武裝組織——褐衫——下手。用打擊其父兄的同一手段進攻其子弟。褐衫的『輔助警察』——為下層小資產階級征取國富的武裝力量——被解散。幾千頑強的褐衫統被解除武裝，送往集中營。其餘的加緊其軍事訓練和服役條件，惡化其物質待遇。命令新褐衫隊員繳納制服費；而舊隊員的月餉也很少超過他們原有的失業救濟金。同樣的事件同時發生在上層和下層。這事實上就成爲一個完全的政變。

這是下層中間階級的災難和恥辱。它的理想被推翻。它的領袖被打倒。現在

的進程是繼續反對這階級的民衆，他們所得到的不是經濟復興而是經濟衰落；因爲獨佔資本和它的新政權若不剝削他們，便無法維持。一切中間階級份子所得到的不是廢除捐稅，而是附加的『自願』捐稅：對『希特勒基金和勞工前線』不可勝計的強迫定期『捐輸』，強迫訂閱國社報紙，看國社戲等。小商店老闆，手藝人和小店主所得到的不是銷路激增而是利潤跌落；因爲新工業加特爾的壟斷和新近實行有利於大地主的稅率增加了食品和其他出產品的價格，削弱了工人羣衆的購買力：牛油價格在一九三三年春季和冬季之間上漲百分之四十六，馬迦蓮油百分之四十，豬肉百分之卅六；與上年比較，糖的消耗減少百分之三十，馬迦蓮油百分之卅五。行員和僱員所得的不是新的豐富薪金，而是減低着的工資；小公務員甚至不准分租房屋，這本是一項重要的補助進款。負債的小商人所得到的不是『打倒利息奴隸制』，即所謂不還債和減息二厘——國社黨最早，最受歡迎，使千百萬人滿懷希望的一個口號——而是不得干涉銀行業務的命令；新借款對他們是

關了門的。農民的子弟——農村中間階級——所得到的不是開墾更多的土地而是新的繼承法律——田地只能由長子承繼；這種法律將千百萬中小農民拋到城市裏來，叫他們赤貧化。同時畜料（玉米，豆餅等）入口的新稅則更加重了小農喂養牲畜的負擔，並且減低了農產品在城市中的銷路（註七）。中間階級這些階層的一般狀況，在希特勒政變以後是比從前更惡劣；其衰落的趨勢不僅沒有停止——反而不可抵禦地江河日下。柏林旅館和酒館的數目在一九三三年從一九、九四五減到一八、六四四；全國此種營業的總數更減百分之三十——犧牲了那些最弱小的營業。這階級的另一主要集團，烟草業，也瀕於破產——根據他們全國聯合會的報告有幾十萬家；只在漢堡，阿託納就有六萬以上的小煙舖陷於無希望的境地。房產主人和商店老闆享受着一樣的命運；在柏林西區在一九三三年底沒有一座樓

（註七）五月十六日紐約時報載稱德國最近頒布一種法律禁止農村居民自由遷徙，這樣便把從鄉村

到城市找職業的「移民」拒絕於工業區之外。

房不空着幾層樓或幾家店舖。中間階級自殺的數目每天有數十起。

這是一九三三年「卅一」政變的代價。這是給褐衫的酬勞。

但舉凡不允給和從下層中間階級及其褐衫剝奪過來的，都給了上層中間階級及其黑衫。這是德國最近政治方針的全部秘密。這人數較少，給養較好，服裝較整齊的第二隊，偕同並且隱身在第一隊背後，追隨着希特勒；這隊帶硬領，手指潔白的小資產階級實際很藐視那些來自櫃檯，公事房坐凳和農場的人們。這一隊才是事實上的勝利者。希特勒贊助它——因為蒂森今天也需要它，做爲他的衛隊和武裝隨從。國會縱火後，這上層中間階級便聯同重工業和大地主階級去壓迫那下層中間階級的集團。這種聯盟是，而且在希特勒統治的整個時期將繼續是，他的全部政策的第二個樞紐。希特勒現所實行的整個『改良工作』——抵制猶太人，清除一切政府和商業機關，軍備擴張和農業自給——無非是一種手段使上層中間

階級驟然致富，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以便服侍他們那更高的資本主義保護人。中間階級的文人學士獲得了全國機關中酬勞甚豐的智識階級地位——千萬的公務員，僱員，醫生，律師，新聞記者和經理的地位都將猶太人，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小商人從抵制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幾乎沒得到任何利益。單單在國社黨的新「統一工會」（「勞工戰線」）中就位置了兩萬新官僚，很少是從前的工人——差不多全是從前的官吏，商人或自由職業者。舊軍官團完全取得了三百萬新軍隊的統率權（褐衫，黑衫，網盜團，國防軍，勞工隊，秘密的空軍和瓦斯聯隊）。大農偕同大地主獲得了對五穀和肉類的稅率以及繼承權的封建法律；他們是德國農民新「辛狄加」的領袖和受實惠的人們。甚至對上層中間階級的未婚女人也特別優待。如若她們要結婚並且脫離她們以前的職業，可得到八百到一千馬克的「結婚借款」；而下層中間階級的婦女，在同樣情形之下，只能得二百到三百馬克。黑衫，這些人羣的軍事執行機關，變成養尊處

優的貴族，待遇奢華的武士：他們的任務是統治全國，創造一個『新興的統治階級』。這就是爲一九三三年『卅一』事變所付的另一種代價。這是當權的蒂森大地主派對他們的直接寄生階級和代理人的酬勞。

小資產階級的戰線，希特勒的戰線，分裂了，爲希特勒勝利而進軍的兩個隊伍還都是武裝着的。但他們現在所處的情況業已不同。第一個較大的隊伍驚惶失措，受着威壓。他們失掉了領袖並且不能了解是發生了怎樣的事變。第二個較小的隊伍却鞏固了自己的行伍，準備保衛他們的勝利和既得權益。第一隊伍存在的基礎依然是危機——失業，日益減少的收入和部份的飢餓，第二隊伍則爲它自身消滅了危機。第一隊伍的綱領依然是革命的——『二次革命』的綱領，政治改革之後的社會改革。第二隊伍的綱領此後便變成積極反革命的——打擊一切要求『二次革命』的綱領。

這是德國中間階級的悲劇，他們的『內爭』只會招致自身的分裂。這一悲劇最後一幕必然是中間階級兩派內部衝突的爆發，一派依靠反希特勒統治的工人階級，另一派依靠希特勒，託辣斯和大地主的寡頭政治。大衝突的爆發雖是未來的問題。小接觸則已然不斷發生。中間階級分裂的第一個巨大影響就是加深了他們兩大武裝勢力之間——褐衫和黑衫之間——的矛盾。

父兄依然保持緘默。青年子弟們可不能再無條件地受壓制了。一九三三年夏天，差不多一次便將廿萬褐衫——整個一軍團！——從衝鋒隊中革除，拋到街道上去。褐衫叛變的第一個，雖然還微弱的，浪潮掃蕩了德國：在佛蘭克夫特，德列斯敦，柏林，叩尼絲堡，漢堡，加撒爾，愛森，多爾夢地，費梨堡等地都有叛亂發生。雖然這些叛亂和譁變的舉行，彼此毫無聯絡，他們的口號却都一樣：反對黑衫，擁護『二次社會主義革命』。譁變的經過也大致相同：特別在較大的城市中，那裏中間階級與勞苦大眾接觸最多，最易於混合。個別的褐衫隊，有時同

着他們的領袖，在馬路上遊行，舉行非法集會，提出激烈的反資本主義的口號，要求改良伙食和較好的住房，進攻黑衫，有時甚至企圖佔領黑衫的宿舍（埃森）。在佛蘭克夫特，全體褐衫被解散，因為他們向政府拍出一個哀的美敦書的電報——要求希特勒在三天之內承認規定一個『社會主義的四年計劃』；在費梨堡，警察要解除褐衫的武裝，他們就將武器隱匿起來（褐衫總司令部不得不頒布命令，嚴厲禁止向希特勒用哀的美敦書的方式，提出政治要求，『像累次所發生的』）。在德國西部，褐衫中流行一種新的歌謠：『希特勒得給我們麵包，否則我們就赤化』（Hitler gib uns Brot, sonst werden wir rot）在柏林——布蘭登堡區，四星期之內『由於政治上的不穩』，從衝鋒隊中開除了三、八七〇名褐衫隊員；又如在格森布倫恩和沙爾路頓堡。整個褐衫聯隊都被解往集中營。歐拉年堡的集中營，最初是給社會主義者預備的一個萬惡恐怖窟，後來就專門收容叛亂的褐衫。希特勒同時企圖在褐衫內分化出一個特別可靠的集團，所謂老隊員，享受特別權

利，以抵制其餘的衝鋒隊。這樣褐衫中不滿的第一次爆發就暫時，特別在黑衫的幫助之下，遭到摧殘。在柏林禁止褐衫到黑衫的營房。黑衫絕不譁變；他們的任務是偵察褐衫，解除他們的武裝並且加以逮捕。警察和黑衫是一塊兒的。褐衫同他們是對立的；並且要求與黑衫和警察在經濟和政治上待遇平等。他們稱黑衫爲『官僚的衛隊』（“Bonzengarde”）。黑衫則要求解散褐衫，稱之爲『牛排』（外褐，內紅）。兩者到現在都還在希特勒統率之下，服從他，或者還繼續服從他很長的時期。但他們實質上已經是積不相容的兩個軍隊。

這才是那要點。爲將來，這比中間階級平民大眾革命化那一事實，還有更大的分量。在莫尼希一個商店老闆的羣衆大會上，巴瓦利亞的國社黨總理被人從講台上趕下去；巴拉替納的小商人威脅着要不賣牛油，因爲新稅率抬高了肉類的價格。八月十六日，在巴德牛納赫舉行的『戰鬥聯盟』大會掀起了反對政府政策的風潮——而報紙對此事完全採取封鎖政策。此外，還有其他徵兆。最近轟動一時的

德國基督教的叛亂，七千牧師和他們的教會突然在宗教方面，意想不到地爆發了反國社黨專政的運動。德國基督教的主要基礎，就是德國城市中虔誠禮拜的下層中間階級。絕對顯然，他們現在在這一領域之內發洩他們的憤懣情緒，實際正是德國下層中間階級這類積怨的一種掩蓋的，然而十分強有力的表現。大地主階級的帝制派，爲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企圖領導這一運動；革命工人也在盡量發揮着這新反對派的政綱。這就是這突然的，不可解釋的反國社黨宗教戰爭的惟一解答。更多的這類現象還要出現於德國舞台。

中間階級內部的力量逐漸在全線上分化。這種分化到現在爲止，還受着外面因素的延緩作用。只要工人階級還沒有完全被擊潰，中間階級就不會冒然爆發他們內部的衝突。只要中間階級和希特勒政府之間的中間份子——胡根堡——尙在，衝突的全部重量便可轉向這一緩衝：事實上希特勒在整個第一時期，就是將對付下層中間階級的政策的全部責任，都推在商業貿易部長，非國社黨員，胡根

堡的肩頭；然後在這些羣衆憤激的情緒之下，再把他做正式的犧牲。但現在戰線是展開了。馬克思主義者，猶太人和胡根堡已經不能做這贖罪羊，做贖罪羊的除希特勒和他的先知先覺而外，再沒有別人。目前還有一個偉大的壁壘妨礙着德國法西斯主義這種敵對勢力的衝突——就是這龐大的，專政的，鐵的紀律的國社黨的存在。

然而這壁壘也開始崩潰了。中間階級內部的裂罅——好像勢所必至地——開始轉變成國社黨內部的裂罅。

第三章 國社黨的五大動力

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日，國社黨黨部五十萬領袖和職員，從全國各地聚集於牛蘭堡，一致舉手致敬，高呼『希特勒萬歲！』；十六萬黨部職員，二十萬褐衫和黑衫軍官，六萬希特勒青年團向全黨領袖宣誓。這樣偉大隊伍的示威給了德國一個新的震動。德國現在就在他們手中，他們對於這六千五百萬人民的國家可以為所欲為；他們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可以創造一段新歷史，一個新紀元或是一次新的大戰。國社主義的聲勢從來沒有像那時那樣浩大，希特勒黨的團結從來沒有像在那次『慶祝勝利大會』上那樣鞏固。這只是一個表面的觀察。這次示威是世界最偉大的『劇院經理』的成績，是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所組織的演出。他這樣做，為的是欺騙本國人民，外國輿論，和國社主義者自身；為的是掩蓋形勢的真相。在牛蘭堡的幕後進行着實際的變化——派別的形成，希特勒黨內的分化，衝

突的準備，和各派與各領袖之間內部衝突的開端。正好像它那中間階級的社會基礎，國社黨本身從來也不是一個鞏固的，統一的政治團體。今天它既經取得政權，宣佈了它自己的政體，併吞了工人階級以外各種社會組織，它因而也就形成某幾個確定派別，互爭領導和統率權的戰場。這幾派的分野越來越尖銳。希特勒榮任德國總理的七月以後，在國社黨的內部結構上便出現了五大中心勢力，五大中心派別：

- (1) 最高三巨頭 (希特勒，高林，戈倍爾)。
- (2) 黑衫 (保衛隊) —— G. S. P. (國家秘密警察)。
- (3) 褐衫 (衝鋒隊) —— 舊軍官團 (羅姆，海恩斯，吉林格)。
- (4) 資產階級的右派 (蒂森，施米特，克卜洛，馮科，沙赫特)。
- (5) 激進中間階級的左派 (瑞溫婁，布洛克尼，斯託赫，瓦格納)。

這是國社黨今天的真像。它的命運要決定於這五種中心勢力。希特勒政策的

整個路線及其一切動搖都依據於這些派別的相互關係：他們的影響，分量，和鬥爭。因此分析這些派別就是分析德國未來的歷史。

(1) 希特勒、戈倍爾、高林三巨頭本身不是一個社會或政治派別，而只是全部運動的領袖人物。他們是全國的領導機關；其他各派委託和賦予他們這種權力，以便經過這領導機關，實現各派自己的政策和利益。這三巨頭，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神聖領袖，是站在他們各派「擁護者」的刺刀上面。因此，如若他們不願跌倒，在刺刀之下，他們就必須保持各派之間的平衡。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特殊統治機關所產生的另一特殊定律是：這三巨頭一旦從內部破裂就自然會發生一種危險——上面的各派必立即利用領袖之間的紛爭而自行衝突，演成廣大羣衆的爭鬥。這意義是：希特勒、高林、戈倍爾三巨頭不祇是站在刺刀上面；而且是坐在玻璃杯裏邊。這三者之間的私人關係——絕不像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條件之下——就成爲第一等的政治問題。希特勒，這神聖領袖本人，論能力要遜於高林和戈倍爾。他

企圖成爲黨內各派勢力相加的數學總額，以便保持他公認的前驅地位；他在這方面成功大小，要看他的政權力量和衆望所歸的程度。他最怕捲入領袖之間的糾紛。他需要的是無色彩，守中立，對各方面保持平衡，以便維持他那德國「莫索里尼」和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最高「喇嘛」的地位。高林和戈倍爾純粹是政治人物。其一是大戰時期富有冒險性的航空軍官，生氣勃勃，易於感動婦女和青年，進取心極強，非常自負：相信他，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國的莫索里尼。另外一位體質極壞，智力過人但很神經質，聰明但是腐化，富有想像力但很奸雄（Machiavelli）；他同樣想當莫索里尼，却要用羅布斯皮（Robespierre）的手段。他們兩個都是資產階級出身，都暗地裏（有時是公開地）輕蔑這先進的希特勒，這「鼓手」，這下士出身的國社黨革命領袖。他們都想大權獨攬，而特別重要的是彼此仇恨甚深。的確，這是一種個性的描寫。但應用於個人專政的運動，這種個性的敘述便成爲政治分析，政治估計。崇拜個人是法西斯主義爭取羣衆的一種手段，也是它的

一個嚴重弱點——這在德國和意大利是一樣的。希特勒、高林、戈倍爾這三頭政治的內部關係是國社黨專政整個宏大建築中最敏感，最脆弱的一點。其他下層各個派別對於這上峯所起的不同壓力一旦變得太强，便必然要從內部破裂。

(2) 這些下層的集團中，有一派特別進取——黑衫。不久以前只是上層中間階級的武裝隊伍，國社黨領袖的衛隊——其給養武裝要比褐衫精良，在數量和軍事上却比褐衫薄弱——但現在可今非昔比了。這一集團的特殊權勢溯本求源是這末一回事。黑衫本來是一個特權階級，是希特勒最親信最早的隨員，總共幾十人。遠在十年以前，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希特勒第一次暴動的時候，他們戴着黑帽，拚死命將他們的領袖從警察的槍林彈雨中救脫出來。在一九三三年他們還僅只一百人。這一百在希特勒政變的前夜變成十二萬；在他當權的第一年增至三十萬。現在在革命成功的『極權政府』之下，這個團體就變成很新而且很可怕的一個勢力。黑衫發展並且轉變成國家秘密警察這一事實，就使它獲得了雄厚的經

濟後援和壓倒一切的權威。褐衫既然接近那不滿意的，被出賣的中間階級，並且是一個半勞苦大眾的組織；希特勒就不能給他們警察的職權，只能利用他們做後備，訓練爲對外的普通軍隊。黑衫則不同，黑衫是勝利的，趾高氣揚的上層中間階級的組織，因而對希特勒是無條件的忠誠，對勞苦大眾和革命則滿懷不可抑止的仇恨。這較小的組織包括許多受過訓練，受過教育的「上等人」（學生，自由職業者，高級僱員），顯然最適於做新希特勒政府的警察。希特勒政府的警察並非普通的組織或權力機關。在德國一小部份人民（下層中間階級久已不能計算在國社黨之內）對絕大多數民衆實行一種絕對的百分之百的專政——連組織一個新政黨，新團體，或者一個新的灰色俱樂部都是危害黨國的罪過，同時暗地裏却還發展着一種新的革命運動——在這樣一個國家，秘密警察就是一種可怕的力量，就是真正在掌握着和執行着國家一切政權。德國國家秘密警察（G. S. P.）的龐大組織系統伸入全國各地，它的工作人員埋伏在政府機關內，工廠中，馬路上，私人

住宅和國社黨的細胞之內。它有權逮捕任何人，統治和取締任何輿論，任何雜誌報紙，監視任何行政官員，並且頒布政府任何法令。黑衫和G. S. P. 統轄國內最重要的火藥庫，最機械化的軍隊，最好的騎兵，最快的飛機以及——德國代表在日內瓦宣布德國所沒有的坦克，這樣G. S. P. 就漸漸發展成爲一種怪物。如若從前是希特勒吞併了德國政府，現在黑衫和G. S. P. 就開始吞併希特勒政府。前後大體相彷彿。G. S. P. 的真正狄克推多不是從前的民主黨狄赫斯博士；他在希特勒以前的共和國時代是柏林警察總監，此後向國社黨輸誠，與高林同謀『國會縱火』，這才保持住他的地位並且成了高林的助手。德國秘密警察和恐怖政策的大本營今天並不在高林的柏林，而在希特勒的莫尼希。G. S. P. 現在的真正領袖是希姆洛（Himmler），德國南部和西北部的警察總監；他同時還兼任黑衫的全國總司令。在柏林也有同樣兼差的情形，那裏的警察總監達魯格同時是黑衫東方面軍的指揮。黑衫和G. S. P. 現在正着手把持黨政機關的一切重要位置。他們以希特勒的『馬弁』

海斯 (Rudolf Hess) 監管希特勒的一切隨員；海斯是黑衫的一個師長，現在兼任希特勒的侍衛武官長。

他們佔有一切出版事業。在一黨專政的國家壟斷出版業是一個強有力的工具！在這方面最有決定意義的兩個人物：黨報經理阿曼和政府機關報經理第特瑞支也都是黑衫師長。他們伸入到外交部，德國外交部在傳統上是不可侵犯的堡壘；希特勒任命黑衫全國總指揮部的前任參謀長瓦狄克親王爲駐外交部的特派員——可憐呵，德國的威廉街（外交部街）！他們打入商務部；新任部長沙赫特是黑衫的一員。他們與舊德國皇族建立了聯系；伯倫斯威克親王（威廉第二的姪孫）也加入了黑衫。他們統治着整個種族政策，希特勒政府的『倫理』基礎（實際是選擇領袖人才的手段）；希特勒宣佈整個德國只有一個正式『種族機關』——卽黑衫總部的『種族科』。他們就這樣把希特勒越來越緊地包圍起來。國社黨全國最高領導機關的十四個委員中，重要的角色都參加黑衫。希特勒的個人代表，海

斯，今天以希特勒的名義握有全黨的正式領導職權。他最近又被任命爲不管部長。他的言論與『元首』有同等的分量，他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不經過海斯簡直就無從進謁希特勒；這一身段雄偉的人物永遠追隨在國社黨總理的左右。

在德國領袖羣倫的這一集團究竟代表的是那一社會階級層呢？是代表上層中間階級。上層中間階級自國會縱火以後，便專心致志爲託辣斯和大地主階級的寡頭政權服務。如若了解這一集團和國社黨之純粹寡頭政治集團——蒂森、施米特集團——之間的密切關係，便比較容易懂得這一集團的特殊作用和政策。非常明顯，它的任務就是與高級長官共同保持，擴展和拱衛這寡頭政治和上層中間階級，從希特勒前次『不動聲色的政變』(Invisible Coup d'état)以後，所獲得的陣地，反對其他各派——首先是反對下層中間階級的褐衫。在這方面最代表的事件是：在德國戰後歷史曾經發生過特殊作用的一位名人和他所領導的團體最近也都加入了國社黨。愛耳哈特(Erhardt)和他的『愛耳哈特團』在一九二〇年舉行過

著名的卡卜暴動，佔領過柏林；他曾經指使純粹恐怖主義的『康索爾團』暗殺爾資貝格和拉鐵諾。不久以前他還是國社黨的敵人，因為他嫌國社黨的『無產階級』色彩太重。現在他竟情願將他自己和他整個團體都交由國社黨指揮。他並不是將他的團體簡單地交給國社黨；他是將這團體特別地交給了黑衫的全國首領！大資產階級隊伍中的老恐怖黨都集中於這一新的中心，國社黨上層階級的集中點。國家秘密警察的組織內最近又創立了一個更祕密的『第四科』——這一科的任務是特別監視褐衫並鎮壓褐衫的叛亂。科長是誰？外人不得而知。他的目的却與國社黨內這一派完全相同：成立寡頭政治的武裝組織——以上層中間階級的聯盟，反對下層中間階級和勞工階級的未來叛亂。

(3)另一方面，國社黨內與黑衫相對立的褐衫，這二百萬新德國軍隊的立場是在那裏呢？顯然，如果褐衫的指揮機關同情於下層中間階級和它領導之下的失業羣衆，這條戰線就很清楚，它與黑衫的破裂便只是時間問題。但形勢並不如此

簡單。褐衫指揮機關的成份是什麼？化爲社會的方程式，就是德國的舊軍官團，包括廿萬校尉官佐。他們在戰後革命和實行編遣以來，在這新的縮編的國防軍中找不到位置；爲了這一原因，他們便變成反革命和法西斯蒂。這些官佐（特別是海軍和空軍軍官）當最初宣佈共和的時候，在諾司克和稅德門領導之下，組織著名的別動隊『福雷團』(Freikorps)，並且擊潰了德國工人的斯巴達團；(Spaer. st. S.)；後於一九二〇年舉行反革命的卡卜暴動；復於一九二一年在上西利西亞進行反波蘭的戰爭；並於一九二三年在魯爾組織過反對法國佔領魯爾的鬥爭。在各方面他們都是國防軍最有力的勁敵，他們稱國防軍的將領賽克特，施萊徹等爲『公事房裏的將軍』。今天這些官佐重新有了軍隊——褐衫——並且又成爲尉官校官以至將軍。這就是他們擁護希特勒的原因。這些官佐嚴格說來簡直是一羣以軍官爲業的亡命徒。他們的首腦人物都是從前『福雷團』和恐怖黨的領袖與積極份子，現在把持着褐衫的一切長官地位。他們佔據着指揮部，並且有七個軍長，

每人統率一萬到兩萬隊員。著名的有羅姆 (Röhm)，前任軍官，恐怖主義者，——現任總司令；海恩斯 (Heines) 路思巴哈的部下，費姆的恐怖黨——現任第三師師長 (駐紮柏林和德國東部)；豈林格 (Killinger) 前任海軍軍官，愛爾哈特的部下，暗殺拉鐵諾和爾資貝格的主謀——現任第四師師長 (駐撒克遜)；盧根 (Luyken) 前任總司令部官佐——現任第二師師長 (駐德國北部)；史納得乎貝 (Schneidhuber)，前任上尉，司令部情報股長——現任第七師師長 (駐巴瓦利亞)；盧茨 (Lutze) 前任副官——現任第四師師長 (駐德國西部)。屬於褐衫這一軍官團的還有舒魯資 (Schulz)——前任少校，恐怖黨，『黑色國防軍』的創辦人；菲非爾 (Pfeifer)——前任聯隊長，卡卜暴動，上西利亞亞門爭，和魯爾怠工的組織者；魯丹 (Ludin)，幾年以前他爲了和希特勒的關係曾被國防軍革職；還有幾個舊將領，如埃普知黎茨曼，他們不能寬恕賽克特和施萊徹，因爲他們也被摒諸新國防軍之外。

那末，這一派舊軍官新將領，他們究竟是贊助其部下反對黑衫和希特勒的獨裁政策——或者還是要抑制這種社會運動呢？顯然，他們絕不參加反希特勒的叛亂——下層中間階級和失業工人子弟所意識的那種叛亂。因為他們自己的『特權軍官階級』的社會利益與希特勒派的資產階級之間的關係太密切了。同時他們與黑衫派的競爭也不像與國防軍的競爭那樣強烈。這種競爭關係在未來大戰中的統率權，與意大利法西斯蒂自衛軍和正規軍的競爭一樣。新的褐衫將領絕不許舊的國防軍將領獨自組織參謀本部（這是國防軍的本來立場和要求）。雖然褐衫將領絕不贊助在國社政府下面的社會運動，但褐衫派和黑衫派之間依然有一種派別衝突。黑衫的意見是只將未來大戰中對外的榮譽讓給褐衫。褐衫則不滿於黑衫和G. S. P. 派在國內所已經形成的壟斷地位。完全可能的是褐衫派爲了在爭取領導權的鬥爭中，達到他們自己的特殊利權和願望，便利用他們部隊中所存在的不滿，並在希特勒戈倍爾高林三巨頭之間的派爭中，看風使舵，或偏這面或偏那面。德

國的國際地位越危急，備戰越加緊，這一派軍官的作用和要求就越大越多。褐衫的總司令羅姆是德國最幹練的軍事組織家之一。他只知道他的軍隊——爲褐衫和他自己的利益，他能蹂躪一切毀壞一切都在所不惜（註八）。從一九三三年年底他和黑衫都越來越露頭角，都很快就飛黃騰達起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他（和海斯一同）被任命爲不管部長。他的軍事影響日見擴張。這位國社黨的瓦倫斯登，背後有二百五十萬刺刀，大有與三巨頭並駕齊驅之勢。褐衫少壯派，羅姆——海恩斯派的權力與地位因此就形成國社黨分化過程中的一個特殊因素。

（註八）在他所著的政治叛徒的故事一書中，他主張「在一個以強權立國的國家中，軍人必須起領導作用」（在政治家之上），並繼續寫道：「歐洲，全世界都變成可憐焦土——那與我們何干？德國必須生存，必須得到解放……戰爭正可以喚醒和鼓勵國內最優秀的力量。在這時代，對於想要生存和稱雄世界的民族，戰爭是國內和國外的一種急諾。對於軍人，戰爭正足以表現他們的朝氣，希望和志願」。

(4) 但黨內還有另一集團，更易於採取不滿和不為幻想所愚弄的政策，更易於採取下層中間階級的激烈口號——雖然他們自己並不敢將這些口號發展成爲『二次革命』的口號。這是國社黨中的真正『左派』。他們的著名領袖是布洛克尼 (Brückner)，西利亞省長，叩赫 (Koch)，東普魯士省長，柏林的洛溫婁 (Reventlow)，急進小商人的領袖瓦格納 (Wagener)，工會派的斯託赫 (Stöhr)，失業工人組織者希洛 (Hierl)，和莫克浩 (Muchow)，國社黨工廠細胞組織 (N. S. B. O.) 的領袖。事實上，這就是國社黨的中層組織，希特勒對民衆的宣傳機關。他們站在上層領袖和下層民衆的中間，因而便負有一種很困難的任務，將前者的急進空頭支票變爲後者的熱烈要求。這一集團目前的地位最爲困難——羣衆首先要他們負責。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麼這一左翼在德國東部特別發展（布洛克尼與叩赫都是國社黨在東部的首領）——因爲那裏的大地主最富，勢力最大，小農最貧苦最急進，小城市的下層中間階級與小農的關係最密切。布洛克尼會

經允許德國東部農民沒收二百五十海克脫以上的地主的土地（每海克脫計二英畝半）。受着這些農民的推動和逼迫，他們就企圖開始試驗一下。布洛克尼要特別進攻上西利西亞的大地主——這幾位封建諸侯，如 Hohenlohe, Donnersmarck, Schaffgotsch, Pless, Ballestern 等，每人有三萬到五萬公頃的土地。柏林的領袖立即嚴令制止，完全否決了這種舉動。幾位大地主安然無恙，然後『自動地』劃給農民幾百公頃的土地——大部份是沼澤草地。

國社黨黨部中代表工人，僱員和智識階級的急進份子也同樣被彈壓下去。例如，店員工會的領袖斯託赫，他在希特勒革命之前，是國社黨國會黨團的領袖；現在因為他的部下過於激烈，事實上便被蒂森派趕掉。又如，莫克浩，國社黨工廠細胞組織（N. S. B. O.）的創辦人和最孚衆望的代表之一，他曾經熱烈地爲這種組織要求工業的最高管理權，然後很快便被降級，最後在很離奇的環境中被另一國社黨領袖『偶然』槍殺了（N. S. B. O. 許多急進的地方領袖被囚於集中營）。更

如『職業運動』的領袖希洛，他的計劃與國家財政和銀行的利益相衝突；還有洛溫婁，貧苦失業的智識階級的思想代表，他抱有誠實的浪漫的烏託邦思想，甚至敢向希特勒提出公開抗議書，反對虐待工會會員；但爲了這，他受到初步監察的處分。國社黨黨部這種宣傳家（與軍事家對待來說）事實上還企圖，至少在某種限度之內，與急進下層中間階級相依爲命，因而形成所謂『左翼反對派』。這種反對派實際是國社黨斯特拉賽（Strasser）急進派的殘餘；這後一派遠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便提出『二次革命』的口號，而且公開鬥爭反對那太資本主義化的『領袖』。斯特拉賽那時脫黨，曾帶走一部份黨員和柏林一大部份褐衫隊員。經過洛溫婁，這些份子又與盧坦道夫派建立了聯系。這一『左翼反對派』很微弱，動搖，非常機會主義，目前已被希特勒威嚇下去。但經過下層不滿意的急進中間階級，首先是小農的壓迫，它在國社黨的戰線內還能發生一種特殊的作用。『左翼』的叩赫，經過四個月的鬥爭之後，被任命爲東普魯士的省長，布洛克尼留任西利西亞省

長，這都並非偶然。前一例是東普魯士褐衫的要求，第二例是由於懼怕農民請願。叩赫依然進行反柏林當局的鬥爭（特別反對農業部長達雷），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他甚至企圖組織國社黨農民，反對新的『反革命領袖』，這種領袖『今天幾乎將國社運動的宣傳人員和為農民鬥爭的老戰士完全趕掉』；在這一區域的國社農民組織已經開始分裂。布洛克尼在西利西亞的工業家與工人衝突之後，曾經拒絕——自然只是暫時——正式接見這些領袖工業家。這些『急進派』也很容易而且很快變成叛徒，許多已經叛變。但這一派可能從兩方面得到聲援，因而轉弱為強。其一是從被解散的『中間階級戰鬥同盟』的殘餘勢力，他們的領袖（瓦格納，馬衛慈等）被蒂森和商業部長施米特從『N. S. B. O.』領導機關開除出去。其二是希特勒式的工廠工人組織（領袖雷博士），這也由於受工人的威迫，時常向僱主提出激烈要求。最近也同樣為施米特所壓倒。集中着這一切『左』的武斷宣傳，同時受着他們自己的羣衆的威迫，在這種條件之下，就可能在國社黨的營壘裏產生

一個新的積極的派別，或者還擁戴這些舊領袖，或者另有新領袖出現。

(5) 但國社黨內這一切集團，派別，和組織——希特勒戈培爾高林三巨頭，黑衫和國家秘密警察，褐衫將領和武斷宣傳家的「左翼反對派」——都要讓位於另一最高集團：魯爾之王的獨佔資本寡頭政治，以蒂森為中心的集團。這集團比一切其他都更隱匿在幕後，同時却比一切其他集團都更有權勢。論數目它的人數極少，但在它手中的物質力量則從上至下籠罩而且貫通了國社主義的整個系統。這一集團的目的和政策（詳見本書第一章「蒂森的陰謀」和本書下編）是絕對清楚，十分邏輯並且在科學上完全精確的。它的政策是利用「極權政府」將德國變成一個鐵的國家，富有生產力，並且以廉價出口商品的方式，把這種生產力發射到全球。它的政策是使以魯爾為中心的德國工業成為大陸之王，歐洲新興帝國的中軸，以便進攻其他世界帝國，如大英帝國，汎美聯邦，東亞系統和社會主義蘇聯。它的政策是征服法國，兼併羅蘭及其鐵礦，魯森堡及其鋼，比利時及其

鎔鐵爐，荷蘭及其林堡煤，然後託萊斯化歐洲的煤與鐵。它的政策是經濟底大德意志主義。它的政策是瘋狂的帝國主義野心。因此，它才代表其國社黨的政策，希特勒的政策。爲了這一政策，蒂森的寡頭政治推翻了德國共和國。爲了這一政策，他現在經過一種特殊聯盟系統，籠絡住希特勒運動中一切有權勢的集團。它與大地主階級聯盟，爲的是藉提高工業和農業品價格，加緊對工人，農民和中間階級的剝削。它與黑衫和G. S. P. 聯盟，爲的是藉恐怖政策鎮壓這些工人，農民和中間階級。它與褐衫將領聯盟，爲的是準備大戰的軍隊。它與希特勒戈倍爾高林三巨頭聯盟，爲的是給這全部事業（它的事業）一個對外的名義，以使用「理想」掩蓋「經濟」。這樣它就成爲而且繼續是這橫衝直撞的系統中的主要主動者。它在德國命令並指揮一切。它暗中指使希特勒實行那不動聲色的政策，搗毀了急進下層中間階級的障地。它任命希特勒最親信的新幕府——海斯，總理秘書長馮克（柏林時報前任主筆，重工業的代理人），新經濟首腦施米特，沙赫特和克伯樂。

它撤換希特勒的一切經濟專家，——瓦格納，費德雷等——以海斯，馮克，施米特，克伯樂，沙赫特取而代之。它決定任命蒂森自己爲德國西部工業區的狄克推多。它與大地主階級的工具，帶有德國國家主義色彩的各派——國防軍，鋼盔團，興登堡派，舊外交系（牛拉特）——不惟不要分裂，而且還要保持更密切的聯絡。它繼續利用興登堡少校（興登堡總統之子）和巴本先生作爲希特勒與德皇威廉派之間的中間人。它在德國操縱，統轄，監視，執行一切軍國大事——以便使這經歷四年戰爭，十年浩劫，四年危機的國家，陷於更黑暗的階段，希特勒、蒂森『極權政治』的階段。

這種幹法同時就使它成爲國社黨營壘開始分裂和瓦解的主要槓杆。當它動員和驅策黨內資本主義勢力的時候（希特勒戈倍爾高林三巨頭黑衫G. S. P.，褐衫將領）當它壓制和強奸中間階級與勞苦大眾的時候，它同時便成爲分裂該黨的主要挑撥者和主要組織者，它遲早必定將國社黨德國弄成四分五裂。

第四章 高林與希特勒的對立

分析德國國社主義的動力所得的結果：第一，該黨是處在經常和日益緊張的暗鬥中；趨勢是離心的。其次，政治上最緊急的問題是這一趨勢將表現於何種具體形式。那裏是該黨結構中最薄弱的所在，這一趨勢將在那裏首先爆發？

完全可能，國社主義整個金字塔的塔頂——希特勒、高林、戈倍爾的最高三頭政治——就是這爆發的所在。也可能的是，雖然在這幾位狄克推多的高壓之下，下面的勢力還可維持，而狄克推多本身却要搗碎或破壞這座塔頂。這座塔頂與莫索里尼的建築相反，不是整體的——不是凱撒式的（Caesarian），而是三足鼎立的。它包括三個元素，每個元素都想做凱撒。這就是最大的難題。與意大利恰恰相反。德國最高政權顯然是分立的；希特勒主政治，高林主行政，戈倍爾主宣傳。不只如此：更仔細觀察可以見出，希特勒，高林和戈倍爾實際還代表德

國法西主義三種不同的政治主張，三種不同的戰略思想。這或者是關於未來的最重要的支點，如若下層各集團與國社黨中央的關係是社會基礎的差異問題，那末，在上層便是對於戰略與戰術在見解上的分歧問題了。現在德國法西主義已經有了一致的世界戰略計劃（詳見本書下編『希特勒往何處去？』）。但三巨頭每人却都有他自己的趨向，他的特殊動向，都企圖將黨政全付力量集中在自己這方面。德國的命運或者就要決定於這三頭政治。

希特勒是國社運動中中庸主義（Legitimism）的代表。他的思想是鞏固的發展。他的意見是漸進的，有戒心的，慎重的推動；先逐步鞏固國內，對外暫取拖延的守勢——以待反攻時機的成熟。因而他的口號是『演進』，『教育』與『和平』。因而他的政策顯然是企圖與西歐各國妥協，他對這些國家的仇恨並不亞於他的對手高林，但他懼怕他們，或者還需要他們。這就是企圖摹倣一九一七年革命後，列寧在蘇聯所採用的著名的『喘息時期』（breathing space）的戰術。希特勒絕未

忘記他爲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他第一次暴動，那種躁進的戰術所付的代價——六個月的徒刑和十年光陰的損失。他總眷戀着傳統和中庸思想。因而他懼怕急進的，過於迅速的發展。因而他現在爲他的政府，還企圖重複，在奪取政權之前爲他的黨，所曾經運用過的，那種躊躇等待的機會主義戰術（在一九三二年希特勒曾經累次拒絕興登堡求他參加政府的提議）。因而他絕不肯斬斷他與舊保守派，與興登堡和巴本，以及與國防軍和牛拉特的聯系。因而希特勒有一個秘密計劃，如果一旦興登堡退出政治舞台，便擁戴德廢皇太子攝政，他自己則步莫索里尼的後塵，挾天子以令諸侯。一件事是清楚的——希特勒在國社黨內所執行的是機會主義的路線。他要穩住一切。他第一個要穩住的就是高林。

希特勒若是中庸主義者，高林就代表拿破崙主義。這位國會縱火案的主謀，他只用一付眼鏡觀察整個世界政治。他只知道復讎的大戰。他只認識他的空軍，他只要他自己成爲德國的拿破崙。國社黨的這位虛無主義者，他強迫國防軍任命

他爲步兵司令。他是德國未來的空軍大將。他對德國的全部主張就是這種理論：只要德國集中一切技術和軍事力量，創造一支航空化學的勁旅，便能於極短時間以內在世界大戰中大獲全勝——姑無論德國一切其他軍備有什麼弱點，也不管法國在陸軍軍備，砲兵，坦克等等方面是佔着怎樣卓越的優勢。這種思想——我們暫且不在這裏探討它的軍事價值——就是高林今天全部活動的基礎。由高林到空軍由空軍到世界大戰，由世界大戰到高林做德國，甚至歐洲的拿破崙——這就是他今天所見到的必然結論和惟一的大政方針。爲了這一思想，他什麼都能幹——甚至起來反對那優柔寡斷的希特勒。他已經有普魯士。他已經有警察。他是航空部長國會議長和國防軍的司令。但他還需要別的。在三頭政治中，目前權力的分配不適合他。他需要領袖地位——不管希特勒甚至要邁過他。因而高林計劃使希特勒做元首，做自己做總理。他要盡其所能去爭取領袖地位，他要用一切方法以便首先將軍事政策和軍事行政集中在他自己手中，以便使——或必要時強迫——

國防軍相信他的主義。高林的個性或者值得心理學家的分析。但他的空軍，今天在德國日夜加工趕造的空軍，却是一個實際政治問題。這種實力可能比希特勒一切超等的機會主義都更強而有力。

在三頭政治中顯然舉足重輕的是宣傳部長戈倍爾，他是法西斯蒂國際主義的代表。他的主張是宣傳。他的辦法是在歐洲有計劃的進行德國國社主義的政治宣傳。這種意見就是從內部在政治上征服大陸，用國社主義的思想做有系統的進攻和傳佈，在一切鄰邦——奧國，荷蘭，斯坎地納威亞各國，英國，東歐各國——建立法西斯蒂黨部，這種黨部實際上便是德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這種思想就是創立國社主義國際，中心在柏林，組織分佈於全世界。

這是戈倍爾。他大體是站在希特勒和高林的中間，或者是三人中最有遠見的一個。估計到德國經濟還要進一步衰落的前途，他知道單靠希特勒的庸俗中庸主義並不能挽救國社黨。他看出高林的血腥恐怖主義並不能永遠有效，他的空軍也

只在某種很成問題的世界政治形勢之下才能行動起來。因而他便做出第三個，附加的算計。他估計到現在世界上正在盛行的勢力重新結合的進程，即驅使社會中的一些階級走向一定動向的一般法則。他想像着法西斯蒂思想在國際宣傳上的催眠作用。他預計着一個法西斯蒂的歐洲。戈培爾預言（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在漢堡國社黨大會講演）：『德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如國社黨最初在德國的地位；同樣，正如今德國的國社黨一樣，德國終久也要稱霸全世界的。』這種說話的意義是：由德國國社黨到歐洲國社黨，由歐洲國社黨到德國稱霸歐洲。此人毫無問題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演說家和宣傳家之一。希特勒的勝利，大部份是由於他在德國進行過五年的廣泛宣傳工作。戈培爾無疑地要比小資產階級的希特勒和狂人高林更重要，更現代化。他近於莫索里尼。他很熟習最近時期在現代世界社會機構中所發生的變化，他企圖使他和國社黨的前途都能適應這種變化。他與魯森堡合作，組織國社主義的『歐洲國際』。在奧國以及北歐，東歐某些國家所

發生的各種事變只是這一龐大計劃的徵兆。這種計劃還包含在國際外交上待價而沽的一張絕牌，即所謂東進政策。我們應該絕對重視戈倍爾，正如重視高林一樣。他是德國未來的外交部長。他的『國社國際』在大戰爆發之前，與高林的空軍在大戰爆發之後，都有同等的政治重要性。正如高林，他要為他的思想，他的計劃，他的戰略而鬥爭。正如高林，誰干涉他，他就反對誰——即或是高林本人也在所不計。

這都是『三頭政治』的實在內幕。這裏不是一個領袖，也不是一個戰略。這『三頭政治』包含三種原素，三個戰略綱領。它的將來如何呢？

各種條件指明，希特勒的綱領與戈倍爾的綱領比任何其他都更易於聯合。他們的決定因素有一個共同先決條件——時間。他們都希望儘可能的推進最後決勝負的大戰。希特勒為他的鞏固發展和中庸主義需要時間。戈倍爾為他在歐洲的宣傳工作和『國社國際』也需要時間。兩人都怕而且懷恨那急性的虛無主義的高林

——雖然他們之所以有今天還須歸功於他的（同時也是他們的）虛無主義。他們都有大獨佔資本做後援，而獨佔資本一樣是實際政治家。蒂森要利用高林的空軍，但不是太急。在三頭政治中存在着希特勒、戈倍爾的小組織。這是事實上的——一個公開秘密。

希特勒，戈倍爾，高林在德國互爭領袖的暗鬥已經進行了相當時期；雖是暗鬥，現在却越來越變成了明爭。高林有系統的企圖將一切行政權力集中在他自己手中，雖然他已佔有了一大部份。他是很無情，毫無顧忌地這樣幹。他力爭警察權，行政機關，國社黨黨部，國防軍，特別是褐衫和黑衫。第一個結果是他的特殊勢力範圍普魯士已然變成希特勒國內一個特殊的，發展着的高林國。他並不迴避做半秘密的活動。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廿一日高林在昔爾特島上的消夏別墅，突然召集普魯士警察和司法界的高級官吏，舉行一次秘密會議——沒有經過許可，也沒有通知那時正在巴瓦利亞的希特勒。會議決定向中央政府，也就是向希特

勒，要求頒布對付反對派的新法律——就是以後著名的，「凡進行秘密宣傳者處死刑」的法律。這種意見並不含混：有這種歷史上得未曾有的法律，這警察狄克推多，高林，的權力便變成絕對的，其他當局的權力則僅爲形式的了。雖然高林的會議是秘密舉行的，雖然在公事上他絕沒有權利，不經過希特勒，便採取這樣重要的步驟，雖然就是高林自己與新聞記者談話，在未發表之前也必須首先經過中央政府的檢查；然而這普爾特會議的消息還是在報紙上無隱諱地公布出來。差不多同時，高林還要求普魯士有獨立（即不經中央政府）取締新聞紙的權利。這種恐怖主義的法律不久以後也變成事實。希特勒隨即走了另外一著，使整個形勢採取着完全不同的方向。他親自出席牛蘭堡的國社黨大會，並向大會建議（由戈倍爾附議），德國內政當前的任務應該是取消國內一切聯邦，以便創立一個嚴格集中的，統一國家！各邦會議選舉此後即行停止。這只有一個意義：推翻高林的特權。於是整個局面就倒轉過來。普魯士和中央政府之間的舊裂痕，通過國社黨

的『鐵體』又重行張開。

希特勒、戈倍爾的綱領是：解散一切自治聯邦，劃為小的行政省份，統由希特勒的內務部長富理科節制，以便結束普魯士的平行政府（差不多一切其他聯邦政府如撒克遜，沃頓堡，巴丹等都只是虛有其表的）。高林的綱領是：以普魯士併吞全國。他要扮演大腓得力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角色。他從波茨坦發號施令，希特勒則住在巴瓦利亞的貝鐵加敦村，他統治柏林，希特勒就在牛蘭堡召集他的黨大會。他立即開始實行對於聯邦改組案的對策。他組織自他自己的內閣——新『普魯士內閣』，他召集了普魯士最重要的國社黨領袖，軍官，貴族首領，科學家，並且還給魯爾大王蒂森一個閣席。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在波茨坦宮，站在腓得力克大帝的寫字臺和寶座前面，他宣告內閣正式成立；當時會場只少一個人——希特勒。高林公開宣言希特勒在牛蘭堡所提的口號只是一個遙遠的『最後目標』；同時『普魯士現在也必須完成它自己的國家』。這意義是：『朕

即普魯士！高林擴大了普魯士邦各省省長的權限，取消政變後政府所任命的一切政治的「特派員」，只要他們不直接接受他或他屬下各部的節制。他自任爲普魯士祕密警察的惟一領袖。他更進一步，企圖與德國南部的國社黨成立聯盟，以便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反希特勒的戰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巴瓦利亞的國社黨當局，埃璞將軍和希貝特與愛色部長，開始與高林形成一條戰線，反對聯邦改組計劃，進行不隱諱的怠工運動；巴瓦利亞國社黨在國會的代表甚至聯合形成一個特別集團（註九）。結果是已經完成的聯邦改組計劃不得不暫時擱置起來；希特勒的內務部長富理科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不能不說「現在尙未擬定具體計劃」。希特勒也就不便

（註九）巴瓦利亞邦政府的首腦，愛色，（Busch），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向新聞記者宣稱巴瓦利亞不管任何改組計劃，依舊是一個行政單位。巴瓦利亞國社黨主席在他新年的正式講演中，加重申明巴瓦利亞，在聯邦政府的未來改組中，要保持她所需要的那些不可分離的，歷史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力量，以便成爲聯邦統一政府的一個強健肢體。

參與新國會——四千萬「國社黨員投票」，那樣隆重選舉的新國會——的開幕典禮，而改由高林自己主持。

同時關於爭奪行政機關的衝突也愈益尖銳起來。甚至在全國各地開始了一種公開爭取秘密警察的競賽。一方面高林於一九三三年底將普魯士全部秘密警察都集中在他個人節制之下；另一方面，差不多一切其他聯邦秘密的警察，突然在幾星期之內，都陸續集中在另外一個人的手中——黑衫首領，希姆洛。希姆洛當時只是巴瓦利亞的警察總監，但旋即接受許多其他任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六日爲漢堡政治警察司令，同日兼任麥格倫堡；十二月十一日兼任烏頓堡；十二月十九日兼任黑恩；十二月廿日兼任昂哈特；十二月廿七日兼任吐靈基亞；一月六日兼任歐敦堡和布里明；最後於一月十八日兼任撒克遜政治警察司令；只有普魯士是在他權限之外。高林之企圖取得國社黨統治之最可怕的武器，G. S. P. 的獨佔領導權，因而遭到挫折。但他在普魯士的堡壘中，却依然以無限的大權統治一切。

希特勒和戈培爾並非要放棄他們的計劃。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所公布關於改組聯邦的法令只是一種暫時的妥協，是有利於高林的妥協。因為爭論的主要對象，普魯士邦政府及高林自己的特權地位，依然維持原狀，即使是在中央政府的『最高』統治之下也好。但他們彼此之間的衝突，却還在繼續發展。

普魯士與中央政府這種決鬥已經發展到國社黨黨部機關。高林未曾被希特勒任命為國社黨最高領導機關的委員是並非偶然的——該機關有委員十四人。戈培爾，海斯，魯森堡（Rosenberg）都參加，幾個次要領袖也是委員。在牛蘭堡國社黨『慶祝勝利大會上，高林是惟一不曾講演，始終保持緘默的領袖，這是並非偶然的。希特勒不只將黨部一切重要機關一概遷往巴瓦利亞（貝赫鐵恩戈敦牛蘭堡），而且還確定莫尼希——與柏林相對立的城市——為國社黨最高領導機關的永久所在地，這是並非偶然的。最近高林幾乎完全不參加希特勒或戈培爾所舉行的一切大規模示威遊行，——有時好像長期不出現於大庭廣眾之中——他的演說

被檢查員部份刪改（例如禁止載登高林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七日的講演），這也是並非偶然的。

這種明爭暗鬥的插話不斷發生。希特勒公開通令凡國社黨部長不得與個別機關報發生特殊關係，想這樣強制高林取消他在愛森國民時報的名義；幾星期以後該報便被秘密警察查禁——據說是「出於誤會」！希特勒通令不得其代表海斯明文許可，禁止國社黨領袖謁見外國元首或饋送禮物，——幾天以後高林便在瑞典大受國王顧思達夫的歡迎。高林干涉戈倍爾的文化部，要求普魯士文化政策的獨立，與戈倍爾的宣傳部進行殘酷鬥爭，直到希特勒出面干涉，強制高林和戈倍爾「了解彼此職權的範圍」，問題才得到有利於戈倍爾的解決。又如高林曾逼迫戈倍爾的內弟格浪驥辭却麥克倫堡的總理，戈倍爾女士辭却「德國時裝局主任」。戈倍爾為報復這種私怨，曾向希特勒提出特別條陳，揭發高林的私生活和穢史。關於這一切謠傳，我們可以置諸不論。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這種鬥爭確已發展到軍事範圍之內。高林自被任命爲步兵司令以後，便取得僅僅次於興登堡元帥和國防軍總司令的積極軍事地位。而經常與國防軍保持密切關係的鋼盜團也任命他爲名譽長官。不但如此，他同時還在愈益接近着興登堡國防軍的舊軍官派（包括愛爾貝河以東的大地主階級和德國帝制派）。這幾派自國會縱火以後，雖然不得不向希特勒讓出他們的獨佔權利，並且由於褐衫重要性的增長，在軍事意義上也被排擠到次要的地位。但他們並不是已經失了勢，因爲他們的領袖興登堡依然是德國的總統。因此，取得這方面的同情——帝制派，大地主，舊普魯士軍官團的同情——對高林也是特別有利的。高林對於國社黨兩大武裝力量，褐衫與黑衫上層官佐之間，顯然開始開展起來的衝突，則完全站在旁觀的漁翁地位。

沿着『二次革命』路線正在發展着的，下層中間階級的不滿和褐衫個別部隊的革命化，逼迫希特勒及其部下考慮至少局部解散褐衫的可能——這是有利於黑

衫的——正如從前解散褐衫的『輔助警察』一樣。這種謠言傳佈到褐衫隊伍中間，使營內非常不穩。另一方面，這樣削弱和取締褐衫也就等於動搖他們的將領，羅姆和海恩斯派的地位。羅姆從很早的時期就與左翼反對派斯特拉賽，布洛格尼等有關係。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羅姆和海恩斯在柏林舉行一次八萬褐衫的示威——這是希特勒勝利之後的第一次，黨部高級領袖沒有一個人參加。同日，希特勒在貝赫鐵思戈敦召集一次會議。羅姆在會場中的講演表面上還是平常『忠於領袖』的精神，實際很明白是集中於一點：褐衫不會從他們已經取得的陣地退却，國社黨革命是他們的功績，他們是有戒備的。高林不在場，他的衛隊，褐衫中著名的『G—軍』，也只是循例出席。一星期以後（八月十三日），黑衫在柏林示威。這次戈培爾，馮克和希特勒的其他隨員都參加；普魯士總理高林却未出席。當時褐衫已經有些不穩，高林企圖爲他自己的目的利用褐衫羣衆的激烈傾向，這是可能的。高林的機關報埃森國民時報甚至還迎合着這個趨勢，加緊武斷

宣傳，進行一次對交易所的『激烈』攻擊。自然這只是一種手段。高林在這裏的對頭是褐衫司令羅姆。他同樣要利用褐衫以爭取軍事上的最高領袖地位，並且不滿意航空部長高林和國防軍的關係。自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羅姆已經成爲內閣的『第二』個軍政部長。

國社黨營壘中政治和軍事勢力的結合還很不固定。各領袖派別的離合關係，像以前一樣，可以隨時很快更變；雖然直到現在是希特勒佔着上風。但有一點很清楚。在國社運動之內的真正社會和政治集團之間，以及個別動力之間的關係越緊張，高林的特殊地位就越提高越顯著。高林自國會縱火後是經常在陶醉狀態中，他不會放棄他的目的。爲他的『拿破崙主義』，他什麼道路都可以走，而且不會是單人獨馬的幹。他在不滿意的國社黨員中是一個可能的領袖。他越來越成國社黨內『實力派』和普魯士精神的代表，與那動搖不定的，『中庸主義』的希特勒恰相對立。希特勒若能渡過目前這一時期，他若能獲得即使是暫時的鞏固，

高林在三頭政治中的地位就要降低；同時國會縱火案來比錫大審的結果也大大損失了他的聲望。另一方面如果國社黨政府今年在經濟方面，在國際政治上，在對付革命工人反對派的問題上，或在他們本黨內部中遇到特別困難，那末，便很容易有這種要求提出，賦予高林以新的特殊權限。那時德國的命運就是一髮繫千鈞了。如若想像高林的法西主義與希特勒的法西主義在原則上有任何不同，那是糊塗；因為實際兩者都一樣是魯爾寡頭政治的法西主義。如若忽視『高林德國』的速度——走向戰爭的速度——比『希特勒德國』的速度還有更快的可能，那便是政治估計上的錯誤。

這是即將結束的循環。德國中間階級的悲劇將變為國社黨的悲劇：他們雙方均經獲得勝利，但那只是更加緊了他們自己內部的衝突。他們有一樣的頑強傾向，一樣的動力。但在儘下面却埋藏着國社黨內兩大中心勢力——中間階級和魯爾寡頭政治——的矛盾。希特勒、高林、戈倍爾三巨頭並不能逃出漩渦以外。他

們要分擔運動的命運，甚至還會掀起這種衝突。如果相信他們內部瓦解的結果就是國社黨和國社政府末日的到來，那不僅是錯誤而且是幻想。但黨的瓦解，正如中間階級的瓦解，却會助長國社黨的真正敵人的勢力——從正面奪取政權的工人階級的勢力。

第五章 希特勒如何解決失業

蒂森與中間階級——德國三大動力之二——的鎔合產生了國社主義的偉大爆發力，使它一舉功成，全國震動。另一方面，這兩大動力的分離也就成爲這新政權第一次實際的削弱和瓦解，希特勒統治危機的開端。但在這方面真正有決定作用的還不是他們，而是德國的第三勢力——勞苦大眾。這一勢力包括二千萬生產者，連同家屬擁有四千萬民衆；國家的實際負擔担在他們的肩頭，整個社會機器依靠他們生存。如若希特勒能解決這震撼全國，以至國社黨政府本身，的勞苦大眾的問題，並能使這階級也歸順他；那就不必問其他條件如何，不必管小資產階級在綱領上的錯誤如何，他毫無問題要成爲一個大權在握，不可戰勝的力量——不可戰勝，不只在國內，而且在國外；因爲沒有人能推翻工人所擁護的一個六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如果他不能，那末他的全部建築在任何條件之下都要崩潰；

蒂森，中間階級或任何力量都不能挽救他；那時——並且只在那時——國社主義的解體才必然要發展成爲一個反對他的革命。這種局面的意義就是向希特勒提出惟一的一個問題——失業問題。

德國生產基礎有如水瀉山崩，產業中心的裂綻日益加深，這不只使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陷於肉體毀滅的危險，而且已經將德國工業拋回到前一世紀的水平，瀕於最後破產。這種情勢是在動搖着國社黨政府的全部經濟基礎，實際使這統治本身隨時都有被顛覆的危險。國社主義照這樣就不能維持下去。因爲雖然中間階級可以被愚弄；但只要失業問題得不到解決，只要國民經濟的基礎是在坍塌破碎中，只要八百萬飢寒交迫的失業隊伍是在威脅着他們，國社主義便連暫時穩定也不可能。希特勒的智囊，戈倍爾，曾經很精粹的表白出這一問題：『如果我們能解決失業問題，我們就是不可戰勝的。如果不能，我們就不能長此支持。』（一九三三年九月廿三日的講演）國社主義的回答是他們在三年之內便能解決這一問

題。「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德國便沒有失業」——根據戈培爾同一演講，國社黨是這樣計劃着；並且正在執行著這一計劃。

這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步驟。希特勒完全改變了德國勞工的情況。他將德國勞工階級的兩大類，一千三百萬在業的和八百萬失業的，放在完全新的形勢中，有完全新的展望，改變了這一階級的整個前途——不僅關於這一階級的物質生存，而且也關聯到它的社會地位，在人類文明中的地位。如若相信希特勒對付失業的方法只是玩弄統計和數目字，那便是絕大的錯誤——錯誤而且危險。因為實際希特勒是要在失業的基礎上，將勞苦大眾的一部分完全消滅，另一部份改變成一個新的範疇（Category）——一個劣等的範疇。這是希特勒運動最深遠的思想和使命。他將德國偉大的八百萬失業隊伍分爲三類：

(一) 一百萬的奴隸隊伍；

(二) 三百萬的飢餓隊伍；

(三) 四百萬的「過渡」隊伍。

第一隊失掉了個人自由，剝奪了工資，囚閉在營房中，每天所得的伙食只爲免強維持他們的工作能力；這是半奴隸的隊伍。第二隊國社黨是公然要他們挨餓，認爲他們並不存在於社會之內的法外人民；他們沒有救濟，不能登記，是『被放逐』的隊伍，就是從社會拋棄出來的失業羣。第三隊是官方登記的失業工人，還可領取等於原來工資一小部分，和漸次減低的一點救濟金，以便留做工業後備軍，然後同樣轉入第一隊伍的地位。這裏所形成的整個範疇，已經不是舊的勞工階級，而且根本就不成爲一個『階級』。這是一隊半奴隸，沒有自由，沒有財產，沒有工資，並且沒有思想的權利。這就是法西斯蒂對於失業問題的解決。

這失業隊伍日形擴大。事實上，它不只是要代替舊的勞工階級，更嚴重的是它要使勞工階級越來越接近它自己的奴隸地位。這就是國社黨這種政策的意義。希特勒在失業基礎上所開始重新組織的勞苦大眾現在並不自由。他們大部份不住

民房，而住營房。他們不穿便服，而穿制服。他們見到的不是僱主，而是上司——工廠的勞工督察員，或廠主。他們不領工資，只領伙食。他們沒有工會，須要服從公司。他們沒有自己的閒暇，須要關在營房中執行派定的職務。他們沒有自己的意見，沒有思想，只有服役條例和督察員的命令。他們沒有政治活動，只許服從和工作，作工和服從。如果他們譁變，便實行大規模屠殺。他們不能自衛。因為他們是希特勒所說的，而且希特勒自己所創造的，新的下等人類。威爾斯在他一本烏託邦的小說裏，曾經描寫過這樣一個被奴役的，劣等的，地獄中間的勞苦大眾，失掉自由和人類的權利。他當時當做神奇鬼怪的幻想，現在却變成了德國工人階級的前途。這是蒂森的計劃，他的企圖並不只限於征服中間階級。這也就是希特勒『消滅失業』的偉大計劃的結果。

德國有二千零五十萬工人和僱員。在一九三二年底，國社政府的前夜，有一千二百萬人在業，八百五十萬人失業。在一九三三年底，國社政府當權一年之

後，有一千三百三十萬人在業（註一），四百一十萬人登記失業；其餘三百一十萬人則宣告失蹤（等一下，可以看他們被趕到那裏去）。無論如何有一百三十萬人得到新工作。這是希特勒施政的結果；根據這數目字，德國失業差不多減少了百分之十七——據國社黨宣傳，馬上還要減到二百萬。

這種在業人數的增加實際也只是表面的。希特勒的一部份新工人事實上沒有得到任何新工作：他們只是做舊工人從前所做的一部份工作——交換一下。新工人每星期在工廠做幾小時或幾天的工；舊工人便要減少同等的工作時間和工資。結果毫無變化，工作與從前一樣。失業的變成半在業；在業的變成半失業，工作時間沒有增加一小時，支付的工資也沒有加多一芬尼；實際的減工（Work-deficiency）還是一樣，無非官方的失業數字減少了。這是希特勒第二類方法的一種，將失業的變成表面上在業；減低每星期工作時間到四十以至二十小時，實行『大憩

（註一）根據德國健康保險基金部的正式統計。

班」，使在業與失業工人的工作時間互相調換。這類方法在柏林，在魯爾區，在全國各地的大工廠都是在系統的實行中。實際因失業而輾轉在飢餓死亡中的工人數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日形增加；因為失業工人工作要由在業工人付錢，這樣重新分配過的工資往往還少於原來的失業救濟金——在業失業雙方都受損失。

這種辦法的實例：柏林一家汽車工廠錄用了三百失業工人；每星期工作日減為兩天；現在不是三百失業工人領失業津貼，而是八百「在業工人」領兩天工資——遠低於最低限度的生活費。在上西利亞一個公司（鑄鐵廠），現在十五人所得的工資比從前十個人所得的還要少。柏林一家大鐵工廠在錄用一部份失業工人之後，其每星期平均工資減少二元一角五分到二元七角五分。這種辦法實行之後，每星期最普通的工資變為六元二角五分到七元。實際結果是新工人與舊工人都陷於飢寒交迫的苦況中（註二）。

國社黨所增加的這部份在業工人事實上並未得到新工作，只是加多了被剝削

的半失業工人，部份地生活在完全失業的水平之下。這種增加純粹是虛構的；它無非取得一種不同的形式。事實上真正得到工作的是一百卅萬人中的另一部份，這——除開德國特別繁榮的軍火業所臨時吸收的少數工人——約有七十五萬到一百萬人。這是希特勒新興的勞工貯蓄所的真實核心，這核心還要大大發展，蓋過一切其他範疇，成爲希特勒網羅一般失業工人的主要部門。這一百萬失業工人的狀況是怎樣的呢？

他們已經不在他們的家鄉，離開了他們的家庭。他們失掉了個人自由。他們在德國形成一座新的高大的建築：國社主義的勞工隊，現代改造的，「埃及法老」式（Egyptian Pharaohs）的奴隸軍隊。這勞工隊是希特勒的偉大社會解決。除褐衫而外，它事實上就是國社黨最大的羣衆集團。這奴隸隊現在分駐在全國各地。

（註二）德國市政府大會最近正式證實這種情形：「減工」的結果，「有數口之家的工人，其工資要低於職業介紹所和救濟委員會所給的救濟金，因此尚在最低生活水準之下」。

他們上面有政府的督察員。政府給養他們，供給他們工具，派遣他們出去作工。政府用各種辦法利用他們。一部份直接集中在大的隔離的集中營中——這是那廿六萬『勞工服役』隊 (Arbeitsdienstler)，他們大多進行軍事工作，築炮臺，挖戰壕，修橋樑，同時受後備軍的訓練。另一部份是僱傭給大地主和農民的苦工，做收穫，清除森林，剷鋤莠草的工作：這是政府所派出的廿五萬『農業幫工』 (Land-Helfer)。第三部份是被驅逐走遍全國修築公路的工人，有幾十萬公尺長的公路：這是那三十萬到四十萬『急務工人』 (Notstandsarbeiter)。

這些人們，一年以前還領取失業救濟，現在則分派到各種服役條例之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是半奴隸。他們像奴隸一樣做工：排大隊，受教練，受監督，時常遭到鞭棍的威脅，沒有權利離開他們的工作地帶，經常和無條件地受工頭壓制，一部份甚至要穿號衣。他們像奴隸一樣生活：離開家庭，在隔絕一切的大屯墾區中，有時在從前的監獄中，睡在普通宿舍的木板或草褥上，領一份

只夠餓不死的口糧，永遠是作工和訓練，訓練和作工。他們並非自願做半奴隸（半奴隸，因為在正式法律的意義上，他們尚未陷於身體隸屬他人的地位）。正好像一切新創立的奴隸範疇一樣，他們是在高壓之下才落到這種境地。在希特勒統治之下，徵募奴隸隊要假藉壓力，而且是假藉物質的壓力。凡失業者被徵募而拒絕到勞工營服役，到農場幫工或做『急務工作』的，便立即無條件地剝奪其一切做工的機會，並且立即失掉直到現在所還領取着的失業救濟。但還不只此：『如經證明拒絕工作或不情願作工，此輩罪惡昭彰的無業游民便須勒令解往集中營受紀律制裁』（歐斯拏布克國社黨勞工局的正式通令）；凡拒絕作工的青年則送往『工業學校』。這是封建制度幾世紀以後強制奴役的辦法。

在這裏做道德上的爭論是絕對多餘的，因為國社黨是在執行他們的歷史任務，蒂森提到他們面前的任務。德國現在對一百萬失業工人實行強制奴役。在德國北部，事實上真有人因拒絕到勞工營，便被解到集中營。在東普魯士，國社運

動最光明燦爛的地帶，據說那裏的失業已然完全消滅，然而『恥於作工的馬克思主義者』却還不斷被他們用牛鞭逐出城外去做奴隸工。在某些農業區完全停發失業救濟金——因為這些失業者可以應募到『農業幫工』隊作工。在柏林，國社黨國府委員黎斐特宣稱，將來一切領取救濟金的失業工人，必須經過『嚴格試驗，確定他們是否情願作工』。

失業局通令一切失業工人，即使他自己相信，由於疾病或無力作工，不能担负新『工作』，仍須於某日親自來局報告。武裝的褐衫強制他們屈服；從勞工營逃脫以叛國罪論——正好像從前奴隸的脫逃。勞工營的隊員大多是青年，年年充斥勞工市場的那一範疇（德國每年增加七十萬新青年工人）。所謂『勞工服役』，即隔離在營房中，受最嚴格軍事紀律的勞工隊，只包括十七歲以上的青年工人。這是工人階級最無經驗，最不成熟，最易於衝破的階層。這也就是國社黨的新式奴隸金字塔的基本組成部份。

究竟何以要形成這種新奴隸制度，要這樣剝奪工人的自由和社會地位呢？不只因爲這類勞工隊要在政治上失掉階級立場和思想，而且也——這是希特勒解決失業問題的全部秘密——因爲他們所得到的是奴隸工資。奴隸工資——更正確些說，工資變爲奴隸口糧——正是國社黨一般社會政策的主要經濟鎖鑰。他們既然不能維持以前的高度剩餘利潤就需要恢復——最初在有限的一百萬工人的範圍之內——勞工的封建條件。他們把他們所創造的新奴隸工出僱給私人資本，就是爲要用這種手段開始挽回在危機中狂跌的資本利潤率和地租。這就是德國奴役進程的背景。

新奴隸工人的三個範疇——「勞工服役隊員」，「農業幫工」和「急務工人」——實際所得的只是食與住，加上一種純全虛有其名的工資，爲的是在外表和形式上掩蓋這奴隸地位的實質。勞工服役隊員的工資一小時約三·七五芬尼，合美金一分。農業幫工的工資，如果照常還發給而且沒有全部抵做房飯費，僅合三十到四

十芬尼一天，等於美金一角到一角四分；已婚的農業幫工，如自給飯費，而其妻子仍居留於城市，則各得剩餘的一半，每星期約計美金二元二角五分到二元五角。「急務工人」的工資也並不高；他們還必須自備工衣，鞋和鐵鍬。這就是新奴隸勞苦大眾的工資——實際只是維持其生存和作工能力的口糧。但另一方面與此相對待的是新奴隸主和奴隸僱主的利潤。在一九三三年，新奴隸隊伍的存在，已經給德國地產業產生了巨額利潤，減輕了他們一大部份債務——這一結果是已經絕對完成了的。

大地主階級，特別在東普魯士（該區失業已百分之百的「消滅」了），在收穫時期利用城市出來的「農業幫工」，正如幾世紀之前，他們的祖先利用「農奴」一樣。大地主階級在這裏從希特勒得到蒂森在另一方面所得的酬勞。其實，不只農業資本會儘量利用這新產生的奴隸無產階級；國社黨的督察員可以把他們出僱給任何需要這種勞動的雇主。那末，就沒有理由為什麼大工業工程不能用同樣方式在同

「管理之下來利用他們（這些隊伍已經在建築汽車公路和橋樑）。蒂森在『埃及法老』式的國社黨國家中有很遠大的前途。

工業已在運用着這種社會變革的因素——奴隸工資。柏林的大企業——例如著名的五金工廠 *Knorrbreit* ——去年冬季就開始錄用從農村被嚴寒所趕回來的農業強迫勞動者，和他們最近僱傭的工人同等待遇，每天只管一頓飯，給一角八分工資。這樣以前失業的奴隸隊伍是否要解體呢；它要繼續成長，而且對德國社會生活會發生愈益深刻的影響。它現在還在萌芽時期。它現在的數量在某種範圍內是按季節變化，冬季減少夏季增加；嚴寒使政府將一部份強迫勞動者趕回城市，例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急務工人』的數目就減少了十二萬——但其主要部份則仍禁閉於鄉村營房中。

一般來說，這一隊伍，在國社黨統治之下，還要不可抑制地膨脹，越來收容越多的飢寒交迫的失業階層，使德國新奴隸的界線更加擴展。單單對失業青年實

行強迫勞動和軍事訓練的『勞工服役』隊，就要擴充到一百廿萬的常備額——比目前的整個奴隸隊伍還要大。一九三四年要有八十五萬尋求工作的青年流入勞動市場。他們的前途問題是解決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財政部國社黨祕書萊恩哈特宣稱，到一九三四年七月底，失業人數可再減少二百萬。中歐的新『法老』制度正在發展中。奴隸督察員正在消滅着失業。

同時而且同樣迅速擴大着的是希特勒的法外人民，永久的飢餓隊伍；他們的工作權利是完全並且最後被剝奪了。這是那三百一十萬『被放逐的失業羣』——

從國社黨統計上失蹤的三百一十萬人民。這一隊伍已經超過希特勒登台之前失業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等於新奴隸隊伍總數的三倍。只要希特勒在德國，他們就是無希望的。國社黨一方面將失業的變為半奴隸，另一方面他們把勞苦大眾的另一部份，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工人，猶太人，在業的婦女和其他幾種變成一個新的巴利亞階級 (Pariah——按即印度最下級的人民——譯者)。這些『巴利亞』——

一大部份是代表德國勞苦大眾中最優秀和最進步的份子——現在都從希特勒政府有生存權的名單上正式並且永遠一筆勾銷了。他們爲一切職業介紹所所屏棄。他們不列於國社黨的統計。他們是被人們有計劃，有系地統置諸慢性飢餓的死地。

其中一部份被政府直接逐出法外，與社會完全隔絕——這是被囚禁在集中營和監獄的十萬到十五萬工人，在那裏除凍餒而外還要飽嗜體刑。另一部份過着秘密生活——這是十萬『國內的亡命徒』；他們脫離了家庭，隱匿在大城市的小街小巷裏，在秘密黨的機關中，在森林和深山中，躲避着褐衫，進行着英勇，秘密的反希特勒的鬥爭。第三部份設法逃脫了——亡命國外的十萬人。其餘的廣大羣衆簡直是在飢寒交迫中。舉凡被國社黨，假藉這種或那種託詞，拒絕其工作權利的失業後備軍都在不斷加入和擴大着這部份羣衆。

現在不只猶太人，除很少例外而外，必須放棄他們的職業；不只已婚婦女的獨立職業被認爲是危害黨國，抵觸家庭法律的罪過，只准許她們過三K的生活

——「Kindl, Küche, und Kirche」(兒童，廚房和教堂)；不只一切，或這樣或那樣，時常只是很間接與舊共和政府有關係的人們，曾經法庭判決褫奪其領取失業救濟的權利。而且現在連在業工人的家屬，他們的子女兄弟姊妹，也同樣從失業登記表中圈掉；因為不如此，他們便成爲『多數掙錢的家庭』(Multiple-earning Families)，因爲他們——依照國社黨的意見——能由家庭中一個在業的負責贍養，或者因爲他們的親戚有一點財產和一個菜園。此外國社黨還強迫微有積蓄的家庭將這種儲蓄拏出來，救濟被圈掉的失業者。國社黨(以西腓利亞勞工局局長歐德門博士爲舌人)正式宣告現在必須制止家庭『除消費之外，做任何儲蓄；此項儲蓄應予沒收』。這樣，新『巴利亞』階級和他們的家庭便勢必同歸於盡。

同時一些一定的工人範疇也完全不准領取失業救濟——這些範疇就是那社會地位最低，政治教育水平最低，因而最難能進行抵抗和提出抗議的工人階層：家庭僕役，農業工人，內河和沿海的漁夫。自一九三三下半年以後，他們都被國社

黨列入被遺棄的隊伍之內（不得在職業介紹所登記的工人）。這『巴利亞』階級的總額事實上是超過了三百一十萬的數目。至少有七十五萬到一百萬的失業中間階級也屬於這一範疇；這些小農，小商店老闆，手藝人等等失掉了他們的產業或營業，現在與別人是一樣處於飢寒交迫之中；他們也完全不列在德國勞工統計之中，因為他們不能算做工人，而是『自立者』。今天，在中間階級倒台以後，他們事實上與別人一樣，都是『被放逐的失業者』。

實際，這飢餓隊伍今天已經至少有四百萬男女（註三）——德國整個勞工階級，在業和失業全體的五分之一。對國社黨，他們只是無用而危險的累贅；他們消滅得越快，越乾淨，越好。希特勒不需要這部份勞工階級，這階級就必須消滅。國社黨要繼續擴充這一隊伍好似擴充第一個隊伍一樣；凡是他們的仇敵，凡

（註三）凡因嚴寒或其他原因暫時離隊的強迫勞動隊隊員，都轉入被放逐的失業隊伍以內；例如一

九三三年十二月『急務工人』減少十二萬，未登記之失業工人則增加同等的數量。

是他們不能解決的，凡是佔據着他們所需要佔據的地位的人們，遲或早，利用這樣或那樣藉口，都會被趕到這裏變成那不可接觸的（Untouchables），法外的，受摧殘的和被放逐的人羣。德國法西斯主義解決失業問題，不只應用埃及『法老』的方法，而且也引用印度的階級制度。這是希特勒的第二個發明。

『失業的消滅』將近完成。一方面奴隸隊伍，另一方面飢餓隊伍既然都在增加，那舊的，正式登記的失業隊伍，便因而減少——希特勒認為這種減少就是『德國失業的減少』。要記得前兩個隊伍都是已經從失業統計中刪掉的，希特勒還正式認為失業的，只是下餘的一部份，約計四百萬人（從前是八百五十萬人）。但這些也改變了面目。他們也遭到剝奪。他們的失業救濟金繼續減少，甚至跌落在奴隸口糧的水平之下，或者完全變成純粹的形式。國社黨一切政策的基本趨勢在各部份都是一樣。希特勒不經討論便將失業救濟金的總額減少四萬萬馬克，結

果救濟金跌到一天三角三分那樣低，新到柏林的未婚失業工人每天只領一角到一角二分的救濟！在這四百萬失業工人中還有九十萬人連一芬尼也領不到——雖然他們也是正式登記的。某些城市因為得不到國社黨政府任何接濟，或只得到完全無足重輕的一點，實際已然陷於破產的狀態，因此，他們也就根本不能救濟失業工人。在另外一些城市——例如在阿芬巴哈城——幾乎全人口的一半都是依靠公共救濟維持生活。這些城市不得不採用各種可能募款的方法，以至發展成有組織的，成羣結隊的乞討，以免凍餒而死。再有，就是將這些登記的失業工人也徵調去做強迫勞動的工作，例如在皮爾馬森就有三千失業工人，每十人一個武裝監工，在極冷的時期進行飛機場的建築；監工在這時候有警察職權。

一個特別集團，其地位等於領取救濟的失業者，但其生活命運更悲慘，也受着同等待遇：這就是那年老退休的，領取撫卹金的殘廢工人，寡婦等總共百餘萬人的一個隊伍。希特勒政府將救濟殘廢工人的款項從四萬三千四百萬馬克減為兩

萬萬馬克。平均年金，在布魯寧政府時期，每月還有三十九馬克（合美金十五元），現在減到二十五馬克（九元五角）以下。此外，領年金的人還要納稅，這在以前是免繳的。整個正式登記失業隊伍的實際情形越來越接近那被放逐的飢餓隊伍：失業登記無非是一個轉運站。

只有一個集團有可靠的前途——失業的國社黨貴族。他們有系統而且不斷地，將在業工人與失業的國社黨員互相調換：這是『減少失業』整個進程後面最有意義的一個政策。一向在業的變成永久失業的；他們的地位一律由國社黨黨員遞補。更可注意的是這種遞補還是嚴格依照國社黨證號數的順序。自第一號到第十萬號黨證的國社黨員——即老黨員——已經無例外的從失業羣中挑出，找到職業。他們以後是一九三二年以前加入希特勒黨的黨員，然後是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的黨員，以此類推（已經正式分為五類，循序就業）。在失業羣中這一狹隘

的國社黨集團不只享有一切新工作的獨佔權，而且支取最高的薪俸。

例如，新國社黨工會的整個官僚機關——每年單只薪俸便需兩千萬馬克——就是完全爲國社黨員所盤據；二百萬新褐衫軍的軍官團也是同樣情形。諸如此類，一直到新政府機關的最高峯，在那裏國社黨新官僚支取極高的薪俸：省長的收入每年達一萬五千美金以上，部長的收入約兩萬美金，高林的薪俸是三萬五千美金。如此，從廣大的失業軍中就分化出由國社黨新寄生貴族所組成的一個小階級——成爲半奴隸和『巴利亞』的一個必要的對體；這前者正是對於後者最適當的督察員階級。但已然登記的四百萬失業者的命運並未因此改變。他們的命運是繼續不斷地『過渡』到奴隸和飢餓隊伍之內，因而他們自己的隊伍要愈益分化縮小。當希特勒最後宣言德國已經消滅失業的時候，那時便只剩下在新督察員鞭笞之下的奴隸或餓殍。（註四）

（註四）下面一節應認爲本章很重要的一段。

這是分析希特勒解決失業的結果。他做了什麼？他沒有消滅失業。他也沒有舉辦什麼新事業——他只是造成了軍火業的小小繁榮和國社黨老黨員的高官厚祿。他只是利用德國工人階級那可怕的失業恐慌來摧殘失業者自身。他利用這些羣衆的艱難困苦，爲的是加給他們更大的災難，爲的是將他們最後所僅有的，有限的個人自由也剝奪過來。他作賤他們。他給他們的不是麵包，而是更沉重的鎖鏈。他使他們從飢餓的失業者，變成飢餓的強迫勞動者和『巴利亞』。他宰割和摧殘他們，爲的是使他們適應這新的，更狹隘的資本制度的生存條件。這是這全部進程的主要意義——現在法西主義出現於政治舞台的歷史意義和作用。

希特勒在這裏所執行的正是法西主義在全世界要奉命執行的：摧殘勞工大衆，將他們強制在資本主義最後階段，資本主義最後危機的緊縮界限以內，以便恢復資本主義愈益減低的利潤率。這是法西主義的偉大使命和意義。因爲除去當前另一歷史底可能而外，這便是他們惟一的出路。所謂另一可能就是使勞工

大眾和要通過它來找出路的新興社會力量適應垂死的資本主義，而是使資本主義「適應」這咄咄逼人的新興社會力量——就是說讓這資本制度死亡，毀滅它，推翻它。蒂森懂得這層道理。他知道這些潛勢力實際並不比第三國際的黨員是更差些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知道這裏只有一個選擇：或者勞工大眾將他從新社會中拋出去，或者他在舊社會裏蹂躪勞工大眾。既然要蹂躪勞工大眾便必須恢復資本主義前期的方法——封建制度和更遠的奴隸時代的方法。不過這種方法是只為對付勞工大眾，而並非要應用於資本自身；資本還是照舊按超資本主義的方法生長。現在它要這樣做，便必須將勞工大眾推回到封建制度條件之下。如此就產生了這新制度內部的顯然矛盾——上面的超資本主義的尖頂和下面的封建化的大眾。這些沒落的資本主義巨頭，為挽救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制度，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利潤，所實行的絕望的和瘋狂的最後企圖。這是民主政治下野和新封建法西斯主義上台的原因。誰不了解這一事實，誰就絕不能把握這整個現代時期和現代政治，誰

就是盲目的。這就是自由主義及其伴侶社會民主黨爲什麼在德國坍台，這就是希特勒爲什麼上台，這也就是他爲什麼能開始實行解決失業問題的原因。

凡希特勒所做的正是整個世界法西斯主義所也要做的。莫索里尼在意大利要這樣做，莫斯雷（Mosley）在英國，以及不可知的未來的法西斯蒂在美國或者企圖要這樣做——如若他們的手沒有被那對抗的力量，生存受威脅的勞苦大眾所制止。因爲勞苦大眾的一切——生命，物質條件，榮譽，文化和前途——現在都在孤注一擲之中。如若勞苦大眾不出來干涉和停止這種發展——停止這種發展等於毀滅法西斯主義，將它根本剷除——勞工大眾就會失掉一切，及至明天醒來，便已然處在一種無可挽救的境地，幾百甚至幾千年以前曾經存在過的境地。希特勒是把『鎖往回撥』——撥回到一個不可思議的悠遠黑暗的時期。『消滅失業』這一段不過是一個開端。目前必須完全弄清楚的是希特勒事實上並非在消滅失業，而是在消滅失業者；他並沒有舉辦什麼新事業，只是在摧殘着這失業軍。其次，他

這樣做的意義是要將失業階級轉變和分解成爲一個劣等階級——半奴隸和「巴利亞」。十分可能，在短時期內國社黨便宣佈「消滅失業」已經絕對完成。但這只等於說這種轉變和分解的過程，在失業者中間建立新的劣等的等級制度的過程，已經是最後完成。

這是最後的決定關鍵。這種措置，根據失業危機並爲失業危機所推動所作用的這種措置，已經不限於對付失業工人，並且已經推廣到整個勞工大眾，推廣到另外更大的一翼，在業工人的隊伍。這就是這一發展的範圍和規模。八百萬失業軍的擊潰只是整個進程的前奏曲；這生活基礎被破壞的勞苦大眾隊伍，正是希特勒認爲抵抗最小的第一道戰線。但同時火力也集中向着那一千三百萬的偉大中堅隊伍，他們還在生產過程之中，因爲無論危機如何嚴重，他們依然代表着勞苦大眾的堅實階級核心。希特勒的路線是簡單的。不是失業軍逐漸回到在業的地位，

達到較高的物質和社會水平；相反的，是在業軍在全線上被拖到失業的新水平，與它取齊。這是第二階段。用另一方式重覆着同一進程。希特勒主義對付失業者是將他們貶為奴隸軍和飢餓軍，它對付在業的勞工大眾則引用兩種辦法，經過兩種過程：沒收工資的過程和變工廠為工業監獄的過程。最後的結果是對於在業工人大眾的全盤掠奪和榨取。

第一過程的意義是有系統和有計劃的進攻工資和分割工資：直到它降低到奴隸口糧的水平。這是國社黨德國整個工資政策的新動向。不過在業工人既然不像失業工人歸政府管理，而是歸私有企業，由他們發給工資，國社黨便不能和以前一樣，用簡單的命令將工資減低成奴隸的口糧形式。他們用另一種間接的方法達到同一目的。希特勒開始不斷地從四個方向進攻工資；一層層地往下剝。

工資的第一部份，在工人未支領之前，便用直接捐助的方法實行沒收：例如為國庫，為救濟失業，為行政機關，為軍備，為醫院，為各種團體的捐款。這些

是政府正式募徵的捐稅。德國工人從前經過這種剋扣已經繳出了工資的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形成國家全部預算的主要支柱。現在希特勒將這類捐輸一直膨脹到一種瘋狂的標本的封建水平：到全部工資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工人從前向『共和』政府官僚機關繳納收入的百之十五至二十，現在向褐色官僚機關還要多繳百分之十至十五。工人現在的工資稅不只要維持整個財政機關；他們的附加的『保險』捐不只要維持新失業軍的整個組織，和營房以及城市中強迫勞動者的飢餓口糧；未婚男工工資的特別低廉不只幫助了婦女從工業過程的排除；他們現在並且須要維持整個新國社黨貴族，新形成的寄生督察階級；這階級不但管轄他們，而且爲該階級自身還要求他們特別捐輸。結果如下：

百分數

德國工人的名義工資……………一〇〇

扣除：

工資稅.....	三一四
失業保險.....	約 五
健康保險.....	四一五
殘廢保險.....	二一三
人頭稅 (Barbersteuer).....	一一二
在共和國之下計.....	一五一九
國社黨「失業救濟」.....	二一三
國社黨「結婚津貼」.....	二一三
國社黨團體捐款.....	約 二
國社黨「冬賑」.....	約 一
國社黨工廠支部 (N.S.F.O.).....	一
各種國社黨捐款(註五)	二一三
新國社黨捐款計	一〇一三

共 計

二五—三二

這是今天德國工人標準的工資清單。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工資是被扣除了。每星期工資十一元二角五分便扣三元；在某些場合，如柏林清道夫，捐款竟佔工資的一半。這種工資已經不是自由工人的工資。這是奴隸的工資。

進攻在繼續中。工資的另一部份，經過過渡到劣等的工資形式，是不甚顯然

（註五）這中間包括對國社黨的一切「自願」捐款和捐稅，如「民衆社會救濟」，「謝恩節慶祝」，強迫購買國社黨刊物等等；不繳納這些捐款實際就等於生命危險。以上是一個很低的估計。

特別對於工人——與對員司相比較——各種捐款的數額時常大大超過上面的數目字。在國內某些地方還有額外的地方特別捐，由地方的國社黨部強制徵收；例如在帕拉梯納特每天抽收兩芬尼的人頭稅。在國社黨德國，每年收入在七百二十馬克以下免繳所得稅——與其他國家比較：法國是一八三二馬克；英國一、七三二馬克；奧國二、〇〇六馬克；美國三、七三三馬克。

但有同等強制性地被沒收了。國社黨用各種方法攫奪這種工資。失業工人代替被開革的女工地位，只得女工工資；如西腓利亞的紡織業，女工計件工資是正式當做一切新工人『計算工資的根據』。其他工人改領『出產工資』(Output wage)，如果不夠一定定量工作，工資自然減少；或改領『經手工資』(Commission wage)，例如柏林報紙批發業的送報人，取消每星期的固定工資，只領百分之十送報經費手，等於每星期減少工資一元七角五分到二元五角。計件工資直接削減百分之十。所謂婦女工資，出產工資，經手工資或計件工資無非是同一過程——工資掠奪——中幾個不同的新名稱。

第三個打擊，這部份工資不是在財政上而是在技術上消失了：加緊體力剝削，用同等時間或同等金錢榨取較多的工作——延長工作時間而不增加工資，減少放假日，取消休息，加緊工作的速度和強度。一九三三年夏季，在國社黨統治之下的德國，工人數目比一年前雖只加多百分之七·五，工業出品的數量却加了多

百分之二二·四，工資則只增加百分之四。機械化及其榨取體力的程度是提高；加速的制度變得更嚴厲；一工作單位的實際工資變得愈益微薄。

在國社制度之下，從工人榨取第四部份工資不是在工廠中，而是在市場上；經過食品價格的提高。這部分是從工人妻子的錢包中消失了；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買馬迦蓮油要比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希特勒政變的前夜，多付兩倍，豬油和橄欖油一倍，牛油，馬鈴薯和青菜半倍，肉和鷄旦百分之廿至三十。馬迦蓮油是勞苦大眾家庭最重要的食品之一，國社黨把這種食品的價格平均提高三十至九十芬尼，這等於替大地主階級剝奪了這些家庭的很大一部份收入。紡織品的價格，因而衣服費也提高了。在工廠中——勞運力的價值跌落；工廠以外——購買力跌落。這是在「第三帝國」統治之下工人被迫陷入的泥坑。

這整個進程只有一個意義。希特勒進攻工資，恰似他從前摧毀失業工人一樣；進攻是從各方面的，公開地和隱秘地，在工廠中和在市場上，經過政府和經

過僱主，無止息的——而且無止境的。國社黨統治第一年的結果是削減了德國工人實際工資的百分之廿到三十——事實上比危機之前的水平低了一半。德國產業工人在一九二九年平均每星期收入四二·二馬克，在一九三三年底是二一·六馬克，等於打了個對折。這並非是偶然的貿易上的變革。這是社會革命。

德國平均工資在危機的初年，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約跌百分之廿；熟練工人工資每小時從一〇二減到八十芬尼，普通工人從八十減到六十三芬尼。在最近一年的過程中，德國一切在業工人的待遇更形惡化。在最不同的工業部門中，好似得到命令一樣，一律按同樣的準度減低。印刷業的機器排字匠或任何其他特別熟練的工人，其每星期工資可得七十到八十馬克的現在減到五十至六十馬克，計減百分之三十（這是純粹貨幣工資，不算減低的購買力或增加的體力剝削）。在柏林，一家大電氣工廠（A. E. G.—Trepow）的女工工資從每小時六四—六八芬尼跌倒五十一—五五芬尼，只因有一次罷工才阻止再減至四五芬尼——就是說共

減了百分之三十一。在伯瑪森，製鞋業工資減了百分之十一；商店女店員的工資損失了四分之一（薪金特別高的每月從二百減至一百五十馬克）。在礦山，建築業，市政企業，化學工業有同樣的趨勢。沒有一種工資靠得住——除國社黨黨員的薪金而外，如此便產生了德國工資的新標準：十九世紀以來最低的標準。德國勞苦大眾的收入一下子退回到近代工業偉大進步以前的時期（一八八五年左右）。在這整個時期勞苦大眾進步和解放的成就與收穫好像是一筆鈎銷了。工資的新標準僅僅和中國苦力的水平相彷彿。

每星期，二一·六馬克的「對折」收入並不是普遍的；這只是一個總平均。百分之二六的工人每星期已然得不到十二馬克；另外百分之二二——在十二至十八馬克之間（註六）。希特勒在進攻着工資。這是國家社會主義政變最實際和深刻

（註六）根據國社黨整理過的統計，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與三二年同期比較，國家收入減少四萬萬馬克；這證實了全國範圍內的貧窮化。工資捐稅的收入也不斷減低——雖然失業是「消滅」了。

的繼續發展。工資是工人階級整個文化地位和社會獨立的物質基礎與測驗器。如若工資減低，他們的獨立地位也就隨着衰退。如若工資損失到一半以上，獨立就變成依賴，解放變成壓迫。這是德國工人在希特勒統治之下所走的道路。這些工人已經生活在普通最低生活水平（註七）的百分之四十四以下。他們的飢餓是長期的。他們很少超過領取救濟金的失業工人的收入和生活程度（註八）。勞苦大眾這兩大隊伍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細微；『在業』與『失業』越來越成爲一個單純地形式區別——因爲兩方面都在做工，同時都在餓飯。現代工人本來比較沒有餓飯恐慌而且還要享受某種程度的文明生活；這種工人已經不存在了。他們現在淪落到苦力工人的水平，甚至在某種範圍內還要等而下之。工人的奴隸工資時期正在開

（註七）根據著名統計學家庫省斯基博士的計算，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費。

（註八）最代表的例子是化學託辣斯的一個工人。他的工資，按每星期工作四十八小時計算，比失

業工人的救濟金多兩馬克，但他到他的工作地點每星期須額外川二·八馬克。

始。希特勒對工資的進攻正在完成着他的目的。

同時從另一方面他也在完成着這一目的。他以同等大規模的攻擊，摧毀工人獨立生存的另一基礎——工人在工廠內的相對工作自由和自主權利。希特勒進攻的第二個步驟是將在業工人與失業的奴隸和『巴利亞』隊伍，不僅在物質上而且也在法律上置於同等的地位。他將工人的身體束縛於私有工廠，正好像他束縛失業工人於強迫勞動營一樣。國社黨一九三四年一月廿日的新勞工法宣佈取消廠內自由和工人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所爭得的一切權利。僱工失掉他們的集體自由。僱主成爲僱工的主人。僱主已經不是商業契約的當事人，而是『工廠的領袖』；不只是機器的物主，而且是職工的主人。職工只是他的『屬員』，沒有地位，沒有權利，只是奉獻給他們的：他們必須作工，服從（註九）。

（註九）『工人對於工廠領袖應該站在工廠的利益上盡忠服務』（一九三四年一月廿日法令）。

這是在私有企業中也直接引用了政府對待『奴隸營』的辦法。僱主管理工廠同管理營房一樣。他委任督察員——『工廠委託人』(Vertrauensmänner)——代替從前工人所選舉的工廠委員會。他『替屬員決定一切有關工廠的事件』(法令原文)。他決定工廠的規章，工作時間和工資。他決定關於怠工或反抗行爲的處罰。他只對『勞工託事部』(Treuhand)負責；所謂『託事部』就是國社黨政府在大工業區所委任的主任督察員。停止工人方面一切獨立行動，取消工人的一切獨立機關——工廠委員會，工資磋商代表團，罷工委員會——正如以前工人的政黨和工會被取消一樣。廠主和督察員的權力是絕對的。誰反抗，誰不服從，就把誰送往特別法庭——工廠法庭——和監獄(法令原文)。這樣，工廠的新封建制度甚至他有了它自己的司法權。這樣，便產生了這地下世界的新憲法。

希特勒的第二種對策，對付在業勞苦大眾的對策，完成了他的第一種對付失業工人的對策。在勞工營上面加上勞工監獄。在流動的奴隸方尖塔上面加上帶鎖

鍊的機器人。這兩者形成新的下等人類——國社黨國家的地下世界。在這兩者之上居於統治地位的是蒂森。在這兩者之上手持皮鞭的是希特勒。

下編 希特勒往何處去？

(德國的秘密外交政策)

第六章 蒂森的大陸計劃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是他最大的秘密。這是一個單獨秘密組織系統，與舊德國威廉街（外交部街）無關。官方的外交部，外交部長牛拉特（Neubach），舊的大使和外交官現在都只是盲人瞎馬，他們後面另有新德國的真正外交長官發號施令。『國會縱火』的陰謀家在這裏也應用着他們特有的方法。德國沒有任何機關，甚至軍事機關，是像這新外交機關那樣小心翼翼地與外界隔絕，那樣對外嚴守秘密；因為在這裏正可以找到國社運動的根源和動力。這一系統的主腦，提出全盤計劃的是蒂森集團。指揮執行這些計劃的是一個白俄，魯森堡（Alfred Rosenberg）。實現這些計劃的團體是一個秘密的國際組織，其柏林總部叫做『德國國社黨外務局』。最後，這整個系統以最大的努力所企圖達到的理想就是囊括北部，東部和中部歐洲的德意志帝國（第三帝國）——三十年來成爲德國歷史的樞紐，

曾經驅使德國捲入世界大戰的那一計劃。希特勒也正是爲實現這一計劃才舉行了他的『國民革命』。

這計劃並非『烏託邦』的幻想。而是今日德國資本主義結構所指示的法則，和必然的定律。決定這計劃的不是一兩個浪漫的德國教授和幻想家，而是魯爾：在歐洲大陸中心，靠近萊茵的那一龐大工業區。它集中着德國最重要和最巨大的生產力，並且藉着這些力量爆發出幾乎同火山一樣，最轟轟烈烈的經濟奇觀。自從魯爾的煤與鐵聯合起來，奠定德國重工業的基礎之後，便產生出那樣膨脹和那樣強烈的一個力源——吸引，深入，和電氣化着它週圍的一切。這力源，在其政治和經濟進展的行程中，實際就創造出畢斯麥以後的一個現代德國。它使德國從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一個沸騰的，掙扎的帝國主義國家。它將德國無數分散的小邦團結成一個關稅聯盟。它產生出最早的偉大工業王朝——克虜伯，蒂森，斯汀士，哈尼魯斯，斯脫姆司——成爲威廉第二時代的支柱。它解放了現代的德國財

政，創立偉大的四D銀行（Deutsche Bank, Diskonto Gesellschaft, Dresdner Bank, Danat Bank），進攻特羅格莫頓街（Throgmorton St.），並且藉着魯爾的商品和資本得到偉大的發展。它形成德國託辣斯的新連環，其勢力和活動，使德國的地位與美國平等，與莫爾根，洛克菲勒，迦尼基，麥倫並駕齊驅。它建立起德國的出口貿易，從大陸方面向英國長期經營的貿易挑戰，予以相當有力的打擊。它藉着煤和鐵的動力，推進德國的商船，德國的電氣工程，德國的機器工業和德國的化學，成爲世界的領袖工業。魯爾從內部用這種方式所拋出的生產力的每一原子都變成德國向外發展的一個新動量，帝國主義侵略機構的一個新成份，驅使着人民不可抗禦地去反對世界其餘的國家。

這樣，魯爾就負起另外一個任務——創造德國的外交政策。如若它以前在德國的地位，等於舍費爾德（Sheffield），曼哲斯特，威爾斯和倫敦在英國的地位，魯爾現在便必然形成德國外交部和海軍部的後台老板。它爲它自己的力量，也就

是爲德國的工業和運輸業，準備一條向外的出路，確立了德國的殖民和侵略政策。它指揮對各方面的攻擊。它演習過德國在巴爾幹的侵略。它曾派遣德國軍隊到非洲和遠東。它建築巴格達鐵路 (Bagdad Railway)，曾經爲克虜伯和德意志銀行征服過土耳其。它在波斯進行陰謀活動，並且伸展到英國在印度和埃及的要害。它轉移視線到那廣大富饒的俄羅斯。爲了用武力清除這條侵略的道路，它便製造那可怕的德國軍事機器——的德國海陸軍——由克虜伯供給大炮，斯脫姆供給鐵甲，斯汀士和蒂森供給政治路線。

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的四年中間，魯爾的重工業曾企圖完成它的最後目的：從德國的經濟中心變爲世界的經濟中心和主人翁。在這四年中間，德國西部資本主義火山所拋出的不是生產工具而是毀滅工具；它強迫着二百萬德國人民，全國最優秀的成年壯丁，去爲煤鐵的政爭犧牲性命。這一政策的結果是摧毀了它本國，使德國變爲凡爾賽的階下囚。但這對於魯爾外交政策只是一個頓挫，只是

一個新的中間時期的開始；這時期以『和平主義』的威瑪爾共和國在外交上的退守爲始，却遲早必然以新的進攻來終結，這樣便產生了社國德國的基礎。這樣繼斯特列斯曼和布魯寧之後，不可避免地便產生了蒂森，希特勒，魯森堡的新外交政策計劃。

從一九一四到現在，十九年以來雖曾一時修改過魯爾的戰術，却並未絲毫改變它的經濟本質和綱領。相反的，德國重工業偉大中心的魯爾不僅能夠保持住，而且還百分之百地加強了它的經濟壓力和動力。這是那基本的要點；不了解這一點，便不能了解當代的德國政治。蒂森的機械力量正在驅使蒂森自己在世界政治上採取新的偉大的攻勢。如若他不服從，他便要被這些力量所摒棄（這就是最近幾年德國經濟危機，特別是蒂森鋼鐵託辣斯的危機的意義；可參閱本書第一章）同時蒂森的力量又正驅進着希特勒的力量。

爲什麼一九三四年的魯爾比一九一四年的魯爾更膨脹，動力更大，因而在實際上更侵略呢？在蒂森體系的結構中有三種變化強迫它這樣。

這體系有兩大支柱：煤與鐵。蒂森今天只掌握着一個——煤，這實際便包含着一個經常的危險，可以使他的全部建築因此坍台。德國鐵的天然資源是在勞蘭（Lorraine），那種鐵最適於與魯爾的焦炭相配合。戰後勞蘭割讓給法國，魯爾失掉了它的鐵礦，這就折毀了德國重工業的整個基礎。自發明貝斯麥耳（Bessemer）和多瑪期（Thomas）製鋼法以後，煤聯合鐵便是世界的霸權，煤沒有鐵倒成了一種危險。德國整個經濟體系主要是憑藉着煤來發展他們的五金工業：煉鋼業，軍火業，電氣工程，鐵路建設，造船業和其他機械工業。德國在這些方面都佔着領袖地位。但沒有鐵礦，沒有鍊鋼業，德國煤業便陷於無能爲力的地位。魯爾大王的龐大的『垂線式』的公司，從礦井起到機器製造廠或電氣工廠止，現在沒有他們自己有保證的鐵礦根據地，就好像被人封鎖了一樣。他們不能鞏固地向

前發展，他們不能進行長期付款的出口貿易，因為原料價格不由他們操縱。他們甚至不能在戰爭時間供給製造軍火所需用的鋼。不止如此，這只是危險的一半。更嚴重的是，德國重工業不但失掉勞蘭和它的鐵鑛；而且是失掉給他們的死敵——法國。

除蘇聯而外，魯爾所最恨和最怕的就是勞蘭的法國鋼鐵大王——鍊鋼廠委員會（Comite des Forges）。這是德國魯爾煤炭王的直接資本對頭。蒂森是法國最大的鋼鐵大王多溫戴耳（De Wendel）的勁敵。克虜伯為爭取國際軍火市場與法國軍火大王史艾德（Schneider-Creuzot）進行過幾十年的競爭。兩方面所處的地位很相以，但為一道國界所間隔。兩方面生產同樣的工業品。兩方面有同一的出口區域。兩方面都有強大的政治和財政勢力做後援。不過魯爾發展的方向是從煤到鐵，勞蘭則相反的是從鐵到煤。正如蒂森和克虜伯需要勞蘭的鐵鑛，多溫戴耳和史艾德也一樣需要萊茵、西腓利西的焦炭。他們進行着同樣的運動，方向却是

相反的。生產的同一進程——鋼的生產——有了兩個出發點。這是煤與鐵在動向上的衝突，也就是蒂森反對法國的原因。在這種對抗中，誰能吞併他的對手，誰就能取得歐洲鋼鐵的獨佔，以及大陸的軍事和工業領導權。因此，這一決鬥就是蒂森的生死關頭。

勞蘭派不已經從蒂森那裏攫取了他的鐵礦。鍊鋼廠委員會不只沒收了德國在勞蘭的最好的礦山和最大的鑄鐵廠，例如屬蒂森的哈幹汀根 (Hagendingen)，屬斯汀士的迪費汀根 (Differdingen)，和屬斯脫姆的柔姆巴哈 (Rombach)。這些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新式的工廠，值數萬萬馬克，今天都成了法國企業的組成部份 («Arbed»、«Hadir»、«Nordet'lest»、«Marine et de Homecourt»等)。不只如此，法國在這一基礎上，而且還發展成一個新的強大的法國鍊鋼工業，威脅着要吞併魯爾和魯爾的煤——恰似當年魯爾要吞併勞蘭一樣！箭頭現在倒轉過來。這等於蒂森和他的煤的末日，是他必須用德國的生命來抵抗的。

法國鋼的生產在戰前是四百七十萬噸（一九一三年）——等於德國一千八百六十萬噸的四分之一，一九三一年法國產額至七百七十萬噸——與德國的八百四十萬噸已相差無幾。勞蘭算追上了魯爾。同時鍊鋼廠委員會就有系統地從各方面環攻德國的煤炭辛狄加，首先就要抬高德國所必須支付的生鐵價格。多溫戴耳，婁蘭（Laurent）古威烈特（Cuvelette），德利越（Drieux）及其他法國鋼鐵大王不止於要保特他們對勞蘭鐵鑛的獨佔權，他們的企圖是聯合世界一切其他大鐵鑛主，建立一個統一的，對抗德國的國際壟斷，以便操縱鐵的價格。法國企業（首先是 *Acieries de la Marine et de Homecourt* 或 Laurent）與瑞典 *Grängesberg* 鐵鑛託辣斯，供給德國生鐵的第二個最重要的主顧，訂立同盟；並且與荷蘭鐵鑛商，克柔勒（Kroijer）訂立同盟，因而獲得非洲北部莫洛哥和阿勒幾耳一帶極富饒而未經開發的鐵鑛。巴黎的大銀行家拉撒爾兄弟（Lazard Freres, Daniel Seruys 法國商業政策的前任監督）正在辦理和強制進行這種協商和準備，以孤立

德國。

蒂森和他的朋友就努力購買世界各地未開發的鐵礦——在瑞典北部，在挪威，在列璞蘭，在智利，在西班牙——想藉此逃出這困難的境地；因而冒着很大的危險，做過巨額的投資。但這並非真正的解決。遠在一九一一年蒂森和克虜伯就幾乎爲鐵礦問題與法國宣戰（著名的莫洛哥危機）。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中間，蒂森和斯汀士要求將法屬勞蘭的 Briey 和 Longvy 鐵礦區併入他們的私有企業。這是德國全部戰爭計劃最重要的原動因素，這也就是盧坦道夫，興登堡，鮑爾一再主張繼續戰爭的原因。

今天法國推翻了這一切，實行對德的鐵礦封鎖，比任何時候都更窘迫着蒂森。不但如此，法國還更進一步，同時企圖圍住德國的煤。鍊鋼廠委員會佔領德國的薩爾區域，有系統地改組法國的鑄鐵廠，以薩爾煤代替魯爾煤。薩爾煤礦在法國政治統治之下，已經成爲勞蘭鋼鐵工業的組成部份，因而便減少了向德國的

定貨。同時多戴溫耳，克雷驟，婁蘭和古威列特還在開發法國本國北部和洛瑞的煤礦區，對荷蘭的煤礦區予以財政上的援助，並且在上西利亞和都姆布羅瓦的波蘭煤礦區投資。這是日益膨脹的勞蘭鋼鐵聯盟對蒂森體系的中心，埃森和杜薩爾道夫的陣地，所實行的第二種攻擊。

繼鐵煤之後的第三種攻擊是轉向德國鍊鋼廠本身，轉向魯爾的製成品。爲調劑鋼的產額和出口貿易，歐洲一切鋼鐵工廠便聯合起來，組織一個歐洲辛狄加（所謂大陸鋼鐵卡特爾）。鍊鋼廠委員會在這卡特爾之內聯合各國組織了一個統一戰線，對抗魯爾。減少它所應有的生產和出口比例額，以控制蒂森和克虜伯製成品的生產。多溫戴耳和克雷驟，同時還與比利時，盧森堡鋼鐵工業，歐洲大陸第三個最大的製造廠，有財政上的關係，實際他們與這一區域的一切大工廠都有密切聯系，例如盧森堡的 Arbed 和 Hadir，比利時的 Ougree-Marhay 和 Cockerill。此外史艾德，克雷驟還在波蘭，管轄着班叩瓦鋼鐵工廠；在捷克，管

轉着強有力的斯克達軍火公司和布拉哥鋼鐵工廠；在奧國間接地（通過 *Niederösterreichische Escompte-Gesellschaft*）管轄着芒坦鋼鐵工廠的一部份；在羅馬尼亞聯同英國公司，與瑞西達軍火公司也有聯系。結果，魯爾蒂森集團的鋼出品便好像無容身之地了。

在歐洲鋼鐵辛狄加的每次大會上，蒂森都企圖為德國的生產和出口取得更高的比例額。但每次均為勞蘭派所否決。蒂森不能藉退出，來破壞這歐洲的卡特爾，因為在這卡特爾解體之後，與繼此而來的競爭中，首先是他要遭到英美鋼鐵的集中進攻。蒂森不能冒險使大陸聯盟瓦解，因為英美侵入這暴露的歐洲對市場於他會是更可怕的一個危險。但他也不能再受法國的壓迫。他的生產力太強，他的煤需要市場，他的龐大鋼鐵工廠和機器必須付息還本。他必須把自己從這些鎖鍊中解放出來，他必須為自己奮鬥一條光明道路，無論付什麼代價，無論用什麼手段。

他必須衝破法國的封鎖。蒂森知道這種封鎖現在還沒有達到它的頂點和它的戰略目標。蒂森知道鍊鋼廠委員會行動的最後目的不只是孤立魯爾，而是憑藉這種孤立，並且憑藉政治和軍事的運動，實行奪取和征服魯爾。蒂森並沒有忘記在一九二三年法國幾乎要永久佔領魯爾，侵奪魯爾的全部重工業，將德國煤炭辛狄加變為鍊鋼廠委員會之下的一系，將蒂森本人變為多溫戴耳的一個分經理。蒂森知道他的法國『同行』從來沒有放棄這一目的，以勞蘭吞併魯爾，在大陸上建立一個法國鋼鐵同盟，正如他和克虜伯從未忘記在一九一四年他們要為他們自己佔據勞蘭一樣。他知道有人正在希雷和朗軌靜候時機的到來；只要有更有利的形勢，德國一旦重新削弱了，便馬上重演一九二三年佔領萊茵右岸的行動——這次並且是永不撤退的。蒂森不能冒險自殺，因此，他必須進軍，無論付多少代價，無論走那條道路。因此，蒂森的外交政策首先而且首要的就是——反對法國的戰線。

但這並不會用盡魯爾戰後變本加厲了的帝國主義動力。如若魯爾自己的生產力，煤鐵和鋼的力量，驅使它去反對法國；那末，以它為原料根據地的那些勢力便驅使它更進一步。魯爾今天是一個龐大的根據地，在它上面樹立着德國經濟的全部建築；重工業推動着機器工業，電氣工程，鐵路業，造船業，輪船公司和銀行資本。魯爾供給他們原料或貿易的商品，因而便十分關心這一整個體系市場問題。魯爾在發展，這全部上層建築及其對權力膨脹的需要也正在發展。魯爾必需應付這種需要。它在德國本國只能滿足這種需要的一小部份。德國機器工業在本國只能推銷其產額的三分之一；德國電氣工程工業，多一點也有限。魯爾因此必須為這戰後益形發展的力源，在世界市場上開闢或者硬打出一條出路。

魯爾必須與生產和出口同類商品的其他列強互相競爭；首先是與英美競爭。如若法國和勞蘭在煤鐵等原料方面是它的主要勁敵，在製成品方面魯爾便必須進攻其他工業中心：舍菲爾德（Sheffield），皮茨堡（Pittsburgh），東京和莫斯科。

科。它必須衝入這些產業中心；爲他們自己和圍繞他們自己所創立的市場，衝入大英帝國，美國的汎美市場和俄國的東歐市場。魯爾必須努力或者在這些市場上競爭，傾銷商品，避免關稅壁壘，締結互惠的商業協定——或者創造自己的新市場，與其他市場相抗衡。魯爾是兩方面並顧兼籌的。它使德國工業向世界各地廉價出口：它在南中美與皮茨堡和紐約的機器及機關車製造家競爭；在印度，中國和南非與英國的出口貿易競爭；在俄國和巴爾幹與楊歐文（Owen Young）和赫斯特（Sir Hugo First）的電業公司競爭；在西班牙和北歐與英國造船公司競爭；在土耳其，墨西哥和遠東與威克斯（Vickers）伯利恆（Bethlehem）鋼鐵公司和三井會社競爭。它並且盡力與南非聯邦，奧國，阿根廷和蘇聯等政府成立互惠商約。

魯爾主要的還是進行第二計劃——建立特殊的德國商業勢力範圍，特殊的德國市場和關稅帝國，防禦而且排斥像大英帝國或東亞日本帝國一類的競爭者。對

於德國，這樣的通商大道只有一條：經過中歐到近東。魯爾幾十年來認為這一區域是它的勢力範圍，是在它的帝國版圖之內。德國和魯爾爲了這一區域在戰前曾經高唱過著名的，與汎亞美利加主義和大不列顛主義相對抗的『中歐主義』；這中歐計劃使千百萬巴爾幹農民和近東居民，直到埃及和印度，完全變成德國貨的購買者。這就是蒂森，克虜伯和德意志銀行爲什麼要建築巴格達鐵路（Bagdad Rai-
lway）；威廉第二爲什麼要提倡三角同盟的巴爾幹政策；侯茨（Von der Holz）和巴沙（Liman Pasha）爲什麼要開拓土耳其的原因。

在世界大戰爆發廿年之後的今天，這一區域對魯爾又成了一個特殊的，極有吸力的對象。蒂森和克虜伯重新走上這條道路。這是『中歐主義』的中興。德國重工業一步步，一段段走着它以爲在一九一四年已經走到盡頭的那條道路。它首先要在經濟上殖民地化，政在治上暗算那首當其衝的奧國，同時還要與它在民族上結爲『兄弟同盟』——因爲維也納多腦河是到近東的第一道門戶。匈牙利也得歸

併於這條道路。在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德國的重工業和銀行集團重新佔領了經濟上的決定地位；在這裏特別積極的是渥爾夫和克虜伯。在土耳其，渥爾夫、克虜伯、候茨門的新狄加，與法國和美國競爭，正建築着基瑪爾派在小亞細亞所計劃的新鐵路網。德意志銀行並有代表參加舊阿拏圖利安鐵路（Anatolian Railway）的理事部；同時西門子和A. E. G. 德國電氣大王和魯爾的代理人，就以最新式機器供給小亞細亞的一切新城市。在波斯，候茨門、渥爾夫新狄加正在建築從裏海到波斯灣的橫斷鐵路，這是中亞的第一條鐵路，直達波斯灣的英國勢力範圍（石油井和航空站）。此外還有德國泰克公司主持波斯的航空，德國銀行家主持波斯的財政。在美索波達米亞，渥爾夫、克虜伯、蒂森、哈尼爾新狄加曾強制英國公司（莫索爾新狄加）出讓建築石油輸送管的一部份利權。這一切不過是剛在開端。這種思想和行動都不是新發明。魯爾再一次用全速度所進行的，依然是巴格達鐵路的舊政策，無非這次是蒂森代替了德意志銀行。這是魯爾第二次高

唱『中歐萬歲！』蒂森絕不能，並且也永不會放棄這種思想和計劃。正如他在西方，進行反勞蘭的鬥爭，同樣在東方，他也要爲中歐而鬥爭——無論反對誰，無論用什麼手段。魯爾集團及其上層建築的整個重量，德國的整個重量，比以薩更厲害地壓迫着他，驅使他去征服東方。

如若西進政策和東進政策只是魯爾舊有的帝國主義動力變本加厲的重演，那戰後在德國發展起來的第三個資本主義力量便從一個很新的來源更加强了這一動力。除去以煤爲根據的自然魯爾，今天在德國還存在着另外一個人造的或綜合的(Synthetic)魯爾·德國中部盧納(Leuna)的化學集團。這是那新的極複雜的染料工業(I. G. Farbenindustrie)的化學工廠，距離柏林有幾小時的路程。盧納同樣是一個魯爾，但具有加倍的功能和三倍的強度。如若魯爾的煤業需要幾十年才發展成一個巨大的工業，德國重工業中的盧納化學工業在幾年之內就可以完成

這同一進程，創造出一個新的工業體系：人造石油工業（煤的蒸溜），人造肥料工業（從空氣中提取淡氣），人造紡織工業（人造絲），人造橡皮，人造染料等等。魯爾在極勤勉艱難的條例之下從地下提取自然資源，盧納則可以藉綜合法用化學製造自然資源。結果德國的新化學工業——染料工業的化學機器和儀器主要是在大戰期間和大戰以後創辦和發展起來的——便從盧納發軔了一種新的世界侵略。

德國化學託辣斯的生產率比世界對綜合商品的需要更快。另一方面它對於化學的不斷的新發明却比它的生產率還更快。藉着那新的巨大壓煤機，從鉛管中傾出製成的和蒸溜的石腦油，德國化學託辣斯是侵佔着原有的石油生產者，捨魯（Shell），美孚和巴古大託辣斯的市場。它在一年中製造二百萬噸這種煤炭石腦油。藉着從空氣中提取淡氣，化學託辣斯充斥了智利硝石和硝酸鹽的市場。藉着在蒸溜器中出產大量廉價的人造絲，它是危害着棉花大王的舊王國和遠東的絲

業。

德國染料工業的託辣斯今天擁有億萬的資本，十三萬的工人隊伍（這是危機之前的數目與蒂森鋼鐵託辣斯的十七萬五千工人不相上下），與其他工業有不可勝計的關係，對大銀行有影響，在全世界都有它的支系網；它實際已經趕上了德國鋼鐵託辣斯。的確，它要比英國的『帝國化學工業』更強大更有力得多，甚至在技術上還超過了美國 *Du Pont de Nemours* 的大託辣斯。現在它也必須，像在它以前的魯爾和蒂森，走上世界侵略的帝國主義道路。化學機器，龐大的貯蓄池，龐大的鐵管，龐大的壓力機；這一切的壓力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上（關於投資的償本付息）和魯爾的鑿煤機，起重機以及鎔鐵爐的壓力是一樣沉重，或者還會更沉重些。如此，盧納便在魯爾的動力之上又加上了它自己的帝國主義動力。

但從財政勢力的觀點來看，盧納和魯爾實際所代表的是一個動力。因為今天德國化學託辣斯和德國煤鐵託辣斯，蒂森和杜絲堡（染料工業的領袖）在資本上

是完全錯綜交織着的——他們是一個聯合。杜絲堡的右臂，染料工業的財政經理史蜜茨，實際就是蒂森鋼鐵託辣斯董事會的一個董事；化學託辣斯同時還握有鋼鐵託辣斯幾百萬股票。關於這種形勢的解釋是簡單的——但這與這些資本巨頭彼此之間一般的經濟和政治吸力無關。盧納化學託辣斯以綜合生產代替了一切自然生產。但爲這綜合法本身，它還需要自然原料；而這種原料大部份正是煤。沒有煤就不能有綜合法，也不能有化學託辣斯。而煤恰恰是掌握在蒂森的手中。的確，化學託辣斯在德國中部也有它自己的褐色煤。不過那並不夠，它還需要德國西部的西腓利亞煤。化學託辣斯有一時期甚至企圖，不用蒂森，自己獨立開採這裏的煤，並且買了屬於蒂森聯盟的一個煤業公司 Rhein Stahl 的股票。蒂森的回答是反攻。他威脅着要自己煤製造石油和淡氣，並且自己在魯爾建立新綜合工廠。於是煤和化學兩大勢力之間便成立了一個完全的妥協和聯盟。因此，魯爾和盧納今天事實上是一個勢力，一個資本集團，一種力源。如果魯爾爲它的煤和鐵

所驅使去襲擊歐洲，襲擊世界；盧納及其綜合機器就更加緊地驅使着它去挺而走險。

這是森蒂的地位。這是資本大規模凝結所必然產生出來的動力。這一動力並沒有像德國一樣，被上次世界大戰所折毀；它現在要再一次衝破這國家結構，為的是為這動力本身尋求一條出路。蒂森好比他以前的哥施米特（Goldsmith），或哥施米特以前的斯汀士，只是這一凝結的代表。他必須衝出德國的現存結構。這結構為他是太緊縮了。他需要更寬廣的一個——他需要歐洲大陸。他需要歐洲大陸為的是反對法國，反對英國，反對美國，反對蘇聯。這樣便產生了蒂森的偉大的大陸計劃。

這計劃很簡單——這只是從他的資本主義動力所發生的一切個別趨勢和運動的總合與具體化。蒂森的計劃確定德國必須從大陸上一個較小的區域轉變成囊括大陸的一個怪物，變成大陸本身。德國需要大陸的一切原料資源和供給——勞蘭

的鐵，比利時和荷蘭的煤，西歐中歐的鍊鋼廠，巴爾幹的銅，法國北非殖民地的五金。德國需要大陸以內的全部市場（大陸各國的國內市場）多腦流域和北歐的農民，大烏克蘭以及到近東的孔道。德國需要大陸全部流動的財政資源——以便在財政上支持這一擴張計劃和侵略組織。德國需要大陸底關稅同盟，需要征服和瓜分蘇聯。一句話，德國必須變成大陸，最初將德國統一成民族主義國家的魯爾現在要將它變為大陸帝國。這在實質上就是蒂森的大陸計劃。

為實現這一計劃——拿破崙規模的大陸進攻計劃——在拉特諾，斯特列斯曼和布魯寧服務於退守時期之後，希特勒便應召登台。如此就開始了這偉大的轉變。煤，鐵和化學的動力變成褐衫，黑衫和鋼盔團的動力。魯爾的大陸帝國的計劃變成「德意志國社帝國」的計劃，蒂森的外交政策變成魯森堡的外交政策。

第七章 魯森堡計劃

——中北歐「國社帝國」的設計——

只有希特勒和國社黨能執行蒂森的大陸計劃。這是中心的，有決定意義的事實，是德國最近全部事變在基本上的解釋。這是今天創造德國歷史的因素。只有了解魯爾外交政策和希特勒主義本質之間的這種聯系，這種因果的絕對關係，才會發現那實在原因，為什麼希特勒出現在德國，為什麼他的出現不採取其他形式或方式，而恰像他在事實上所採取的。實際在希特勒主義中沒有任何點是偶然的，被歪曲的，或暫時調度失當的。他的氣魄，他的無恥，他的殘暴，他之所以能擁有千百萬被動員和被催眠的民衆，他那無羈絆，打破一切國界的種族哲學，以及他那戰鬥的大德意志主義——這一切都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正因如此，並且惟其如此，希特勒主義才成爲蒂森主義最適當的政治表現，國社運動才

成爲德國國內資本勢力的意志和進展的正確表現。沒有蒂森就不會有希特勒。但也只有通過希特勒，蒂森才能繼續成爲蒂森。

爲什麼要這樣？爲什麼我們做這種論斷，並且將本書整個的重心和全部的要旨都放在這種立論上面呢？爲什麼德國的經濟勢力不能再繼續扶持這舊制度——民主政體——和它的外交政策呢？爲什麼斯特勒曼和布魯寧，一樣都是德國國家主義者，就已經不能滿足他們呢？魯森堡在威廉街（外交部街）究竟實行了怎樣的改革呢？

蒂森的經濟動力已經不是國家範圍的。魯爾及其全部建築的偉大生產力實際變得那樣浩大，那樣強烈，從這力源向外發射的距離是那樣遙遠。它的侵略對象已經不是個別的國家，甚至不是一個擴大的國家而至少是一個大陸。這就是蒂森制度發展的主旨，像我們在以上各章所見到的。不過一個大陸運動是需要一個大陸執行機關的。如若只有一個單純國家範圍的德國外交政策，蒂森就不能有什麼

更大的作爲。從前自由黨政府的外交政策，限於恢復舊有的國界——取消但澤迴廊（Danzig Corridor），收復東普魯士和上西利西亞，重新兼併薩爾——這對於他只是滄海一粟。因此，從前德國外交的基本方針，斯特列斯曼恢復一九一四原狀的改造政策，對於他簡直毫無意義。他不要回到一九一四；他久已越過了那一點（註一）。他需要一個根本新的目標，收復失地和一般的民族思想，在他看來，都太狹隘。他需要一個大陸帝國的外交政策。這種外交政策既不存在，就必須去創造；實際是正在創造中，他們所創造的就是國社主義的『種族國家』，或更正確些，國社主義的『種族帝國』（Racial Empire）。這就是希特勒最常用和最

（註一）希特勒自己（在我的奮鬥中）曾代表蒂森確切地指出：「恢復一九一四版圖的要求不但是對於政治地理的糊塗；而且結果會使牠變成一種罪惡……實際德國在一九一四年的版圖：……在德意志民族的統一上既不完整，在軍事地理上更不合理……一九一四年的版圖對於德國的未來毫無意義。」

神聖的口號的最深刻的意義和真實根源。

這不是猶太人的問題。猶太人是國社黨最好的煽動口號和最廉價的恐嚇手段。反猶太主義是希特勒的鴉片。此外這還是一種方法，將國家財富的特權和特殊利益，犧牲着猶太人，轉移給中間階級的一部份，即其上層。和寡頭政治的一部份，即鋼鐵託辣斯集團。如若認為國社黨反猶太主義的「族種哲學」的本質只是單純的反猶太人的鬥爭，那便是最大和最近視的政治錯誤。因為在孤注一擲之中的要比這大得多。他們所反對的勢力，比柏林和佛蘭克夫城內新舊猶太居民區中那堆破磚碎瓦，要更強大得多。現在在孤注一擲之中的是歐洲的地圖，蒂森的大陸計劃。

希特勒，戈倍爾和魯森堡的國社主義的種族學說指明：舊的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是屬於自由主義時代，並且必須和牠一同消滅。正如它在國內的形式——民主政治——被摒棄一樣，它的國外形式也必須改變。勝利的國社主義的

新國家形式是種族帝國。「十九世紀的民族國家的觀念只是達到最高的國社主義和法西斯蒂國家的預備階段；因此，這種新的國家觀念對中古世紀政治制度殘餘的進攻，只到現在才達到牠的最高峯。」（魯森堡）民族國家是法國大革命的理想。種族帝國是國社主義大革命的產兒。民族國家要比種族國家爲小，正好比民族只是種族的一部份。民族國家因此必須消滅——牠必然要轉變成種族帝國。

這裏的邏輯是不健全的（『種族』和『國家』這樣聯系起來是很離奇的），但這裏無所謂邏輯問題。這只是思想上底一種掩飾：掩飾實際的發展，掩飾當資本主義生產力達到機械膨脹的頂點的時候，牠就要衝破國家界限這一事實。不過希特勒並不能因此接受『單一世界國家』的社會主義結論——因爲社會主義等於沒收蒂森的私有財產。他另外採取的是一種模糊的『種族』思想，並且使這思想適應生產力的成熟形式。這實際就是蒂森的思想。

這意義是：蒂森現在在國際政治領域之內，只能與國社主義者，他們的思

想，他們的哲學，他們的口號，他們的領袖和他們的外交家來共同行動。因為種族帝國一般理論的意義演變成國社黨的實際行動就是『德意志歐洲帝國』。這與德國重工業的大陸計劃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從火燒德國國會大樓那一夜起，德國政權就過渡到希特勒、高林、戈倍爾三巨頭的手中。此後德國全部的政治事變，德國對內對外的全部活動，實際都以一點為轉移——『魯森堡計劃』。這一祕密計劃今天隱然就是德國的『孟羅主義』大政方針。每次政治運動，每個外交步驟每位部長的講演和各種軍事準備事實上都是它的發動，都與它有關係——這種關係甚至比英國大政方針由英國海軍部所決定的程度還要高。魯森堡計劃的祕密作用指示着國社黨的新政權只是走向另一個更高階段——聯合一切德國民族，代替舊有的畢斯麥德國，建立德意志聯邦——的一個中間階段。在未達到這一目標之前，國社黨也是革命尚未成功，仍須繼續

努力的，因為『第三帝國』雖已實現於國內，却尚未實現於國外。

希特勒是在這條道路上，走向這一目標的領袖。高林是這一運動的司令。戈培爾是這一思想的前驅。魯森堡計劃是新德國最神聖的鬥爭和最中心的思想。它在德國整個政治上必須是最高的。它必須比國社主義任何其他部份都更重要。爲了它，任何犧牲，任何讓步都在所不計；爲了它，甚至可以背叛黨的主張——只有計劃本身，正如當年德國參謀本部的史萊芬軍事計劃一樣，是不可侵犯的；因爲魯森堡計劃可以使中歐六千萬人口的國家變成一個橫斷大陸的，一萬萬人口的『國社帝國』。它的意義是歐洲（西部拉丁和盎格羅撒克遜地帶除外）的希特勒化，或者經過同意或用暴力，或藉合併（Anschluss）或藉征服，它要顛覆從前的國家結構，將大陸上一切德意志國家聯合起來，打成一片——形成希特勒的新『種族帝國』。

它預計要解決奧國，那只是多腦河上南德的同族，它預計要消滅瑞士；瑞士

的德國部份是德國在阿爾卑斯山的支派，必須與瑞士的法國部份那種非自然的聯合，中世紀的遺跡，完全脫離。它要求分裂捷克斯拉夫，以便使德國的波西米，莫拉維亞，和西利西亞歸併於他們原來的種族。它要求瓦解比利時，使其日耳曼和佛蘭德部份聯同布拉邦和盧森堡，如瑞士一樣也與法國和瓦龍部份分離；這樣使佛蘭德和荷蘭（舊德意志的栢根第省）形成『種族帝國』的西北部。它將斯坎地挪威亞半島也併入這一體系，因為那是北德的一部份。那三個國家的單獨生存是不自然的。它為希特勒帝國要求波羅的海及其沿海各國——芬蘭，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因為這些都是德國本來的領土。它向法國索取西佛蘭德和勞蘭，向意大利索取南狄羅，向南斯拉夫索取南蒂利亞，向丹麥索取史萊斯威格。這一帝國的勢力和主權——根據種族的新定律——必須達到有德國種族的一切領域，甚至遠如有德國屯墾區的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

這是魯森堡的主張，舊畢斯麥的國家只能算是這整個帝國的一省。這是國社

黨「種族宣言」的實際政治意義，所謂「猶太人問題」只不過是一種掩飾。這是希特勒帝國成立之後的歐洲新地圖，「國社主義革命」的地圖，代替自由主義的「法國革命」的歐洲地圖。戈倍爾本年七月對國社黨員的講演——或者是國社黨領袖空前最重要的講演——曾講到希特勒主義的「偉大的歐洲使命」，曾宣言國社主義的前途，好似法國自由主義在它那時代的前途，不在它的策源地，不在德國，而是在全歐洲；這就是戈倍爾講演時心目中的地圖。這也就是德國法西斯主義為什麼在種族政治的問題上——或許只在這一問題上——是與意大利法西斯主義那樣顯著地不同。莫索里尼為他的國外擴張不能發見任何「意大利」種族，因為在亞德利亞海以外這一種族是並不存在的；但他也不能鄭重提出任何拉丁種族的問題，因為那會牽連到他的對手，法國。另一方面，希特勒的德意志種族在地理上實際却有半個大陸做他的帝國的對象，這就值得一種新的「哲學」。德國以外的一切其他「德意志」國家，例如奧國，瑞士，荷蘭或丹麥是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弱

小國家，他們對於德國沒有足夠的抵抗能力。魯森堡計劃的戰略根據就是建築在牠們身上。

在這裏邏輯是不發生作用的。不發生作用，因為德意志種族的地理，雖然在歷史和生物學上，是無稽之談，在政治和宣傳上却是一個現實。魯森堡計劃並不企圖個別的兼併任何國家，或局部的修改那一方面的國界。它實際所暗示的是大規模侵略全部大陸，像從前野蠻民族入寇一樣。誰見不到這一層，誰還從簡單的猶太問題的立場上指斥德國法西斯蒂的種族政策，誰便不能把握也不能了解希特勒主義的本質。因為在希特勒這一種族政策上正存在着極有利於蒂森的條件。它不只供給蒂森必要的思想，而且也供給他必要的地理。『德意志種族帝國』的地圖與擴張德國重工業的地圖處處都恰相符合。希特勒帝國在地理上無非是魯爾生產力固有的勢力範圍。

魯森堡計劃的「德意志聯邦」在歐洲有什麼意義呢？它要推翻整個大陸。它計劃中的版圖一方面達到大西洋和蘇伊士連河，另一方面達到北冰洋和亞得利亞海。它將北海和波羅的海變成德國的內地海。它將一切其他單純的「民族」國家推到大陸的盡頭，使牠們變成第三等的輔助結構。它在地球的這一地帶以內創立起一個巨大和中心的體系，使還站在它以外的一切國家必須屈服在這一體系的吸力和權勢之下。它在這體系之內統一了大陸的一切重要原料和糧食供給。它使萊茵的工業中心和多腦的農業平原結合起來。它使工業生產最強的中心與生產五穀最大的地帶連接起來。它使柏林永遠不會再有被封鎖的危險（『自給自足』Autarkie）。它使魯爾從對法國鐵礦的依賴中解放出來。它將英俄之外的一切歐洲大礦脈——魯爾，薩爾，甘柏恩，林堡，上西利西亞——聯合成一個單一的體系。它給這大量的原料和製成品準備下一個一萬萬人口的極大國內市場。它使魯爾的銀行伸入有流動儲蓄的人民的新階層。它奪取了英國最重要的一個貿易和航運勢

力範圍——歐洲西北部（比利時，荷蘭，斯坎地納威亞，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它對法國——或者也對意大利——封閉了巴爾幹和近東的道路。它將多腦之南和印度以西的一切弱小民族都置諸魯爾之王的專制勢力之下。它在歐洲大陸的中間，爲它自己創造了一個單獨的經濟大陸。它將美國的方法和美國的強度移植到了歐洲。

此外，它並且從軍事觀點上開始麻痺和鎮壓歐洲一切其他列強。從阿爾卑斯山到英吉利海峽的『德意志聯邦』使這些列強的防守成爲妄想和不可能。它利用它那差不多三倍的實力（一萬萬與四千萬人力之比），它那機械化軍械的龐大基礎，和它那空軍的廣大行動範圍鎮壓着法國。它從荷蘭進兵，或假道瑞士（參閱第十章：『德國在大戰中能否勝利』），可以繞過法國東面的防守壁壘。它在軍事上可以對波蘭爲所欲爲。它從阿爾卑斯牽制意大利，威脅地中海和法屬北非殖民地。它在軍事上百分之九十，如若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地，牽制住英國。從比利時

和荷蘭北海岸，它最後而且永遠結束了這島國『隔岸觀火』的戰略地位。它在海峽左近裝設長距離的大砲，它在沿岸和附近的海上航空站中設立空軍站。如若英國企圖抗議，那便只有再度『對英宣戰』——但實力的對比却已然不像一九一四年。

『德意志聯邦』要稱霸歐洲，同時也要稱霸全世界。於是它就進到任務的第二部——征服俄國和到亞細亞的道路。

這是魯森堡計劃的第二個本質的理想。德意志聯邦，無論其自身已然如何廣大，還需要一個廣大的殖民帝國。希特勒一萬萬人口的『上等種族』的體系，為解決這宗主國的『難題』，還需要一個一萬六千萬人口的『劣等種族』的體系。這是希特勒、蒂森『種族』政策最有意義，而最嚴重和最威脅的要素。這低級的劣等種族就是布爾塞維克（蘇聯）種族。這劣等種族就是居住在波羅的海，北海和太平洋之間的廣大農民羣衆。他們拒絕向蒂森購買任何貨物，雖然他們窮；他們拒絕與希特勒的文化發生任何關係，雖然他們『愚鈍』。他們現在甚至自己發

展起來一種特有的文化——工業的和社會主義的文化。

蒂森知道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的發展，對於希特勒的德意志聯邦，是一種致命的危險——甚或是真能威脅他的惟一危險。無論希特勒的聯邦是如何廣大，蘇聯都比牠更廣大。無論魯爾的生產力如何強有力，但蘇聯烏拉流域，頓河流域，庫斯聶茨流域和莫斯科區，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方式和速度上，所發展起來的生產力都要蓋過牠們。蒂森知道以他的一切技術和財政資源，他永不能趕上蘇聯的五年計劃。那擁有一萬六千萬人口，八百廿四萬方哩土地，在斯達林領導之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而且必然是，比蒂森的體系更強有力，比他的發展更迅速的，德意志聯邦能很容易趕上法國和英國，比較困難趕上美國，但永不會趕上蘇聯。蒂森知道這一點。高林呢？他知道在軍事上只有蘇聯終久能成爲德意志聯邦的真正勁敵。高林知道單獨德國絕不能克服蘇聯這樣廣大無垠的領土；絕不能戰敗蘇維埃的二千萬到二千五百萬軍隊，蘇聯的新空軍，特別是蘇聯的戰鬥的宣傳

力量。現在『劣等種族』是倒比『宗主種族』更強大了。

這就是魯森堡計劃的第二個本質的理想爲什麼是要毀滅蘇聯的原因。這第二個理想是不能與第一個分離的。希特勒『種族帝國』的建立和蘇聯的殖民地化是絕對聯成一體的。除非一個體系毀滅，別一個才能繼續生存。當蒂森，希特勒和高林毀滅了蘇聯，當頓河流域，庫斯聶茨流域和烏拉流域從地面上被掃掉，當蘇聯變成埃森鋼鐵託辣斯的產業，蘇聯石油變成盧納化學託辣斯的產業，當烏克蘭及其黑土區變成德國農民的殖民地（德國農民和失業者的青年子弟的殖民地），其餘的蘇聯人民變成德國殖民地的市場，當到中亞和東亞的道路清除乾淨的時候——那時候希特勒的『種族帝國』才真正是無敵的而且是無限的。魯森堡宣稱：『給德國農民在東方（蘇聯）的自由是我國復興的全部基礎』；『東方的殖民地化』是『我們的主要問題』，（國社主義的基本結構，莫尼希，一九三三年）。因此反布爾希維克主義的鬥爭就是蒂森世界霸權的完成，希特勒的凱撒主義的完成。

這是魯森堡計劃最後的理想——它最後的，實際的政治結論。

如若認為這計劃只是烏託邦的幻想，那是再錯誤沒有的。國會縱火也是不可思議的幻想——現在却成了冷冰冰的現實。當國社黨突然出現於中歐的時候，他們所運用的正是他們自己所特有的爆發方法 (Explosive Method)；這種方法在攘外與安內並無不同。他們計劃的規模是龐大的，他們的精神是拚命的。實際他們是因爲受着德國資本主義的機械生產力的驅使，才這樣不可抗禦地去進行這種野蠻的策略和運動。這正是魯森堡計劃之所以爲具體的政治現實。這也正是國社主義全部要旨和全部綱領的集中表現。在這計劃未成功之前，它是從不公佈也絕不會公佈——正好比馬恩之役以前的德國史梨芬計劃，二月廿七日以前高林火燒國會的計劃一樣。國社德國的全盤活動現在就是集中在這上面。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國社黨的聖經——從頭到尾全部都浸染着這種色彩。當戈倍爾向褐衫提出征服歐洲這一口號的時候，他心目中所想像的正是魯森堡計劃。同時也正爲執行

魯森堡這一計劃，高林才在八月向瑞典法西斯蒂領袖富魯迦提議于以巨額津貼，如若他們擔保在瑞典奪取政權之後，將瑞典北方各省割讓給國社黨做殖民地。富魯迦當時在報紙上曾披露這一提議，因此便被該黨的領導機關所開除。在英國報紙（星期時報）和其他地方也洩露了魯森堡計劃的一些片段；荷蘭法西斯蒂著名的祕密陰謀，所謂『佛蘭德、荷蘭、德意志聯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至於魯森堡計劃的實際活動，這在奧國最近所經歷的全部命運和災難中就可以略見一斑了。魯森堡計劃的作者，國社黨的外交主腦，魯森堡本人曾指使給他作傳的哈特先生說道：『魯森堡所擬定的外交政策計劃確實是大規模的。西洋文明的未來形式要靠現代青年，在德國國內和國外，是否克服了十九世紀，以便在同等的規模上思想。』（哈特著魯森堡及其事業，一九三三年莫尼希出版）（註二）

是的，十九世紀是克服了。廿世紀的國際政治是正在不同的形式上進行着，魯森堡也正在企圖，代表蒂森，成爲新時代的先知。他能成功麼？魯森堡計劃能

實現麼？這要依靠怎樣去實現牠，怎樣戰略地實行希特勒、蒂森的外交政策，並且爲實現這一政策創造出來怎樣的手段。

如此便展開了新威廉街的作品的第三幕——『國社國際』的組織。

（註二）其他著名的國社黨領袖也間或關於秘密的魯森堡計劃有所失言。例如普魯士國社黨領袖畢，在給汎歐羅巴協會秘書叩登浩夫的一封信中，曾公開指明併奧國，盧森堡，阿爾撒思，勞蘭，佛蘭德，瑞士和波希米是未來的德國計劃；不但如此，他還爲德國要求在歐洲聯邦中的首席。薩爾區國社黨領袖西門，在對薩爾協會的代表的講演中，所提出的是完全同樣的要求。西班牙的行政長官陸奈克在八月六日宣稱：『這建國大業尙未完成——「第三帝國」的鷹還沒有將牠的兩翼從艾克思（Aix）伸展到維也納，從布根第（Burgundy）到遠東的德國海，從阿爾卑斯到波羅的沿岸。但這一任務是無論如何都必須完成的』。希特勒的主要口號『北德意志種族的主權』只是魯森堡計劃的一般標題，這一計劃甚至被探入國社黨的正式黨綱以內：『我們要求統一一切德國人民……建立偉大的德國。凡屬德國血統的人民無論他們住在丹麥，波蘭，捷克，意大利或法蘭西都必須統一在德國政權之下』。

（國社黨黨綱第四十二頁）

第八章 魯森堡的祕密國際

柏林今天有三座大樓使行人路過要不禁爲之毛髮聳然的。其一是高林的華廈，座落在城市中心的阿爾卑街；這位狄克推多就在這神秘的，中古世紀的陳設裝修中過他的夜生活。另一座大樓是在同一條街的八號，以前並不聞名，今天佔據此地的是國家秘密警察——站在希特勒背後，知道國會縱火內幕的那一秘密恐怖勢力。第三座是威廉街甲七十號，一座並不壯觀的小樓房。知道這個地址的人很少，知道這就是德國新外交政策發源地的人更少。希特勒政府一切外交和國際對策全由此地策畫；給德國駐外代表的一切訓令也全由此地規定。不過德國政府的外交部却不在此地辦公。厚施、叩斯特、路特等著名的大使和專使的確仍然向『鐵血宰相』的故址，外長牛拉特和布婁先生現在的外交官舍，威廉街七十四號呈送報告。但他們知道他們在柏林的上司，和他們自己一樣，都久已只是虛有其

名了。另外有人寫實際報告，另外有人批閱。

威廉街甲七十號的樓房是德國國社主義的一個最奇特的組織的所在地——或者是現有的最奇特的國際組織之一。它的正式名稱是『國社黨外交處』(Ausser-politisches Amt der N.S.D.A.P.)。這在表面上無非是一個政黨，當然是當權政黨的秘密機關；實際却很類似一個參謀部的組織。其中分若干部和若干科，有的部竟帶有外國國家名稱：有『奧國』部，『國際貿易』部，還有『青年部』。管理這整個工作的有『主任』和『科長』等全班的職員。這些人是誰？他們直到現在大部份還不聞名於德國；無論如何，他們是與政府外交界無關的。他們是從那裏來的？所知道的幾個，來路都很不明：有德國僑民，國際的冒險事業家，商業經紀人；特別是許多從波羅的海來的德國人和半德國人以及從前反蘇聯的軍事組織的人員。

這一團體的最高領袖，魯森堡 (Alfred Rosenberg)，現在也就是四十來

歲。他是國社黨外交處處長，是希特勒在外交問題上的特別親信，並且或許是這一般人們之中最奇特的一個。他從前是一個俄國人，是在里加學習建築的一個學生；大戰時期尚在莫斯科，以後就跑到瑞瓦教圖畫，然後又在莫尼希做新聞記者和宣傳員。他是希特勒最早的信徒之一，參加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暴動』（希特勒在巴瓦利亞第一次未成功的武裝叛亂）；此後他成了國社黨中央機關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的總編輯，並且是新國社黨的十大領袖之一。最後他還是國社黨公認的外交首領，這位青年，雖然三番五次改變他的職業，但實際在這整個時期，在希特勒黨內，却負着一個很固定的任務。

國社黨之能有今日以及希特勒之能以成名，這主要要歸功於國社黨內三個確定的團體。第一是恐怖主義者的團體，包括退伍軍官，武裝隊伍和“Vehme”政治暗殺黨的首領；他們創造下希特勒武裝勢力的核心，今天是褐衫和黑衫的領袖。第二是蒂森資本團體和他在重工業，銀行以及政治中的同盟；他們建立了希

特勒的財政基礎，今天統治着他的經濟政策。第三是魯森堡所領導的團體，這是最不著稱和最隱密的一個團體：它策畫希特勒的國際關係，今天統治着他的外交政策。

組成這一團體的是那些實際人物，它的關係和支派伸展到多遠，這是很難或者太早來說的。但這團體所代表的不是一個德國的，而是一個國際的結合。它的界限和起源是很模糊的。參加它或參與這種陰謀的有各國的政治團體和會社，以及所謂國際的『中間人』，說客以至間諜或隱名的資本主義企業。最近各種政治舞弊的訴訟時或洩漏這些結合的一些祕密；他們的一致和集中化是遠超過一般的想像的。這種結合或者有一個共同的根基和長久的動力：就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俄國革命。這次革命在戰後時期創造出來一條戰線，從匈牙利、意大利和英國的白俄僑民的某種極端反動組織，從瑞士和羅馬的『反布爾塞維克聯盟』『反猶太委員會』，從柏林、巴黎、倫敦的『間諜』，一直伸展到著名的國際財政家，關

心俄國煤油的份子和軍火業的經紀人。像阿瓦婁夫親王(Prince Bermond-Avalov)，從前反蘇聯戰爭中的俄、德、波羅的聯軍司令，像貝魯(Bell)，製造蘇聯偽幣的組織者，第特汀(Sir Henri Deterding)的中間人，像赫扎斯少佐(Hejas)，匈牙利祕密結社的首領，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之後白色恐怖的组织者，像班尼尼(Benigni)，天主教和反猶太的一個很嚴密的“*veritas*”團體的首領，像西歐某些其他名人——他們都有各種政治、社會、財政、宗教或私人性質的動機，但他們却有一個一致的目的——反蘇聯。

這是一個極端反動，極端反社會主義，並且極端反蘇聯的國際團體，也可以稱之為『白色國際』。魯森堡所服務和工作的就是這個團體；其中心地點，如國社黨的中央，也是在莫尼希。他使它與希特勒保持聯系。他爲它接洽物質援助。他聯系這兩個系統的國際政策，目的是將它們合而爲一，或至少使它們聯合起來共同行動。魯森堡多年以來是過着兩重政治生活。他不單是國社黨員和希特勒的

右手，同時還是國際反互助會（Anti-Freemasonry）的一員。他參加瑞士和匈牙利的國際反猶太大會，並且是一個特種報紙的編輯，反對互助會的『超國家』的理論，反猶太和反布爾塞維克；他參加在歐洲各國進行反天主教和反耶穌教的激烈鬥爭的一個國際團體。如此，他就使這些份子與國社黨的恐怖主義者和國社黨資本家互相聯合起來。因此，他就成爲國社黨外交處處長。因此，他就成爲新德國的真正外交部長。

他現在爲實現他的計劃，魯森堡計劃，在完全新的基礎上所成立的外交部，於是就成爲一個有骨有肉，名實相符的機關。這並不是外交部。這是一個祕密國際。

魯森堡計劃發展的方向，像它的基礎蒂森計劃一樣，不是國家的，而是大陸的。因此，實現這一計劃的組織也必須建築在同等的大陸規模上。它必須伸展到

本國範圍之外。它必須在德國與在要歸併於未來『德意志聯邦』的其他各國國內同時進行，而且它不能只進行外交。它必須同時是奪取政權的機關，是德國在別國內政中奪取政權的工具。這是魯森堡先生的外交部與其他各國外交部之間的主要區別。

如何能完成魯森堡計劃，爲德國征服大陸的一切『日爾曼』國家呢？要在軍事上征服這樣廣大的區域——從荷蘭到奧國，從波羅的海到亞得利亞海——即使德國能無限制地武裝起來，希特勒無論如何也絕不會去冒這種瘋狂的危險。爲『德意志聯邦』的軍事鬥爭實際就是反對全歐洲。甚至反對全世界的戰爭——這是蒂森和魯森堡知道得最清楚的。他們是實際的戰略家。他們知道進攻奧國、捷克和波蘭，法國軍隊就必然行動；進攻荷蘭和比利時，英國軍隊就必然行動；而意大利、美國和蘇聯對於這種武裝進攻至少也是惡意的中立。在這一情勢之下，整個國社黨統治的崩潰，或從外或由內，都只是時間問題。沒有一個國社黨領袖

是那樣瘋狂，會來考慮這種可能——連高林也包括在內。

相反的，國社黨的全部戰略是集中在這一點：德國軍事力量的動員必須在它的國際政治地位已經提高以後；或是在德國國外敵人挨次被壓服，挨次被暗算，任何反德聯合已經不可能，或是在德意志聯邦既經成立之後。那時，才能在這基礎之上在歐洲大陸樹立起一個無敵的，敢作敢為的新軍事力量。但直到那時為止，爲外交政策的目的並不能動員這一後備軍。就是說，天天養精蓄銳來加強他們是可以的，但不能用他們爆發一個反對歐洲聯合的戰爭。這就是說，在最近將來爲實現魯森堡計劃便必須採取軍事以外的其他手段。究竟不用武裝如何能建立一個『德意志聯邦』呢？沒有普魯士軍隊，沒有高林的空軍，如何能征服奧國、波西米亞、瑞士、盧森堡、佛蘭德、荷蘭、斯坎地納威亞以及波羅的海各國呢？在這點上，這新體系，魯森堡的新外交部，就開始行動起來。

國社黨在德國奪取政權並不是利用武裝，也不是憑藉軍事叛亂，而是經由

『人民的民主意志』。他們奪取政權是從內部，並非從外部，『合法地』，並非革命地。爲什麼爲其他『日爾曼』人民就不可以採用同樣的方法呢？在『日爾曼種族』之內，國社黨不承認任何國家界限——一律是內政。爲什麼在奧國、波西米亞、瑞士或荷蘭的德意志國社黨支隊，不可以像中央軍在德國，實行同樣的『內部』行動呢？德國政府與此無關，因爲這是這些國家的內政問題。不過這些『內政』的總合就等於『德意志聯邦』的外交政策。

這好像很簡單，很平凡。但這意味着歐洲政治的一個急劇變革，一種革命——正如以前國社黨運動意味着德國的政治革命一樣。一旦一個國家集中其外交政策於利用內部政治革命以征服其他國家，集中於從內部奪取的時候，國際外交的全部事業便帶有一種新的姿態。這已經不是照會，磋商，條約和附件的問題。這是在別國國內組織內部隊伍，鬥爭反對其本國政府、推翻它，成立他們自己的政府，然後與敵國合併；這是這樣一個問題。明顯的，國社黨的奧國只能願意與

德國合併，荷蘭的法西斯政府會以『北德意志聯邦』為其綱領的主要部份。利用內部的國社革命，然後與德國聯盟，這樣征服其他日爾曼國家——這是國社黨外交政策的新策略，這是魯森堡的新系統。這是希特勒的『種族學說』為蒂森的目的，為幕後魯爾大工業家，所取得的第三種極大的利益。它為他所獲得的不只是一個新觀念——『種族帝國』，大陸經濟擴張的煙幕；不只是必要的地理——德意志聯邦，魯爾一切帝國主義要求的確切描寫；而且也供給他執行這一計劃的惟一可能的新策略。這策略不需要軍隊、戰爭、聯盟、只需要一點投資——這策略對於蒂森差不多等於天才。經過國社黨分離的各邦到統一的德意志國社聯邦。經過各國的希特勒到希特勒大陸帝國！像這樣的事業倒很值得一次國會縱火。這是魯森堡的第三系統。這是他的秘密國際的目的和任務。

『國社黨外交處』，魯森堡的外交組織，只是這一國際的一個秘密中心和執

行機關。這一國際已然全部活動起來，並且日益威脅地籠罩着德國週圍的一切國家。「國社國際」今天盛行於半面大陸。它比任何其他國際組織，比自由黨聯盟，比猶太同盟，比天主教聯盟，比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國際和工會都更強大。只有一個國際組織在勢力，活動和統一上和它並駕齊驅——共產黨的赤色國際。這一國際始終是「國社國際」最危險和最強有力的勁敵；柏林和莫斯科是絕對冰炭不相容的。「國社國際」現在在歐洲建立起一個國社黨的支系網，分成三大地理區域：北部包括佛蘭德荷蘭（Flemish Dutch）和斯坎地納威亞；南部包括奧國，多腦流域各國和巴爾幹；東部面對着蘇聯。在每一部都成立了一個新的堅實的，合法的或祕密的國社黨聯盟，有本國黨員，本國或德國的領袖，可是用德國金錢。在每一部都正發展着各該國的法西斯政黨，具有國社黨的思想，國社黨的武斷宣傳和國社黨的策略，準備遵循國社黨的道路奪取政權。每一部都根據柏林執行機關的訓令，根據魯森堡計劃集中而且一致行動。

『國社國際』在北歐

荷蘭是向北進攻的根據地，『國社國際』的跳板。這裏的人民與德國有『種族關係』；在文化，經濟和軍事上，除奧國而外，荷蘭要算是對德國依屬關係最深的一個國家。『荷蘭國社黨』，荷蘭的黑衫現已宣告成立。他們的領袖，例如在海牙的黑頓博士 (Dr. Haighon)，在林堡的斯密特 (Adalbert Smit)，在高寧根的叩司特 (Koster) 牙醫生，都與德國國社黨在組織和財政上保持着密切的關係，他們的機關報『荷蘭國社主義者』是在德國西腓利亞省的達鐵倫城出版，他們的口號與國社黨的武斷宣傳相符合：『我們不受猶太·荷蘭的統治！』，『希特勒是我們的領袖！』。這些荷蘭黑衫的實力還薄弱，好似德國褐衫起初一樣。但他們已經舉行過無數次的大會；他們正在進行反荷蘭自由黨，天主教徒，和社會主義者的無顧忌的煽動；他們正在有權勢的軍事家中間爭取同志（威斯特曼

Westermann)將軍，他們並且正在很有意義地將他們的活動集中在荷蘭的兩省，爲德國在經濟和軍事上最重要的兩省：林堡(Limburg)和高寧根(Groningen)。林堡(在比利時和德國之間)是荷蘭的礦區，魯爾資本和法國集團的必爭之地；誰在林堡佔優勢，誰便能在大戰爆發的時候掌握荷蘭的經濟命脈，因而便能左右它的政治動向。高寧根(在北方)是鐵路以及運河的交叉點；從這一點，可以戰略地裁斷荷蘭。同時荷蘭國社黨的軍事組織的領袖，羅斯衛德(Captain Rosel-vede)，聲稱他們已經有八千戰鬥員，最遲六月以後要有五萬——在荷蘭這樣一個小小國家。這整個組織與國界那面，在西腓利亞和艾克斯的德國國社黨機關有最密切的聯絡；艾克斯的國社黨地方領袖，泰克費(Tyler)，雖然被荷蘭驅逐出境，仍舊是荷蘭黑衫的實際主動人之一。德國的經濟壓力和膨脹力在荷蘭愈益加強——蒂森見到這一層——事實上也就更易於向這些人民注入這種思想：荷蘭國難和危機的解脫主要要依靠與大德意志的密切聯合。荷蘭法西斯蒂的「種族思

想」和政治作用必然要繼續成長。今天在荷蘭還佔優勢的親英傾向，必然要更形衰落；因為魯森堡先生的秘密國際需要這一國家做爲跳入新戰爭的跳板。

發展荷蘭法西主義的同一力量也正在比利時組織一種國社運動——佛蘭德國家主義派（Flemish National Solidarists），和他們的領袖『佛蘭德的希特動』，薩福倫（Van Severen）和赫曼斯（Ward Heijmans）。這後者在一九二九年和伯寧根（Van Beuningen），共同舉發過關於荷蘭、比利時軍事協定的著名的『烏垂特文件』（Utrecht Documents），這不久以後便被證明是德國方面的假造。今天赫曼斯和薩福倫把有悠久歷史的佛蘭德脫離比利時的獨立運動轉變成一個純粹的國社組織。迪納索斯（Dinasos）現在帶出字章，唱國社歌，向猶太人挑釁，要求取消國會和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並且已然成立了他們自己的軍事組織，穿着標準化的制服。他們惟一的目的解散比利時，將佛蘭德，荷蘭和法國的布根地省（Burgundy）聯合成一個『大荷蘭國』——即未來的『德意志種族聯邦』的西北

部。

不但如此，他們甚至宣言南非的伯爾（Boers）也應該是這一國家的有機部份；他們而且與南非聯邦的荷蘭急進派已經有了深遠的關係，這是威廉第二著名的『克魯格通諜』（Krugger Telegram）的舊路線。蒂森集團今天對南非十分注意；他們企圖在那裏發展一個對英國獨立的鋼鐵工業。幾年之前他們甚至成功地與伯爾成立了一個德國有特別優先權的商業協定；這協定以後被沃夫大瓦（Ostwald）條約宣告作廢。在伯爾省最近國家主義派活動的加強，以及赫祖格將軍的國家主義黨的一派拒絕與斯莫特將軍的昂格羅費黨相合併都很可能是受這大陸新勢力的影響。『大荷蘭』的法西主義在這裏與蒂森的殖民地政策是平行並進的；在伯爾的荷蘭農民和德國舊屬非洲殖民地的德國農民之間的『種族聯盟』與這一政策的方向也適相符合。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好望角城正式成立了『非洲亞利安國社主義運動』，並且有德國國社黨員參加，穿着灰衫，開始做大規模的反猶太宣傳——

這就是通常在策略上的準備。

同時歐洲的佛蘭德國社黨也發展起來一個突然變得非常活躍的勢力。從甘特的『綠色樓』，希特勒的『褐色樓』的小模型，他們在佛蘭德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中間進行激烈的反對比利時的分裂運動，並且企圖將一般青年首先引導到他們的影響之下，好像在德國一樣。他們這一運動的發展甚至使布魯塞爾政府不得不明令禁止穿制服。這些團體領袖之一，伯姆斯博士，在大戰時期是德國軍閥所任命的分裂主義的『佛蘭德委員會』的委員，後來因此被比利時當局判處無期徒刑。他現在成立了一個新的，祕密的『佛蘭德委員會』準備做反比利時政府的暴動，（這是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 Otto Burgemeister 在 Deutsche Freiheit 所揭發的）。這裏的實際口號也是：歸回德國，歸回德意志種族！希特勒是新沙魯瑪尼皇帝！（Charlemagne）。這才是『第三帝國』法典的真正詮釋。但現在進行活動的不是德意志的僱傭軍隊，而是一個頭腦清醒的政治國際。

這一國際甚至要伸展到斯坎地納威亞，這裏從來不是德國領土的一部份，在政治上更少開放給法西主義。但此地是國社宗教『北方文化』的頂點。此地的原料（鐵產，木料）和殖民區域對於德國過於膨脹的工業很有作用。此地的波羅的海應該是德國的內地海，此地的廣大農民階級，據國社黨看來，應該是他們的統治的基礎。此地並且是高林的特殊勢力範圍，他在瑞典居住多年（不都是在避難），與貴族和軍事家結了淵源。他在此地的代表哈同司令，謀殺李布克內西和盧森堡的著名凶手，今天就是斯坎地納威亞國社運動的一個組織者。

跨過德國北面的國界——在丹麥——在藍克大佐的領導之下，有一個新的半公開的國社團體正企圖煽惑南哲特蘭（South Jutland）的困苦農民，建立一個秘密軍事組織——海軍衝鋒隊——這衝鋒隊正在德國國界之內的一個司令部領導之下積極活動。這些團體在丹麥京城實行巷戰和投擲炸彈的夜間演習，特別企圖爭取丹麥的步槍協會。

丹麥的運動尙在開始，還沒有很大的成績；在瑞典則已然成立了國社主義的一個地方黨部。去年夏天有四千黨員，穿着漂亮的制服遊行示威，當時曾遭到政府干涉；他們於是就派遣一個特別代表團去見柏林的高林。從柏林回來的時候，其中一個領袖揭發了高林（利用德國國庫）爲津貼瑞典國社黨所訂立的條件：割讓瑞典北部各省做爲德國的殖民區域。這是未來的瑞典國社政府的一個秘密。這個領袖不願等待這種結局，於是提出脫黨。高林爲挽救這種情勢，便於一九三三年十月親身來到瑞典，在羅克勒斯塔。他的內弟羅桑伯爵的公館，召集一次瑞典國社黨領袖的祕密會議。他們的計劃是藉助貴族，煽惑一部份瑞典保守派，並且也要在瑞典成立軍事組織。這裏缺少一個因素，因此就妨礙着『國社國際』在斯坎地納威亞的政治進展——這就是猶太人的缺乏。但要補救這一點，這裏還有另外一個強大的集團是這一國際將來能征取過來，並且現在已在征取之中的：這就是資產階級青年。富農和中間階級的子弟，青年軍官和學生感覺他們沒有得到當

權的社會民主黨和自由黨政府應有的重視，感覺他們是受着工會官僚的排擠，他們因此就提出口號，要把斯坎地納威亞從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中挽救出來。國社黨在其他地帶是利用反猶太主義和國家主義。但此地與蘇聯地理上的接近和第二國際在斯坎地納威亞的特殊勢力就另外供給了國社黨用以煽惑這些青年的新的刺激。結果挪威新國社黨在前軍政部長貴斯玲（Quisling）領導之下便有了迅速的進展。這個軍官有一時期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好像很有興趣，甚至還到那裏參過觀，今天却成了挪威的莫思雷（Sir Oswald Mosley）——英國法西斯蒂首領——譯者）。他的黨，『國家戰線』，在國會選舉中已經提出自己的候選人。與斯羅（Oslo）很有勢力的報紙 Tidens Tegen 突然也投到他這一面；當權的保守黨和農民黨的許多組織都開始擁護他。貴斯玲的挪威『救國綱領』字字都是希特勒的綱領：民族專政，極權政府，取消『國家公敵』的選舉權，鎮壓工會的法律，取締一切革命組織，擴充國家警察等等。但實際在這綱領最重要和最代表的是

另外一點。貴思玲要求成立『北歐國際聯盟』。這就是何以他和他的綱領能夠存在的原因。斯坎地納威亞的『北歐國聯』正是柔特遠姆 (Botterdam) 和甘特國社黨的『佛蘭德·荷蘭聯邦』一個補充。這裏和那裏都有魯森堡先生一隻密祕的手。這裏和那裏都有『國社國際』同樣的一個地理政策。

希特勒的『北歐國際聯盟』並非要終止於斯坎地挪威亞的東部邊境。它要完全包圍波羅的海，而且也從東面包圍。這就包括芬蘭。在芬蘭幾年之前幾乎取得政權的拉波 (Lappo) 法西斯蒂運動目前越來越接近着國社黨的道路；自瑪諾哈姆將軍(註一)的時期以來，他們的軍事當局就變成了絕對的親德派。這也包括沿波羅的海其他的兩個國家——愛沙尼亞和拉特維亞。這兩國在戰前便已在所謂德國『波羅的貴族』的統治之下。這些波羅的貴族幾乎佔有了整個國家，根據着黎

(註一)芬蘭的反動軍事組織(義勇軍)的一個代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曾在羅克斯塔宮參加高林

和瑞典國社黨領袖的祕密會議。

渥尼亞聖諭 (Livonian Order) 最好的傳統，把當地的愛沙尼亞和拉特維亞農民完全當做奴隸來使用，當時他們是俄國沙皇的國民和沙皇最熱烈的擁護者。今天他們是熱烈的國社主義者，認為希特勒能拯救全世界，而且能拯救他們的田產；他們依然統治着這些沿海國內數量並不算少的德國人民。此地是魯森堡的家鄉，此地是成羣結隊的德俄冒險主義者的遊戲場，他們正在等待柏林所命令和柏林所指揮的新戰爭的到來。此地也有猶太人。愛沙尼亞和拉特維亞當政軍閥——像圍繞波羅的一切軍閥——久已在等着接收法西斯蒂的口號和法西斯蒂的幹部。拉特維亞的哥波將軍 (Gopper) 公開宣言擁護希特勒和北歐聯盟，並且在進行着秘密的準備。愛沙尼亞的法西斯蒂退伍軍人協會也有一樣的傾向。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騎兵大尉莫倫 (Muhlen) 領導之下產生了愛沙尼亞國社黨，頗得國內一切德國人民的擁護。法西斯蒂波羅的聯盟的口號只是『北歐國際聯盟』的口號的另一個譯本，希特勒冠冕上的一顆北方明星。

『國社國際』在南歐

這比北方更重要。希特勒帝國的整個命運是要決定於南方的。蒂森正在這方面加緊努力。南方是整個魯森堡計劃的試金石，它的實際第一道戰線，它最艱難，最危險的戰場。如若魯森堡在這裏遭到失敗——在這方面或者將有戰爭——希特勒在柏林便也就要就此完結了。

希特勒爲奧國，和在奧國所進行的一切瘋狂的和絕望的鬭爭，實際完全受魯森堡國際——『國社黨外交處的第四科』——的指揮。據說，國社黨已經獲得了奧國全國選民的百分之四十，在蒂羅（Tirol），在撒茨堡（Salzburg），在加倫卡（Carinthia）實際已經佔着大多數。他們緊追着陶爾佛斯（Dollfus）的腳踪，并且已經伸手到該國政府之內，準備將中歐的前途倒轉過來。奧國國社黨無非是這一科的一個支系和執行機關。它一切著名的領袖和『英雄』們，例如全國監察員

哈畢特 (Habicht)、維也納領袖佛勞恩費 (Frauenfeld)、全省領袖波克施 (Proksch)、蒂羅煽動家侯費爾 (Hofer) 等等這些人在魯森堡、施奈德博士 (Dr. Emil Schneider) 第茨 (Hans Dis) 以及威廉街『第四科』其他不聞名和秘密指導者的手中，無非是一些小卒和傀儡。其實不只奧國國社黨是受着柏林的指揮。累日以來使奧國處於經常恐怖狀態，晝夜威脅着奧國城市和鄉村，損害了百數十人的性命並且在十月派遣過一個退伍兵暗殺國務總理陶爾佛斯的秘密恐怖組織；在奧國邊界對面，在巴瓦和亞，準備於適當時機向奧國進軍並且佔領維也納的奧軍 (Austrian Legion)，以及登記爲德國褐衫的一支隊伍，而司令部却在維也納近郊或蒂羅山中的神秘『第七師』——這一切，好像那正式的國社黨部，都受柏林國際的操縱。他們這樣操縱爲的是用這種方式，從各方面並且採取各種可能的手段來征服奧國。

一個偶然事件證明了在維也納有一個一定的秘密陰謀團體，即柏林國際的直

接代表，實際是如何一致和集中地指導着奧國國社主義的全盤工作。八月某日維也納警察搜查布朗街四號。這座樓房是一個很少聞名的文化團體的辦公處——『歐洲東南文化互助協會』。這一協會的董事和職員都是不與聞政治的善良人民——作家，商人，畫家等等。他們出版一種不出名的刊物——『中歐通信』。但警察在這間小公事房和這些善良人民中間搜查出來許多文件。這些文件與文化毫無關係；如若有，也只是關聯到『德意志種族文化』的。例如，關於奧國國社主義黨的祕密組織；關於在奧國的恐怖策略和在巴瓦利亞的『奧軍』；關於祕密影響報紙和關於在政府中的諜報；關於對奧國工業和農業使用壓力的方法，並且關於對政府經濟政策的怠工計劃。這維也納辦公處主任，施奈德博士（Dr. Herbert Schneider）是國社黨外交處第四科主任，魯森堡的助手，愛密耳·施奈德博士（Dr. Emil Schneider）的兄弟。維也納辦公處第二個職員是阿澤·第茨（Arthur Theodor Dits），他是外交處第四科科員漢斯·第茨（Hans Dits）的兄弟。這四兄弟

每天用密碼通信（此外他們與維也納的德國大使館也有聯絡——維也納政府的正式公開宣言證實了這一點）。這種通信決定着奧國國社主義的整個政策和生命。柏林的兩弟兄指示維也納的兩兄弟。維也納的兩弟兄指示哈畢特，佛勞恩費，侯費爾及其他奧國國社黨領袖。於是事變就繼續不斷的發生：維也納炸彈案，絲蒂利亞（Styria）的大規模選舉運動，巴瓦利亞邊界的軍事準備，蒂羅囚犯的釋放，迦倫卡的農民示威。

這是魯森堡國際赤裸裸，被暴露的實際工作。這是奧國這一例證爲什麼這樣非常重要和有教訓。這顯示着一個登峯造極的魯森堡國際。這指明了當它達到政策的頂點，當它的行動和準備達到最高度，那時『國社國際』將怎樣行動。它在奧國是達到了這一點。因而『國社國際』已然不是國外政黨的一個單純煽動家和財政家。那時它是一個可怕的組織，全國的恐怖者和裁判官。那時它是一個黨，一個軍隊，一個爆炸陰謀的指揮部，一個偵探局，一個經濟怠工的組織，而且是這一

切的總合，那時它好似一個八足動物，用觸角將這鄰國抱住，吮吸個乾乾淨淨。

『國社國際』不會再放鬆奧國——除非它遇到更強的勁敵。它不在乎暫時的失敗和挫折。它絕不顧及陶爾佛斯的命令和絕望的掙扎。它訕笑奧國的『小拿破崙』，正如它曾經訕笑過布魯寧一樣。它訕笑鮑爾(Otto Bauer)和奧國社會民主黨的糊塗領袖的驚惶失措，正如它曾經訕笑過德國的色威靈(Severing)，威爾斯(Wells)，勃勞恩(Otto Braun)和他們的『民主抵抗』一樣。它要等待，直等到實行最後攻擊的時機的到來。它要蹂躪維也納的社會民主黨，槍殺他們或者將他們囚禁在集中營(註二)。它要推翻陶爾佛斯及其國防軍或者強迫他們實行合作，正如它先強迫胡根堡實行合作，然後再暗暗地絞殺他一樣。

它只有兩個真正或可能的勁敵。第一是莫索里尼；是一旦與法國獲得最後的

(註二)當本書編印時，陶爾佛斯本人適在屠殺英勇的奧國工人，為國社黨準備道路(奧國的內

諒解，可以用外交或軍隊封鎖希特勒和魯森堡到維也納的道路，但如果他的對手法國……（原文或有遺漏——譯者）他可以在五十——五十的基礎上讓希特勒到維也納。第二而且惟一的真正勁敵是奧國勞工大眾——這階級曾經在來福槍的槍口上爭取到他們的自由，並且，不管而且違反着他們的領袖，要保衛他們自己。但維也納的工人階級還保持着緘默——紀念着柏林。

魯森堡國際的南歐支部是在積極活躍着。它不只在奧國活躍；南歐支部已經在整個多腦流域的歐洲撒出各國國社黨的組織網——從阿爾卑斯山到黑海。在這一點上它比北歐支部進展得更遠，基礎也更鞏固。這是魯森堡怎樣在多腦河進行工作的一般狀況：

在捷克斯拉夫：此地幾年以來已經有南德國社黨的活動，黨員在十萬以上（一九三三年秋季）。這是捷克最有勢力的政黨之一，並且斷然是其中組織最堅強，活動最積極的政黨。希特勒的種族法則在此地又發生了作用。這十萬有組織

的國社黨員是三百廿五萬波希米的德國人(Bohemian Germans)的領袖黨，他們佔捷克全人口的五分之一。這意義是國社黨籍着對波希米的德國人使用壓力，能撥動一個槓杆，分裂捷克的五分之一。這就是他們的目的。波希米的國社黨想要分裂和瓦解捷克，正如佛蘭德的國社黨對於比利時，林堡的國社黨對於荷蘭一樣。雖然他們向捷克政府表白自己只是單純的『自治派』，純粹的合法愛國主義者，他們實際卻進行着一種標本的，以波希米歸併德國爲目的的軍事和政治分裂運動。在捷克北方的小德國城市中，他們已經非正式地，全權地統治着市政府，左右着當軸並且鎮壓着其餘的德國人，首先是工人。他們在一切選舉中獲得勝利，像德國國社黨一樣，利用着同一的社會和政治原料：徬徨歧途的小資產階級，拚命的國家主義青年，被煽惑的農民，貧苦的失業工人（波希米在某種範圍內是德國西利亞的延長）。他們在體育俱樂部的名稱之下，成立了自己的秘密軍事組織（Volksport），歸德國褐衫司令部指揮。波希米國社黨的領袖庸克

(Rudolf Jung) 是希特勒最老的信徒；他們的勢力發展得那樣強大，使捷克政府不得不在十月正式解散這一政黨，宣布它爲非法團體——因爲它準備推翻現存政權。該黨黨部被佔領，領袖們，庸克，加斯波，拿貝特被捕，另一領袖克列布逃往德國。這是一點一畫地重演着奧國的歷史。

魯森堡國際在到處都是一樣的。它進攻貝奈斯 (Benes)，如同進攻陶爾佛斯一樣。它立即發出命令，如以前在維也納一樣；現在也必須在捷克成立一個新的，合法的或祕密的國社黨，代替那被解散的公開政黨。在舊政黨被取締的那一夜，新黨就已經產生了。新黨定名『南德國家戰線』(Sudeten Deutsche Heimat-Front)；它是嚴格『合法』的，忠於國家的，它愛護捷克政府和貝奈斯先生，同它愛護自己一樣。它把那些舊黨員又都拉過來；它的領袖還是老國社黨翰倫 (Konrad Henlein) 名稱和商標沒有關係。有關係的是德意志種族和柏林執行機關中與此相當的工作部門。正如在柏林有施奈德先生做奧國特派員，因而也有一個希布

卡男爵(Baron Czibulka)做波希米的特派員。正如魯森堡國際把握住了奧國，因而它也不放鬆捷克。只要在能變爲法西斯蒂的那些德國人民中間，它佔有一個反對捷克的槓杆，它就利用這一槓杆。

它並且已經設法在這槓杆上再加一個槓杆。它正在侵入捷克斯拉夫的另一特殊民族區域——斯拉伐基亞(Slovakia)。這一國家從前屬匈牙利，其中的達官貴人，Esterhazys, Schönborns, Windischgrätzes 等都擁有整個的王國，他們待遇落後的斯拉夫農民如同對待牲畜一樣。他們想恢復這種情況，他們挑唆在布達佩斯的厚茨(Horthy)法西斯蒂政府，在斯拉伐基亞創立一種秘密運動，企圖與匈牙利合併。波希米國社黨向斯拉伐基亞的暴徒們提出一個在五十——五十基礎上的建議。巴本到布達佩斯遊歷(一九三三年九月)也正是爲成立這一秘密協定。馬撒利克(Masaryk)和貝奈斯的政府被人從內部拆台。柏林國際繼續着它的進軍。

在匈牙利：此地也有一個特殊的匈牙利國社主義人民黨，綠衫，用箭形十字

架（四個箭頭組成的十字架）代替被禁止的卐字章。他們的袖領是麥斯叩（Nolban Meško）和費斯蒂第（Count Festeticz），他們在宣言上公開宣布，他們在那『偉大時機到來的時候，要全心全力地』站在希特勒那一邊。不過希特勒主義在此地是須要十分小心的。這裏所有的是匈牙利土產的法西主義，自一九一九年反革命以後便無拘束地治統着這一國家。它並且不會將這國家自動出讓給任何人——無論是哈布斯堡皇室沃都（Hapsburg King Otto）和他的天主教的合法主義派或是希特勒和他的匈牙利國社黨。這是厚茨、甘博斯、希扎斯政府（Horthy-Gömbös-Hejas）的法西主義。它征服這一國家是藉助與國社黨完全相同的白色恐怖；它今天保持政權是藉助特權的，生活奢侈的軍官團的刺刀，是藉助加爾溫（Calvinist）中級貴族的擁護（高級貴族是天主教和哈布斯堡派）並且——藉助莫索里尼的同情。國社黨不能冒任何危險來反對這種同情。魯森堡在多腦河的這一武臺上必須很謹慎小心地行動——他絕不能與厚茨和莫索里尼衝突。相反的，他必須爭取他

們——爲了奧國，爲了捷克，爲了小協約國，爲了法國，爲了整個國際政治。爲了這種原因，『國社國際』在匈牙利的地位是應該設法與厚茨、甘博斯法西主義締結聯盟；如若可能還應該實行合併。

在巴爾幹：此地是到近東道路的起點，居民都是鄙陋的農夫，戰前德意志銀行在此地建立了它的一個主要陣地，作爲到土耳其和中亞細亞的門戶；蒂森甚至今天還認爲巴爾幹是魯爾生產力的一個重要轉運區。希特勒主義在此地也正在躍進，不過所掛的不是德意志而是巴爾幹的招牌。它在此地又發見它最好和最可靠的工具：朴直的農民，國家主義的軍官，囂張的學生和受摧殘的猶太商人，甚至某些地方還有『德意志的種族弟兄』（在巴爾幹的德國移民）。

最代表的是在羅馬尼亞的發展。魯森堡在此地聯同庫撒教授的全國基督教自衛同盟，成立了一個反猶太『文化集團』，這在一九三三年的過程中變成一個純粹國社黨的組織。在三月庫撒的兒子和魯森堡的外交處在柏林進行秘密談判。塔

塔萊斯鳩大佐 (Tatarescu) 戰前駐柏林的羅馬尼亞軍事參贊，成爲這一運動的軍事首腦。這種新影響是在很迅速地傳播着。

庫撒——羅馬尼亞的『希特勒』——向在該國國內佔絕大多數的貧苦農民宣言，他只有一個綱領——沒收猶太人的財產分配給農民。結果：羅馬尼亞國社黨的支部便佈滿大部份農村，基督教同盟的地方會議引動一萬以上的農民，國社黨在選舉中獲得十二席（與其他法西斯蒂團體共爲十七）（註三）。基督教同盟能依照褐衫在全國組織穿制服的衝鋒隊。同時在羅馬尼亞小城市中摧殘猶太人的事件開始增加，在比撒拉比亞對猶太商店進行有系統的抵制，嚴格依照柏林的成例，有糾察隊，挑撥性的標語等等。學生要求從學校和大學開除猶太青年。最後，運動甚至發展到這種地步，農民趕着大車參加庫撒派的大會，回來的時候，就將猶

（註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基督教同盟和考迦的『農民黨』在羅馬尼亞的選舉運動中，共得選舉

票總數的百分之九。

太人的財產拉走。

隨後很快便展開了這新的。現在這樣強大的運動的另一方面。庫撒在國會要求羅馬尼亞外交政策轉變方向：脫離法國，轉向德國。其實羅馬尼亞並不屬於德意志種族，然而那又有什麼相干！在羅馬尼亞個別地帶有些德國農民屯墾區（在Transylvania）成立了他們自己的國社團體，服從庫撒，組織他們自己的褐衫隊，同時還有德國公使出席他們的大會（一九三三年七月）。羅馬尼亞政府本來是依靠富農，同情莫索里尼，並且十分懼怕它的鄰國蘇聯的；現在它表面保持善意的中立，實際是在贊助這種新運動。在十一月這一運動的幽魂使全國都昏暗起來。在茨諾威茨，克勞森堡，扎薩和羅馬尼亞其他城市同時爆發了大規模殘殺猶太人的舉動——這種舉動已經類似有組織的內戰。而政府却是依然消極，任憑事變自由發展。直到最後一刻法國力予干涉，強迫迦羅王（King Carol）推翻衛達（Vaida）政府，成立新的自由黨政府，實行彈壓庫撒的煽動，這才阻止了羅馬尼

亞這一次的希特勒化。但只是這一次。在一九三三年底杜卡（Duce），這敢於實行彈壓的新內閣總理，便被『鐵血團』的團員所槍殺；這個團體，類似庫撒的組織，是與柏林有關係的。於是一向公開活動的勢力便轉入到祕密的陣地。羅馬尼亞國社黨現在是反對黨並且在準備着新的總攻擊。這攻擊的完成便等於法國勢力在羅馬尼亞的終結。

『國社國際』就是這樣繼續從內部瓦解着小協約國。從布拉格（捷克京城）和布哈列斯特（羅馬尼亞京城）它推進到雅典，在那裏在一個舊軍官領導之下正在成立希臘國社黨的組織；推進到貝爾格拉德（Belgrade），在那裏魯森堡的特派員，厚漢內斯坦（Von Hohenstein），提議出讓奧國的一部份（迦林茨亞區）做爲放棄與法國聯盟的交換條件；並且特別推進到蘇菲亞，在那裏它遇到米海洛夫（Mihailov）的保加利亞法西斯蒂團體（註四）。這一團體的後盾是叩米塔吉（Komit-

（註四）當本書在校對的時候，五月二十日報載，保加利亞法西斯蒂藉助保國國王，政變成功。

tscher)的馬其頓武裝隊伍。軍政部長吉索夫(Kisiov)的軍事同盟，和桑叩夫大使以及保守黨；這團體就是保加利亞的真正祕密政府。它傾向意大利，但其敵對集團，自由主義份子（農民同盟，古洛夫派等）則求助於法國。希特勒和魯森堡於是對保加利亞便引用對付匈牙利的方法；他們不干涉莫索里尼法西主義的這些戰壕，但要設法染指——首先只做同盟和同事，以後再做真正領袖。

希特勒與米海洛夫和桑叩夫敵對法國的聯合完成了『國社國際』的整個多腦河連環。然後這一國際便進行它那最珍貴和最重要的一個目的——爭取土耳其的基瑪爾，到亞洲的門戶。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國社黨在柏林舉行基瑪爾革命十週紀念的盛大慶祝。土耳其大使和巴本均曾例席。這一天是戴茨先生(Werner Daitz)，魯森堡外交處的部長，第一次稱讚基瑪爾主義為土耳其的希特勒主義，他宣言『土耳其革命是一個國家的種族價值的歷史例證』。他然後證明柏林認為莫罕默德的後裔是同族兄弟，是一種亞細亞的德國人。他並且繼續說『關於德國

參加進一步開發土耳其的計劃』的談判已經開始。理論和實際又恰相符合。蒂森和克虜伯正在建築小亞細亞的新鐵路，他們想更往東方進展，這樣最後又獲得了在東方的政治根據地。土耳其政策將是魯森堡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這是威廉街甲七十號在南歐的成績——一件偉大的成績並且已經形成世界歷史的一頁。這部份工作指明『國社國際』的範圍絕不限於所謂『德意志種族』——它遠超過了這層範圍，無論是關於德意志國家，巴爾幹或東方問題；它實際伸展到整個大陸以及大陸以外。它甚至伸入到表面上鞏固和獨立的小瑞士，這也屬於這一國際的南歐支部。希特勒爲了對法戰線和對意的或然安全，十分需要這小瑞士。據說在這富有詩意的自由主義國家，實際在幾月之內，便形成一個土產的國社黨，並且開始使老朽的自由主義陷於極端困難的境地，該黨定名爲『國家戰線』(Die Nationale Front)，其總部設於祖梨池(Zurich)，其領袖爲瑞士軍隊參謀本部的參謀長桑德瑞格將軍(Sonderregger)；它利用德國國社黨의思想和金

錢。並且公開討論與『第三帝國的合併』。結果，第一次選舉，一九三三年九月沙夫浩森地方議會的選舉中，『國家戰線』得三千票，瑞士自由黨得五千。在第二次選舉，幾星期以後祖梨池的市政選舉中，它獲得十個議席，從前完全沒有；自由黨的議席則從四十四減至三十四。這種現象與在維也納，波希米和布哈列斯特是一樣的。多腦河國社黨和阿爾卑斯山國社黨是與柏林國社黨在一致的步驟中進軍。

魯森堡國際還有另外一個第三方面——所謂『國社國際』的東方支部。這是最年青，最少發展並且最難開關的一個支部；與其他已經攪動世界政治的兩個支部比較起來，它還是處在一個幼稚的階段。但它是負有未來的遠大任務的一個支部。它是魯森堡的寵兒，因為這俄國白黨有一種反布爾塞維克的反常心理和焦切的夢想（他稱這反常心理為『廿世紀的神話』）。這支部純全是一個陰謀的組織，

在比例上它從國社黨國庫所支用的金錢確實要比其他兩部加在一塊兒還要多，雖然它在它的『領土』之內並沒有什麼運動。『國社國際』這一部的領土是蘇聯——社會主義工人和農民的偉大東方國家。在這裏統治着的是另一對立的國際，在這一國際的眼中希特勒主義只是資本主義的野蠻制度，這一世紀和這一社會秩序最後的野蠻制度。莫斯科的赤色國際絕不向褐色國際出讓一寸領土。它要動員它的全部力量，一萬六千萬有組織的社會主義工人和千百萬國外工人的力量，來保護這社會主義的蘇聯。另一方面，柏林褐色國際不佔領這東方國家，不殖民地化蘇聯，便不能想像它自己的未來；這是它何以不得不建立它自己的組織，企圖用秘密方法完成這一運動和這一出征的原因。它立即開始創造出這一組織。

在柏林由魯森堡直接發起，在他的同胞和朋友們的領導之下，產生了第一個俄國國社黨；其中的領袖有幾個是舊俄的貴族（如 Prince Dab ischa-Gotroma-nicz, Prince Obolenski 等）。這俄國國社黨有一個龐大的機關（在柏林的麥爾街），

有它自己的報紙（俄國的覺醒），並且有它自己的地方團體和秘密支部，分佈於巴黎，布拉格，貝爾格拉德，倫敦和歐洲其他都市。他們稱希特勒爲最高領袖。如若這個黨的使命是要在血浴蘇聯之後，統治克姆林宮（莫斯科政府），而現在僅只是一羣流浪的俄國人，半俄羅斯的亡命徒，職業的軍人，小巷裏的財政家，墮落的貴族，下流社會中『遊魂』一樣的紳士和娼妓——那倒沒有什麼關係，因爲另一方面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國社制服，哥薩克式的褐衫。如若這些俄國國社黨已經沒有任何祖國，任何名義和任何武器——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爲有魯森堡供給他們一切。德國國社黨供給俄國國社黨員武裝，國防軍在多比瑞茨和柱特堡營房給他們軍事訓練。他們單獨排隊參加國社黨一切遊行和大會。埃森國家時報，高林的機關報，並且通告一切俄國人向俄國國社黨報名。

成立俄國國社黨只是這全部計劃的第一個步驟。實際『國社國際』是抱有一種大膽的和有作用的企圖。它企圖在德國革命幾星期以後便將成千成萬散佈在歐

洲各地的全部白俄僑民，聯合成一個新的，強有力的俄國希特勒黨。這雖然是步着丹尼金，叩魯茶科和阮格爾的後塵，却不受巴黎和倫敦的節制，而受柏林的指揮。這一運動比從前米溜叩夫，苦切波夫或「沙皇」希瑞爾在這個方向的一切企圖和試驗都來得更厲害。

如若奧國的小資產階級，佛蘭德的國家主義派，和羅馬尼亞的農民只是「國社國際」手中的盲目工具；俄國白黨則不同，他們曾經是國社黨最初的真正前驅和導師——因而有魯森堡現在的地位——他們並且是希特勒在世界其他地方所不能找到的一個自覺的，熱誠的，奮不顧身的隊伍。他們沒有什麼可失掉的，因為他們現在是流落在歐洲大都市的貧民窟中。他們放棄了並且悔恨着他們從前親法，親英和親波蘭的政策，這些國家挨次都與蘇聯成立了協定。在這時候希特勒好像是他們的「彌撒亞」，最後和惟一的救世主。這是魯森堡東進政策的基礎和跳板。俄國國社黨向阮格爾和丹尼金從前軍事組織的一切中心派遣代表（首先到巴

黎，密勒將軍的「俄國軍事同盟」的所在地），請求他們加入這新的軍事聯盟，就是仿照巴瓦利亞的奧國軍隊所組成的希特勒的俄國軍隊。這些代表宣傳這種軍隊已經成立了廿一個半聯隊。這現在尚無從證實，因為反莫斯科的大戰時機尚未成熟。不過在未利用俄國國社黨反蘇聯之前，還可以利用他們反對德國的工人和猶太人。他們在兩方面的經驗，白色恐怖和摧殘猶太人，都是極可寶貴的。希特勒的新「國家秘密警察」裏面是充滿了白俄。

魯森堡補充和訓練「俄國國社黨」實際還是爲了最近將來的一個特殊任務：征服和統治烏克蘭。這一特殊計劃，如同征服奧國一樣，是新威廉街的一個最直接或最成熟的陰謀。這新的「大烏克蘭」殖民帝國包括南俄，波蘭的東格利夏，或者還加上布叩威納，比德國本國還要大；它有無限的富饒平原，在黑海還有它自己的海口（奧德沙）。這對於希特勒不只是德國失業問題的真正解決——一切失業工人和最近從「農業改良」中所排擠出來的農民子弟都可以往那裏輸送——這

聯同多腦流域的征服，對於他是達到歐洲霸權的一個決定的步驟，如若柏林在南方握有維也納，在東方握有基輔（Kyiv），那末巴黎，倫敦，瓦薩和羅馬將來便會陷於無能為力的地位，這就是為什麼要成立俄國國社黨的意義。聯同波羅的海的德國人，這就是大烏克蘭的未來『自治』政府。

『應該注視烏克蘭人對於運動獨立和自主的努力。在波蘭的仇人中可以發見東進政策的另一槓杆。』〔哈特在魯森堡傳中論魯森堡的『思想』〕國社黨外交處內不知名的戰略家比唐寧街（英外交部）或桂道塞（法外交部）的外交官辦事更敏捷，更大膽，更富於想像力。俄國國社黨成立一個特別『烏克蘭部』，並且製定新烏克蘭國旗（黃藍色背景上加一個卐字）。它將烏克蘭封建勢力的舊黨羽（Petliura和 Skoropadski）圍集在它自己週圍；高林與後者親自發生關係。它與西烏克蘭反革命的國家主義派成立聯盟，該黨多年以來企圖利用反對波蘭當局的武裝遊擊戰爭，實行奪取波蘭的烏克蘭區（東格利夏）的被壓迫農民。其秘密軍事組織『U.

V. O.』，完全採用舊愛爾蘭的『I. R. A.』的樣本。該黨有一時期由於國際政治『動力』的缺乏而日趨消沉，現在正如以前羅馬尼亞的反猶太同盟的遭遇——好像突然受到電氣作用：它的宣傳擴大了，它的農民團體更積極了，恐怖行動的次數增加了，並且在它的綱領上出現了很離奇的一點：藉德國的援助爭取勝利！

烏克蘭的法西斯蒂找到了他們的動向。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它的代表在波蘭議會公開抗議反對俄波不侵犯協定。這一運動的領袖，Eugen Conratsky，與希特勒發生直接的密切關係。為援助歐洲各都市的亂黨，兩方面都在努力組織新烏克蘭『民族委員會』。其他冒牌『烏克蘭人』的任何競爭都要被消滅；例如柏林警察逮捕了以歐斯特拉尼撒為首的整個團體。烏克蘭的愛國志士公開允許他們的德國恩人佔有烏克蘭國內的一切財富；也不要忘記，烏克蘭在大戰中曾有一整年（一九一八）做了德國殖民地，這樣就使德國陣地多支持了一年。這年青的『東方部』正在成長中，終有一天它要成為這一國際的一個健全支部。一九三三年十

一月蘇聯的烏克蘭當局逮捕了一個外來的秘密工作人員，在叫布克壽瓦尼，這是在烏克蘭以德國為背景的新分離運動的第一個具體象徵。在蘇聯政府的外交壓力之下，當國社黨政府於十月正式解散這公開反蘇聯的俄國國社黨的時候，並沒有改變這種發展的趨勢；它秘密地繼續存在着並且繼續活動，正如奧國國社黨一樣。

圍繞蘇聯的各國國社組織網是在不斷地伸張。在比撒拉比亞(Bessarabia)從前俄國極西南的一省，今天在羅馬尼亞統治之下，一個俄國比撒拉比亞國社黨在活動；它的中心是在以屠殺猶太人而著名的一座舊城，吉希尼夫；它的黨員是舊沙皇的『黑色百人團』，憲兵等；它的財政來源是柏林。這一團體已經有兩種俄文報紙，與庫撒教授之羅馬尼亞國社黨密切合作。在拉特維亞，在列溫親王領導之下正在組織俄國國社黨。在波蘭這線索聯系到威魯納的一個法西斯蒂團體（註五）。在遠東正開始建築着國社黨與日俄團體之間的橋樑，這與在西伯利亞和蒙

古的白黨將軍以及與東京和「滿洲國」的某一政府機關都有聯絡。後一運動，同時由柏林和東京發縱指使。或者很快而且很出乎意料地獲得一種特殊重要地位。「國社國際」在這裏所接近的國家或者比世界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命定地成爲它的強大同盟和夥友。我們以後要回到這有決定意義的一點。同時柏林並不曠廢時日。這東方部正有計劃和有系統地企圖包圍莫斯科，正如南歐支部在包圍着多腦河和北歐支部包圍着波羅的海一樣。在中央，在這三個系統的交叉點是魯森堡，褐色國際的首領。在他面前懸掛的細線上，動蕩着和舞蹈着的是牛拉特男爵，德國的外交部長。

(註五)甚至在這反德的國家也成立了一個公開的希特勒國社黨。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一日的紐約時報敘述波蘭國社黨的勢力的發展，常稱該黨在洛茨市政選舉中獲得勝利。

第九章 褐色國際的世界使命

『國社國際』是一個歷史事件，一種新的世界力量。它恰似莫斯科的赤色國際。它比阿姆斯特丹的社會民主國際更強大，比日內瓦的自由主義國際更積極，只有共產國際在這兩方面與之堪稱匹敵。『褐色國際』在許多方面都在摹做着共產黨，國社黨的宣傳藝術和組織系統大部份都是從共產黨抄襲過來的（他們甚至用國社黨的詞句唱共產黨的歌曲），但希特勒不是列寧，魯森堡不是斯塔林；在最後的清算中，歷史的動向和不變法則終究是要反對這『國際』的。總有一天——而且不可避免的——它要比它以前任何國際勢力都更殘酷地被毀滅，更悲劇地陷於土崩瓦解。

但現在，在這眼前的歷史時期，這國際不只是一個強大的力源，而且是數學地進展着的一個。它現在尚在發展的開端——實際講來，才有幾個月歷史。它

要愈益壯大起來。它要擴展到新的區域，並且在已有的領土內加強其壓力。它要像雪球一樣愈滾愈大，像宇宙行星一樣向前運轉。形成和推動它的經濟和社會動力本身是在迅速地成長着，運動着，而且已然受着他們自身的限制的束縛；『褐色國際』就要爲他們突破這些限制，爲他們開闢一條新的道路。這一動力就是現代獨佔資本主義的動力，蒂森和魯爾所噴出的龐大生產力。蒂森現在要在這一動力與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的矛盾中，在這一動力與資本主義市場和資本主義國家一般規律的矛盾中，強制地創立起一個『褐色國際』——做爲它們的推動機和它們的轟炸媒介。

魯爾生力的『褐色國際』在其全部行程中一步步地遵循着蒂森的道路，也就是魯爾生產力的道路。這一動力向那裏運轉，它就向那裏運轉。這一動力在那裏根據地和尾閭，它就在那裏建立組織。這一動力在那裏最強大，它就在那裏獲得勝利。這一動力在那裏遇到抵抗和競爭，它就在那裏遭受失敗。它就是這一動力

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財政上的表演。這是褐色國際的力源的所在——也就是它要終歸失敗的原因。但在目前這一階段它必然要發展，而且正在發展中。

獨佔生產力的爆發不只有經濟結果——危機的發生；而且也有社會結果——社會的階級機構在資產階級各階層中的劇烈變動。它驅使上層資產階級，鑒於其生存和統治之被威脅，變為瘋狂，野蠻——因而走向法西斯主義。它也驅使下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變為瘋狂，絕望——因而走向法西斯主義。這樣獨佔資本對『褐色國際』所供給的就不只是經濟原動力，而且也供給人力——法西斯蒂的民衆。

獨佔資本爭取民衆並不限於國界的範圍，它實際籠罩了在危機漩渦中搖搖欲墜的整個大陸。正因如此，『褐色國際』就擴展到柏林以外。正因如此，它就把握，爭取和推動着奧國的資產階級，荷蘭和羅馬尼亞的農民，俄國白黨和瑞士的教授，正和它利用德國中間階級一樣。正因如此，它能從柏林的德國希特勒體系

發展出全大陸各國希特勒的聯邦體系——一切 Habichts 和 Cuzas, van Severens 和 Quislings。這些都是同樣的動力，同樣的原料，同樣的民衆。但動力的中心是在魯爾——也就是在柏林。正因如此，『褐色國際』才採取了德國的形式，才在德國領導之下。正因如此，它使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第一位先知先覺和思想上的前驅，爲之減色。

墨索里尼比希特勒有更多的頭腦，更多的法西斯蒂思想。但是他比蒂森的生產力要小。這就是問題的所在。墨索里尼沒有煤和鐵——這就是意大利資產階級何以，與德國的進程相反，不得不放鬆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原因之一——電氣化的阿坡耐茵山是不能代替魯爾的。正因如此，墨索里尼只成其爲墨索里尼，世界法西斯主義理論的首腦和前驅；而德國褐色國際却會發展並且統領世界法西斯主義的組織。正因如此，墨索里尼暫時要或多或少站在柏林褐色國際之外，甚至愈來愈有些害怕它。

愈來愈要吞沒國際法西主義是希特勒主義——而不是墨索里尼。國社黨要創造它的民族軍隊，形成它的民族政府，宣布它的政治口號。它要領導世界法西斯的資產階級反對世界勞苦大眾，反對莫斯科國際。它要最後消滅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日益衰落的勢力。它要領導對世界自由主義動搖的陣地實行最後衝鋒陷陣的攻擊。它要發動新的大戰。『褐色』這個字在歐洲和在全世界要愈來愈失掉它的德國意義，而取得一種國際意義。柏林的國際要愈來愈變成一種世界勢力。由此產生的德國外交政策要愈來愈捲入這更大的浪濤之中。因為魯爾的活動範圍並非德國，甚至不是歐洲，而是全世界。

這不是魯森堡的夢想。這不是著者的預言。這是歷史的動向，事變的必然趨勢。只要褐色國際未消滅，它就要而且必然愈益發展；這是它的本質。這種思想打入人類頭腦中去的愈多，它的實現愈快，成功就愈大；有些人是充耳不聞的。

有些人是得過且過的。但有一件。『這裏有什麼就該注意什麼』（拉塞耳 Lassell）。

這裏有新的褐色世界運動。這裏有國社國際的褐色綱領。這一綱領對一切國家，除策略上微有不同而外，都是千篇一律的：提高中間階級，復興農村，崇拜種族，崇拜國家主義，崇拜戰爭，反猶太主義，反自由主義，反社會主義。這一切總計起來是一種幻想，包括三分之一的武斷宣傳，三分之一的欺騙，和三分之一對小本經營的實際利益。但從這同一總額產生出來的是『褐色國際』在歐洲擴展的實際路線。這却並非幻想，而是有計劃的深入不滿意的中間階級；有計劃的擁護激進的農民運動；有計劃的發動和利用民族分立和自主運動；有計劃的培植國際反猶太的惡感；有計劃的利用青年浪漫的和尙武的衝動以及智識階級的『尼采——斯本格勒』的頹廢傾向；有計劃的利用國際的反布爾塞維克運動（這是大家知道的，這除法西斯蒂政黨而外還吸引着其他各種團體）。這一切不是理論和烏託邦；這是實在的，明白的現代政治。利用這一褐色宣言——不亞於馬克思和恩格

斯的共產宣言——向國外活動，褐色國際實際就愈益加強了它在歐洲發展組織的政治基礎。這樣它就還能，在德國現在所特有的障地之外，愈益鞏固它的影響和吸引力。它就能在一個期間對大陸資產階級發生天主教在中世紀對封建階級所發生的作用。柏林實際已經有了一個類似羅馬教會的政體（Roman Hierarchy）。

事實上，超越着思想的境界，魯森堡的這一組織今天已經成爲國際生活中的一個堅固和永久的原素；這是到處都能感覺到的。它現在是一個完成的教會政體的國際協會；不只在各國活動，而且超出國界，執行着一種配合一致的國際政策。這一切『國家的希特勒』——南方的哈壁赫特，庸克，桑蒂列格，庫撒，麥斯，叩，北方的斯密特，西衛蘭，吉斯靈，蘭克，東方的斯威透撒洛夫，和叩諾瓦列——已經不單是最極端的狹隘國家主義的地方先知；他們是一個新世界教會的主教，在工作上彼此有最密切的，有組織的和不斷的聯絡。今天已經有了褐色國際的密秘機關和密秘世界大會——例如在國社黨牛蘭堡大會期間，於九月八日在

比利時所舉行的大會，到會有荷蘭，佛蘭德，德國，意大利和英國國社黨代表，由西衛蘭主席；德國褐衫首領羅姆的一個代表在一九三二年便已經出席過在蘇菲亞召集的一次法西斯蒂大會。已經有了國際聯絡員，國際視察員——像蒂森的荷蘭代理人伯寧根視察北方的整個運動，佛蘭德的赫門聯絡比利時和荷蘭國社黨，或是維也納的地方領袖福勞恩費（Frauenfeld）負責聯絡巴爾幹。此外也已經有了各國共同的特殊部門和特別組織。

今天這一國際已經不單是橫綫地（Horizontally）活動和發展——向着各國——而且也垂綫地（Vertically）向着各種政治路線和社會團體。圍繞着魯森堡，成羣的這種或那種國際「協會」和「聯盟」開始悄悄地成長起來——都有些暗昧，都是完全「獨立」性質，事實上却都是「國社黨外交處」的假裝的特別支部。

這樣就發展起來一個「國際反共產主義聯盟」，成立於一九三二年底，其主要基礎顯然在西歐，其實際工作方法則很難測度；這是一個陰謀的特別國際，且

的是反對大陸的左翼工人階級政黨和反對蘇聯。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歐洲國家主義聯盟』其德國分盟由德國國社黨領袖瑞溫婁 (Counte Reventlow) 領導，其總幹事是『法國國家社會主義』領袖，反猶太的法伯陸斯男爵 (Fabre-Luce)；這是魯森堡在歐洲智識份子，學者和貴族中間的文化宣傳的假裝支部。這樣就成立了一個『國際中間階級聯合會』，目的是謀求『各國中間階級代表之間合作』和『籌備國家間的經濟會議』；因為德國福蘭克夫時報在公佈這一消息的時候曾寫道：『積極的中間階級政策和對中間階級的保衛在今天不只是一個德國問題』，並且『可以與歐洲鄰國維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彼此互相勉勵，這對於德國中間階級的團體是大有利益的。』（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

這就是這垂線國際的社會團體——這種社會團體都是國社黨創辦的。雖然他們曾經宣佈一切社會的國際主義都是魔鬼，是猶太人的發明，是危害黨國的罪過；但現在魯森堡自己也需要這一切。正如社會主義者的政治國際創立隸屬於他

們的一個工會國際，以便加強其各國黨部的社會基礎；褐色國際便也創了隸屬於它的一個中間階級國際，以便不只在德國而且普遍在全世界，深入和爲他們自己爭取這一階級和法西主義的這一干城。恰好是同樣的原則，恰好是同樣的方法；所不同的或者只是柏林的『國際亞利安』人還沒有阿姆斯特坦或莫斯科的『國際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方面那樣有專長，那樣有經驗。

褐色國際在國際政治舞台的各個垂線道路上建立和分佈自己的系統，有計劃地利用和攫取國際政治陰謀的一切工具。它著手實行大規模侵入國際新聞界，以便在全世界創造它自己的馴服的新聞勢力；這種勢力越是喬裝的和非官辦的，便越能更好地服務世界國社主義。在各國整整一串著名的國際機關，突然而且同時起來對希特勒主義表『同情』：從倫敦的某幾家報紙和阿姆斯特坦的電信新聞，到布拉格的波希米報和歐斯洛(Oslo)的時報(Tidens Tegen)。新的通俗週刊出現於歐洲各大都市，聲勢很壯，在街上同白給一樣地零售；他們急於聲明他們與

希特勒毫不相干，只是站在本國的立場，但在下一頁他們便贊揚希特勒的天才，發表共產主義恐怖在德國的駭人聽聞的圖畫。

不代表任何特殊政黨，主要以辦報為營業的大規模，強有力的新聞公司，突然在德國的主義中發現了正義，褐色國際的新聞部開始工作了。它或者會成為這一國際最有効能的一個部門，因為非正式站在他上面的是世界最幹練的新聞學者——偉大的戈倍爾，他的整個「宣傳部」就是為這一目的成立的。戈倍爾對於政治煽動，對於一般民衆的口味以及對於國際新聞的技術和營業或者比偉大的畢威伯克 (Beaverbrook) 和偉大的赫斯特 (Hearst) 有更銳敏的感覺。

在同一道路上褐色國際是用同樣的國際間諜網佈滿了全世界。這是褐色的領袖特殊和最老練的職業——這，有如恐怖政策，國會縱火等，都是他們性格最相宜的把戲。站在魯森堡組織這一部門背後的是 S. S. 總部之強有力的國外秘密「情報部」，S. S. 是希特勒的黑衫（並非褐衫），今天也等於所謂「國家秘密警察」

(Gestapo)。這實際是世界各國進行過多年的「工作」的一個舊的組織；它引用大戰期間在尼古萊大佐指導之下的，最馳名的德國間諜組織的活動方法和一部分工作人員（例如在一九三三年夏季維也納警察公布這種工作的歐洲東南部的主任就是一個黑衫領袖）。現在這一切是在發展和擴大着。政府，反對黨，自由黨政治家，勞苦大眾領袖——最後但並非最小的——外國軍事組織都在有系統的偵察之列。

褐色國際是一個完全的，面面週到的組織，一種純粹的德國出品。它是無所不備，無所不爲的。一旦時機成熟，它便要爆發二次大戰。它是從前克勞斯維茨、史梨芬（Clausewitz-Schlieffen）的德國參謀本部在今天的具體化——不過現在是具有一個國際的規模並且在進行着國際政治的活動。這架機器天天改良，月月擴充；它絕不退讓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它要用全付力量起它的作用——國社主義世界革命的組織者的作用。

這一國際的陣地和戰略只在一方面好像還沒有最後籌畫出來。在魯森堡的小宮殿中雖然有了北歐部，南歐部和東歐部，西歐部却好像尚未舉辦。中歐的希特勒、魯森堡的法西主義在這方面遇到另一偉大的法西斯蒂支流——莫索里尼及其新舊信徒，更往西還有摩斯雷（Mosley）等等。當這兩個支流相遇的時候，要發生怎樣的變化呢？他們要會合成一個巨流麼？經過褐色國際和莫索里尼系統的聯合，他們會成爲一個統一的，集中的世界法西主義麼？果真如此，他們的聲勢便必然要變得非常浩大，自由主義在歐洲和在全世界的最後殘餘便遲早要永遠讓位給他們。或者這兩個支流不會合而爲一，要繼續被一道界線所間隔麼？這一問題的意義是清楚的。希特勒的新褐色國際和莫索里尼，摩斯雷法西主義之間的相互關係是，此後數年中，在國際政治上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之一。

目前在世界法西主義之內實際有兩個集團，兩個系統，顯然彼此略有不同，但兩方面都具有國際的性質和國際的趨勢。希特勒、魯森堡戰線是「右」翼，莫

索里尼、摩斯雷集團是『左』翼。中歐的集團宣傳反猶太主義和無限制度的『種族學說』。西歐的集團在這兩點上是緘默的，只贊成所謂『集體國家』(Corporatist State)。它的策略更彈性，更慎重。它的方法更巧妙，更著眼於西歐的『自由』思想。它的恐怖主義是更狡展，更隱藏並且更心理的。在希特勒主義者用手槍的地方，莫索里尼主義者只用瀉油瓶。意大利有一個馬帖歐提(Matteotti)德國就有成千成萬的殉難者。西歐的法西斯蒂比中歐公開的野蠻主義是更文明更外交些。他們的導師不是要毀滅文化的斯本格勒(Spengler)；他們的導師在權術上是馬基維利尼(Machiavelli)，在率直上是尼采(Nietzsche)。

莫索里尼也有他的蒂森——他的名字是託卜里茨(Giuseppe Töplitz)，意大利商業銀行的總經理，一個來自波蘭的猶太人。摩斯雷的蒂森據說叫叩恩(Co. En)。這些西歐的法西斯蒂並不需要反猶太——因為猶太的競爭對那裏的中間階級不成問題——或者只在很小的範圍內需用它。相反的，他們正需用本地的猶太

財政資本，來保持他們自己的資本，或取得新的開發。他們認爲與猶太大資產階級聯盟是排擠他們的自由主義競爭者的另一手段——並且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這就是何以莫索里尼是猶太人的朋友和反猶太的對頭。這就是何以莫斯雷在反猶太的問題上極端慎重。（莫斯雷在答覆質問時宣稱：『關於法西斯蒂的集體國家觀念我們同意希特勒，但不同意他對猶太人的辦法。』意大利機關報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實際這裏的問題並非是思想上的區別，甚至也不是策略上的不同；因爲西歐法西斯蒂和中歐法西斯蒂都是用同樣原料製造出來的，都是致力於同一目的，都是寧可毀滅文明，不肯退出政治舞台的。他們彼此之間的分歧是由於這兩個地域在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不同。如若希特勒須要使自己適應蒂森，莫索里尼便必須使自己適應託卜里茨。如若爲了完成它的擴張計劃，魯爾向德國國社主義要求一個『種族的政策』，莫索里尼便是一個反對者，因爲用同樣的口號他並不能發展阿爾卑斯和阿卜奈恩的工業。

中歐法西主義和西歐法西主義是代表着不同的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爲了這種原因他們能，並且要，一同進軍反對這共同社會敵人——工人階級——並且在集體國家的觀念上表示一致，但是只要他們背後的資本主義勢力不能銜合，他們的對外政策也就不能銜合。他們能爲一個策略任務彼此聯合，——例如，如若意大利和德國要封鎖法國，如若莫索里尼爲他的地中海政策要利用德國的軍縮政策，如若希特勒供給意大利軍火工業所缺乏的煤和鐵給莫索里尼。但誰都不會自願屈服於對方。中歐法西主義不會承認西歐法西主義的領導權，相反亦然。褐色國際一再要併吞莫索里尼集團，企圖這樣補足在它的鎖鏈中所少的最後一環——西歐支部。但這一集團正在努力形成它自己的，更「左」的，國際法西主義系統。

譬如很明顯的，摩斯雷的『英國法西斯聯合會』的黑衫與意大利法西斯黨的總執行部有最密切的聯絡。而他們與柏林的關係就更疏遠些，多少帶着『一般同情』的性質。但爲補救這一點，倫敦也有他競爭的法西斯團體，穿其他顏色的汗衫，

無保留地而且踴躍地接受希特勒的全部綱領，包括催殘猶太人和關於種族的主張。英國法西斯聯合會的代表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代表都出席牛蘭堡的國社黨大會和國社黨其他國際集會。但例如，當魯森堡的機關報 *Völkischer Beobachter* 於九月二十七日報告『國家社會主義在阿剌伯國家的發展』，法西斯綠衫黨的成立等等，馬上便發生了問題：這阿剌伯法西主義究竟應該屬於那一區域——是歸巴格達鐵路和蒂森的德國舊東方政策的區域呢，或是歸英國海軍部和英、波（斯）石油公司的歷史勢力範圍呢？一九三三年冬季在巴勒斯坦（*Palestine*）那樣突然爆發的阿剌伯流血暴動，喊出『捉拿猶太人』的口號，其幕後是誰主使呢——這種思想提醒了英國：阿剌伯的領袖不久以前曾到過德國。現在的情形好像是這樣：如若希特勒、魯森堡的褐色國際佔據波羅的海和黑海之間的地帶，那末莫索里尼、摩斯雷的『左翼』英意集團便要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羅馬和盎格羅撒克遜的地帶開展（例如，西班牙及其青年利衛拉（*Primo di Rivera*）的新法西斯黨，

斯坎地諾維亞的新法西斯黨，在他們的動向的選擇上，好像還在動搖中。

一九三三年九月底，加拿大也產生了一個法西斯黨；該黨的基礎是奎貝克（Quebec）的勞工俱樂部聯盟，黨員人數已經超過二千五。美國或者是一個『競爭的勢力範圍』，那裏居住着不少德國和意大利人。除舊有的三K黨（Ku Klux Klan）而外，現在在美國又出現一個新組織，『帆布衫』，總機關在流氓中心的芝加哥。此外還有『銀衫』（總機關在南方），以及『新德國之友』一類的組織。無論如何，三K黨的黑夜英雄，連同他們對黑人，猶太人，天主教徒和社會主義者的卑污進攻，要算是國社黨的同胞兄弟。在禁酒之後，芝加哥和紐約的流氓隊伍，便在希特勒主義之內，發見一種無須修正的新思想和新事業，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這種說法絕非戲言；美國在這方面可以很快發生一些新的意料之外的事件。

最近將來更重要，甚至最重要的，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動向問題。這問題等於一個世界問題。如若這新的『日本莫索里尼』，這『狄克推多』和前任軍部大臣荒木將軍，將他征服亞洲的計劃與希特勒征服歐洲的計劃聯合起來，如若東京成了褐色國際在亞洲和太平洋的夥伴，那便等於在地球上鑿進一個楔子。新的世界大戰便要比由日內瓦會議的解體所促成的更迫近。問題的決定關鍵就在這裏，這在大體上是可能的。荒木在正式辭却軍部大臣之後，依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化身；和從前一樣，他依然有日本最強有力的祕密結社做後盾，如『日本武士道』，『鐵血聯盟』等。荒木是希特勒在亞洲的典型代表。他的法西斯主義也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不是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的標準的同類。他也要求『極權政府』，『一黨專政』，撲滅共產主義，絕對軍事獨裁。獎掖國家主義青年等等。但對於他，正如對於希特勒，那真正基本的動向也是走向帝國主義大陸帝國。所不同的只是在另一個大陸。希特勒的『大德意志種族思想』在此地是『日本的大亞細亞種族』

思想』。希特勒反對猶太，此地是反對中國。希特勒的勁敵是法國，對荒木則爲蘇聯。從始至終是同一局面，同一運動，只是亞細亞代替德意志，日本代替德國，中國代替猶太。黃色代替褐色而已。

如此，站在『德意志大陸聯邦』計劃的幕後的是蒂森，站在日本大亞細亞帝國計劃和荒木的幕後的則是一個黃色蒂森——三井。這個大資本家，他的財富和營業發源於封建時期，他的家族幾世紀以來在經濟上統治着日本，他經營着銀行，煤礦，鋼鐵廠，航線，紡織工廠，糖業，出入口貿易。他是日本在中國最大企業的最大股東；他掌握着南滿鐵路。並且要從俄國奪取中東鐵路。他是日本法西主義之父。他是日本軍閥，海軍派，地主派，貴族，元老，祕密恐怖會社和皇朝的真正主宰。他需要亞洲大陸與蒂森需要歐洲大陸都恰恰是同樣情形，爲了同樣原因。

他是與蒂森實行合作的。德國魯爾大王的辛狄加（首先是魯森的同僚哈尼耳

(Daniel) 正在援助日本殖民地化中國；建築鋼鐵工廠供給和維持日本鐵路以及日本駐紮滿洲和中國沿海各省的軍隊。日本駐柏林的商業代表團與蒂森的代表成立秘密合作協定——這不祇爲中國，也不祇爲滿洲。日本本國沒有煤和鐵。但有巨量的過剩人口。他也威脅着美，英，法，蘇各國在亞洲的勢力範圍和領土，威脅着菲律賓，夏威夷，印度（反關開夏和孟買的紡織業商戰）。安南和西伯利亞。德國在東亞和中亞並沒有自己的領土，但它是英國在亞洲西部的競爭者，法國在全世界的對頭，蘇聯的死敵。德國和日本聯合，希特勒和荒木，蒂森和三井——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略上，在政治和社會上，都是很自然的。這意義就是褐色國際和日本的世界聯盟。

魯森堡已經在組織這一聯盟。一九三三年八月日本法西斯蒂的『國家青年運動』的正式代表團來柏林。企圖與德國國社主義黨建立更密切的聯絡。十月又來到一位——德川；他是日本非正式的實際統治者之一。是日本貴族院的前任議長

和元老院的一員；這些元老幾十年來都是在議會和政府當局之上，決定着日本的命運。德川與國社黨領袖磋商關於未來的『合作』。同時另一個東方人物也偶然來到柏林——張學良將軍，從前在日本指揮之下的滿洲統治者。張學良見到高林，他自己很公開很熱烈地宣言贊成希特勒主義的思想。這樣，柏林有一星期是東方大員的一個神秘集會的所在，魯森堡親自主編的機關報 *Völkischer Beobachter* 遂即開始進行公開和有系統的宣傳運動，辯護日本政策和日本在東亞的侵略。在整個世界新聞界的面前，在歐洲和國際聯盟的輿論的面前，『國社黨外交處』的機關報力說日本是正確的，而且是千倍萬倍的正確。日本『在亞洲有一個特殊使命要完成』（和『德意志民族』在歐洲一樣），它的目的不是帝國主義，而是『根據道德原理，要在亞洲建立法律和秩序』（希特勒在中歐也一樣）。中國是劣等民族（猶太人也一樣）。魯森堡歡迎荒木和『日本的青年與積極力量』。褐色國際就這樣佔領了太平洋。

這是『國社黨外交處』的世界政策的闡明。褐色國際的世界使命愈益重大，它的歷史地位愈益重要。這些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廿七事變最深遠的影響。這些是國會縱火所激揚起來的波瀾。『國社國際』是在進軍——向着全世界，正如從前在德國。是的，再一次的進軍，現在不過剛在開始。它尚未達到它的目的，尚未完成它的計劃。但它是在向着目標前進——無論付什麼代價，無論經過什麼道路。它絕不畏縮。如若沿着這條道路，它爆發了新的世界大戰，那它會用褐色隊伍的歡呼和新野蠻主義的得勝歌來表示歡迎的。

第十章 希特勒的國際策略

『褐色國際』驅使着世界走向戰爭。它的動力，政策和目的使戰爭成爲不可避免。它年復一年的促進着戰爭。它是終須一戰的，因爲只有世界大戰，才能按照魯森堡的要求，將世界重新瓜分。戰爭是它最後的武器和最後的手段。但在目前它還不能掀起世界大戰。它馬上還不能舉起武器來。在這以前，在膽敢實行最後全線攻擊，將全人類拋入血海在毒瓦斯的深淵之前，它必須首先準備作戰的根據地。它必須先外交，而後武力。它必須首先造成這樣一種國際形勢：它的戰線最強固，它的對手最薄弱，而進攻最簡捷。一點鐘都不能早。這意義是：在『褐色國際』實現其戰略(Strategy)之前，它必須運用策略(Tactics)。魯森堡的戰略計劃必須用一種特殊的策略計劃做補充和前導。在『德意志聯邦』的進軍儀式之前必須演一齣戴大禮帽的德國和平外交的前奏曲。

恰恰在目前這一時期褐色德國是什麼都需要，但不需要戰爭。他們的領袖也這樣宣言。這實際倒是老實話。因為正當現在，戰爭對於他們簡直是瘋狂。希特勒，高林和戈倍爾都是足夠聰明，來了解這一點的，目前高林的空軍還沒有充分的準備。同時今天，以至最近將來，他們的後方還經不住三星期以上的戰爭。那在國會縱火以後便被趕到地底下，完全被封鎖起來的一千三百萬社會主義者在這三星期之內便會突圍而出，並且將希特勒的國外戰爭轉變成反希特勒的國內戰爭。這是沒有人比警察總監高林和『革命專家』戈倍爾知道得更清楚，更明白的。共產主義的工人們，一旦像兵士一樣武裝起來，就絕不是和平主義者；他們是要槍口對準着褐衫和黑衫的。

國社黨絕不夢想這種自殺，他們需要時間。他們需要時間直到『極權政府』和它的褐色恐怖最後把德國在精神上絞殺了，在人道上毀滅了；直到自由精神的最後殘餘，最後依然屹立的，也傾陷了；直到在這全國的大營房中沒有人敢做補充

兵以外的任何其他職業。他們需要時間直到命定永久失業的社會主義工人在生理上的生育機能被毀壞了；直到呻吟的小資產階級被馴服了；直到新的後代長成了，並且教育了他們如何進行戰爭，使他們相信了疫菌戰才是『富強德國』（班斯教授）的道義理想。在這時期之前，他們是不能也不敢掀起世界大戰的。

單單爲了這一原因，他們就須要忍受外來的任何壓迫，任何挑釁，任何屈辱，甚至是德國政府所從未忍受過的。希特勒之所以要打擊國際聯盟，威脅着要求軍備平等，正是由於他最怕法國現在或最近將來實行先發制人的『預防戰』（Preventive War）。他對內對外都裝做很有決心的姿態，這正是爲了掩飾他的怯懦。爲了避免目前的戰爭，他事實上可以向外國做各種讓步，他可以比斯特列斯曼或布魯寧更『失敗主義』些，更『賣國』些，比韓德森和第二國際更『和平主義』些。在進退維谷的時候，他爲德國可以承受任何屈辱。甚至還去笑臉相迎。這是何以他要歌唱和平的聖詩。這是何以他像狗一樣要乞憐於達拉迪（Daladier）。

他現在還不要戰爭。他不要戰爭，不只因為在他本國以內他還受着包圍，而且也因為同時他還受着國外的包圍。因為在目前『魯森堡計劃』正遭遇着全世界的反對。

一九三四年希特勒的德國與廿年前（在一九一四）威廉第二的德國，在外交上所處的地位恰恰相同。希特勒專政一年在國外的結果，正是引導德皇，富肯罕（Falkenhayn），盧坦道夫（Ludendorff）致於崩潰的同一包圍局面。希特勒必須在這一基礎上開始。他必須從這一點出發。憑藉高壓使他在國內取得政權的那一動力，同時就使他在國外陷於孤立。要以霸道橫行世界的蒂森·魯森堡的動力是動員着世界一切反對它的勢力。它動員着勞關的鋼鐵大王，因而動員着法國參謀本部。它動員着南威爾士的煤礦，捨非爾德的鋼鐵集團，東印度的商人——因而動員着英國海軍部和唐寧街（英外交部）。它動員着國際『民主』資產階級和猶太人的勢力——因而動員着世界自由主義政黨和政府。它動員着多腦流域的地主

和牧師，因而動員着天主教的國際勢力，它動員着急進的工人階級貴族，因而動員着第二國際及其有權勢的政黨和部長。它動員着革命勞苦大眾——因而動員着第三國際的世界勢力和蘇聯政府。它甚至擾亂着羅馬財政大王和意大利中間階級的多腦和巴爾幹計劃——因而擾亂着莫索里尼。

希特勒主義和褐色國際的第一種國際反應就是：暫時打破對蘇聯的國際封鎖，前一時期的主要外交因素；俄法和俄美的接近；重新建立英法同盟的醞釀；舊多腦帝國（奧國和小協約國）的絕緣；意大利的離異和意法諒解的醞釀；國際輿論和反感的統一戰線。這正是一九一四年七月的一幅圖畫。這正是畢斯麥以後威廉第二政府所招致的那種對德『大陸包圍』的局面，而且是比那時期更強有力，更完整的一個包圍局面：因為和奧國的三角聯盟已不存在，巴爾幹的同盟（土耳其和保加利亞）現在是疏遠了，法國比從前更強盛，在俄國，鐵的蘇維埃制度代替了腐朽的沙皇統治。希特勒和他的魯森堡計劃必須從這一點出發。牠那整個世

界規模的擴張戰略就在德國邊界上便碰上一道銅牆鐵壁。這道壁壘本身，如果保持着它的完整，或者就能堵死他。但無論如何，他絕不能闖進世界舞台，除非他折散和破壞了它。

打破這道壁壘正是魯森堡新策略計劃的任務和意義；因為不如此，他的戰略計劃便只等於一張廢紙。希特勒和魯森堡並非是簡單的教授。他們是實際的政治家。他們絕不會想像『德意志聯邦』那一計劃，如若他們同時在夾袋中沒有第二個，外交上的計劃——這計劃就是要打破德國的國際包圍和孤立，並且要造成那樣一種國際局面，使德國能真正挺而走險地掀起世界大戰。

魯森堡的第二個『策略』計劃並非創作。實際這只是畢斯麥舊外交計劃的捲土重來。那一計劃曾經創造出一個現代的德國，使它戰勝一切敵人，將它提高到世界的權力地位。希特勒現在回向着畢斯麥。他堅決取消畢斯麥和一九一八『國

難』之間，三十年來毀滅了德國國勢的威廉第二的策略。他重新承受鐵血宰相的舊方法和舊制度——他自認是畢斯麥的忠實信徒和直接繼承人。

畢斯麥主義是德國新外交的正式理論。魯森堡本人好像就有這種思想——重復畢斯麥的戰術。這種思想充滿了他的一切著作和講演，例如在德國外交政策的未來途徑一書中。在一九二六年便已經謹慎地，朦朧地預言了未來的魯森堡計劃。「魯森堡之為政治家，好像正是「德意志種族帝國」這種思想在精神上的繼承人；這種思想最初以亨利獅王（Henry The Lion）為代表，然後經由布蘭登堡（Margrave of Brandenburg）、腓德烈第一（Frederick The Great）和畢斯麥才傳達到我們。」魯森堡傳的作者哈特，魯森堡要在畢斯麥所遺留的那點上重新開始，以便補救威廉四十年來的錯誤策略所鑄成的惡果；這種策略的沿革是從加伯利威（Capriivi）起，通過布羅（Bülow）到侯魯威格（Bethmann Hollweg）並且通過爾茨貝格（Erzberger）和斯特列斯曼到布魯寧（德國戰後政策，在魯森堡看

來，只是這種「無目的」和無意識的策略的延長。如果這能成功，希特勒的主張便能勝利，前途便很清楚。一八六四和一八七一年之間從普魯士擴大成爲德國的同一策略行動，現在要由德國擴大成爲德意志聯邦。這種行動和畢斯麥的策略內必密，能用一句話來形容：以離間政策對包圍政策。

畢斯麥能使弱小的普魯士戰勝世界列強：戰勝法國，奧國，俄國，丹麥，凌駕而上，成爲歐洲第一的強國。他能做到這層是由於他能巧妙地，有條不紊地離間和削弱他各個敵人，由於他能運用『分裂和控制』(Divide et impera)的方法。他也曾經同希特勒在今天一樣，遇到一種致命的包圍：在西面和南面是天主教，在東面是大斯拉夫主義。這道鎖鏈從拿破倫第三起，經過哈布斯堡(Habsburg)，天主教的巴瓦利亞和萊茵，北西的漢諾威利(Hanoverians)和丹麥，一直延長到西進政策的沙皇；這道鎖鏈要比普魯士強過十倍或百倍。如若這鎖鏈能保持自己的完整，它的確會壓碎和毀滅普魯士。但畢斯麥打破了它，並且將它倒轉過

來——變成普魯士對歐洲的進攻。他完成這一目的是藉着這種手段，將鎖鏈中各個鏈環彼此分開，使它們彼此衝突；然後再挨個收拾它們，從最薄弱的開始，以最強大的終結：一八六四年丹麥，一八六六年奧國及其德國同盟。一八七一年法國，一八七八年俄國（在柏林會議）。這樣經營的結果是畢斯麥成爲世界的統治者。

爲了這，並不需要畢斯麥做戰略家；那是毛奇（Moltke）和魯爾主人的事業。但他是一個天才的策略家，當他打擊丹麥的時候，他又穩住奧國。當他進攻奧國的時候，他穩住法國，當他毀滅法國的時候，他又穩住奧國，他運用手腕，把他們一律拆開。他藉着俄國來威脅英國，同時却與俄國成立了對英的『保障條約』。他利用意大利脅制奧國；當他進攻法國的時候，他又與奧國成立了同盟。他利用土耳其削弱俄國，利用俄國削弱奧國。他使高查叩夫親王反對迪資瑞里，並且以德國的地位獲得俄土戰爭的勝利。他獲得了其他各國一切戰爭的漁翁之

利，在這種策略的基礎上，幾乎不冒任何危險，便完成了德國的戰略計劃——大陸的霸權。

威廉第二運用相反的策略。他收集起來已被破壞了的反德鎖鏈中的各個鏈環，將它們又急驟地打成一片。他同時進攻一切，不屑於與任何國家締結同盟。他將英國締結同盟的建議當面駁回，同時用他的海軍和殖民政策驅逐英國轉向法國。他拆毀和俄國的『保障條約』，並且激成英法同盟。他從三角聯盟中把意大利逐出，用『黃禍』的口號結怨於日本。正當他一切敵人重新聯合起來的時候，他突然掀起世界大戰。威廉第二是策略上的蠢才：他破壞了魯爾的全部戰略。但希特勒是回向着畢斯麥的。魯森堡的新策略計劃無非是一種新的畢斯麥主義。

任務與一八六四到一八九〇年相同：運用他自己的『離間政策』打破對德的包圍。必須首先孤立的主要敵人還是法俄兩大鄰國。須要中立化，使他們彼此衝突，甚或須要攙絡過來的『第三種國家』還是：英國和意大利，現在再加上日本

和美國。外交上的地圖與以前相同。因而只需舊路重遊，用新的材料實行舊的陰謀對策。這對於國會縱火的專家並不繁難；綱目已經齊備了——現在只是藝術和技巧的問題。那末，魯森堡之醉心畢斯麥是奇怪的麼？

這些人不想別的，也不等待別的。他們繼續工作，活動，玩手腕，直到他們達到目的地，直到他們用這種或那種方法重新建立起一個「畢斯麥的局面」，畢斯麥的時機。魯森堡有時統制不了他的舌頭，曾公開說道：

「德國曾經有一個命運時期。它能——如若它認識這一事實——轉變了它的命運。那就是在一九〇四——五年日俄戰爭爆發的時候；那時可以立刻看出，俄國必須將它全部軍事力量在遠東孤注一擲。在那時期德國顯然已經從東面惡魔的困阨中解脫出來。——巴黎却很怕戰爭。……不幸在那時期在布羅先生和他的朋友們看來，効忠世界和平比爭取德國自身的偉大，權勢和強盛都更有意義！那一時機所需要的是人物，而人物並不現成。史梨芬大元帥講過：如若那時開戰，可

以斷定我們是會解決了法國的。『魯森堡著國社主義本質的基礎：二十八至二十九頁。』

這是國社黨在國際政治上赤裸裸和被揭穿的思想方法。威廉第二和布羅親王錯過了德國瞬息之間所又遇到的畢斯麥局面；他們未能利用時機，衝破這包圍的鎖鏈，沒有在俄國受困的時候去進攻法國。他們不僅是德國的罪人，而且是沒有腦筋的蠢才。希特勒和魯森堡就不同。他們不但不錯過任何新的歷史時機，他們並且要自覺地，有系統地創造這種時機——以便像他們的導師一樣行動。這是他們的使命。如若這裏已經沒有尼古拉第二和庫柔帕特金將軍，這裏總有一個荒木將軍，如若這裏已經沒有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這裏總有這『孤立主義者』畢威柏勒克 (Lord Beaverbrook)，他所要的是英國與大陸隔絕，將大陸放任給這新勢力的專橫意志，威廉街又充分活躍起來——即使從柏林會議到現在已然過了五十五年。

如此，根據畢斯麥的舊計劃，便產生了魯森堡最近將來的國際政治的具體行動綱領——這是要交由牛拉特執行的：

一，利用『反共產主義的國際聯合戰線』以孤立蘇聯——代替畢斯麥的大斯拉夫主義的幽魂（Bogey）。

二，與意大利聯盟以孤立法國——如畢斯麥之與加孚爾（Cavour）；同時離間英法同盟。如畢斯麥之離間奧國和法國。

三，在外交上麻痺英國——利用英蘇衝突，重演畢斯麥的狡計；並且爲引誘英國還發明了這樣一種餌食：『在俄國邊疆比在阿富汗更易於保衛英國在印度的利益』。對英的第二種可能的掣肘是在亞洲攔絡日本。此外尙可以提出各種合作的建議來眩惑唐寧街（英外交部），如反對法國的新『拿破倫大陸霸權』，反對有色人種的殖民地獨立運動，反對美國在海外的競爭，並且反對一切『強敵』的威脅。

四，攏絡並且愚弄意大利——這要藉助於『法西斯蒂』的國際聯合戰線，對法的共同利害關係，以及對於多腦和巴爾幹區域（奧國，捷夫，南斯拉夫）的『分割』。同時它也贊助反塞爾維亞和共同向近東擴展的建議，並且供給煤鐵給意大利軍火業。但實際，以後當目的達到的時候，它便出賣意大利的國家利益——如畢斯麥的垂安提諾（Trientino）政策——並且從削弱了的莫索里尼奪取『日爾曼』的南蒂羅（Tiro）。

五，與日本成立真正完全一致的聯盟，這或者是全部綱領中惟一誠懇的提議。這是在整個世界政策中最密切的聯盟，所根據的是對蘇聯的聯合戰線，日本對中國的獨佔（在工業，技術和軍事上贊助日本的殖民地政策），日本在英國的中亞和印度勢力範圍之內的自由行動（在工業和財政上贊助對英競爭），以及日本在美國的太平洋殖民地之內的自由行動（在菲律賓，夏威夷）；另一方面要求日本保衛德國在亞洲西部的擴張。此外與日本成立聯合戰線或者也是爲了在拉丁美洲

擴張的目的。總括起來，希特勒是愈益公開地從親英轉向親日；希特勒全部國際策略的決定因素和跳板現在是日本，正如一兩年之前是英國。

六，削弱波蘭和小協約國：鼓勵在波蘭西部烏克蘭的亂黨運動，準備在德國保護之下成立一個新的『大烏克蘭』國，作為德國在東歐方面的同盟，和對抗莫斯科，瓦薩（波蘭首都）以及布拉格（捷克京城）的屏障。

七，使美國保持中立：利用對布爾希維主義的恐懼，利用日本的威脅，燃燒拉丁美洲『國家主義政策』的火燄，給美國有利的機會對德投資和借款。

八，在任何代價和任何條件之下——除非有特別有利的軍事時機，或一切其他列強確實保持中立——避免與一個以上的國家同時發生衝突，無論其為法國或蘇聯（參閱下一章：『德國在大戰中能否勝利』）。這種策略的實施是一方面穩住其他各國，另一方面就對於它的一個強敵實行突然的襲擊；在這一強敵毀滅之後，更用從第一次勝利中所增加的實力，再進攻另一強敵。在這種關係上就選擇

蘇聯做爲首次進攻的對象——這種戰爭並且有最大可能取得其他列強的贊助。爲了這一目的，甚至可以根據巴本，瑞赫堡，侯孚曼的舊計劃，與法國成立臨時的『誠意諒解』，在德法軍部之間訂立推翻布爾希維主義的盟約。爲了這一目的，甚至可以暫時正式『放棄』對法國的一切領土要求，像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底所公開宣布的一樣（『我們除德國的薩爾區以外，無所要求』，這是放棄阿爾撒思、勞蘭最露骨的宣言）。在這種代價之下，甚至可以重演斯特列斯曼和布魯寧對於法國的一切虛情假意。直等到征服蘇聯，瓜分俄國，成立一個新的，龐大的，勝利的大德意志軍隊之後——再向巴黎進兵！（畢斯麥在叩尼格拉茨（Königsberg）之後的斯丹（Sedan）之役）。在希特勒的計劃中，毀滅俄國是毀滅法國之後的第二幕。第三幕終有一天是『對英宣戰』！

九，事變發展如果是法國與蘇聯更進一步接近——便創立一個大規模的對抗聯合：包括德國，意大利，英國，日本，匈牙利，保加利亞，分立的烏克蘭——

如果可能還加上美國。同時還要挑撥英國和意大利反對法國。然後就是德國稱霸歐洲，德國的『凡爾賽』。

十，在任何代價之下——推進一步軍事行動，直到德國重整軍備的完成；首先是航空和化學的軍備。直到那時為止——在任何代價之下，無論怎樣犧牲，都必須迴避軍事衝突。直到那時為止——需要最人道的和平主義，最仁慈的基督教，最冠冕堂皇的軍縮講演。必須等待。畢斯麥也等待過——直到他的一八七一年。希特勒並且能等待。目標——戰爭。直到那時以前——講演和陰謀。

這就是魯森堡為衝破現在對德國的包圍，為德意志聯邦開闢道路，所擬定的『新畢斯麥』策略計劃。這不管是什麼，但絕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業。誰訕笑它，誰不久便會苦笑起來；拿破倫第三是訕笑過柏林的丑角的，維也納的人們也一樣上過當。誰過於輕視希特勒和他的計劃，誰就應該謝絕政治生活。高林今天

統治柏林，是因爲德國強有力的經濟勢力需要他這樣；魯森堡第二個計劃的意義，也不在於魯森堡的個性或希特勒的心理——那是毫無關係的——而同樣是在於這種統治的經濟勢力。它要監視這一計劃的執行，正如它直到現在監視希特勒主義的一切作爲一樣，無論這些作爲是好像怎樣不近人情，和怎樣不可相信。在一九三三年，埃森並不懂得何所謂人情或烏託邦的幻想。他們知道，而且完全明瞭他們是坐在火山口上，並且不能坐得很久；從經濟危機中產生的新勢力，赤色勢力，是不會耐心等待這繼承權的。

如若他們要從危亡中挽救自己和自己的勢力，他們就必須行動，必須冒險。這種行動和冒險需要各種手段，需要最卓絕的狡展，最冷酷的殘暴，並且需要發明像魯森堡第二計劃一類的計劃。他們硬要這樣進行——成功與否是另外的問題。他們實行這一切，並不會顧忌在這一過程中要消滅幾百萬人民，蹂躪多少國家，毀滅多少民族。那是人道主義者的事。他們是實際政治家。他們是資本主義

統治勢力的代表，歷史上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伶人。他們是必須根據命令行動的。這是他們的道德。這是他們的根據。他們沒有別的。德國「國家主義」，「德意志種族」，「榮譽和目的」等等一切理想的說話無非是宣傳家的粉飾。他們中間最聰明的，如戈倍爾和蒂森自己，很懂得這層道理。他們是根據偉大原則而行動的。這原則是經常記於心，而絕不出諸口的。如此，魯森堡的第二個計劃，必然將世界變為恐怖和死亡的地獄的計劃，便成為「德國底意志」的最高事業。

這一計劃好似充滿了矛盾。例如它要同法國打擊蘇聯，同時又要同意大利進攻法國；或是要利用波蘭反對蘇聯，同時又要利用烏克蘭反對波蘭。但這些不是魯森堡的矛盾，而是目前資本主義世界現狀中的實際矛盾。魯森堡只是簡單地把它們挑出來，並且充分利用一下罷了。他這樣做是完全可能的。今天使兩個資本主義國家彼此衝突是很容易，使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反對蘇聯是更容易。魯森堡只是估計到這一點，他在客觀上，就事論事，是絕對正確的。這些幻想是完全實際

的可能。在他論外交政策的書中，魯森堡很公開地寫道：

爲報答英國掩護它在西面的後方，因而使它在東面得以自由進出，德國提供給英國的是——在俄波邊境保衛印度，消滅大歐羅巴，阻止殖民地反帝運動，顛覆中歐的布爾希維主義。向意大利，如若它肯牽掣法國，德國提供的是壓迫南斯拉夫。向烏克蘭，爲報答它在隣國問題上的經濟和政治援助——德國提供的是工業提攜和對波蘭的防禦。

魯森堡是一個奇怪的苛薄人，是一個不仁不義的好雄（Machiavellian），甚至是一個不謹慎的人。但他是一個聰明的，實際的政治家。他估計實際的可能。他計算真正存在着的利益。他規定計劃，好似參謀部的一個官長考察未來戰爭的地形一樣。誰能說他所見到，和他所要利用的因素是不存在呢？今天的資本主義世界何會是單純道德和純粹哲學的世界呢？魯森堡在他分析英國和意大利的某種利害關係都是正確的（這些國家的其他利益是否抵消了這種利害關係，那是另一問題）。當他應用同一方法於法國的時候他也是正確的；他公開寫道：

我們甚至曾經宣言，如果法國表示某種限度的理性，他們就不會對德國關門，而會使我們自由向東發展「即反蘇聯戰爭」。

這也是可能的——巴黎有人在傾聽這種意見。的確，在另一個地方（我的奮鬥）希特勒自己說過不同的意見：

我們情願承受任何犧牲，只要它能幫助破壞法國稱霸歐洲的企圖。今天各國都是我們自然的同盟者，都和我們一樣感覺法國在大陸的霸權是不可忍受的。向這種國家建議，為我們並不太難；不會有人開口拒絕。只要最後的結果有顛覆我們的仇讎的可能。（七五七頁）……只有在德國實現這層的時候，德國人民的生活意志才不致墮落成單純的消極抵抗；而相反的團結起來，最後並且積極地擲身於最後的決定鬥爭之中，完成德國最後的目的——解決法國。只有那時候，才可能將我們與法國之間的長期鬥爭做一個結束，但根據德國的本來的理想，消滅法國只不過是一種手段，藉此可以給我們一個機會向另一個地方發展（七六六頁）「意指蘇聯——著者」。

其實恰恰這種兩面派的手腕才正是新里斯麥主義，魯森堡策略計劃的本質。凡認為這種情事是不可能的那些「純粹道學家」可以不必發言了。因為他們很少

了解一九三四年的政治；他們一點也不了解希特勒。

國社德國的祕密外交政策，褐色國際的世界政策現在有了一個完整的系統。這是從始至終，一貫思索出來的。它本身是邏輯的。有強大的勢力贊助它，雖然也有強大的勢力反對它。策略補充着戰略。德國外交與『國社國際』的執行機關完全一致地指導着這種政策：彼此補充，相輔並進，一個經過黨，另一個經過政府。現在全劇中最後和決定的因素，『希特勒往何處去？』這一幕上演的時間到來了。這是純粹力的因素，也就是爲什麼它在這裏是有着決定的作用。這是德國新參謀本部的因素，它是在德國外交部和褐色國際的執行機關之後發言的。畢斯麥的策略歸根結底也是決定於毛奇（Moltke）的軍事佈置。同時雖然一誤再誤於威廉的糊塗策略，但史黎芬（Schlieffen）燦爛的軍事計劃最後之所以沒能挽救了舊德國，也可以純全歸咎於命運。這一因素今天對於希特勒德國有什麼要說的麼？對於魯森堡兩個計劃有沒有一個軍事的頂點呢？德國有沒有一個新史黎芬計

劃呢？

有——這也就是八十歲的興登堡爲什麼贊助狂人高林的原因。

第十一章 德國在大戰中能否勝利？

希特勒，如同中了催眠術一樣，繼續奔着他的前程。使他陷於催眠狀態的那一勢力，要監視他走這條道路到底。蒂森知道，他絕不能逃避這『大陸計劃』的最後結論：新的世界大戰。在一九一九年他就知道了，那時他的偉大導師和真正前驅，斯汀士，正開始在這劫後的德國建築一個膨脹的帝國主義的新魯爾。在一九二三年他就知道了，那時法國勞蘭的鋼鐵大王企圖二次襲擊萊茵河右岸的資本魔王——不過這次襲擊不但遭到了挫折，而且爲德國開闢了將來實行反攻的道路。今天蒂森建立『褐色國際』之後——這一國際的真正首腦，靈魂和主動者不是希特勒，不是魯森堡而是蒂森——他知道時間是短促了。有『褐色國際』而沒有戰爭，那是豈有此理，那實際便等於一個不負使命的哥列姆(Golem)。

在這運動背後實際操縱一切的倒不像班斯教授那樣出風頭，也不像希特勒一

樣吹喇叭；他們幾乎經常保持着緘默。他們觀察着和計算着未來的發展，更遠大的前途。他們以冷靜的數學頭腦計算一切。罪惡中最罪惡的戰爭，以及世界在毒瓦斯中的毀滅，對於他們只是計算中的一個階段——或許是總清算之前的最後一個階段。

魯爾是這樣擺佈着它的陣勢。他們知道魯森堡的「政治」戰略和戰術，無論能為希特勒獲得如何廣泛的國際陣地，終有一天要不可避免地直接陷於戰爭的火燄中。此外，再不能有其他最後結局。希特勒在德國奪取政權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褐色國際」和新畢斯麥主義是第二個目標，「德意志大陸聯邦」是第三個目標。在第二和第三之間，或者正常實現第三目標的時候，便遇到這軍事的試驗。這是決定全部運命的關鍵。這一試驗來得愈遲，事前魯森堡政治準備工作的時間愈長，形勢就愈為有利。但軍事試驗遲早是要到來的；只有瓦斯，坦克和飛機才是「德意志聯邦」的最後一著，和實現蒂森計劃的最後尺度。

沒有人比德國社黨知道得更清楚：法國軍隊的一次進攻，法國裝甲車和飛機越過萊茵河的一次襲擊，便能將魯森堡計劃的全部偉大幻想化為泡影，將征服世界的『褐色國際』變為一堆褐色塵土。爲了這一原因，便必須有希特勒的第三個對外的計劃：革命和外交計劃之後的——軍事計劃。只有在這一計劃也發生了正面結果的時候，希特勒才能得到挽救，魯森堡才能在反對世界的角逐中獲得勝利。這就愈益顯著地揭露了國社主義德國自己所要遂行的那一可怕的歷史冒險。

這種試驗總是只有一個機會。如若它失敗了，或者就再也不會有德國，或者會有一個與其本來面目完全不同的德國。希特勒主義的軍事計劃或許是決定其本身前途的三大計劃中最艱難，最冒險的一個。在國外組織秘密國社黨比較容易。將在外交上的對德包圍變爲德國在外交上的優勢便比較困難。至於德國在大戰中取得勝利，就好像差不多不可能了。在戰爭，飢餓和危機的廿年之後，在毀滅它舊有的全部軍事力量之後，在國內可怕的大亂之後，德國今天好像不可能再經一

次新的世界大戰的冒險，而仍有任何勝利的可能——即使它只是對付一個強敵——譬如法國（註一）。路易·喬治先生（Lord George）就有這種意見——他自己並且是曾經主持過大戰的。這好像是不可思議的，希特勒——在相當時期以內——能敢於這樣幹，而不會比威廉第二失敗得更殘酷。因此，單祇爲了這一原因，希特勒的整個道路便好像到底還是死路一條。國社黨的偉大夢想，征服大陸的夢想，必然止於是一個膽大忘想烏託邦。這烏託邦雖然可以鼓勵一些人，震動另一些人，但事實上是無須重視的。有規律的政治通常進程會逐漸把這種跨大狂縮小到無害的和無足輕重的地位，進化的法則，聯同和平主義與自由主義，在衛剛（Weygand）將軍（註二）的炮火掩護之下，是終於要取得最後勝利的。

（註一）德國聯同一切其他資本主義列強進攻蘇聯的戰爭能否勝利，這已經不是德國希特勒主義的問題，也與德國的特殊作戰能力無關——如若這一戰爭到來，全部世界政策便必須重新寫過。

（註二）法國的參謀部長（一九三五年春病故——譯者）。

是這樣的麼？希特勒德國不能在大戰中勝利麼？

德國新參謀本部的真正總司令高林（和羅姆）與法國的衛剛堪稱將遇良材——恰似一九一四年的富肯罕（Falkenhayn）與霞飛，一八七一年的毛奇（Moltke）與拿破倫第三一樣。沿萊茵河兩岸軍事勢力對壘的武臺重新開幕了。高林能有什麼作爲來對抗衛剛呢？

他能，在戰爭爆發的時候，開出現在日夜不斷武裝起來的德國新軍隊。這些軍隊，在軍事實力的三方面——人力，機械化和國內基本武裝組織——並不弱於威廉在一九一四年的軍隊。

他能開出全部新經訓練的後備軍。這後備軍從目前的三百萬人——二百萬以上褐衫（包括鋼盔和各種軍事團體），三十萬到四十萬黑衫（註三），廿五萬到三

（註三）一九三三年十月七日衝鋒隊總司令羅姆本人宣布褐衫和黑衫的總額爲二百五十萬人。

十萬青年後備隊（『勞工隊』），廿萬國防軍軍官團（包括退伍軍人）和十五萬軍事警察——將要擴充到四百至五百萬人，等於德國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所擁有的軍隊總額。單單在『志願勞工服役營』中受訓練的青年後備隊，在計劃完成之後，就可以有一百廿萬人，等於增加了五倍。國社的全部軍隊，在總動員的過程中，能達到七百萬人的最高限度——等於目前歐洲一切軍事力量的總數的四分之一，等於英國在上次大戰中最高額的兩倍。

他能開出德國最新的砲隊。這在『汽車工業』的掩蓋之下是正在大量的製造中，經過自動化和摩托化，在一兩年之內要比興登堡的舊砲隊更可怕；開出萊茵五金工廠所製造的新式德國大砲，在口徑，距離和毀滅力上比較起來，一九一八年的大砲只能算是一種玩具；開出克虜伯工廠的四十二生的重野炮，開出在埃森諾哈工廠和在富斯坦瓦德的品施量氣表工廠所製造的戰壕摩塔爾（Trench-mortar）；開出坦克車，這是 Linke Hofman, Daimler-Benz 和 Bleicher 等火車

和汽車公司所大規模製造，希特勒從法國軍火大王施奈德（註四）及其他國際軍火公司所大量購買的坦克車；開出第列斯墩（Dresden）火車工廠所製造的裝甲車；開出萊茵五金工廠的『S. 2—206』新式機關槍，這是斯湯格（Stange）工程師的『技術革命』的發明，射擊距離二千公尺，速度每秒七百四十公尺，一分鐘能放六百發子彈，並且是一個人就能攜帶和使用的（重量八·五公斤）。

此外德國還有龐大的兵工廠，其產額的增加使德國鋼的生產從每月四十萬噸馬上飛躍到七十萬噸（註五），德國鐵的入口從每月一萬四千噸到四萬四千噸；在

（註四）在法國急進社會黨秋天的大會席上，蕩納克，退伍軍人協會的代表，宣稱最近克利驟（Crenzot）供冷德國四百輛坦克車。

（註五）一九三二年八月和一九三三年八月鋼生產的比較；鐵的入口是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年的總平均。銅的入口增加半倍，鎳錫和碎鐵從四萬四千噸增加到廿六萬九千噸（一九三二至三三年）。

四個月中間使克虜伯，這種機械化軍隊的主要首創者，所僱用工人的數目增加兩倍，從五萬到將近十萬人。凡爾賽條約限制只能有二九二架輕砲的德國新式砲隊，在一九三三年秋季就已經有了二，四〇〇架重砲和四，八〇〇架輕砲。的確，在上次大戰的尾期德國已有五萬三千架大砲，十萬架機關槍和二千八百架戰壕摩塔爾；但希特勒的新式的祕密砲隊，經過十五年日新月異的新試驗和新發明之後，現在在技術上已然完全屬於另外一個範疇了。國社黨這種新式武器的基礎正是戰後德國的龐大工業機構，世界上設備最完善的鋼鐵工業。

高林在軍事上比一九一四年能更迅速，而且更靈活地展開這道進攻的戰線。他能這樣，主要是藉助於國社黨新的軍事運輸組織所計劃的廣大公路網——實際是一個戰略的交通網，建築費用約需三十到四十萬萬馬克（註六）；並且藉助於廣大的新式航空運輸機關和德國鐵路的新式軍事組織。現在鐵路的車輛和站台都是

（註六）德國「公路研究會」的估計。計劃中的道路計長六千至七千公里。

按着空前的方式爲迅速運送軍隊而設備的。希特勒要利用德國大部份失業工人——等於千百萬人——做這種發展運輸的工作；這是他那偉大的『建設計劃』的特點，因爲迅速的動員在下次大戰比在上次大戰還更有決定的意義。

關於軍隊和全國糧食的供給——高林能比威廉第二和盧坦道夫有更好的準備；就是說，他能以完全不同的力量抵抗使舊德國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陷於失敗的那種封鎖。根據國社黨的農業『奧泰基計畫』(Autarchy)，他能使德國的糧食供給自給自足；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二年之間德國糧食的生產已經從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提高到將近百分之百——這樣就可以使德國對於任何封鎖都無所恐懼。這就是希特勒的『農業計劃』的意義。最重要的食品，做麵包的麥子，七八年之前德國所需要的三分之一均由國外輸入，現在它能生產百分之九十九；在五十年之內種麥的面積從一百七十三萬公頃增加到二百三十二萬公頃。今天德國國內的生產能供給它的肉類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七，馬鈴薯需要的百分之百，糖需要的

百分之百，菜蔬需要的百分之九十，牛奶需要的百分之九十；國社黨還要很快提高這百分數。在一九二五年德國爲它所需要的食品（入超），還須向國外支付四十四萬二千萬馬克，今天它只支付十五萬萬到廿萬萬馬克。

但現在德國依然需要輸入百分之五十五的脂油，百分之三十六的水菓，百分之三十二的雞蛋和百分之三十四的豆食——這是封銷的裂口還張開的地方。高林要關閉它。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派遣副總理巴本，國社黨帶些滑稽的商業旅行家（德國參謀部的前任軍官，大戰時期在美國的一個炸彈恐怖黨黨員），到匈牙利拜訪甘布斯（Gombos）將軍。恰在這以前，甘布斯本人曾到過柏林。這些神祕使命的結果，曾經攪過世界新聞界不少腦筋，實際就是使匈牙利變爲供給德國食糧的特別殖民地的一種初步協定。高林要確實澈底整頓匈牙利的農業，以便適應德國的特殊戰時需要。匈牙利的農業大王此後便不再種他們從前生產而賣不脫的麥子；從現在起他們要出產菜油——就是德國在下次大戰時期所缺乏，現在還缺

乏而且沒有它，國社黨便不能作戰的那些油類。甘布斯雖然屬於意大利派，但他究竟是匈牙利的國社黨。因此他需要爲匈牙利的深刻農業危機尋求一條出路。這樣，以匈牙利做爲他的後方的一部份，高林就能保證他在戰爭中間的食糧供給。

高林無論如何能做到這一切——爲達到這一目的，或者需要一個惟一的條件：給他一兩年的期限。他所統率 and 要去作戰的軍隊，在任何場合都是近代第一等國家的強大而可怕的軍隊——我們不相信，在某一時期很懂得軍械，步兵和法國軍事效率的路易喬治先生，在他的心的深處，會沒有估計到這一事實。一切慈心的和平主義者，和一切爲德國「片面軍縮」而替希特勒落淚的人們，應該去從事園藝，不必再爲這些事情煩擾了。高林的軍隊現在大可與盧坦道夫的軍隊相比擬——如果予以更多的時間，或者在強度，在集中的技術力量上還要趕過盧坦道夫。有了這時間的條件，他終有一天能而且必然要趕上法國。世界各國參謀本部

的首腦今天都知道並且計算到這一點。國社黨人比威廉時代的侍臣是更好的軍事家，蒂森所要提供給大戰——技術大戰——的技術工業組織是空前未有的。

高林能建立一個軍隊。但即使有這樣一支軍隊，如若他此外再沒有其他計劃，他還是必然要失敗的。高林必然失敗，完全失敗，而且完全被毀滅；如果他敢，只用這些力量，去進兵反對衛剛。他必然要遇到第二個『熱納之役』(Jena)，他的『馬恩之役』(Marne)必然要比克盧克將軍(Von Kluck)在一九一四年九月的失敗更可怕。世界上沒有任何參謀本部的首腦能鄭重地，誠懇地對於這一問題給一個不同的回答。

高林的必然失敗——不是由於軍事力量，而是由於作戰的戰略。

霞飛在馬恩戰敗了克盧克，衛剛必然更容易使高林在「一道『銅牆鐵壁』」上碰個粉碎，這道壁壘就是今天從南到北橫斷在德法之間的那條新戰線。

決勝負的一點不是目前德國的實力，高林的新勢力與法國的軍事實力，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國的實力，在數量和質量上都無法比擬。因為那是可以很快改變的。褐色國際和魯森堡外交的當前任務之一，正是要迅速改變巴黎和柏林之間的軍事實力的關係。決定點也不是法國，捷克，波蘭聯盟的七百萬大軍，四千輛法國坦克，三千架法國飛機，成百成千的法國「飛快」摩托隊。這一切今天與高林的軍隊比較起來自然是佔着壓倒的優勢，但一旦褐色國際，藉着歐洲局部的「希特勒化」，例如與奧國和匈牙利（甚至烏克蘭！）實行「合併」，創立起來一個全新的，最廣泛的德國勢力範圍。那時法國便不能再保持它在軍備中的領袖地位；一個包括七千萬或八千萬人口的聯盟，再加上像魯爾所置備的那樣一個軍事技術基礎，去對抗四千萬人的聯盟（法國），總不能是徒勞無功的罷——即使再召集十次軍縮會議也好。並且一旦魯森堡的另一翼，他的外交，運用「挑撥離間」的手腕，經過意大利在南面裁斷法國，經過英國的「局外中立」在北方使法國失掉

屏障；衛剛和高林之間軍事實力的一般關係便能很突然很急劇地轉變過來——衛剛就要由進攻變成防守。時間的拖延是有助於德國，而有害於法國的；法國越放鬆對希特勒立即實行『預防戰爭』的時機，德國在將來實行進攻的機會就愈益增長。但在這戰線某一段上，時間却是有利於法國，並且增加着法國勝利的機運的。這就是在法國東部邊界的那段防守地帶上，在貝勒佛（Belfort）和盧桑堡（Luxembourg）之間的地下砲壘線上。

這道壁壘就是高林命運的關鍵。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創作，世界上最奇特的技術建築。世界越少講到它，它在將來的意義就愈益重要。這實事求是戰後歷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很少人曉得，雖然每人都應該知道）。遇到這種鋼的建築，幾百英哩長，幾英哩寬，任何軍隊，無論他的實力如何，都必然要碰碎了頭腦。高林雖然攜有千百萬國社黨員和克虜伯的一切槍炮，在未向巴黎進軍之前，也同樣要被毀滅被擊潰。沒有人能通過這地下國。這裏有鋼，土和水門汀所築成的，

延綿不斷的，轟炸不壞的砲壘連環；有無數互相交通的炮台，有容納全部軍隊的營房，有特別的地下鐵路，火藥庫，暗炮台，電氣站，郵局，糧棧，以及無窮盡的地道；在外面還有一帶殺人的重砲，可以毀滅它前面的一切。凡企圖在這道壁之前堅守甚或要圍攻它的，在幾天之內便會化爲烏有。這是把上次大戰的地下戰場發展成巨大體積和全國規模的偉大建築。高林絕不進攻這個地方。這道壁壘，遮住法國東面的全部邊境，並且不祇如此。自希特勒在德國登台之後，它從法國向北延長，經過比利時達到波羅的海，以便沿着德國西面的全部邊境，在高林一切可能侵犯的要害，形成一道不斷的障礙鎖鏈。比利時政府受到希特勒的『和平』講演的刺激，於十月決定以七萬萬法郎的代價，用法國式的防禦工事，封閉整個德比邊境，以及瑪斯河(Meuse)的右岸，並且加入了法國的系統。阿鎮(Aachen)對面的赫阜(Herve)高原，德國突擊的一個可能對象，現在變成一個廣大的機關槍的巢穴。這全部計劃都是在一個人的指揮之下完成的——衛剛。

這是衛剛的新邊界，也就是國社主義最後的邊界。在這邊界上——在最初的勝利之後，在褐色世界革命的一切夢想之後——高林必然要流血至死，希特勒主義必然遭到致命的打擊。在這種打擊之後，德國軍隊的覆沒要比在馬恩之役以後德皇戰線的崩潰來得更快。在大敗之後，德國軍隊的退却那次需要幾年——這次就只需要幾星期。因為即使高林不敢向法國的銅牆鐵壁實行總攻擊，而法國軍隊，後面有金城湯池却不斷實行襲擊，以至發展成爲一個新的，步伐齊整的，大規模而且不可抵禦的法國的反攻；那時就會要攻入德國，攻入國家社會主義的後方。那時這幅圖畫就要完全改變了模樣。

衛剛的軍隊，北有比利時軍，南有捷克軍，東有波蘭軍互相側應；一旦開始總攻擊，在五個到七個星期的過程中，便可佔據德國的大部份。這種進攻從兩方面行動。法國的主力攻擊在西南，向莫尼希推進。法國其他軍像，以及捷克和波蘭在東北，南面和東面同時平行地而且集中地向柏林推進。法國在南面的軍隊，

爲了阻止或迅速停止意大利通過阿爾卑斯山對高林做任何可能的援應，便在麥茵（Mainz）和多腦的Basle之間，展開一條戰線：以萊茵爲後方，從那裏用坦克，裝甲車和毒氣，實行屠戮的攻擊，一直到巴瓦利亞的內部——與從對面，巴瓦利亞東面邊界（Hof-Passau）推進的捷克軍隊相會合。在幾星期之內法國和捷克的軍隊便聯結起來，隔斷巴瓦利亞，切斷戰敗的德國與意大利，奧國和匈牙利的聯系。當高林的軍隊向北面狼狽潰退，當莫索里尼從阿爾卑斯山撤兵，當魯爾的工業區，蒂森的堡壘，在法國空軍轟炸之下從地面上消失了的時候，並且當萊茵，柏林和德國中部社會主義工人的騷動發展成爲反希特勒的強大革命運動的時候，衛剛在東面和北面的第二方面軍便進行他們的工作。法國軍隊在德國西部，捷克軍隊在撒克遜和波蘭軍隊在東普魯士和西利西亞所形成的包圍線便愈益迫近柏林。最遲在希特勒的偉大『解放戰爭』的第二月，便不會再有什麼所謂希特勒。或者是衛剛佔據柏林——或者是他與柏林公社進行談判。

高林、衛剛戰爭這一般的估計無論如何也是軍事戰略的必然結論；它適用於各種情勢，無論在細則上有多大的變化。因為結論已經事前決定了，高林一旦從法國東面的銅牆鐵壁碰回頭，德國軍隊就再也沒有什麼救星。殘餘的軍隊絕不能對法國實行正式的抵抗，法國的反攻實際便能絕對按照它自己的路線進行。這形勢與一九一八年秋天相同；當時德國軍隊，在大規模進攻不果以後，實際就瓦解了，只有十一月四日的投降才挽救了它，沒有遭到全軍覆沒。這次事變的發展更迅速——今天的法國銅牆鐵壁與一九一八年福熙和海格的三道戰壕有些不同。這種展望不會有任何變更，即使我們假設在這次戰爭中意大利對高林實行積極的援助。

首先，這種援助在軍事意義上是有問題的。莫索里尼可以與希特勒成立祕密的軍事同盟。但他是過於實際的一個政治家，去履行這種協定——如果勝負還不明。他會等待，直等到力量的真正關係已經分明——然後再用他的生力軍加入

那強者的一面（就是民主派的撒蘭德拉在一九一五年也沒有做出另一樣來，他又何嘗與德國沒有同盟的條約呢？）。他絕不使他的軍隊——他自己，他的計劃，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整個前途——只簡單爲援助高林，便冒這孤注一擲的危險。無論如何，在這種情勢之下，他要等幾天或幾星期，靜觀事變的發展；就是說，先使高林自己去免爲其難。或者他要出其不意地與法國訂立『中立條約』——不動一刀一兵馬上取得一塊非洲殖民地。或者，很可能的，他要佔領奧國——不是爲高林，而是爲他自己（意大利也有他的『帝國』夢想；可巧黑衫的『新羅馬帝國』與褐色的『德意志聯邦』所要佔據的領土又有一部份恰恰相同）。

如若高林是在危急關頭，莫索里尼是不會加入作戰的。各種色彩的法西斯蒂，他們彼此的『關係』並沒有達到這種地步，這是什麼都更有保證的。即使他從奧國出兵，但任何企圖使意大利軍隊越過阿爾卑斯山，與德國取得聯絡，與法國軍隊實行接觸，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都有生命危險。不只由於阿爾卑斯關山難越

的天險，不只由於空中的法國飛機以及輸送援兵與給養的無限阻礙；不只因為法國的機關槍，坦克，和重砲是上等的，意大利的軍實是次等的，不只因為在被蹂躪的意大利後方存在着革命發展的危險；而且也因為意大利軍隊，在與德國軍隊會師於康斯坦斯湖（Constance）和薩識堡（Salzburg）之前，首先便要遭到南斯拉夫和捷克（或者還有羅馬尼亞）聯軍的側面襲擊，同時他們還須要堅守在奧國和匈牙利的戰線。有三百萬步槍，五萬機關槍，八千五百大砲和兩千五百架飛機的小協約國，他們的側面襲擊是非同小可的。莫索里尼絕不幹這種孤注一擲的勾當，除非他相信法國軍隊的強大勢力已經削弱了。無論如何，他絕不肯與高林一同奔向潰滅的道路。

這一展望是很清楚的。那末，在這種戰略範圍之內高林所僅有的惟一機會就是——絕不進攻法國東面的堡壘，而在它前面相持，進行持久戰爭（War of Exhaustion）——然而這又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衛剛將軍既不會因高林的軍事挑

登，便離開他最有把握的地下堡壘；而法國三千架飛機也不會給德國一點時間去擺佈陣勢或挖掘戰壕。但這並不是主要的關鍵。主要關鍵是高林絕不能進行長期的持久戰爭——德國工人會從後面打擊它。這是這一戰爭中的絕對真理和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像威廉第二所能進行的長期持久陣地戰對於希特勒的德國，由於國內的政治形勢，是不可能的：一千三百萬渴想報仇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全國被壓迫被摧殘的民衆不會容許戰爭持久。在第一次退却，疲困的第一個徵兆出現的時候，他們便會暴動起來。爲高林可能的只是短促，急速，勝利的，突擊的戰爭。

在大戰中希特勒的德國能否勝利呢？——在尋常的普通的戰爭中絕不能勝利。根據現有的戰略作戰絕不能勝利。在陣地戰中絕不能勝利。

只有新的革命化的戰略，只有根據某種不同的，驚人的，出人意料的作戰計劃才能使希特勒勝利。高林和他的德國新參謀本部，國家社會主義的全部軍隊都明白這一點。他們一切希望，一切矜誇都是建築在這另一个新的秘密計劃上面。這

就是那已經擬定的，改變全部戰略局勢的，希特勒藉着它真能取勝的——德國航空化學戰爭的新史黎芬計劃。

第十二章 新史梨芬計劃

爲要勝利，我們必須努力做交鋒點上的強者。我們能期望達到這一目的，只要我們取攻勢，我們去解決敵人；而不是取守勢，等待敵人解決我們。……不冒險，就難能戰勝強敵。……不幸目前正缺乏這種有魄力，有才幹來轉變全局的人物（史梨芬元帥）

組成德國新軍部的人物——航空部長高林，褐衫司令羅姆，黑衫司令希莫洛，副總理巴本，興登堡上校（興登堡總統之子），伯倫堡將軍和富利士將軍都遠勝過德國舊軍部的首腦，盧坦道夫。他們的計劃是要在未來的大戰中戰勝衛剛，戰勝佔極大優勢的法國以及其他敵人。這是軍事歷史上最大膽和最深奧的一個計劃。這是德國天才關於戰爭科學的權威著作。德國的軍事天才，自克勞斯維茨（Clausewitz）以來就是拿破崙在歐洲的繼承人。這種天才，在上次大戰中幾乎使德國在最初幾星期之內便大獲全勝。然後，雖然遭到挫折，却使它對抗着極

大的世界聯合，能支持至四年之久。現在由這精神所造成的一個新體系，如若真能成功，便會把歐洲拋入聞所未聞的恐怖時期，使希特勒成爲世界的主宰。這一計劃的內容，實際可以歸納成一個單獨目的：將目前機械化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s）變爲一種罕見的，奇特的運動戰（War of Movement），藉此使德國獲得勝利。這差不多等於整個推翻現代戰爭的全部戰略。這種思想在軍事上，與魯森堡『褐色國際』的計劃在政治上是一樣大膽的，一樣革命的。具體說來，這等於德國衝破衛剛的計劃——衝破那在西面的，不能攻破的『銅牆鐵壁』。（註一）

（註一）如不熟習軍事問題的讀者，要了解下面關於軍事理論的講話，并不十分容易。但爲要把握

希特勒現在的政策，這一部份是絕對不可少的。沒有這些特殊軍事因素，就絕不能認識和了解新德國的各種政治行動的深奧背景和動機。希望上次大戰的每個退伍軍人——也希望未來大戰的每個士兵——都知道現在在孤一擲之中的是什麼。

這道壁壘把法國堅壁清野地隔離起來，簡直使德國無從下手。今天所謂戰

略，簡言之，就是陣地戰略；而這道壁壘正是陣地戰略的傑作。這種戰壕的最高勝利在下次大戰中突然止住了軍隊的通常進軍運動——進兵，進攻，衝破和佔領——同時便在巨大的機械物力之間形成一種堅持的，難於解決的僵局：循環的相互消滅，經常停滯在一個地點，不能進攻敵軍，也無從取得勝利。噴火的戰壕逐步阻止着敵軍的每次襲擊，每次進兵。敵軍的壓迫愈強，另一方面的機械防線愈堅固，這毀滅一切的機械材料的堆積也就愈多。這方面每一師生力軍，都被另一方面所新堆積起來的水門汀，地雷和大炮所擊退，所消滅；這方面每次新的進攻計劃都被那方面的新技術計劃所粉碎。如此，在一個可怕的循環中，陣地就在戰爭中擊敗了運動。於是這新的陣地戰略，這機械化的戰爭便開始盛行起來。法國今天在這方面可算已經登峯造極。它將上次大戰中孤立的戰壕擴大成一個浩大的，橫斷全國的戰壕；將上次大戰中各種機械化的防禦陣地緊縮成從邊界這端到那端的一道不斷的，絕對禁阻的和堅壁清野的壁壘。它總算獲得了現代陣地戰的

鑰匙。只要這種陣地戰略本身沒有被打破，被放棄；法國就是不可戰勝的。

只有新的，更高的戰略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只有新的，革命化的作戰方法，才能毀滅這種軍事材料所堆成的阻礙物，才能衝過並且擊破法國這道『銅牆鐵壁』；只有這樣才能將法國這把決定軍事勝負的鑰匙剝奪過來。這就是德國的新戰略計劃的出發點。它發見了這種新的方法和新的戰略。它是在最古的和最原始的『出奇制勝』這一軍事原則的運用中發見了它：這種原則就是用絕對集中的力量，取得壓倒的優勢。

違反着力量的一般（普遍）應用與平均配置——這一原則是要將全部力量集中於決定的地點，在決定的時機，用決定的武器，實行決定的攻擊。

這一原則從來就是德國全部軍事學的真正要旨，德國一切偉大軍事領袖（成不變的基本精神。這是自克勞斯威茨和史梨芬（德國現代軍國主義的兩大理論家）

而後，德國累屆參謀本部所確立的，不能搖動的理論；無論這參謀本部是由誰負責，也無論是在什麼時候。今天每個德國軍官的訓練都以這一要旨為轉移，每個未來的將軍，甚至校官，都要經過這種教育；沒有人可以進級到更高的地位，如若他不能證明他在這一特殊方向的能力，如若他不能解決這『卡內』(Cannae)的問題。『卡內』是紀元前二一六年羅馬人和迦帖基人(Carthaginians)在阿卜利亞(Apulia)的一次歷史底戰爭；在那次戰爭中哈尼巴魯(Hannibal)的弱小軍隊把八萬五千羅馬大軍那樣一支不可比擬的力量擊成粉碎。那次所利用的就是這天才的『集中』戰略，用騎兵從側面截擊和包圍他們的敵軍，

克勞斯威茨，普魯士偉大參謀部的第一個創始人，曾引申『卡內』的思想成為一般的理論；他那本論戰爭今天還是軍事學的基本著作。毛奇的繼承人，史梨芬，戰前(一八九一——一九〇六年)德國參謀本部的首腦，更進一步將這思想變成一個精確的戰略定則；但只稱之為『卡內』，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始終是一個

秘密。從那時以後，個個德國軍人就都醉心於這一思想。這實際在每次戰鬥，特別在並非勢均力敵的戰鬥中，總是一種自然的基本原則，歷史上一切勝仗所依據的原則。拿破崙，凱撒和亞歷山大都是運用特別集中的力量出奇制勝。甚至在軍事學的經典的寓言中，例如那沒有武裝的小大衛，對於穿盔帶甲的巨人哥利亞所用的策略，也都沒有不同。

實際還是德國的戰爭藝術首先把握住『卡內』戰略在近代戰爭中的全部高深意義。這種方法成爲上次德國作戰計劃的全部內容。史梨芬企圖利用它，使德國在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雖然最後它並未取得勝利，但中間也僅只是一髮之隔，史梨芬準備用第二個歷史底『卡內』在大戰中整個毀滅法國。他計劃將德國全部軍隊的四分之三——共計七十二師中的五十三師——都分派到一條戰線（右翼），以便經過比利時和法國北部進兵巴黎。他爲集中在北面，幾乎將左翼的勞關戰線，和東方對俄的戰線全部抽調出來：兩方面各餘九或十師。他另外還供給

右翼特殊的機械武器，更加强它的決定作用：供給重砲和機關槍，那是當時德國秘密置備的兩種最新的超等武器（與哈尼巴魯所發生的作用相同）。史梨芬在法國防禦的一點上佈置着這樣一種堅甲利兵，就必然會把整個法國戰線拋到九霄雲外。因為德國右翼的戰鬥力必是那樣堅強，它不只會將對面的法國軍隊像狂風一樣一掃而空：就是法國南面的軍隊也必然被迫捲入這一漩渦。法國這支軍隊不會遇到有力的抵抗（德國有計劃地在這方面只布置很少的部隊），可以長驅直入；然後，在德國衝破北方戰線之後，便被截斷以至擊成粉碎。這就是史梨芬的『第二卡內』。它的目的是在宣戰後六星期之內消滅法國，然後乘勝猛撲俄國，給沙皇一個最後打擊。這一計劃雖然最後是流產了，雖然終於是德國敗北了，但史梨芬是不能負責的。（史氏歿於一九一三年，戰前的一年；他最後的遺囑依然是『加強我的右翼！』）

應該負責的是老史梨芬的繼任者，那比較年青的盧坦道夫。他完全不懂『卡

內』戰略的意義，而且整個顛倒了史梨芬的全部計劃。他不但不加強右翼，反而將戰前最後幾年德國新成立的九師軍隊中的八師放在左翼；然後當八月一日到來，德國的『哈尼巴魯』的偉大理想應該即將實現的時候，他又驚惶失措地從已經乘勝攻入法國的右翼，抽調兩軍團到對俄的陣線上，去對付哥薩克。這實際就是史梨芬計劃的末日，『第二卡內』因此就永未實現。這實力集中的缺口，這缺少了的兩軍團，便把一切都付之流水了。當時德國軍隊的右翼乘勝直追，橫掃一切，越過比利時好似一條小溝，廿天進軍三百七十公里，在戰爭的第六星期便已迫近巴黎，並且馬上就實行最後的決定攻擊。在那時候，它忽然潰退下來，因為在這席捲一切的進軍之後，的實力已虧，同時它在馬恩還遭到霞飛的側而側襲。法國戰勝了，然後便開始了新的陣地戰的時代。但這不是『卡內』的罪過，而是因為德國軍部曾經一時違背過『卡內』戰略的原則，違背過特殊集中力量的方法。六年之後，一九二〇年夏季，在距離馬恩數百英哩的地方，證實了『卡內』

計劃的正確；並且是恰恰爲法國總司令衛剛所證實。那年在一個不聞名的大佐杜查哲夫斯基（Tuchachevski）領導之下，從東面向西歐開來一支軍隊——列寧的紅軍——與波蘭交戰。杜查哲夫斯基，三十年紀，俄國國外沒人知道他，俄國國內很少人知道他。那時他正在建立一種拿破崙式的軍事功業：他在貝瑞季納（Bereznina）之役，用一羣飢餓的，褴褛的，武裝薄弱的蘇維埃工人和農民擊潰了偉大的波蘭軍隊；然後就用一天十五到二十公里的速度——騎兵的速度——深入波蘭，直搗瓦薩（世界上一切專家今天還認爲這次進軍頗有亞歷山大的遺風）。波蘭京城的命運好像是決定了，紅軍達到波格莫的近郊。衛剛馬上便來到瓦薩，企圖從列寧手中解救現代資本主義的文明。他運用在世界大戰中，以法國軍官資格，在他的德國軍敵中所觀察到的一種戰術，稍加以變化。他幾乎全無抵抗地讓蘇聯的騎兵追奔逐北，甚至跨過了東普魯士的德波邊界。他放棄了長距離的戰線。然後他集中波蘭軍隊所有的殘兵敗將和全國一切自衛的力量，猛襲杜查哲夫

斯基的側面的一點。資本主義文明於是得到解救。幾星期之後俄國軍隊便又退回他們最初進攻時的地點，蘇聯政府不得不締結一種不利的和平條約。衛剛認識了這種冒險的正確，並且最好地運用這『卡內』戰略。

這種絕對集中全部力量，在決定點，實行決定突擊的戰略，曾經是而且依然是軍事歷史上弱者對待强者最有効的武器，甚至是在這種情勢之下惟一可能的武器。這依然是德國戰術最本色，最特出和最深奧的思想。這也就是希特勒及其同僚惟一的新的軍事理論。

希特勒在他的福音書中（我的奮鬥）寫道：這是『用全部集中的力量，打擊最危險的敵人』的問題。這是最純粹的『卡內』思想，這是新史梨芬計劃的代表公式。希特勒的親信馬弁和軍事顧問，班斯教授，他唯一的錯誤是感情過於衝動，不能保守秘密，他把國社黨的決定更清楚地洩露出來：『我們小小的國防力不能與武裝精良，人數衆多和分佈遼闊的軍隊進行陣地戰……爲一個被趕到絕境

的國家，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挺而走險——不管國際聯盟怎樣論斷——爲救亡圖存各種手段均在所不辭。每次戰爭都有許多出奇制勝的襲擊，勝利總是得之於別人所意料不到的所在』（著者加圈）。這位先生喜歡亂講話，不久以前希特勒封鎖了他的喉嚨，禁止銷售他的著作，這從國社黨觀點看來是很對的。但『上帝藉着嬰孩和乳兒的口說話』。外交的嬰孩班斯在軍事上所說的就是純全的真理。與舊史梨芬計劃建築在同一戰略原則之上的德國新史梨芬計劃是一個事實——一個完成的事實。如若畢斯麥是國社黨在外交上的導師，那末史梨芬就是在軍事上最受推崇的導師。正如在外交政策上他們放棄威廉時代的錯誤方法——迦普利威，布羅和貝特曼的方法——同樣在軍事政策上他們離開毛奇和佛肯罕的錯誤道路，重新回向史梨芬。他們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他們也只能這樣幹。

高林就要實行他的『第三卡內』。

方向已經確定了。進一步執行只是技術問題：材料的問題。

一九三四年，對待這從頭到腳全部機械化的衛剛軍隊，能有什麼樣的『卡內』呢？對於法國這道『銅牆鐵壁』，這特別集中實力的原則有什麼意義，它能怎樣對付它呢？在目前的條件之下運用這種戰略是否還有絲毫可能呢？

是，這裏有。只是技術，不是這突破戰略的原則本身，有了改變。只是材料改變了——現代化了。哈尼巴魯所集中的是騎兵。史梨芬所集中的是重砲和機關槍的師團。高林能集中什麼呢？

德國走向新的大戰所必要和必然經過的軍事路線，一步步，一層層，從戈倍爾一流人所做的宣傳和在國際聯盟所散布的烟霧中逐漸清現出來。

道路是清楚的。它始終如一地引導到一種絕對的固定點，一種絕對固定的材料。

在現代戰爭中，要突破用最強有力的技術武器所築成的防線，只有一個有限

的可能：發明更強有力的，機械化的武器來戰勝它。技術只能被一種更高的技術擊破；一種新發明能夠出於意料地穿透舊式的鐵筋戰線。這條道路——今天軍事領袖所僅有的一條——在上次大戰中，自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戰線凝固」的大僵局之後，曾經做過累次的試驗。做這種試驗的軍隊每次都獲得一個極大的勝利，每次並且都幾乎獲得最後的勝利。因為這一軍隊用這種新武器，至少能在一個時期之內，擊破敵軍那種從前不能攻破的陣地和武器；因此就使它能在這一個時期之內，對於敵軍實行運動戰和進兵戰；因此就容易使它達到戰爭的最後目標——決定全局的勝負。的確，在這短時期之後，便又發明了反攻這新武器的武器，又抵消了它的作用，恢復到舊有的狀態。然而就是這短短的時間，也已經足夠使這擁有新武器，實行運動戰的軍隊獲得有利於它的決定勝利。

一九一六年以後世界大戰的一切進攻都是根據於這一進程——暫時放鬆陣地戰的這一進程。（如若沒有這一因素，在理論上，戰爭必然成爲無盡無休。）兩

方面都再三試用過這種方法。但只有完全把握住這一特殊因素的意義的那些將領和政治家——例如英國的邱吉爾和法國的克里孟梭——才是上次大戰中惟一真正的好戰略家。

德國有一次突然用毒瓦斯淹沒了西方的麻木戰壕——因此便實際打開了這一僵局。如果當時德國參謀本部中有像史梨芬那樣的一個人物，德國就能在幾星期或幾月之內獲得最後勝利，雖然史梨芬的第一計劃（利用重砲和機關槍的計劃）曾經失敗於馬恩之役！在德國全線和全國範圍的瓦斯攻擊之下，整個聯軍戰線一定時期之內簡直完全沉沒到地底下，陷於完全無能為力的境地。但當時坐在德國司令部的不是克勞斯維茨和史梨芬的弟子（如同今天的高林、羅姆和哈姆斯泰恩等），而是那些過時的，舊式的，被新的陣地戰弄得頭昏目眩的戰略家。結束那次大戰的最好時機簡直隨便就被他們放過了。德國的瓦斯攻擊最初只當做遲疑不決的試驗，局部試用一下；及至盧坦道夫把握到這種瓦斯的實際作用的時候，那

就已經太晚了，那時就已經有了防瓦斯的面具。爲了這，他支付的代價是德國的敗北和凡爾賽的和約。

邱吉爾和克里孟梭則不同；他們雖然都不是軍人，但有想像力，很了解陣地戰的大革命，並且也懂得在戰略中運用技術。當他們轉敗爲勝，實行同樣試驗的時候，他們充分感覺到這種戰略和技術的意義，並且將這一切在真正巨大和決定的規模上運用出來，因此就結束了那次大戰：坦克解決了德國。他們事實上在幾月之內所解決的敵軍，正是苦戰四年之久，對抗着全世界。保了自己的陣地，支撐住馬恩之役的失敗，於索姆，烏波爾和威爾墩諸役連戰皆捷，並且真正地學習了陣地戰的這樣一支軍隊。但邱吉爾先生的新戰車終歸解決了這種陣地，並且結束了這種陣地戰。他們邁過這種戰壕好似邁老鼠洞一樣。他們用這種小部隊進行了新的運動戰和進軍戰。更厲害的技術衝破了好像不可戰勝的舊技術，並且決定了勝負。

然而這種以技術戰勝技術的可能，戰後在戰場的地面上，好像已經達到它的最後界限。沒有更進一步的進步，這對抗的登峯造極的技術便彼此相互抵消，兩方的堡壘線之間便不能再有什麼所謂特殊壓倒的優勢。現在已然達到發展的頂點，形成絕對的相持，絕對的麻木狀態。福熙和邱吉爾那種曾經衝破德國最堅固的戰線的小型坦克，雖然在這期間已經變成巨型坦克，重九萬二千公斤，速度每小時十公里的『流動』鋼砲台（法國最近的『D式』坦克）。但要對抗衛剛的新陣地，就是這種坦克隊也是無能為力的（不必再講此外還有現代射擊坦克的大砲）。掩蔽在地下的鋼，水門汀和大砲的積體，蔓延數百英哩長，數英哩寬。這是現代陣地的形式。從地面攻擊它的，沒有任何力量，無論怎樣厲害，能穿透它——這簡直是絕對不能通過的最後的界限。

這是現世界粉碎一切的並且懸繫着世界未來的可怕的命運的發明——但這最後界限純全是平線的。人們不能穿過地面上的現代陣地。但他們能躍過它。

天空沒有陣地。陣地是平線的，而不是垂線的。對抗它就有新史梨芬計劃——利用空軍實行集中的突破。

高林的『第三卡內』的特殊材料是航空化學。(註二)

航空化學一下子就推翻了整個近代戰略——首先是那最現代和登峯造極的創作，衛剛的那道『銅牆鐵壁』。航空化學供給了蒂森，希特勒和高林一個最偉大的歷史時機；或者從來還沒有任何政府有過這種機遇。沒有航空化學，希特勒全部國際計劃的結果真會只等於一個肥皂泡——那樣，他也就絕不敢再冒這種危險。但希特勒加上航空化學便改變了一切，便等於將歷史轉入另一軌道。因此，這就成爲這一運動最大的一個客觀上的槓杆。

在戰略上航空化學差不多將德國新史梨芬計劃變成一種原始戰爭——無論如何，也是將它變成了比舊計劃更簡單得多的一個任務。實際它將這一任務縮小成

(註二)實言之，就是毒瓦斯的航空戰。

一個單純積累材料的問題。在決定的地點實行決定的攻擊，這一特殊集中力量的原則，又獲得生命和意識，如同在哈尼巴魯時代一樣。戰爭的垂線化解決了一切。空軍就是新騎兵——就是一種特殊的，無阻礙的進攻和襲擊武器。正好像當年哈尼巴魯或拿破崙那種戰必勝攻必取的騎兵，一支集中的空軍不受地方的束縛和道路的阻礙，有飛躍的速度和毀滅一切的瓦斯武器；它在最短時間之內，從任何方向，任何地點都能攻擊和衝破敵人。它最後解決了從陸地衝破的問題：因為經過空軍襲擊之後，敵軍戰線以內被轟炸和被瓦斯毒毀的地帶，在戰事的最初幾天就已經，在技術上和精神上，差不多或者完全無能爲力了——好像已經從戰線上消失了一樣。在空軍掩護之下跟踪追擊的摩托化步兵——利用裝甲車，以一天二百公里的速度——在廣闊的地面上，在被毀壞的陣地，死的城市和士氣沮喪的敵軍中間，只能遇到一些殘餘的抵抗。進兵到敵國內部，在同一空軍的掩護之下，能以最小的可能耽延，發展成爲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地帶的佔領。（註三）

主要因素還是空軍的毀滅攻擊。高射砲並不能真正擋得住它——敵人的空軍最多只能派遣反攻隊與攻擊軍抗衡，或是到後者的後方實行它自己的轟炸侵掠。但就是那樣，勝負正如一般戰略，還是決定於集中和襲擊的問題。如若取攻勢的空軍足夠強健，並且是佈置在適當地點，那它就能實行它的決定攻擊以至摧毀它的敵人；否則也可以在勝利之後迅速飛還，使敵人的反攻完全失掉作用。空軍戰爭的基本理論與陸地戰爭的舊理論並無不同。空中的「卡內」，在戰略的運用和任務上，與哈尼巴魯的騎兵「卡內」適相符合。

現在很具體擺在德國新參謀本部面前惟一的任務就是專心致志創造這樣一種優勢的空軍：（一）如若集中在某一方向，足能在法國戰線上遂行一種決定的，毀滅的襲擊；（二）另一方面，足能掩護德國工業中心，距離法國比利時的軍事航空站只一小時半飛行時間的魯爾區——防禦法國空軍的反攻。

（註三）在這方面，已經研究過利用特別設計的巨型飛機，使坦克車可以在敵人後方落地。

這一著一著純全是那絕頂聰明的史梨芬爵士的舊棋譜：不過這次不是在陸地而是在空中。他著名的『右翼』現在稱爲『進攻的空軍』；他的左翼現在是防守的空軍。一切計劃都與以前完全相同。這計劃的成敗和全部意義都在於這進攻的右翼的實力。如若這一翼，德國進攻的空軍，在數量和質量上，在飛機的數目和化學武器的效能上，都是那樣強大，都佔着那樣絕對壓倒的優勢；那便在任何場合都操有必勝之券，正如老史梨芬在陸地上根據他那七十師軍隊和機關槍重砲所計劃的一樣——那就不會不百發百中。法國對高林的防禦計劃就會與霞飛對史梨芬的著名『第十七計劃』一樣陷於無能爲力。但必須是在實行集中進攻這一戰略的條件之下。

德國的新參謀本部，經過馬恩之役的教訓，當然要注意不再重覆從前的錯誤。它會以最堅定的決心，最切實的貫徹精神，最微妙的精鍊手段，注意這次一定把這集中的原則，在它全部驚心動魄的意義上，殘酷地施展出來。它要創立像

現在所不能想像的那樣一支空和那樣一種航空化學的武器。它要實行這航空化學的史梨芬計劃，甚至對抗全世界都在所不顧，特別因為這計劃同時可以使它解脫了兩個最重要的阻礙：國內的政治阻礙和經濟阻礙。空中戰爭是那樣迅速，那樣完全出人意料，它不給國內革命運動之有計劃的暴動留一點時間。甚至在統一的工人階級尚未組織起來之前，在工廠工人尚未實行總同盟罷工之前，在航空戰線上就已經決定了勝負。共產黨就到那時也要暴動——那是實在的（註四）。同時幾萬架飛機的一支空軍既然只需要幾萬個駕駛員，這一軍隊便不必用穿制服的革命無產階級來組成，而可以只利用統治階級及其政黨的優秀份子和選拔的軍官。

（註四）然而共產黨，特別是德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大戰中是絕不會消極的。他們已經擬定他們自己的特殊戰略，以對抗德國軍部的特殊戰略。十九世紀末葉之前，恩格思曾經論到資產階級的現代方法——建築寬廣的馬路代替十八世紀極適於巷戰的小街小巷——使革命者巷戰的技術條件變成非常困難。但這並沒有阻止了第一次大戰以後連續的革命爆發。

甚至在裝甲車上追隨空軍的摩托化陸軍——這在軍事上不必數量甚多，但要靈巧，活動——也主要要從專政政府的職業軍人和護從中來補充。並且甚至他們也要經常受到空軍的監視，比上次大戰在戰線後面的機關槍還更有效的監視。

另一方面，在經濟範圍內，行動迅速的空中戰爭使德國參謀本部可以只專門從事某幾種軍需和材料的供給；不需要在戰爭設備，工業和給養的一切部門中都求得有保證的供給——那對德國差不多是不能達到的目的。這有如國社黨的全部政策，是一個『孤注一擲』的競賽：新的大戰或者是迅速勝利或者是迅速失敗；已經不是後備軍的持久戰。如若失敗，六千五百萬人民的德國便成爲一片屍陳遍野的化學戰場。如若勝利，高林便是新拿破崙，希特勒便是世界的主宰，蒂森——魯爾的首腦——便是希特勒和高林的主宰。

高林的參謀本部還須要解決的只有一個次要的問題，航空化學戰的新史梨芬計劃的最後一環：這集中的新空軍應該在那一點，在那一特殊方向進攻——新

——「卡內」的戰場在那裏。

史黎芬要去巴黎。高林的目的地也是巴黎。史黎芬的突擊並非直接向法國戰線進攻，而是選擇一個出奇的迂路，經過一個第三國，破壞它的中立。高林就不管何所謂疆界和條約，他只要尋求一條最有利和最簡便的道路。史黎芬爲要襲擊集中軍隊在南方的法國「第十七」防禦計劃，便將他的主力布置在北方——經由比利時。高林要在法國、比利時的堡壘和防空戰線的兩個弱點上，在極南和極北的兩端，作一個決擇：他要破壞瑞士或荷蘭的中立。

德國新參謀本部在未來大戰中，其主力襲擊究竟採取那條道路，這一問題的決定在於莫索里尼和麥克唐先生。

高林對於兩路襲擊都有準備。如若需要在北方將荷蘭捲入戰局，他絕不躊躇，即使這會牽連到這一國家的完全毀滅和死亡。他能比威廉在一九一四年蹂躪

比利時，更容易而且更迅速地蹂躪荷蘭，將荷蘭變成他出兵的根據地；德國軍隊能立刻從南北兩面將荷蘭夾在虎頭鉗中——在高寧根省，重要鐵路與運河的交叉點，和在南林堡省，隣近阿鎮的煤業中心。在空中毀滅隊的領導之下，這空軍在幾小時之內便可以橫掃一切，並且破壞法國北部的工業。德國的裝甲車隊在交戰的第一天就能衝過『中立』的比、荷邊界，然後衝入法、比的『聯軍』戰線。這些道路雖有防空設備，但比較其他各種防禦工事都更薄弱。這是重演向馬恩的進軍，但這次主力戰既然決定於天空，巴黎——如若它還存在的話——便要公然遭到高林的攻擊。這一計劃，如若出人意料地實行起來——高林絕不等待正式宣戰——便能最簡捷地完成它的目的。魯森堡先生的荷蘭國社黨已經在當地進行技術上和政治上的準備。但這一切只是在高林取得英國海軍部的『善意中立』的條件之下，才能有保證地實現出來。這就是何以高林要在對面的極端，保留一個另外的秘密路線。在這條路線上他的空軍和摩托化陸軍能與另一反法的強大軍隊互相聯

合，這就使在這方面的「卡內」能遂行一個更致命的攻擊——通過日內瓦，通過國際聯盟那顆和平之心的路線。

他的目的不在巴黎而在里昂。他指揮偉大的空軍在幾分鐘之內通過瑞士，侵入法國富饒的東南方，用瓦斯爆炸和燃燒彈消滅羅恩（Rhône）流域和都菲內（Dauphine）的一切生命，破壞克雷驟的龐大軍火工廠——這工廠在從前的「和平時代」供給他們坦克——並且在全法國大量的散佈疫苗。同時德國陸軍便向德國、瑞士之間六十英里長的萊茵邊界（從Basle到Chur）衝鋒——如若還有任何衝鋒的需要——用裝甲車和遠射砲衝入阿爾（Aar）流域，在飛機掩護之下，沿着盧拉（Jura）山脈，在虐沙特耳湖（Neuchatel）和日內瓦湖之間向西推進，一直深入法國南方的平原。

這一進攻在總的方面是那樣強而有力，它不只鎮住了弱小的瑞士軍隊——瑞士軍隊或者就不敢有所動作——而且也引動了暫時徘徊在阿爾卑斯山後的莫索里

尼的軍事勢力。在高林只能進行舊式的單純陣地戰的時候，就是說當他面前有這一道不可抗拒的法國鐵壁的時候，莫索里尼絕不加入高林這一邊。但一旦高林對法國實行優勢的航空戰略，因而推翻了現有的力量關係，改變了戰鬥的全幅面目並且佔着主動地位的時候——莫索里尼就不會放過他全部政策所繫的這一時機。無論當時他自己與法國的外交關係是站在這樣的地位。在這一時機爲了他的最後目的，他一定要行動——這次是幫助高林，反對法國。他要用他自己的一千架飛機，用巴爾伯的舊勢力，並且用他自己的陸軍加強德國通過瑞士的攻擊，並且使這一攻擊的力量實際上成爲不可抗禦的。德意空陸軍從阿爾卑斯山向西的聯合進攻，這幅圖畫與法國在多腦河流域向阿爾卑斯山的北方和東方進攻的那幅圖畫有恰恰相反的意義：在這一形勢之下法國是鐵砧，對方却成了鐵錘。第三『卡內』成了功了。里昂陷落了。高林飛往巴黎。

希特勒、德國在世界大戰中能否勝利？軍事戰略的回答是：能——如若它擁有一支強大的壓倒一切的空軍。

這是高林一生的意義；這是希特勒全部「軍縮」外交的策略意義。今天整個德國就是一座龐大的飛機工廠。

第十三章 高林征服歐洲的空軍

今天能決定歐洲戰爭勝負的「優勢的超等空軍」實際是怎樣的呢？一般的規模是十分清楚的。如若高林有一萬架飛機——等於歐洲所有飛機的總數，等於法國及其聯盟（包括小協約國，波蘭和比利時）所有的一倍——那他就能有相當把握去進行這一戰爭。如若高林有兩倍於全歐洲，三倍於法國及其聯盟國的空軍——即兩萬架飛機——那就只有奇蹟才能阻止德國在大戰中的勝利。如若有兩萬架飛機以五千架保衛魯爾區和德國整個後方，防禦法國空軍的任何襲擊，以另外五千架牽制一切其他可能的敵人，其餘一萬架一次集中的進攻，就決定了法國的潰滅，而且是德國軍事首腦所未曾夢想過的那樣一種潰滅。這一概括的綱要是絕對不能動搖的。軍事戰略的革命就是這樣簡單化了目前的形勢。（註一）

兩萬架飛機——這是勝利的保證。這是戰勝全世界，取消一九一四到一九一

八，和歐洲的希特勒化。德國究竟能否創造這樣一支生力軍呢？這是循環中最後的問題——「希特勒往何處去？」——的最後實際測驗。德國創造最低限度兩萬架飛機的一支空軍，這是否是不可能的任務呢？

這是國社黨在一年之內便能完成的任務。

只有希特勒政府能實現這一任務。德國今天就是在航空軍官的掌握之中。如若曉得舊日空軍軍人，在希特勒黨內所發生的祕密作用，這種說法便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這既非意外的結合，也不是偶然的影響，而是最高統率的問題。國社黨主義的四位最高領袖中——希特勒，高林，戈倍爾和海斯——有兩位是舊日的空軍幹部。高林和羅姆是國社黨的軍事首領，新參謀部的主腦，一切新戰爭準備

（註一）一般來說，今天在軍事意義上估計空軍的實力，應該以一千架飛機為單位；正如從前，在

現代陣地戰之前，步兵以一師為單位一樣；因為運動戰的因素在這裏又發生了作用。

的主要主動人，並且是未來世界大戰中最有望的褐色『拿破崙』。高林是德國以善戰著名的空軍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聯隊的最後一個司令；該聯隊在上次大戰的後半期起過重大的作用。高林不祇是一個職業的空軍軍人，而且有一種空軍狂。正因如此，他才是德國新參謀部最適當的領袖。空軍對於他簡直是嗎啡第二。自最後遺言『卡內』戰略的老史梨芬將軍逝世以後，在這仍以『壓倒的優勢』為戰爭決定勝負的原則的今天，只有夙興夜寐，專心致志於其中心戰略思想的這些戰士，才是真正的，識時務的——和勝利的——軍事領袖。高林就是一個。在這一點上並不能輕視他，在這領域之內這位不學無術，野蠻和腐化的人物要比那『元首』和『神明』的希特勒，比那智力超人的戈倍爾更重要而且更危險。在一九三四年一個野蠻飛行家無論如何都比整個『人類文明』加在一起更厲害。高林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最高軍事領袖，他要把他和國社黨的一切野蠻主義，他和國社黨在德國的一切權勢，為他頭腦中惟一偉大的理想——空軍——孤注一擲。

在這方面贊助他，或者甚至更接近德國新元首的另外一位人物是海斯；他是「元首」的正式代表和德國「三十五」驅逐的老隊員。他今天對希特勒有同等差不多可以左右一切的個人影響；不經過他，德國總理不做任何決定，也不接見任何人。經過特別的線索，他與當權的黑衫和祕密的 Gestapo（國社黨的祕密警察）有一樣密切的聯繫。海斯，以舊航空軍人的資格，也知道什麼是在孤注一擲之中。凡海斯所知道的，希特勒就力行之。高林和海斯在一起便能決定國社黨的整個政策。

但還不止此。在國會的國社黨黨團中——即全國各地所選舉的黨部領袖——還有廿個航空軍人。除高林和海斯而外，雷博士（Robert Ley），國社黨工會領袖和黨組織局主席，希特勒私人隨員之一，也是德國從前的空軍軍人（註二）；此外他還是一個職業的化學家，是盧納「顏料工業」從前的僱員；這企業是德國最

（註二）此人在希特勒未取得政權之前便是國社黨內希特勒以下，高林和戈倍爾之上的第二領袖。

大的化學託辣斯，並且爲德國製造在上次和下次大戰中所用的可怕的瓦斯軍火。從前的航空軍人中還有褐衫司令哈格爾，沙慕勒，海德貝克，卜拉頓；黑衫司令哲克倫，摩得，海斯麥爾以及漢堡省長克夫曼，沃登堡警察總監希德森；後者是歐洲最早的飛行家之一（自一九〇八以後），並且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日參加過德國最初轟擊巴黎之役。更重要的或者是這種事實，即魏斯（Captain Wilhelm Weiss），『國社黨軍事局』最重要的委員之一，也是一個有經驗的航空軍人（註二），而資格樂（Guntner Zeigler），褐衫司令和羅姆最親信的顧問之一，正是大戰時期德國空軍第七隊的隊長。

這幅圖畫是顯而易見的。空軍軍官供給希特勒主義第一等的政治，特別是軍事，領袖。這解釋是同等明白的。空軍軍官，由於他們的武器的技術性質，並且由於他們的戰爭的獨立形式，（與陣地戰的軍隊，如陸軍，相對立）今天就形成

（註三）魏斯今天也是德國新聞業協會的主席和德國電信社的董事。

全部軍隊中最積極和最有作爲的份子。一旦實行軍人干政——由於統治階級和法西主義的號召戰後各地都是如此——空軍軍官很自然地在政治上也成爲最積極，最進取——而且永遠是最冒險——的份子。除德國而外，在其他國家也能觀察到同一趨勢的開端。

直到最近海軍軍官所曾經發生的特殊政治作用，在某種範圍內可以與這些空軍軍官相提並論。他們同樣由於他們的職守的特別獨立性質，在軍界內也形成一個一定的階級（例如潛水艇的軍官）。如此，在德國當反革命的第一時期（約至一九二四年）海軍軍官與極右派的政黨，在準備政變以及在厲行白色恐怖中，都起過公認的領導作用；例如著名的爾哈耳特艦長，卡卜政變（一九二〇）與暗殺爾資貝格和拉鐵努的組織者，就是一個出名的海軍軍官。又如恐怖主義者豈靈格（一個魚雷艦長），和比較更近的垂威拉努斯部長，德國保守的國家主義者和布魯寧的『右手』，也是一個海軍司令。這些海軍軍官，正如陸軍中最顯貴的軍官

團，都是出自上層資產階級——貴族和富有的中間階級家庭。他們是反革命的舊戰線的衛士；那種反革命運動只限於動員上層資產階級的。因此，當德國第一次反革命在一九二二至二三年因缺乏羣衆力量，而陷於失敗的時候，這些恐怖主義的海軍軍官便厭倦了他們的政治冒險事業，從他們的陰謀機關退却到大企業的安樂椅上。差不多整個海軍軍官團都爲德國大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所收容。譬如，斯汀士，德國的通貨膨脹王，爲這件事就出名；在他那龐大企業之內，一切高級位置幾乎全由知名的政治海軍軍官充任。他們在公事房中爲他服務，與以前在潛水艇內，有同樣嚴格的紀律。海軍軍官就這樣退出了政治舞台。

但當反革命之第二時期到來的時候，在獨佔資本號召小資產階級羣衆援助的時期，在前方便立即出現了一個新的軍官階級。他們就是從小資產階級羣衆中招募的在上次大戰中曾經一顯身手的空軍軍官。這些商店經理，藥劑師和中學教員的子弟們突然進入一種完全新的和幻想的境地——不是憂悶的，機械化的，成批

困死在戰壕中的生活；而是競爭的，充滿了不習見的個人冒險，根據自由運動和個人創造性的一種生活，如同在舊式浪漫戰爭中的武士生活一樣；於是從他們父兄的灰色生活扶搖而上以後，他們便永不能再折回頭來。他們在心理上浮躁了，在生理上變態了——多數航空軍人，特別那些飛皇騰達的，都是耽於酒色的『藥鬼』——在戰後他們就沒有方法去重新過他們本階級的狹隘生活：他們於是就成爲其中起泡的，積極的酵母——所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者。

結束了他們的事業而不會給他們開闢新途徑的和平，他們不滿意；用革命封鎖了他們的前程的工人階級，他們痛恨；現在在『共和國』的形式之下，又重新當政的上層資產階級對出自貴冑或帶海軍證章的同僚另眼看待，對他們却是冷眼的；整個共和國就是一個壞東西。他們的父兄依然健在——但他們是貶在下面的。於是這些人爲了提高他們自身和他們的階級地位就成了國家社會主義者，德國的法西斯蒂。於是就產生了像高林和海斯一類的人物。

這些人憑藉他們那種不平凡的精神，有訓練的殘暴和實在的本領——戰爭和仇恨的本領——推動希特勒的運動最初慢慢地，然後愈益迅速飛躍地向前進展。只要是盲動主義的海軍軍官和反動的貴族將領在武台上表演的時候，下層中間階級空軍軍官的運動便被遮蓋住。但當德國反革命第一幕演畢，蒂森命令小資產階級叛亂的時候，這一集團在這期間的作爲便愈益彰顯出來：他創造了一個好似航空隊的希特勒黨。

這些三十年紀的人們在大戰中歷經過最血氣之勇的冒險生活，並且學得一種新式殺人的職業；他們現在在政治上，如在飛機中，也不知道何所謂界限和阻礙。他們使國家大政方針具有航空進攻的性質和強度。如此就產生出這國家社會主義的心理。如此在希特勒主義的本質中便發展起來一種特別殘酷的——拚命的，無情義的——罪惡的特性；這是很代表國社運動的一種特性，國社黨的勝利也大部份要歸功於這種特性。這是國會縱火的方法。這是對手無寸鐵的工人和猶

「太人實行大規模恐怖主義的方法——好似從天空對平民的轟擊。這是『極權政府』的方法，也是此後在外交政策上退出國際聯盟，對軍縮公開怠工，和向全世界挑戰的一種方法。德國空軍軍官成爲蒂森法西主義的理想大佐，和海軍軍官與斯汀士的盲動主義的關係一樣（註四）。他們是小資產階級的英雄。他們是希特勒的助手。他們與國家社會主義是一體的。這是德國的新航空戰爭，高林的龐大新軍事設計的主觀背景和社會秘密。因爲德國既經落在他們手中，他們現在就要以同樣激烈的活動，同樣冒險的殘忍，同樣瘋狂毀滅慾衝入世界政治的領域，以便實現他們的基本目的：創造一個新的龐大的德國空軍。」

如若沒有人事前制止他們，他們就要創造這一空軍。國家社會主義是在他們指揮之下，他們要集中全國一切力量去完成這一目的。他們要製造高林的兩萬架飛機，無論須要付多少代價。他們要駕馭德國去實現這一計劃。因爲他們並不

（註四）空軍軍官也和陸軍軍官一樣，同他獲得了瞭解並且成立了聯盟。

把這國家的新任務看做一種繁難的，按部就班的進程。而認為是一個單一的，緊急的當前任務。在這一任務之前，國內的一切，現時的一切都須擱置在一旁。他們並且有能力有決心去擔負和實行這一廣大規模的任務。

要完成這一任務至少等於指撥十二萬五千萬金元——等於目前全世界每年航空軍費的兩倍。一架現代驅逐機在今天值七萬五千到八萬金元。一架轟炸機通常還值得更多。甚至一架高射砲今天都值五萬金元（註五）。這樣，兩萬架飛機的空軍，不算化學設備，就需要十萬萬到十二萬五千萬金元。德國人民是窮困的，失業的。德國全部預算今天在支出項下約計廿萬萬金元。整個失業的大眾約得六萬二千五百萬金元。但失業與高林何干！國家又算了什麼——如若它本身不是航空戰的工具！這裏只有一個目標，一種理想：用壓倒的勢力進攻里昂。全國在極緊張的空氣中——必要創立一支兩萬架飛機的空軍。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這就是

（註五）根據捷克國會預算委員會班尼施部長的報告。

高林。

全國正在特別緊急動員中。一種新的統治統轄着一切：政治，軍事，民政，學校，報紙，文學，法律，祕密警察。這是創立空軍的統治；舉國要爲之屈膝。好像在兵臨城下或瘟疫盛行的情況中，一切私人與公共生活，從個人家庭起到政府最高機關止，都須服從一種號令，高林公開宣稱：德國明天就成一個航空國。「極權政府」的大輪開始運轉起來了。

參謀團是現成的，祕密空軍的最高指揮就是希特勒最接近的同僚。現在並且正開始着一種羣衆性質的公開準備；這種準備終有一天要被認爲是第二次歐洲大戰前夜最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事件：這就是揭衫的航空化。希特勒黨現也在駕上飛機了。

空軍從最初成立就不是國家的正規軍隊。而是國社主義的特種武力——進攻

敵人之特種的，獨佔的武器——在最後的意義上，就是褐色國際征服歐洲的工具和執行機關。這軍隊好似蒂森和魯森堡——在其趨勢和號召上不是國家的，而是大陸的。這是很兇的一個計劃。這也是世界上最兇的軍隊。站立在這軍隊上面的不是政府的衙署，而是一個不聞名的機關。「國家社會主義航空衝鋒隊」的祕密司令部，直接隸屬於高林，褐衫司令羅姆及黑衫司令希姆洛。這是那核心。這些人是誰？他們的姓名還不在名人之列。這組織的一個領袖是茨格勒（Guntner Ziegler），他在大戰時期曾領導過德國最冒險的一個戰鬥航空隊（他現在也是黑衫）。另一個同工是羅斯巴哈大佐（Rosbach），戰後最著名的一個德國恐怖黨。德國的『民用航空』託萊斯盧孚坦撒（Luftansa）的高級職員，以及世界最大的化學公司，盧納染料工業，的著名化學家和代表在這機關中都有他們的位臵。這些都是德國真正的新『沙恩浩斯特』（Scharnhorsts）。這指揮機關——與德國軍隊的正式司令部無關——現在成了希特勒的褐衫和黑衫的幾百萬大軍中最

活躍的中心。它經過特別委員，祕密幹部和附屬組織的系統深入到這軍隊的各部份。它並且開始迅速轉變它成爲一個完全新式的軍事力量。

現在所需要的是加緊訓練國社黨的飛行員。一種飛行狂迷住了德國的青年。全國各地都次第在舊軍事飛行家的指揮之下成立了特別的『國家社會主義航空隊』。褐衫的每一團都附設航空隊，並且設有飛機場。他們要儘可能的，把三十萬黑衫隊員一律訓練成駕駛員，使希特勒主義這種特權的衛隊在必要的時候便立即變成空軍。學生須受航空和化學戰爭的普及訓練，在中等學校以航空學代替法文。在柏林成立一個中央航空學校，命名爲『高林學校』；全國各地成立『瓦斯訓練聯隊』，每隊二千五百人。這樣在瘋狂的速度中就湧現出新的航空隊，航空技術隊和航空化學隊。這一切——在今天，在全世界——就已經有保證地沒有對手了。

新航空司令部的『民運組』爲這種動員創造了它在國內的基礎；它在『全國

防空聯盟』的名義之下，經過實際上的強制徵調和登記，將一切城市和鄉村居民都劃歸它自己統轄：這一切居民必須爲這新軍隊籌備財政，給養和防禦工事（防空，防禦毒瓦斯等等）。在柏林有一萬排民房的一區中就要訓練兩萬『防空市民警備員』。機關，俱樂部，會社，地方政府，鐵路，私人企業和學校須將他們一切資源和人員都劃歸這秘密航空司令部調遣。這司令部，經過十五年的中斷，又取得了興登堡和盧坦道夫的遺產。一切的一切，從上到下，都是在國社黨地方領袖最嚴格的政治統治之下。因爲這不是德國的軍隊，這是國際國社黨的軍隊。

但這只是實現了新史梨芬計劃的一半。希特勒空軍的實在威力和實際世界意義還是得自另一方面：在中歐幾月之間崛起的，每四星期能出兩千架飛機的（註六）大規模新式德國航空工業。這差不多就預定了法國衛剛大將的命運。今天法

國的全部軍用飛機有三千架，其中一千七百架是所謂『第一線』的空軍；英國和意大利各有一千五百架。這是歐洲軍事實力相對關係的新基礎。據盧坦道夫的報告，德國在第一次大戰的最後數星期中已經有一萬三千架飛機，戰後便都解交給了協約國；但那些都是舊式的，小型的，而且脆弱的飛機；那個數目和那種質量對於現在德國的新興工業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這航空機械的製造在三方面同時並進，第一是首先將德國汽車工業變為飛機工業。汽車業從前由於美國優勢的競爭幾將倒閉；現在把機器稍微變更一下，馬上變成德國最成功和最進步的一個工業部門。狄姆洛，班茨，BMW，NAG和他著名的德國汽車商標今天都有了另外的意義。強大的德國電氣工業也轉向航空，製造飛機機件；西門子公司正在實行三班制加工趕造。舊的飛機工廠，如容

（註六）根據曼德爾的估計，這數目甚至達到每月兩千五百架飛機。曼氏是法國國會議員，克里孟梭

梭的私人秘書，很接近法國軍部。

克 (Junkers)、多尼爾 (Dornier)、孚魯格祖格、(Flugzeugwerke) 徐柏林 (Zeppelinwerk) 或已倒閉或在清理，現在都大規模發展起來。在東普魯士，在柏林附近的哲哈尼斯塔洛，在漢堡，在伯理明，在萊茵，在腓得力沙芬都出現了新式連續的工廠。這一切雖然名義上是私有企業——或者很快就變成國內僅次於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最大工業——但它們的惟一獨佔資本家和經理正 德國社國黨。國社黨就是這新託辣斯的惟一股東，國社黨就是董事會。例如，在奧格斯堡新組成的孚魯格祖格工廠的總經理是克羅尼斯先生——他另一方面的職務就是褐衫司令和黑衫最高領袖的航空特別委員。誰是『黑衫最高領袖』呢？希特勒。從萊比錫來了一個貨單定製五架飛機。這買主是誰呢？國社黨之萊比錫地方黨部。其他一地方黨部也一樣有貨單來——這就等於幾百幾千架飛機。在這些工廠服務的只有國社黨工人，國社黨工程師和國社黨經理。這一切和國社黨空軍一樣，都是希特勒主義的私有財產。航空大王是斷斷不准外人涉足其間的。

希特勒的第二個飛機隊是在國外製造的：在意大利，瑞典，荷蘭，英國和一切「中立」的鄰國；他們以營業爲目的，而賣飛機給德國正是最好的營業。德國的狄塞爾式（Diesel）飛機引擎成千的往意大利出口，以便將來造成隊的驅逐機之後，再由那裏整批的運回德國。此外在德國的西北方，還有某些公司專門供給轟炸機和驅逐機各種零件。這裏沒有軍縮會議干涉，也沒有軍縮監察委員會咳嗽一聲。這是國外的飛機隊，但也正是希特勒空軍的組織成部份。

高林的第三個飛機隊已然在活動中。這一隊總計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架，在幾小時之內便能完全戰鬥地動員起來，向任何指定的方向出發。這就是那沒有危險性的德國「商業航空」——盧孚坦撒。這純粹的民用航空公司每年飛行六百萬英里，搭客十萬，行李郵件載重一百萬公斤。這在歐洲航空交通業中已經是佔着絕對的優勢；法國商業航空每年飛行五百五十萬英里，英國，意大利和荷蘭共計六百五十萬英里。但這種英里，搭客和載重的商用數目字，在四至八小時之內，

即可變成相等的軍用數目字。所需要的時間只是爲改換商用飛機的裝置，在搭客和行李所佔的地位，換上機關槍，自動機關槍和投擲炸彈的機關，在這短短的幾小時內，一千五百架盧孚坦撒飛機就變成一千五百架國社黨空軍的驅逐機和轟炸機（註七）。飛機是已經有了。他們屬於盧孚坦撒——也就是屬於高林；高林的副國務卿同時就是盧孚坦撒的董事（註八）。這些飛機均由德國的老軍事駕駛員駕駛——他們都是褐衫與黑衫的優秀人才。甚至韓德森先生也不能否認德國商用航空

（註七）成批向國外出售過的這種民用飛機已經在事實上很清楚地證明了它們的軍事作用：例如在

南美（智利）革命中，做爲軍用的多尼爾飛機，在莫洛哥反瑞夫戰爭中的多尼爾「瓦勒」牌

飛機，以及在中國內戰中的容克飛機。聯同德國新記錄的「S 2-206」機關槍這種「商用飛機」的作用就更形增加了。

（註八）盧孚坦撒今天純粹的國社黨託辣斯。除高林航空部的五個直接代表而外，今天參與黨本部的還有巴瓦利亞國社黨部長艾思，哈斯國社黨省長斯本格。

的存在——這沒有問題是一種文明企業呵！

德國祕密空軍司令部正在採取決定的步驟使這文明企業毀滅文明。德國商用航空隊，今天已然不受任何監督和限制，因而就成爲這兩萬架飛機的未來空軍的先鋒隊和『第一線』。這航空隊最近突然引用了最大，最快和最厲害的飛機——現代三引擎的巨型機。航空部長高林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公開向外國記者宣稱，他企圖在這種巨型機的基礎上改組民用航空；據說是因爲快遞郵件要求這種發展。事實上德國鐵路也真取消了一部份長距離的列車（例如柏林和東普魯士之間的夜車），以便將貨物運輸轉移給盧孚坦撒的新式飛機。容克和多尼爾，兩家新興的德國航空『克虜伯』，正在很公開地集中力量研究幾種特別記錄的設計。關於這，歐洲所知道的還很少。但終有一天，它是要見識見識的。因爲這正是高林航空化學底新史黎芬計劃的核心，和柏林新戰略思想最大的祕密：這計劃並非是簡單的空中攻擊，而是新式巨型航空艦在空中的攻擊。

這一切實際就是史黎芬思想在航空方面的應用。史黎芬爲實行他的「突破」戰略，要求對敵人保持特等的，就是集中的，優勢。但他實行政擊不祇應用集中的數量，而且也運用集中的強度。他不祇聚重兵於一點；而且也利用新式特種武器來武裝他的軍隊，像在一九一四年用機關槍和重砲來武裝他們一樣。德國的新航空司令部正在因襲着完全相同的方法。它不祇使它的先鋒隊在飛機的數目上佔優勢，不顧任何犧牲去突破敵人的防禦線；它而且引用新式技術的巨型飛機來組織這突擊隊，使這種襲擊成爲兩倍三倍的「不可抵禦」。這是古代哈瓦巴爾的騎兵，羅馬的大軍波斯的戰車所獲得的成功。現在高林將它在空中實現出來。

國社黨的空軍今天已經有三或四種航空艦或航空主力艦；這些航空艦的軍事效能是已經證實了的。這些都是裝設四個或六個引擎的飛機。平均飛行距離一千公哩（或往返各五百公哩），速度每小時約二百五十公哩，炸彈載重力達五千公斤，並且在飛機上裝有大砲。其中的一種是「D.520」號的德國新式飛機；今天幾

架這種飛機在一次襲擊中能向倫敦拋擲，與德國一切飛機在整個大戰期間所拋擲的，同等數量的炸彈和瓦斯。另一種，更近式的是『G8與登堡大元帥』號航空艦，除其驚人的炸彈載重而外，在這種航空艦上還裝有兩座二十MM口徑的大砲，自動機關槍以及機關槍的塔樓；『G83』號機能在各方面進行空中的砲火戰鬥，包括對抗從後面追來的攻擊機。『Dox』號，『D700』號，『J52』號以及閃電機『HE70』號（一小時二百公哩）都屬於這一類。這一切目前在德國都正在連續製造中；這就等於大規模的，成隊的製造。它們的飛行距離足能在一次不斷飛行中直達柏林以西的任何歐洲大都會，然後折回（『G38』號在柏林倫敦之間的夜間飛行已經經過充分的試驗）。

它們在那樣高的高空中飛行——約五千公尺——從地面上防禦它們是極端困難的。它們裝有那樣厲害的槍砲，通常的飛機和它在空中交戰是絕對無望的。它們的駕駛員，像盧孚坦撒的和平的『商業駕駛員』，都是世界罕有的，經驗豐富的

國外飛行的專家。這些人知道並且不會忘記他們的路線。在每次飛行中他們都搜集經驗；他們晝夜不斷地在腦筋中印上了一切地方情況，氣候，戰略的和戰術的地勢。這些都是歐洲最好的空軍戰士和空軍司令——正如同盧孚坦撒的航線網是最廣泛和最密切交織的一樣。德國鐵路現在就是要用這些飛機和這些駕駛員，爲了快遞郵件的利益——至少部份地——來代替他們的鐵路運輸！他們的數目每月增加。如若今天在歐洲某些其他國家正在試驗製造幾種同型的飛機——例如法國四引擎，一千馬力的『最新500』號飛機，或是蘇聯新式六引擎，全金屬，能載一百廿搭客的飛機——那還是在試驗中間。在柏林，在腓得力沙芬（Friedrichshafen）在德騷（Dessau），這却是已經完成的系統和幾近完成的軍隊了。

這系統爲了保證它的『卡內』，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新的航空艦不只在體積，速度和武裝上是龐大驚人的；它們在另一方面也保持着紀錄——它們所投擲

的瓦斯彈，燃燒彈和疫菌手榴彈的毀滅力。國社黨的毒瓦斯要遠勝過威廉第二的毒瓦斯，正如他們的“S-206”式機關槍遠勝過德國舊式機關槍，萊茵五金工廠的新式大砲遠勝過克虜伯的舊式“Big Bertha”大砲，他們的二百五十萬新式褐衫後備軍遠勝過盧坦道夫的舊式常備軍一樣。我們還不知道希特勒的新瓦斯公式。但我們知道這些公式已然最後達到絕對的，不能救藥的和不能抵禦的程度。如若高林的航空無畏艦再加上毒瓦斯和疫菌便更足令人胆戰心驚。一架“G 38”號機裝載五千公斤能穿透在阿波製造和在庫諾斯道夫試驗過的瓦斯面具的新式毒瓦斯，或裝載褐衫特別機關現在正在培植和積蓄之中的瘧疾菌，霍亂菌，肺炎菌，傷寒菌——這種載重實際就打開了任何“卡內”的道路。德國航空部能否在大戰爆發之前實現其製造特種航空魚雷的設計現在還不敢說。這種航空魚雷用無線電指揮，可以在一百公里之外，射擊敵人的城市，工業區以及交通中心。

盧納染料工業公司對於化學武器已然有了準備。該託辣斯平常僱用十萬工

人，資本超過十萬萬馬克，曾經發明用淡氣製人造肥料，用木炭製人造石腦油，用植物製人造絲：從前該公司是蒂森鋼鐵託辣斯的勁敵，因而在政治上隸屬『自由』派。它的領袖，兌斯堡和溫堡是威瑪爾共和國的實際支柱；它曾投資於民主派的兩大報館，佛蘭克孚時報和渥西施時報。它的董事，拉摩斯和伍姆博是斯脫斯曼和布魯寧政府最有力的顧問和部長。但自從染料工業公司與蒂森合辦德國煤礦以來——它需要煤做爲它的綜合生產的原料來源——它的命運就與魯爾聯結起來，因而也就成爲魯爾政策的夥友。它的總經理布施曾經寫過文章讚揚希特勒及其『國民革命』；它的財政經理施米茨和蒂森一同被任命爲『最高經濟委員會』的委員，並且在上次國會選舉中與蒂森一同列在國社黨統一的候選名單上面；它的機關報，馳名的佛蘭克孚時報，所謂德國的『曼哲斯特導報』忽然忘却了一切永恆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理想，反而歌頌『極權政府』的勝利和『新德國的光明』（註九）。今天這國社黨的染料工業公司——不丢掉它以前任何權力——竟

成了一個龐大的，膨脹的，空前的化學戰爭的蒸溜器。它的靛青染料，淡氣、人造絲，石腦油等既然在世界市場上愈益遭遇到其他國際化學託辣斯 (Imperial Chemicals, Du Pont, Kuhlmann) 的競爭，於是高林的航空化學計劃對於它，或者正如國社革命對於蒂森鋼鐵託辣斯，便同樣是在財政和資本主義潰滅中的救星。該託辣斯的領袖的人物，如施米茨，在希特勒的幕府中起着很特殊的作用，而在高林的秘密組織中還起着更大的作用。這就是這一戰爭計劃的另一「主觀」的動力。

如若德國穿褐衫和黑衫的舊航空軍官要德國實行航空戰爭是因為他們要重新獲得他們的職業和榮譽，因為他們要藉這種方法提高他們的階級地位，因為他們沒有學過其他技能，因為他們有這種航空狂；那末染料工業公司實行航空戰爭便是因為它那靜默的機器和儀器要這樣幹，因為它所投的資本需要償本還利，因

(註九) 據本年六月一日紐約時報載染料工業公司已經正式接收了佛蘭克字時報。

爲它沒有其他方法能『按照累進率維持其再生產』，並且因爲只有如此它才能找到使它戰勝國外競爭者和在國內取得政權的新手段。因此，這兩種力量就結合起來——小資產階級的沈醉和半瘋的子弟的隊伍與這死的，冷酷的和積累的資本勢力。這只是國社主義的另一方程式，和從前希特勒·蒂森的方程式相彷彿。但這一方程式，法西斯蒂先鋒和獨佔資本這一血的鎔合，的結果在這裏也非常之大。這結果是十萬萬馬克的化學工業託辣斯變成十萬萬馬克的化學死亡的託辣斯。染料工業公司於一九三三年——注意，是在危機中間——一次續入一萬四千二百萬馬克的資本擴張營業。它同時佔有了德國一切炸藥工廠，這樣現在就能製造一千種以上的毒瓦斯。實際只要其中上選的一種，利用高林的空中怪物在天空散發，便足以使瘟疫蕩平了整個歐洲！（註十）

國社黨航空無畏艦飛躍阿爾卑斯山！盤旋於里昂！盤旋於巴黎！這總有一天

——並且比人們想像的要早——會成爲馬路上大衆的喊叫，號外特刊的標題，垂死的婦孺們的呼號。我們很審慎地不提到倫敦。我們不想攪擾一個平靜的國家。我們不願參加某些報紙，某些士女和某些經濟企業所進行的特殊宣傳。我們要堅持着這不加粉飾的，冷冰冰的分析。惟其如此，我們就必須再申說一點，以便最後完成這一分析。德國邊界與巴黎之間的航空距離是兩小時。巴黎與海峽之間的航空距離有多大呢？從任何根據地出發都可以在三百英哩之內達到倫敦。〔338〕號機的續航力是一去三百到三百廿英哩，一回三百到三百廿英哩，共計六百到六百四十英哩。目前德國到處都在建立航空站——未來軍隊的出發點。在柏林附近，靠着印特布斯，正在建築一個極大的有二千五百名褐衫經常守衛的航空站，

（註十）盧納和阿波，德國的航空化學城，就是這種新的大規模生產的中心。漢堡的斯託森堡公司也在製造特種瓦斯；甚至食品工廠，例如歐特克的布丁粉公司和卡魯博姆的酒廠，也都改變了他們的出品。

德國整個西南方開始佈滿了航空站（例如在布丹的基勒，在德靈迦的哥達，在莫尼希的擴大航空站），在德國西北邊界，在麥克蘭堡的莫利茨湖畔，正在建築着一個現代的大飛船站。這些都是總動員的新的固定的中心，這種動員實際將歐洲的舊戰略地圖和舊戰略距離都拋到九霄雲外了。一旦高林的航空艦衝到里昂，一旦巴黎被毀滅了，那就再也沒有任何國家能制止，沒有人能阻止龐大的，勝利的空軍國，將它對法國的勝利擴展成爲更大的勝利，並且最後清算過去一切的舊賬，在柏林的高林還怕英國，並且盡方向英國要好。但在巴黎的高林不需要怕任何人，連英國海軍部也一包在內。三世紀以來英國海軍部像迪克推多一樣統治着圍繞歐洲的軍事形勢，但那時它雖然還擁有在它指揮之下的一切戰艦，却只能停泊在本國三島的週圍，不能再向外出動了。高林統治了倫敦。那時候——如若歐洲尚在——希特勒便征服了歐洲。

結論 對抗希特勒的勢力

希特勒要征服歐洲！現在在國社黨統治之下的德國，就好像一個乍被解放的動體，在歐洲的無政府狀態中，按着它自己的路線橫衝直撞地向前進。它絕不停止；它不知道什麼範圍。在它本身之內有某種極大的引擎驅使着它不間斷地前進，越來越遠，越來越快，而且越來越野心。這就是國社主義——德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這就是它的路線，它所不能逃避的路線。但當它走這條路線的時候，當它愈給德國添炸藥，加熱度的時候，在它自己的基礎之內便產生了一種新的趨勢：內部爆炸的危險。壓力是那樣厲害，或許在它能找到國外的發洩之前，它首先就要招致到國內的爆發。希特勒主義的重量是那樣大，它的基礎簡直支持不住它了。機械學的舊定律現在又發生了作用：壓力產生反抗力。因此有希特勒主義就有反希特勒主義；有國社黨政府就有革命的新反對派。

在如此短促的時間發展起來這樣一個祕密的革命運動，擁有健全的組織，在全國發生有聲有勢的作用，這在歷史上或者是尚無前例的。實際每個較大的工廠現在都有了祕密的革命團體；差不多各大城市的每一區都有祕密組織和印刷刊物的活動；差不多在柏林，漢堡，埃森，萊比錫和其他工業城市，每天都在街道上發現反法西斯蒂的傳單，小冊子和標語，在工廠中時常爆發地方的罷工。這一組織的線索並且已然伸展到國社黨衝鋒隊的行伍以內。這整個運動是在希特勒政變後三四月之內產生的。它比它的任何先驅都要有更遠大的發展前途。它很少帶有舊革命運動的浪漫色彩，像俄國的反沙皇派，西班牙的共和黨和意大利的亂黨。它沒有那種幼稚的革命運動的國家主義情感和宗教氣味——如愛爾蘭的獨立運動者，印度的斯瓦拉吉派和馬斯多尼亞的恐怖黨。它是一個頭腦清醒的，科學的，戰鬥的，軍事的羣衆組織；它不祇把捉住小的個別團體，而且把握了整個社會階級。這一組織在社會和政治上的基礎並不限於德國社會黨和共產黨從前的一千三

百萬選民。它今天緊追着希特勒的腳蹤。將來它對於希特勒，要比希特勒所曾經很容易打倒了的國會中的一切反對黨更危險得多。

它的核心是所謂革命五人團：這是在革命黨領導之下的一種奇特的反法西斯蒂的組織，代替着該黨舊有的工會和聯合會。這種五人團實際已然伸展到德國全部工業之中；差不多一切工廠和大多數較重要的機關都有他們的組織。每個團體約有五人，儘可能是在同一部門做工的產業工人和機關僱員；他們從前參加各種政治色彩的團體——社會民主黨工會，國權黨，基督教團體，無產階級政黨的R.G.O.（赤色工會反對派）——甚或是沒有組織關係，不關心政治的。這些人聯合成一個小的，堅實的祕密兄弟團。由於他們對希特勒專政的仇恨和對國社黨恐怖的戒備，他們現在完全混合在一道，捐棄了從前的一切分歧，共同致力於一種政策——反法西斯主義。因為每個這種團體只限有幾個團員，所以外人差不多找不見，也捉不着他們。如何能偵查或取締四五個人在工廠休息中間，在私人家庭聽

無線電廣播的時候，或者星期日在郊外旅行中舉行會議和談話呢？在較大的工廠裏有幾十個這種五人團，都是儘可能的進行獨立活動，他們彼此時常是不相認識的。因此如若有一個團體被發覺，被逮捕（或被工廠開革），其他團體依舊可以繼續活動。但在上面他們彼此是有聯系的；在一個城市或一個地方的同業工廠中，一切五人團的領導和統一的指揮都操在一個上級機關，更狹小和更嚴密的秘密組織的手中，就是由幾個有經驗的革命家所組織的『區委員會』。這地方領導機關與工廠之間的聯系通常由一個人，革命的『工廠巡視員』，來維持，他管理一個工廠之內的一切五人團的線索。這工廠巡視員是反法西斯蒂全部組織中最負責和最危險的職守，因為他既知道工廠之內的人員，又知道地方機關的秘密地址。

希特勒的警察和國社黨所任命的工廠管理部，他們的全部注意主要就是發覺這些人；但破獲是很少的。同時在德國工廠中反法西斯蒂的戰鬥精神又是那樣強烈，所以即使遭到破獲，總可以找到生力軍和替手——時常從從前最少關心政治

問題的隊伍中補充。這整個秘密機構對於熟習「議會民主」制度的讀者雖或有些離奇，但它與十九世紀老革命黨那種朴直的秘密結社絕不相同，也絕不帶炭夫黨的浪漫色彩（Carbonari 是十九世紀意大利和法國的秘密政黨——譯者）。事實上這不只是惟一可能的實際方式，使在希特勒「極權政府」之下，被迫保持絕對緘默的千百萬人民，可以實現他們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意志——沒有人能用命令使千百萬人民突然一律變成啞子，瞎子，跛子——這五人團的秘密組織同時還遂行着一個真正實際的目的：牠使一切工廠，一切產業工人和機關僱員革命化，它並且在暗中毀壞着希特勒政府的新經濟組織，就是政府所必須依爲柱石的法西斯蒂工人團體，所謂「國社主義工廠組織」（N. S. B. O.）。國社黨取消了一切工會和獨立勞工團體，企圖藉壓迫和宣傳，強制一切工人加入他們的 N. S. B. O.，在黨社或領袖指揮之下形成「極權政府」的第二線（第一線是褐衫和黑衫）。革命五人團事實上就是國社黨這種御用組織在工廠中的對頭。

五人團對抗N. S. B. O.——這是自從取締民主政治，議會戰線消失以後，德國國內真正和最秘密的政治戰線。五人團對抗N. S. B. O.——這是今天最嚴重的危險，威脅着希特勒新『極權政府』的全部試驗。因為五人團的實際工作不只在於聯合和團結已經反法西斯蒂的份子，而且也在於展開一種攻勢，實際爭取其餘的工人，甚至是那些擁護國社統治的工人。

五人團用他們從反法西斯蒂的地方領導機關所得到的反法西斯蒂宣傳材料泛濫了一切工廠。甚至德國國社黨報紙也必須時常提到這種『流行症』，要求予以『嚴厲制裁』。革命的工廠小報（為一個工廠所出版的，手寫的或打字機打的小報）傳單，小冊子，小紙條寫着幾個戰鬥口號或一點新聞，每天出現在工廠中，張貼在牆壁上，機器上，廁所內，工人家庭的門上，（清早上工之前）。貧民區域中整排的房屋上都用油漆寫着難於刷掉的革命口號。國社黨捉住了做這種工作的無數人民，特別是青年，將他們解往集中營或反省院（這種行動或散發革命宣

品的普通處分，在最近幾星期之內，已然從六個月提高到十八月個的徒刑）；但牆壁和籬笆上還繼續發現他們反希特勒主義的抗議。這樣就能使那些在革命和恐怖初期，表現張惶沮喪的工人羣衆，重新鼓起勇氣，並且堅定了他們信心。

但更重要的是五人團的另一作用。工廠中官辦的工會的領導，工資率的決定，與僱主的關係等等今天都操在N. S. B. O.的手中，在許多場合簡直就藉武裝衝鋒隊的威風，或立即開革的威脅，強迫工人加入N. S. B. O.。這樣，革命五人團也就混進來；他們時常立即成爲N. S. B. O.內最活動的份子。他們開始用『國社主義的名義』督促N. S. B. O.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因爲希特勒在他勝利之前應許一切工人更高的工資。他們時常在國社黨從前政綱的名義和掩護之下，強迫N. S. B. O.要求實行舊的武斷宣傳的諾言，減少工作時間，改良工作待遇，撤消一切不滿人意的員司。結果於一九三三年在德國實際就發生了希特勒勝利之後的第一次罷工浪潮（雖然在希特勒國內罷工是嚴格受取締的）。國社黨工廠管理部在許多場合不

得不正式「展緩」實行預定的減低工資；國社黨「全國工業僱主協會」並且向「總理」提出抗議，反對N. S. B. O.的態度；希特勒並且與他自己的許多地方N. S. B. O.組織發生衝突，事實上還不得不解散了一些「染有馬克思主義」的N. S. B. O.

這樣，隱藏在法西斯蒂N. S. B. O.之內的革命五人團就達到兩重結果：他們瓦解着國社主義的經濟的和黨的機關，他們並且排除着國社黨武斷宣傳在工人羣衆中所散佈的幻想。

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警察在德國叫R.——的一個地方，發見一面紅旗在當地馬迦蓮工廠的煙筒上飄揚。黑衫動員了。他們來到這場所，逮捕了左近工人區域內的一切男丁，鞭打他們，直到流血昏倒在地，並且命令在一旁觀看的她們們給他們洗了傷口；然後把他們搭到大車上，滿載而去。第二天這隊黑衫又來到這區域，只剩下女人和兒童。但這裏又有一面紅旗在煙筒上飄揚，隊長分付一個小孩爬上去，把旗子取下來。全隊黑衫都舉出手槍示威，強迫那些女人和

兒童們唱國社黨黨歌。最後小孩將旗子取下來。旗子不是紅色的而是黃鏽色的。實際並不是旗子。這是前一天女人們給那些男人洗傷口的一塊毛巾。

五人團形成新革命運動中最重要部份——秘密黨的羣衆基礎。這是未來革命的中心。因為只有從此地，只有從工廠和機關中，才能實行一種反國社黨的暴動。第三個支柱，還不能看見的，是營房。新興的革命運動並不限於在勞苦大衆中去進行工作和組織。它同時開始發展一種一般的政治宣傳，如同舊有的政黨的宣傳工作一樣，而向着一般民衆。今天在德國有一種普及的革命報紙和廣泛的革命鼓動。……這種報紙現在每天已經銷售幾萬份，已經代表一種實在的力量。今天有成千成萬的老社會民主黨和國權黨人，非黨民衆，猶太人，甚至老自由黨和天主教徒，以及一切積極的反法西斯主義的和痛恨希特勒政府及其恐怖政策的人們——都團結在它週圍並且參加它的發行。這是政治上和新聞界的一個革命。

德國的革命者今天首先就要是一個技術的藝術家，一個秘密工作的天才並且

時常是一個魔術家。他的編輯部是一間小房，時常遷移，有時一天搬幾次。他一進一出都有生命危險，或者簡直就在裏面住，吃，睡。他的印刷機關很少是正經的機器工廠，通常是一架複寫機，一架打字機，更普通的只是一張簡單的滲墨紙，用帶字的油布往上印。這種滲墨紙一夜能印幾千張小傳單！七月初希特勒的警察在施路斯威格的諾門斯特附近，在兩個半公尺深的一個洞內，發覺一個革命的印刷機關。這一中央機關的印刷品分送到德國各地，然後再由五人到二十人的小地方團體用復寫機，打字機翻印或手抄；時常整份報紙照成縮小的像片，便於掩藏，可用放大鏡閱讀。印着幾行，普通五到十行，的反法西斯蒂口號的小條子和傳單是無量數的。這一切可以使我們回想一八四八年德國的秘密革命報紙。但今天的詞句是簡短，鋒利和具體的。夢想家的長篇大論已經沒有了。……

比印刷更繁難的是這種報紙在德國城市中的發行和推銷，處處有武裝的和多疑的衝鋒隊在偵察。爲了這種目的，適應着這種新環境，便發展了一種特殊的藝

術和科學。街道，地下鐵路，飯館，公園，失業交替所時常充滿了這種宣傳品；行路人手中有，私人民房裏也有。國社黨自己在警察每日關於秘密活動的報告中就承認了這一事實。

如何能這樣進行這種工作，而全部組織仍不會在幾天之內便被發覺呢？革命者進行這種工作與工廠中五人團所根據的是同一原則：組織的分工非常細微，工作人員彼此都不相認識。報紙和小冊子的發行員和推銷員都有他們的特別發行站，但他們並不知道是誰把報紙送到那裏來的。如若一個發行員被捕，警察難能從他找到其他線索。警察更難追逐那些在街道上散發空火柴盒和紙烟盒的兒童，這些盒子裏面都裝有反法西斯蒂的宣言。人們也不能知道反法西斯蒂宣傳品是用各機關的公用信封遞送的。不久以前警察在柏林發覺郵政局寄送了好幾個星期的革命刊物，封套上面印着柏林市電氣公司總局。有一天警察在柏林海恩街發覺一家『星相學』的大商店，那裏有一萬五千份『十二宿圖表』準備寄發——其實裏

而都是革命的宣言。他們有千百種這類方法，德國革命者每天還有新發明。一種十六頁的電影廣告，『十字架』——希西米爾公司出品——在德國長期普遍流行。事實上真有這一影片，這小冊子的頭幾頁也很細膩地描寫尼羅和古羅馬，但突然跳到國會縱火案並且揭穿希特勒，高林和戈倍爾是真正縱火犯。這一種反希特勒的小冊子叫『新德國的藝術與科學』。在巴瓦利亞一種革命小冊子的封面有大字標題：『最新的發明！最近的廉價無線電用具！保險四卒。人人必備的無線電。』但內容是反國社政府的宣傳。所謂革命的『連環信』也成了一種真正的『流行病』。一個人接到一封反法斯蒂的政治信，要求他重抄幾份送給他的朋友，要他們照樣抄送。柏林整個區域都在抄寫着這類『信件』。

大衆的報紙是無法取締的——這在國社黨的德國是再一次地證實了。這些小冊子時常在技術上是有缺點的，甚至是差不多不能讀的。然而目前在德國誰又關心這個呢？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小冊子，一八四八的戰士和俄國革命者所發行的文

字也能這樣說。但以後這些成了歷史。在只准國社黨讀、寫和思想的國家，秘密小冊子是偷偷地遞送。這種刊物成爲一個發展着的勢力。

五人團和秘密刊物是德國革命運動的兩個主要武器，從地底下向「極權政府」的地面劈開一條道路並且傾覆着國社黨的兩大支柱——經濟機關和輿論的獨佔。希特勒專政的第三個並且最重要的支柱或者也要很快被傾覆——牠的軍事機關。在德國許多地方在褐衫內部產生了稱爲「褐衫革命隊員聯合會」的革命組織。其中某些聯合會甚至出版自己的刊物，在營內散發（遠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在杜薩爾多夫，一個褐衫三十九人團因散發這種小冊子全體被槍決）。這些聯合會開始利用褐衫隊員增長着的不滿，關於他們的經濟狀況，他們的領袖的奢侈生活，不實踐從前的社會主義約言，拒絕他們參加普通警察等等。這些秘密褐衫組織的發展事實上好像與一九三三年夏季在德國爆發偉大褐衫叛亂有些關係——佛蘭克夫褐衫的叛亂，柏林著名的威色耳隊解散，德列斯頓的某些團體的解散，以及褐

衫隊在布赫姆與迦賽魯的偉大街道示威，唱國際歌。這一運動剛在開端，不應過大，但十分顯然褐衫——這二百萬僱傭兵，其中一部份還是從勞苦大眾補充過來的——終歸不能對希特勒滿意，並且會發展成爲一個新革命爆炸力。希特勒和高林爲了對付它和保護他們自己，已經開始將警察權力從褐衫移給黑衫——人數少但對政府更忠實的衛隊。然而這只是更加深褐衫的不穩狀態。勞工服務營中——廣大羣衆集中的新所在，在「體育訓練」的掩蓋之下，實際強迫着成千成萬的青年去受軍事訓練——這裏也有革命團體的活動。

高林企圖用『Gestapo』（秘密警察）這一龐大的暗探和恐怖組織來鎮壓革命運動。這一組織是國社黨最近的創造。他們聯合俄國歐克拉納（Ochrana警察廳）的舊方法和莫索里尼秘密偵探的新經驗，形成一種空前未有的綜合警察學。這一組織有無限的財力和人力，它只執行一個任務——逮捕革命黨。它的指揮機關還是那組織國會縱火的國社恐怖主義者秘密團體。這一組織晝夜活動，它的黨徒佈

滿全國，他的工作方法是對囚犯和嫌疑犯用酷刑。但國家秘密警察加上他的一切暗探，刑具，摩托車如何能戰勝這些民衆的英勇，果敢和不可克服的創造天才呢！國家秘密警察能怎樣對付革命者的新的示威方式——『飛行示威』呢？幾百人在某一信號之下，突然從小巷中出現於某一地點，高呼反希特勒的口號，散發宣傳品，然後，在幾分鐘之內又混雜在行人中間。小組的無害的踏青的人們，集聚在樹林中，有交通聯系，有步哨保衛——一對一對的情侶好像真正在講戀愛！國家秘密警察如何能對付這種新的集會方式呢？實際任何秘密警察對於從民衆中間湧現出來的革命運動又有什麼辦法呢？

這運動的領袖是誰？目前正在誕生的秘密德國，它的政治性質是什麼？這一問題顯然能很容易取得一種歷史底重要性。

這種革命組織今天在德國已經發生真正大規模的作用，它的革命衝動事實上

就是從革命政黨得來的。工廠之內的團體和差不多所有的秘密刊物幾乎都是革命份子的工作。如若相信希特勒在國會縱火之後，已經成功地毀滅了革命政黨，那是一個錯誤。事實上希特勒又開始逐漸加強了它——犧牲着他所正式取締的一切其他對立的團體和政黨。這是國社黨專政一年在它的隱秘戰線上最有趣味和最特出的一個結果。革命政黨的組織，經過多年秘密工作的訓練和準備之後，雖然遭到受到聞所未聞的大規模逮捕和恐怖，差不多還保持住它原有的組織的百分之八十。雖然禁閉在集中營的五萬人和幽囚在監獄的五萬人大多數都是革命政黨的黨員，但革命政黨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又有了十一萬八千積極黨員——這就是面對着高林的死刑法令還續續奮鬥的十一萬八千人。這個數目比在『議會時代』同等數量的社會民主黨員或革命政黨黨員有更大的意義。甚至像德國北部麥克倫堡那樣一個農業和政治上保守的區域——那裏沒有大規模工業，都是小城市小鄉村——原來的革命政黨支部也還有百分之七十在繼續工作。事實上國社黨恐怖只能掃蕩

革命政黨組織中的某一部份——國社黨所最熟習的勞苦大眾下層地方黨部。——中層組織——即各省黨部——大體都保存住了；領導機關的中央黨部則並無損失。這很龐大的組織只有一小部份被捕，例如諾魯（Alfred Noll）在爾富特地方秘密印刷機關中被搜查，當場被褐衫槍斃；施爾（John Scher）於一九三四年二月在柏林附近因「企圖脫逃」被槍殺。

同時，特別在五月到八月之間，被破壞的革命政黨的下層組織又都補充和改組了；工廠和街道支部到處都從新選舉了新的領導機關。國家秘密警察每天的破獲，的確時常斬斷這種組織；但再接再厲的新的青年勢力非常積極，領袖們必須用特別的力量才能阻止黨員進行過於危險的活動。他們那種難能可貴的英勇和自我犧牲以及他們的技術時常戰勝國社黨的粗暴野蠻，這是德國所一般承認，國社黨也不能否認的事實。在「極權政府」這種高壓之下這一因素現在倒成了一個號召的勢力，這種號召力並且是革命政黨在德國所得未曾有的。

巴瓦利亞的警察突然發現一個秘密的天主教的組織，自稱『天主教普羅主義文化協會』，這並不偶然；在天主教堂中發現革命政黨秘密刊物的編輯部，在天主教神父的身邊發現接近革命政黨的團體的會員證，這也並不偶然。在萊茵和巴瓦利亞大批果敢的，特別是青年天主教徒與革命黨員互相合作，他們認為革命政黨是他們唯一的和有能為的同盟軍。另一方面薩爾的普羅政黨公開召普羅主義和基督教工人抗議國社黨大批逮捕天主教神父——這些神父的行爲在許多場合是與工人一樣的英勇。從前沒有人，無論是普羅黨員或天主教徒，敢於將這兩個團體聯繫起來。今天兩方面都敢這樣做，在猶太青年和新基督教青年聯合會的某些份子中間開始着同樣的發展。革命政黨的機關報在希特勒政變以前發行七萬本，以後發行三十萬本，這也並不偶然。工人，智識階級和下層中間階級之內有愈益廣大的羣衆，他們從來不是普羅黨員，但他們看到了自己的領袖的無能和不可靠，就準備去承認那些惟一還能，而且肯，鬥爭的人們做他們的領袖，普羅黨於是就

利用反法西斯蒂的統一戰綫，這種廣包無遺的建議，去迎合這種發展。這可以解釋這種新革命組織的初步成功。此外還可以解釋今天實際成爲德國第二強大勢力的革命政黨，它在希特勒統治之下將來所要發生的反抗作用。

該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三三年十月舉行的一次秘密會議上已經提出了反希特勒的臨時政綱，共十款（撮要如下）：

- 一，一切工廠，銀行，鐵路，大商店收歸國家管理。
- 二，大地主，舊皇室，貴族和教堂所擁有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和農業工人。
- 三，取消工人，農民和中間階級對銀行，大資本家和地主的一切債務；廢除希特勒及以前政府所徵收的一切捐稅。
- 四，經過『工人代表會議』的無產階級民主；將政權轉移給勤勞大眾。
- 五，有錢和有閒階級所有的一切樓房，住宅和別墅分配給失業工人和貧民窟的居民居住。
- 六，一切囤積無用的糧食分配給失業工人和貧民。
- 七，一切工人享有集會結社出版的完全自由。

八，與蘇聯聯盟，武裝工人，成立革命的紅軍以鎮壓一切復辟的企圖。

九，實行大規模經濟和國際貿易計劃——新社會主義的統治經濟。消滅失業；首先經過與蘇聯合作開始進行積極的經濟建設。

十，取消凡爾賽條約；使德國從一切強制的負擔中解放出來。

這裏已經有了革命的主觀力量——革命者；高林祕密警察的逮捕，酷刑和屠殺都不能抹煞這一事實。在歷史上祕密警察從來還沒有成功地撲滅過一個客觀上成爲必要的革命運動；祕密警察的增加只是革命炸藥大量存在的徵兆。這數量在德國必然要不可遏止地增長，不只從被奴役的勞苦大眾的貯蓄所中，而且也從附加的新反對派的貯蓄所中得到補充：就是從天主教徒中補充，他們的領袖，法洛赫貝主教，不得不用反國社黨的說教，來限制他的信徒繼續革命化；從猶太人中補充，他們的青年變成『巴利亞』階級，突然被逼走上沙皇時代猶太青年的革命道路；從婦女中補充，將她們趕回家庭去作苦工這要實行於一世紀之前或者不會

遭到什麼反抗；從城市和農村下層中間階級中補充，他們要追求一條新的出路，從破產中得到解救；甚至從一部份原來的帝制派中補充，他們主張實行緩進的保守主義和合法主義，但現在也與一切其他非國社黨的派別一樣殘暴地被褐衫所擊潰。德國事實上已經分成兩營壘；公開存在的國社黨營壘，這裏也包括那些頭腦混亂的，動搖的或怯懦附和者；與那被放逐的，緘默的反國社黨營壘，這一營壘之內舊有政黨界限已然模糊起來。

現在惟一的問題是誰可以取得這一營壘的領導權，使別人隨從他的指揮？雖然法洛赫貝主教和胡根堡舊帝制派的某些份子都想做領袖。但反希特勒革命的領導權却只能屬於路線最鮮明，最不妥協，最有理性，而鬥爭最光明，最積極，最澈底和社會基礎最廣博的那一勢力。反希特勒主義也只有發展成爲這樣團結的，強有力的無情的運動的時候才能達到成功。德國今天有成千成萬這種無名的第米特洛夫（按 Dimitrov 是德國國會縱火案中在法庭上鬥爭最堅決最英勇的一個戰

士——譯者註)。

一九三三年七月國社黨在漢堡將四個革命工人判處死刑。當檢查官要求宣判死刑的時候，被告陸特根的回答是：他只能感謝他，因為這在革命家的命運中是最高的榮譽。在執行死刑之前，陸特根給他的孩兒們寫了一封絕命書。在一小張灰色紙上寫着如下的幾行：

『親愛的孩兒們：當你們得到這封信的時候，你們的爹爹已經死了，他已經交代了，因為判的是死罪。這樣我們就不能彼此再見了。但當你們大一點，並且讀過世界歷史的時候，那時你們會明白你們的爹爹是怎末回事，他是爲了什麼奮鬥，爲了什麼犧牲的；你們也會明白爲什麼你們的爹爹只能這樣做，而不用旁的方法。願你們平安，並且成長爲戰士。你們的爹爹祝福你們。』

當他到刑場的時候，他自己把頭放在斷頭台上高呼『我爲無產階級革命而死，赤色戰線萬歲』！當時在場觀看的還有國社黨爲了『教育的目的』所特別派去的七十五個政治犯。陸特根的同志瓦爾夫是第二個受刑的。人問他還有什麼最

後的要求。他說有。他願意舒展他的四肢，最後的鬆快一下，在場的人們並不明白他的用意。他鬧了一個最後的痛快：他舉起手來用足了力量，給他旁邊褐衫劊子手一個大耳光。然後他就走上斷頭台。

德國往那裏去？這一問題的答案是越來越清楚了。現在只有兩個前途：戰爭或革命，希特勒主義在國外或國內的爆發。此外絕沒有第三個前途。本書的目的不是與希特勒主義爭辯，不是申述贊助它的理由，也不是反對它的說教。目的是把它當做依據某種法則而工作和運動的一個機械力量來加以分析。結果是簡明的：戰爭或革命。那末，是否無論怎樣，德國都要被毀滅呢？

這，我們並不相信。我們不相信這偉大和重要的國家，它的民族和它對世界發展的意義的偉大和重要，是走向末日。我們不相信，就是希特勒也好，能做到這層：雖然像命中注定似的，他是拚命地往那裏跑。他自己是一個工具。德國和

它的命運只是現在根本動搖着全世界的更大危機的表現——現有的最集中的表現。全世界普遍成熟的力量和矛盾在德國取着最猛烈，最嚴重和最厲害的形式：因而有這燃燒着全世界的，可怕的，橫暴命運的和這激烈鬥爭，它們是人類歷史變革時期，最危急時期的力量；他們是帝國主義最後階段的矛盾，生產力和市場，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形式之間的衝突。這是中歐火勢那樣熊熊的原因。德國現在站在這衝突的中心並且要決定這一衝突。在它的命運，它的變亂中，要解決遠在七十五年前馬克思在著名的『宣言』中向世界舞台所提出的出路：社會主義或墜落到野蠻主義。希特勒只是這野蠻主義，這垂死的資本主義所乞援的最後社會制度，的代表和執行人；但野蠻主義在組織上也是科學的。如若希特勒勝利，這科學的野蠻化便從德國傳佈到全世界。因為德國只是一個方式。如若這一方式完全受希特勒的統治和支配，德國便是一個不祥的，無政府的和致命的東西；在運動過程中，它便能把整個世界拋出軌外，同它一塊兒

墜入深淵。如若這一方式是由社會主義及其文明勢力來支配，德國便是進步，文化和新社會的最強大的要素，世界未來的智識和技術領袖與先鋒之一。問題只是——這兩個前途那個首先到來：戰爭或者革命？無論如何，第一個最後要轉變成第二個。無論如何德國工人和他們的同盟軍終歸要把領導權從希特勒手中奪取過來，因為那時他們將是強者。但在這發生以前，希特勒能拆毀半個世界。因此這裏就存在着全部問題的最嚴重的意義。

時間是急促地前進，希特勒又在急促地追逐着時間。因此這是一個異常緊迫的問題，而不是遙遠的將來的問題；決定的時機可以隨時到來。希特勒主義的速度比任何政策都要快。它不是像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那時剛在開始。在實現其偉大世界計劃的道路上，它已經走得很遠。它在德國的統治已經維持了一年。這是第一個目標，它把『褐色國際』推廣到全世界，並且創立了德國航空化學那樣一個世界勢力。這是第二個目標。它與日本成立聯盟。這是第三個目標。它開始把英

國和波蘭——或者也有法國——拉到它一邊，或至少使他們『中立』。這是決戰之前的最後一站。進攻社會主義世界中心的蘇聯便是希特勒主義征服歐洲和野蠻化全世界的『神聖』戰爭的開始。

這甚至能發生在明天。地雷是放好了，點火的信號不必來自柏林。在一九一四年它來自撒拉耶渥 (Serajevo) 今天在東亞一槍，日本在海參威附近多邁一步，便能使一切馬上運動起來，使希特勒整個緊張的動力一下子鬆開——與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德國國會縱火案爆發，一樣的出乎意料之外。縱火的技術還是一樣；希特勒在中歐準備隨時使火星飛揚起來。高林的新火燄將是世界戰爭。

德國的前途是戰爭或革命——希特勒無論如何，都要遇到一個強大的力量阻止他躍入世界大戰的漩渦。要真正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提高和加強這一力量。這一自衛力量的發展是現時最重要的問題。世界一切其他重大問題——危機問題——和平問題，社會和文化進步的問題——都以這一問題為轉移，絕不能離開

它或在它之前得到解決。如何能發展這一力量，它的性質是什麼？這是一個新的問題，反法西斯蒂的動力的問題。這一動力將要而且只能採用反法西斯蒂世界聯盟的方式才能達到它的目的。這一聯盟包括一切真正反法西斯蒂的勢力——那些已然是，和那些必然要轉變成，反法西斯蒂的一切勢力：無產階級，下層中間階級，中小農民，進步的智識份子，準備鬪爭的猶太人和天主教徒，從前的前綫兵士，積極的和平主義者，被解放的婦女，有被毀滅的危險的青年，被壓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衆，以及最後凡認識法西斯主義的意義而且願意爲反法西斯主義而鬥爭的一切個人和團體。他們也同法西斯主義一樣，在各國都有他們自己的隊伍。他們要團結在戰鬥組織最堅強，經驗最豐富，鬥爭意志最果敢和政治理想最清楚的那一隊伍——勞苦大眾——領導之下。這一階層的政策是要與一切被壓迫的，一切被威脅的人羣建立統一戰線，推翻法西斯主義。他們要這樣集中他們的行動來反對希特勒主義的瘋狂進軍。

德國的滅亡麼？不。壓力產生反抗；巨大的勢力產生巨大的對抗勢力。德國要生存一個新的更高的形式之中。一旦國社主義的喪鐘響了，一旦這產生在鐵血中的運動又死在鐵血之中；那舊勢力的驚駭哀號——『希特勒的德國死了！』——便要新陳代謝地變成進軍的青年隊伍的勝利的吶喊：革命的新『德意志』萬歲！

希特勒征服歐洲的計劃

每冊實價柒角整

原著者

Ernst Henri

譯者

孟用潛

經售處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再版

\$0.70